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一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臧

欽定四庫全書

震澤集目録

卷一

賦

詩一

卷二

詩二

卷三

詩三
卷四
詩四
卷五
詩五
卷六
詩六
卷七

詩七
卷八
詩八
卷九
聯句
近體樂府
卷十
序一

卷十一
序二
卷十二
序三
卷十三
序四
卷十四
序五

說
卷十五
記上
卷十六
記中
卷十七
記下
卷十八

內制
卷十九
奏疏上
卷二十
奏疏下
卷二十一
碑上
卷二十二

碑中
卷二十三
碑下
卷二十四
傳
卷二十五
行狀
墓表上

卷二十六
墓表下
卷二十七
誌銘一
卷二十八
誌銘二
卷二十九
誌銘三

卷三十
誌銘四
卷三十一
誌銘五
哀詞
祭文
卷三十二
頌贊

箴銘
卷三十三
雜著上
卷三十四
雜著下
卷三十五
題跋
卷三十六

書

臣等謹案震澤集三十六卷明王鏊撰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恪事迹具明史本傳鏊所作制義為有明一代冠冕科名既盛乃益肆於學古文亦湛深經術有唐宋之遺風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璁桂萼合故霍韜為其集序極推之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過情然其謂鏊

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元史河渠志所言似為有見而襍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考證殊誣蓋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徒執故籍以揣摩之宜其不免疎舛耳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震澤集原序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谿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

如列缺劃雲如駛颶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太羹不和大烹不割玄酒不醪大音不弦古鐘石磬俚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辯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

記觀諸來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矣是可傳矣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敬宮大臣無恥者趍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曰公之分也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恥者趍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柏松之秀也公沒也人

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嘉靖十五年丙申秋八月望後十日南京禮部尚書前吏部左侍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南海霍韜渭先書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十七 集部

震澤集卷一

明 王鏊 撰

賦

弔闔廬賦

昔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丘慨往跡之日湮兮曾不可乎復求峯巒紛以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叶忽平岡之坼裂兮劒池淵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

仰不見乎白日兩崖嶔崟而鬬齧兮又巉巖而斗絶信天造之險巇兮為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先魂驚而瘳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之我紿歲正德之協洽兮劒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淵淪兮今山徑之嶢峭伊水旱之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谽谺而雙敝兮類墓門之頹駮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舉武而旋却始沮洳以忽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湊

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墮豈漆鐙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唉吳王之物化兮求彷彿其不見想湔池之既塵兮何有玉皃與金雁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為幻何千年之神閟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黯然而復閉兮殆神物之呵護也前驪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玏鋗南山其猶有隙兮信多藏之為害獨空空兮以保全兮因茲丘而增慨

雙松賦寄同年謝少傅

鸞雙松之並峙兮一不知其封殖之歲年繚輪囷而磊砢兮文章錯而玢豳蒼虬拏空以騰上兮驚螭躍地以屈蟠萬木凌冬而僵死兮獨青青其不刊侶端人義士之立朝兮正色儼然曾不可乎犯干彼幽人之何知兮日坐對而盤桓朝予儀其挺直兮夕予挹其清寒固非藍田之棄丞兮抑豈華陽之真官願千秋以相保兮歷氷霜於歲殘使明堂大厦之棄遺兮非予心之所患

去思賦 并序

三山林侯利瞻知吳郡甫二年擢分省滇南闔郡之民
戚戚嗟若謂侯甚宜于民而遽敘以去予謂循吏之難
久矣自項權奸柄政政以賄成一時在位者因競為掊
克以入私門不惟國法有不及雖士之清議亦不復行
曰彼以緩禍也而莫之罪焉於是相師成風雖平日稍
知慕義者亦且肆行而莫顧曰吾以緩禍也於戲綱紀
其壞乎廉恥其喪乎于斯時也有能潔然自守終始不
涔者幾人此林侯之政所以尤難而重吳民之思也予

乃推願留者之意為之詞

猗嗟林侯兮胡不為我少留世方競以貪惏兮侯獨端靖而好脩蒞吳民曾幾時兮惠政日以旁流念往歲之大浸兮分轉死于溝渠賴我侯之數政兮不競絲而于于哺我兮被我育我民兮如母我耕于野兮我出我途寇偷無戒兮吏靜不苛仰有旄兮俯有稚非侯之仁兮誰使皇鑒孔明兮明且不顓嗟滇之人兮其獨謂何攬侯裾兮繫侯馬願侯重來兮不聊此暇

槃谷賦

夫何太湖之淼茫兮峙雙玉於西東蔚澱紫之巉巖兮峯巒抱而中空渡渚汪洋而交貫兮仍島嶼之無窮稻畦鱗次以櫛比兮美西崦之寬宏亭臺儼其高下兮閭巷互而相通嗟夫人之好脩兮乃行義於其中握瑾瑜而不耀兮甘自混於凡庸朝出耕而暮讀兮澹浮名之夕空非夫人之獨善兮慨斯世之不庸不吾庸其亦已兮信橫目之為恫仰觀山之嵯峩兮俯翫水之溶溶俯

仰山水中以自得兮將有言兮是從將無言兮是從

待隱園賦

家宰楊公作園于京口曰待隱謂將歸老乎此也而遭際明時願莫之遂予為作賦以明其初志云詞曰

我家于滇兮邈雲山之阻艱慨歲暮予安歸兮聊稅駕乎江干稍葺茅以為宇兮又繚石以為垣羌藝蕙之百本兮忽覩竹之千竿初予與子心約兮逝將於此乎盤桓何皇恩之翕赫兮雖百身其猶未閒既授鉞於閫外

今節制通乎三邊旋持衡於廟堂今坐進退乎百官誓捐軀而不悔今顧初心其猶自憐悵松筠之無主今恐猿鶴之多怨彼出處之難定今伊自古而則然迨國恩之既酬今將不日而來旋

吳子城賦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為之賦

秦伯遺墟干將故里臺閣罣飛冠蓋鱗次喟彼荒郊羌

何為乎城之裏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起頹墉突阜剩水殘壕野雉朝雊鵂鶹夜號沈矛折戟墮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舉敗越夫椒城規方於八卦門僭擬於三朝跨長洲之茂苑館苧羅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涇壓以金母之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楣繡栭風亭月榭碝壁椒塗飾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鳧簉高冠鵠趍自謂百世君之豈意至於

是耶吳祿既更歷代崇飾春申夏桃秦皇刻石危亭岌
夷雕欄紆直齊雲之樓凝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
疊石則巉巖嶕嶢鑿沼則囷漪澄碧蘭並羅生乎其間
竹松駢列於其側羅綺爭春而妖冶歌鐘入夜而嘈雜
韋白眈於唫玩皮陸侈於酬答迨宋迄元更為治所雙
蓮四照池光春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於是耶
蓋自元政隳羣雄驚白駒縶首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
自雄擢黃蔡葉而為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

煬戀迷樓卓矜鄙塢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固枝殫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之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橋瓊林非不富也啃函輦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曷之故也豈仁義不脩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既顛躋後仍荒殆登茲城以裴徊寄千古之一慨

洞庭兩山賦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將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為幽人韻士之所棲靈僊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徹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邪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予

無用辭予曰然乃為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澥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蓬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沈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歸三州為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胷中曾不蒂芥者也客曰試為我賦之夫太始洞穆一氣推遷融而為湖結而為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沈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翥或如龜鼈之曝或如虎

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飈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若驚鴻翥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北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喊呀孱豁縈洲枉渚蛩蟺緬邈遠則煙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弁山則輕煙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

風駕浪歛山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
穀紋漣漪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於瑤海上月流光萬
頃星河倒懸盪漾山影又一奇也遥山霽雪凝華萬疊
玉鑑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煙
雲變滅咫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為像試嘗與子弔古
尋幽則有迴巖穹窿窗窻相通琳宮梵宇暮鼓晨鐘壽
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之所
闕也貝闕珠宮繡穀鳴瑞柳毅書生之所婉也翠峰杜

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甬頭綺皓之所從逝也而闔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既月之渚消夏之灣牧馬之城圈虎之山練兵之瀆射鸘之巒出金鐸於淺瀨逸梅梁於驚湍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之墩聖姑絶雉之塘雪竇降龍之淵其石則岌薛嶙峋瘦漏嵌空牛奇章有甲乙之品宋艮嶽有永固之封其泉則囷淪鬳沸甘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天衣禪留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

吾人生長茲土依巖架棟占野分圃散為村墟湊為闤
闠桑麻交蔭雞犬鳴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
濮上之音婚姻相通若朱陳之族理亂不識若武陵之
源佛狸之馬跡不到周顒之俗駕自旋星應五車地絶
三斑盧橘夏熟楊梅日殷園收銀杏家種黃柑梅多庾
嶺梨美張谷雨前芽茗蟄餘萌竹水族則時裏之白鱠
殘之銀魴鱸鮒鮆自昔所珍吾且與子摘山之毳掇野
之茸割湖之鮮釀湖之醲泛白少傅月夜管弦之舟和

天隨子太古滄浪之歌弔吳王之離宮扣隔凡之靈窩淩三萬頃之瓊瑤覽七十二之嵯峨其亦足樂乎彼岳陽彭蠡非不廣且大也而乏巍峩之氣天台武夷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為下非是湖為之尾閭洩之潴之則汎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為魚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非是山為之砥柱鎮之繞之則奔激暴囓湖東

之地其為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納以容地設之隘以禦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江既入萬世免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誶曰

吾何歸乎吾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超獨邁其逾遠海山兜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峯之洵美兮吾誰與寄此高蹇

詩

迎駕

象輦犇騰馬輦馳後來人輦獨遲遲緋袍夾道千官立
銀甲分行萬國隨太液風微旗盡動蓬萊雲近仗潛移
太平二十年天子正是文章極盛時

春日應制

奉天朝罷曉瞳曨勑使傳宣禁苑東好雨晴時三月裏
鑾輿遥過百花中東皇默運無言化南國新收不戰功

歸坐明堂還布德豫遊分與萬方同

宮闕沈沈晝漏長步從黃道坐青陽六龍整馭天行健

萬象含暉地道光雨足漸臺楊柳色風迴合殿杏花香

太平有象羣方樂宵旰雖勤也不妨

夏日應制

水晶宮殿晝沈沈別院春歸碧樹深南陸迎長欽馭日

東皐旱久望為霖歷中星火脩堯令弦上薰風識舜心

幾務了時多暇日試開黃卷一披尋

嶸嶸日脚火雲紅竹館荷亭坐晚風天下誰為無暑地
月中寧有廣寒宮氷須玉井恩施溥露憶金莖渴思空
多少蒼生方病暍為霖須仗傅巖翁

雨後長安街忽成巨浸

大雨西來勢壓山長衢浩浩起波瀾始知滄海桑田變
只在陰晴反覆間

雨錢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

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

何如只賜與豐年

舟次張秋冒雨工讀徐武功治水碑

長堤十里隱如虹來往行人說武功洚水突來無窮濟
鍊牛屹立尚西東淇園竹下人初駭鄭國渠成運自通
讀罷穹碑人不見北來凍雨洗寒空

金山

大江中峙小崑崙勢遏洪濤幾欲犇萬古乾坤限南北
一方鐘鼓自晨昏雲低北固山爭出潮落東洋海半吞

汲得中泠自煎試月團新賜出詞迴

自都下還吳寄翰林劉景元謝千喬二同年

大通橋下水送我到蘇州君心與之同滔滔日夜東南流千山萬山隔不斷天南天北長悠悠燕南車塵高十丈回首湖山幾興望楓橋忽聽寒山鐘却望燕南在天上白玉堂黃金闕君在京華我吳越鴈飛木落洞庭波雞鳴海色長安月

靜觀樓成衆山忽見

山居盡日不見山樓上山來自何處中峯獨立羣峰隨
頭角森森出林樹澄湖萬頃從中來浪捲三山欲飛去
得非奮迅從地出無乃飛騰自天下我來樓上何所為
長日觀山與山語東風吹醉還吹醒山自為賓我為主

登樓諸山忽不見蓋為雲霧所隱

屐噓臺閣倏然生鼇背蓬壺流不住我家樓子豈亦然
點點遙峯天際露朝來一望忽失之極目蒼蒼但烟霧
當時何處忽飛來夜半何人偷負去

風琴

天風泛絃絃自鳴窯間雲影波紋驚非韶非濩非咸英
依然誰倡還誰賡不為音節音節成乃知自有無聲聲
一洗世上琵琶箏

青山

青山上有一片石我醉欲眠此其席舉眼望天天黑色
世間何處有此適歌聲不斷雲自飛天風颯颯吹我衣
山雨欲來還不歸

登西馬塢

一上高山望五湖雲飛盡處是姑蘇人家隱隱煙中有帆影依依天際無俯仰兩間雙短鬢往來千古一蘧廬仲淹自是多憂者廊廟江湖恐未殊

雲山圖二首

遠山隱隱半欲沒近山巍巍高獨出近山遠山出沒間霧斂煙霏雨明滅山南山北殷其雷天雨欲來還不來餘輝倒映半巖赤靈籟中含萬壑哀縈迴鳥道梯空去

忽有人家傍山住懸崖一道玉泉飛小橋歷歷行人度
愁心三疊江上山世無燕許誰能賦
天將雨山出雲平原草樹香莫分須臾雲吐遠山出遠
岫斟酌吞欲入映空明滅疑有無先後高低咏咏戲戲想
當畫史欲畫時磅礴含章幾回立忽然紙上玄雲翻雨
脚旋來風勢急至今蔚薈吹不散白晝高堂空翠濕
聲颯颯天冥冥山前不見行人行鷓鴣啼斷山雨歌石
橋小瀨湲湲鳴叢林屋角參差倚落紅滿庭人未起遮

誰說與顧虎頭寫置幼與巖石裏

葉婦怨

妾命薄妾命薄妾命自薄君不惡玉顏自昔誤王恩得
奉餘光侍帷幄兔絲橫倒附青松豈謂青松久難托前
時糟與糠妾與君同怡今日粱與肉知君懽對誰君如
大江水妾如水底石江水日夜流不回石抵狂瀾終不
易哭城城亦圮灑竹竹亦斑土木猶可感君心終不遂
妾命薄妾命薄君不惡

相城謡

通判邵侯福蒞吳之三年相城民有以曲防告者侯為鉏去之民甚快焉

東南地下衆水赴之厥有大海維水之歸誰為曲防水失其性犇軼横流為厥民病原田每每隰乃湯湯咫尺之間有豐有凶邵侯下車咨我民瘼首議除之衆議乃格衆言洶洶侯為不聞怨斯我任惠歸爾民防之未決水不由正一郡之憂百夫則幸防之既決水逝其沛百夫之咨一郡斯快頻年吳下歲乃大豐歲乃大豐邵侯

之功相城鼓舞白節企而白節相城利害百之維行不疑為功不隳邵侯去矣誰其嗣之

聽人彈琴

薰風長日庭院深有人危坐絃鳴琴悽其始作履霜操劃然忽造崩山音大絃春温小廉折大小廉温無間歇月斜窗户鴻飛高秋入園林蟬語咽撫絃按指忽變之裊裊餘音如欲絶欲絶不絶還丁丁幽谷幽禽饑啄雪黄昏風雨勢振天天青雨歌山娟娟來冠相對坐終日

日與文王孔子相周旋煩君試作南薰調去和虞韶向廊廟

望海行

日沒處天盡頭尾閭東注何時休蓬壺閬苑在何處聞有金銀宮闕五城十二之瓊樓我欲往從之但見洪濤巨浪從我今誰由何當挾飛僊汗漫同遨遊弱流萬里等閒度遍覽三山與十洲

卧病

一鐙孤館夜寥寥八月文園病未消動覺此身成附贅靜觀物理自逍遥長纓頓驥悲千里尺瀆旋鱗困一朝之子不來秋欲晚空庭風葉雨瀟瀟

陪夏憲副正夫游石湖

東風湖上試春衫樹杪飛橋破石嵓廢宅草深悲往事斷碑苔没認餘劉上方雲影層層塔震澤波光隱隱帆弔古登高興無限歸途西日在松杉

檜軒 武山之西金有隱士曰吳君思復思德余弱冠歸自京師咸以國士見待後余及第歸過

其廬而二君已即世其弟思政乞余作檜軒詩

虎山鳩峯兩岝崿西金亭亭宛如鑿問誰居者兩吳君結髮清修老彌恪當年何人送檜栽栽向庭前小芸閣時時兄弟坐兩偏偏袒吟哦雙露脚我行十載還過之翠壁蒼崖人去邈庭中老檜攙天長昔拱今來十圍弱古苔駁落文章隱蒼玉拳奇根節錯半空時戰風雨聲平地恐作蛟龍躍萬牛回首亦不動遮莫千秋卧雲壑木强取柱柔取束社櫟自全終自怍樊侯種漆已濶疎

魏王貽瓠還濩落何如種樹還種德德樹同榮掃寥廓為君封殖表雙高他日山人過必作

立春

空山月上雪未消土牛擊碎城東郊報道春來春不見朝來試看梅花梢

三十五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少嗟我如今已半之來日更添如許久餘生能得幾多時功名似鷁長遭退學問如船逆上遲

萬事悠悠只如此青山能負白雲期

遼城懷古二首

並馬尋涼過遠郊偶從野叟問前朝雨摧故壘蓬遺鏃月暗荒臺夢墮翹千古河山還王氣一時士卒亦天驕如何宋紀年三百獨讓周師過瓦橋

小橋瀲瀲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六州皆石晉河山百戰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燕今日是中原

送陸汝昭通守東昌

羨君拔擢之官去愧我蹉跎出餞遲門外不知車幾兩
城邊空復立多時文章自小曾推陸畫諾於今合付資
他日東昌為過客風謠誰采道傍詩

送戚時望僉憲之湖廣

逢君未久送君行十載同年幾日情平獄舊推于定國
按刑新過漢陽城鴈回千里書須寄春到三湘草自生
收拾楚材歸藥籠湖南賓客總知名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羊家裙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其兄汝礪新第進士二鳥出為南國瑞一枝回羨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里且將書卷伴絲綸

李承芳承箕下第以詩投贈酬之

青蔡入夜晃秋毫兩意相求苦不遭神駿並為千里足驪黃真誤九方皐亡弓亦得君誠達當局還迷我亦勞把酒題詩成一笑楚天空濶鴈行高

試院贈外簾呂推官 白

棘垣深瑣夜厭厭每聽鐘聲識外簾咫尺相看成不語
兩心對越幸無嫌青鐙晃晃官曹接白戰沈沈號令嚴
一月春光人不見歸來庭草落紅纖

送曾侍讀士美之南京

十年左掖共追趨春殿曾傳第一臚梁顥成名誰謂晚
匡衡抗疏未為迂從來杞梓多從楚近日衣冠總向吳
時翰林三人同往南京
最愛金陵好山水他年玉署肯容無

送楊侍讀維立之南京

二月南宮看柳條知君已上秣陵橈楊家製作多傳後
蘇子文章合在朝夢草池邊歌鄂雪雨花臺上望江潮
誰知東上門前路此後行來分外遥 時予與維立同在內書館

葉文莊公夫人壽詞

文莊老去吾猶及夢想依稀記尚真挾策未能為弟子
升堂還得拜夫人中吳文獻家聲遠少室丹青貌像親
一曲南飛憑去鶴西風江上采蘩蘋

送彭閣老還江西

白麻新拜內尚書黃閣沈沈仰步趨四海謝安何日起
一年司馬要人扶相門北闕存衣鉢祖帳東門入畫圖
知有寸心猶捧日不殊廊廟與江湖

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

朱書華燭夜縱橫忽見篇章眼獨明暗裏投珠人莫顧
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友此去重來幾日程
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暮潮生　右尚絅

南宮筆勢見翩翩固也平生意豈然不伐子甘為孟後
虛名吾自愧盧前杏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泊船
舊日和凝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 右名甫
接官長傍驛邊河來往君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鮑叔
豈因筆勢誤東坡還鄉未覺關河遠感舊無如歲月何
南望吳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 右貢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機年二十
親看賈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吳霜思獨懸

南去河流乾欲斷關津先放彩衣船 右全卿

贈琴士楊凌

家藏無長物猶有一張琴獨抱中空節能含太古音老來唯信手妙處不傳心歸去北山北秦箏世所親 時凌有歸隱之志

送徐李止還南雍 仲山弟

悠哉復悠哉客眉鬱鬱今日開兩家兄弟各千里同日報道從南來憶我行年十八九來往君家最云久君家

兄弟世所稀文采風流仍孝友吾家兄弟顏且蒙氣味頗與君家同夜鐙對照南國雨春服同行沂上風今夕何夕忽相見高樓夜月頻開燕人生會合那可常忽忽城東又追餞吾家子由亦欲旋治任約共楓橋船勸君為我還少住別後離愁分四處

喜雨

五月亢陽驕原枯澤欲焦朝恩推蕩蕩暮雨聽蕭蕭造化功何有蒼生望已翹倚闌看不厭詩和野人謠

送趙棠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舟汎汎白雲司裏樹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游寺懷山喜見僧此來成北道好去問南能施飯逢溪濾函經被雨騰誰同西崦裏竹屋夜深燈

題夏正夫游石湖虎丘詩卷

石湖煙水虎丘雨上國還從卷裏看高人過作十日飲故事當與他年觀亦知南國有西子誰謂東山無謝安更欲相從尋勝處高崖磨認墨痕殘

雨窗詩意

對牀一夜彭城雨流落千秋伯仲情鐙火五更雙夢短江湖萬里一身輕吳雲未薄燕鴻冷薊樹初殘越鳥驚我亦緬懷終鮮恨西堂獨夜正愁生

寄嚴守郤文敬

一麾出守還為郡我欲留君愧未能空使思南歌召父
定從江上謁嚴陵吳山越水多相入政事文章合並稱
若到郡齋逢北鴈為招禿筆掃溪藤 文敬善草書曾知思南

送楊琴士

秋月城頭夜擣衣客心如鴈只南飛築宮燕市人何在
鼓瑟齊門事竟違古調不傳空有譜我琴雖在已無徽
贈行剩有名公句莫道知音世所稀

獨坐

世事紛紛總未真閉門聊看靜中身郢人已去誰為斲
野老從知只愛芹前度劉郎非舊日後來楊子定何人
悠悠今古無窮事歸釣吳山楚水濱

送同年范以貞還任寧國

不見范侯來已久忽聞高論尚孱顏牓中漸覺同年少
席上難逢半日閒到任祇嘗寧國水題詩時對敬亭山
謝公遺刻煩收拾多在荒煙野草間

謁文丞相祠

義氣橫天白日陰巍然遺像學宮深千秋不化萇弘血百折難廻豫讓心自昔奸諛誰不死如今元杜亦銷沈黃昏柴市風沙慘回首行人淚不禁

姚少師像

下馬摩挲讀古碑欲詢往事沒人知獨留滿月龕中像使是凌煙閣上姿頰隱三毛還可識功高六出本無奇一朝杜稷歸真主還是臞然老衲師

游華嚴寺 寺在京城之西山

捫蘿陟巘路登登人在山房喚不應犬吠林間知有客
鳥啼洞口若無僧危闌一覽總堪了絶頂重來殊未曾
古洞深温誰氏子儼然趺坐對南能

元耶律丞相慕和鮑菴韻

西山幾度只空還好事懷賢厚我顏蒙古有公方用夏
居庸從此不為關猶聞窣地三髯委自笑登高兩足頑
今日幽燕歸聖代可憐埋骨尚荒山

狄梁公祠次鮑菴韻

歌中嫵媚亦誠豪覆體何人脫御袍鍊石有方天可補
檠弧無驗鬼空號參苓入籠還為用稂莠當階不受薅
南望河陽如在眼青山無限白雲高

昌平劉諫議祠

荒灣野木古城隅何處昌平是舊廬氣帶幽幷多感慨
策如晁董亦迂疎同時下第誰云屈此外求言總是虛
不盡懷賢千古意執鞭無路欲何如

戊申歲

百二昌期見戊申神孫聖祖兩王春撫綏無外乾坤舊
洗濯重光日月新一代謳歌還屬啟百年禮樂定先秦
明良千古今朝事大老何當起海濱

恭送孝穆皇太后梓宮遷祔茂陵

露宿千官繞風悲萬木號配天同浩蕩啟聖亦劬勞紅
日低黃屋青山映白袍誰云金口遠還接茂陵高

雪

二月燕南煖未歸晚風吹雪霏霏乘春且作豐年瑞

和月還為午夜輝重壓竹枝低欲折輕兼柳絮濕還飛
小臣欲擬陽春曲燮理何人秉化機

送劉侍講景元使交南

莫辭旌旆犯炎蒸專對還推賜也能石過鬱林真可載
山高銅柱更須登中朝正朔行無外絶徼殊妝覩未曾
別後玉堂長見夢富良江上夜深鐙

送呂丞文給事使交南

乾德初升九五文使臣頒朔到南交尚方瑞獸新裁服

炎海人魚定入庖歲貢包茅仍陸續春歸行李亦寥稍
還朝借我南游錄土俗民風要一鈔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遶太湖邊折柳官亭又一年家世西來峯縹緲
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為長吳下鄉音我亦便
撩亂煙花過寒食東風香口與行船

送姪寵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在汝身痛也仍在我道

遂歷崎嶇風濤恣軒簸欲留諒不能欲去夫豈可起居飲食間安得盡帖妥出入戒垂堂旦暮親藥裹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哀遲我命亦轗軻予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頗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海蝦圖

茫茫大海浮穹壤日月升沈鼇背上其間物怪何所無海馬天吳大如象有魚如屋黿如帆蝦最細微猶十丈

擊鬢怒氣須如戟力戰洪濤欲飛出江湖魚蜥總蜉蝣
畜眼平生未曾識畫工何處寫汝真夢中曾到長須國
黑風吹海浪如山魚龍變化須臾間從龍願作先驅去
去上青天生羽翰

寄福建戴方伯 戴以御史董學政於東南特承奬拔

東南士子說先生風裁森嚴鑒賞精再顧市中頌伯樂
一言堂下識駿明臺中自後人難繼吳下於今俗頻更
東望三山雲萬里春風朔雪不勝情

送刑部員外郎王存敬省祖　其祖百歲

風飄飄綬若若游子東歸樂復樂桃花流水思天台季父有書夜到來我令不去胡為哉世上何人年百歲天厚吾人豈無意從今百歲又幾何來日苦少去日多假令就有黃金百已去光陰誰買得百歲千金買不迴一日三公換應直白玉為漿麟作脯子拜父前父拜祖鄰人擁滿牆頭看何用長安為好官

送袁進士翺纂修

杏花才見曲江春珥筆還看被命新江上故人唯有子
周南外史豈無人多方采問勞行李當局編摩愧後新
莫向雲間久留滯過家張翰不緣蓴

送石邦彥知汜水

春雨南宮夜雙珠得並收科名奏大宋茂宰說中牟赤
縣前朝事清河近日謳折腰君莫厭息焉豈淹留

謝尚書挽詞 一變

長嘯乾坤內如公復幾人科名皆自鄶文字本先秦海

內瞻丰采朝端惜老臣履聲依北斗廟貌填南閩髮為
憂民種家從入仕貧人方起安石帝欲畀衡鈞國計訏
前箸工虞鄙筭緡忽為箕尾客昔忝鹿鳴賓傳授曾期質
褒揚却愧詵平生懷舊淚不敢汚車茵

送李士欽祭淮瀆

相門餘舊業使命屬明禋典禮書三望文章覩一新拜
回桐栢暮行處杏花春歸路恩光滿南陽有近親士欽文達
子南陽人

雨中對梨花四首

一年花事又闌珊自笑閒官不得閒小巷梨花三日雨一枝猶得舉杯看

誰道園中少物華桃花開盡到梨花霏微小雨添顏色不用人家錦障遮

空庭香雪夜生輝除却梅花見總非一種風情還自別始知西子勝楊妃

佳人默默立春寒細雨輕風縞袂單玉質似嫌脂粉涴

殘妝淨洗覓人看

始預經筵次鮑菴韻

錦函初展御前題劒佩分行再拜齊鶴咮無聲香案側
馬蹏分賜掖垣西文章正仰周家盛玄默仍看漢道躋
聖主崇儒方此始不才真復愧提攜

鮑菴約山行以柬之弟初至不赴

西山嘗向夢中登騎馬相從却未能春日山行應更好
新詩莫惜借人謄

次日匏亦以雨阻以詩來紀舊約
方冬海市見文登常怪坡翁自託能風雨十年曾有約
一翻詩案要重謄

震澤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十八 集部

震澤集卷二

明 王鏊 撰

詩

送秉之還吳

不見倏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別離苦多會苦少風雨蕭蕭竹窓曉自笑閒官日日忙夜短情長談未了我生迂僻寡朋儔坡云海内一子由只

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子今去矣我何有爲
買湖濱田十畝下栽禾桑上木奴菱芡荷花繞前後讀
書稍暇來朝班我郤歸卧湖山間

對月有懷秉之

當時月出東海頭我居燕南子蘇州燕吳萬里同見月
兩人不見心悠悠豈知今宵月如舊照我兩人同舉酒
今照兩人喜昔照兩人悲臨風舉酒還問月悲喜惟應
有月知月明三五圓又缺遂使人間有離別碣石南頭

震澤西兩地愁心還望月欲知乃兄別後何所為月下
梧酒長獨持

吳禹疇副使使便還吳江覲省

重明瞻麗正弘治建初元聖作羣方覲星流使節犇費
蒙頒道里便喜過家門晝日方三接寒暄豈一言趨庭
嘗獨立加飯為平反王事眞無暇親恩亦未諼銀魚羞
筮澤彩鷁動湘沅石建裙方滌王延被未温法冠驚豸
立官誥訝鸞騫鄉里恩光滿人生樂事繁蓴香莫留戀

廐吏候行軒

陳給事玉汝羞鼈見邀雨不克赴以鼈見饋作詩謝之

虛負詩人折簡招滿城風雨晚蕭蕭眼前世事猶難料巷口人家且不遥鼎謝繆公仍餽肉蠏憐畢卓獨持螯雨晴明日還相過磊塊胷中要一澆

蘭竹

猗蘭漠漠幽人操修竹娟娟君子心空谷日斜人不到

可憐荆棘漫同林

送陳匯之正郎出知曹州

粉署才華籍甚稱一朝白壁點蒼蠅邑中牛去眞無妄
梁上刀懸夢豈曾冷暖世情還自笑浮沈宦海本無憑
斯行却有曹人喜製錦從來是所能

送韓勛都憲孫

先公老去吾猶及鐵面長身碧眼稜海内安危眞可佩
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大藤

昭代象賢多不薄獨無雨露到雲初

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

椰葉桄榔五嶺南使君曾此駐帷襜法冠直指新峨鷹
包匭生黎舊貢蚺不信鰐魚還作惡只應泉水便名廉
殊方風土須珍重莫為溪山久滯淹

送周院判原已還任南京得杲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年長作送行人
每見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稠載東歸摠詩草

玉延半舫最留連共月菴前亦傾倒醉中勸我不如歸
只說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西難自保
難自保雲冥冥日杲杲

即事

忽而晴忽而雨細雨霏霏洗殘暑天意陰晴兩不期人
事炎涼遽如許遽如許黃葉秋林蟬獨語

半舫齋種竹 玉汝齋名

誰分碧玉兩三枝愛護先教槿作籬我欲醉移須有日

客從逕造却無時未分嶰谷陰陽管先和淇園瑟僩詩多少世間凡草木歲寒時節始應知

送劉御史還蜀　規

浮世功名何有哉茅齋元住少城隈逢人老去腰難折念母秋來首重回古栢祠前傷草色浣花溪上覓棹栽臨邛父老如相過不似當時負弩來

送温生廉還江西　傅學士子壻

温生賴邁仍好修問事不休貴長頭負墻請十不酬一

使我愧爾東家丘詩家不比春秋學三傳猶聞東高閣
夫何箋註鬧紛然混沌那堪七日鑿子今去矣我一言
為問乃翁然不然古人亦讀三百篇政也可達使可專
只今屈首窮心力郢書燕說滋紛惑鏤氷刻棘巧何為
名成至比敲門石不知清廟有遺音諷誦要於言外得
茲行不用感別離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秋夜超勝樓翫月

良宵歌管在高樓萬里青天一鑒流絳闕珠宮眞不夜

氷蟾玉兔摠宜秋興來且據胡牀坐醉後還驚大地浮
天柱峯頭何似此恍疑身到月宮遊

早起

紙牕斜漏白暗室未全明庭樹鳥爭噪鄰家鷄獨鳴四
墻猶鼾睡壯志獨潛驚萬古一昏曉淹留何所成

耳鳴

耳内真何有年來解作聲磬乎時殷殷蜂也只營營稍
向喧中息知從甚處生天應憐寂寞將爾當簫笙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韋賢風雲慣得從龍便
嶺嶠爭誇覩鳳先天上星躔眞有數吳中讖語不其然
高堂要見三爲四屈指從今又幾年

奉和鮑菴謝橘三首

買地還須共一都已留墨妙付官奴主人正似天隨子
家住煙波萬頃湖

何須千樹說玄都桃李從來是僕奴讀罷坡翁春色賦

坐令春酒變成湖
青李來禽亦甚都木奴應未肯為奴他年若論封侯事
乞取東山一曲湖

和王汝謝橘

休說枇杷與荔奴楊家風味摠輸吾封侯且得依林屋
投老何須乞鑑湖江上秋風吹短髮天涯歲暮走長鬚
唾餘有子煩收寄一掬他年可百株

贈何醫士

中年多病稍相侵委巷衡寒屢見尋愧我且非當路客
因君眞見古人心玉池洗藥流香遠金匱儲書燭理深
自笑貧家無以報只將詩句當南金

送僧歸西山

月明曾借上方眠竹几蒲團對夜禪落日故園心萬里
一雲飛處是吳天

史館歲暮述懷次鮑韻

東觀才華說孟堅相隨無補漫窮年謹嚴敢意春秋筆

詮次惟將歲月編文案塵高傷病劣大官日給愧肥鮮
太平有象須君寫莫把三長讓子玄

除夜三首

明朝成四十今夜復斯須天末幾年住山中三徑蕪無
聞良已矣漸老欲何如未免王融笑甘為武子愚
明朝成四十學道得蹉跎世事只如此流光柰爾何髮
從前日短愁向此時多獨飲屠蘇酒臨風一浩歌
明朝成四十萬事付因循乍見少而老相隨病與貧年

年仍故我得得且隨人鮑叔能知己王融莫笑人

送楊潤卿給事按貴州邊儲

翩翩文彩映珊瑚炯炯丰標玉不如才入鎖門司諫草又從荒服按邊儲魚由丙穴應持酒鴈到衡陽好寄書回首前程雲萬里此行眞是發硎初

送馮原孝知揚州

東南佳麗隔江分我昔登臨倚半醺瓜步帆檣天末見竹西鼓吹月中聞高名自昔推揚一健足他年失冀羣

父老要知新太守聰明慈愛漢馮君

送林教授致政還閩中

烏石岡頭碧水濱十年不見髮如銀特從嶺嶠辭天子
乞與林泉作主人九牧衣冠還獨盛七閩風月未全貧
都門曉望車塵遠慙愧當年老郤詵秋試時林為同考得子文比之桂林一枝云

送陳進士恪知宿松

春風江上動牙檣鳧鳥南來面若霜皖水繞城橫宛宛

灘山當縣正蒼蒼才名小試新磨劒筆勢曾驚古戰場
他日宿松還愛我鄰封咫尺是桐鄉

哭原已次匏韻

思穿溟涬刮幽荒郊賀由來命不長菊本無田寧當俸
杏雖有子摠成殤原已號菊田無子封題未了新詩債餘惠猶
存舊藥方昨日曝書開故篋忽看春蚓一行行

哭張修撰亨父次謝祭酒韻

清詩萬首敵千鍾身世飄然一短蓬早死賈生非不遇

後來揚子亦難逢豈知冀北空無馬須信人中亦有龍
珍重平生謝安石吳中不負若堂封

喜雨

翠華拂曙幸齋宮閔雨何煩紀魯公晝氣混濛無殿閣
夜聲淅瀝有梧桐一時朝野歡皆洽三日天人感已通
祭罷雲開還出日太虛神聖本無功

次韻楊維立初入史館

東角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摠難才病容野客隨行入

遠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朝回
揚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李學士釋服諸公有詩趣入史館因次

東觀含毫有所思公輸旁睨已多時汗青頭白非無日
齒録牙緋豈所期書到商家眞灑灑心同魯國去遲遲
集賢諸老心如渴早雨公田及我私

次韻廉伯庶子晝寢

世情不合獨醒然午思騰騰只欲眠有約周公多避逅

無情莊叟漫聯牽梨花院落春雲裏芳草池塘夕照邊
世事從來俱是夢北牕風月不須錢

贈河南巡撫楊貫之

熯災橫被十三州百萬蒼生手撫柔憲府乍臨新邑洛
宣房已復舊河流衣冠南渡仍餘宋瀍澗東來尚自周
列郡分明望丰采安危須共主分憂

送高良新知歸州

江工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巖騑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君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鄭氏鍾秀樓

隱居還谷口擇勝向峰頭天近星堪摘湖平地若浮雲
嵐生几席日月在簾鉤何日同登覽超然消我憂

送僧如海還金澤

紫衣不掛白雲身關下多年作外臣欲與高閑誇草聖
豈知賈島坐詩貧禪心定久元無著世事語多摠不嗔

他日吳中訪金澤對酬誰作許家詞

送建德尹蔣文廣致政還光福

京塵衮衮鬢毛斑朝捧除書暮乞還三徑已嫌陶令晚一丘長伴謝公閒仍知建德非吾土免使移文自北山光福楊梅今正熟氷盤歸薦鸛頭丹

朱天成寄酒味變

橘林細擣洞庭霜風味清甘早自將小甕紅泥緘遠意舡船玉粒饘餘香督郵有郡還能至宰相何知合備嘗

猶勝先生號烏有車輪夜夜轉枯腸

九月晦日玉延亭看菊

秋盡燕南菊有華品題猶自待詩家酒澆屈子醒魂杳燈晃西施醉影斜九日風光今已負百年世事亦無涯升堂細碎還堪擷杜老無庸晚見嗟

題竹贈陳御史瑞卿

玉立娟娟不受塵崑山慣與竹傳神冰霜高節知難並搓贈烏臺鐵面人

送林伯方還閩　蘇學教授智之子

安定蘇湖教獨行無能還愧老門生幾年闊別無消息
四海相逢是弟兄荀氏八龍俱駿裏唐家九牧世簪纓
燕山歲暮征車發把酒城東萬里情

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余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兩年不厭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客
祇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墻頭過歸院那愁柳下迷
廐馬似知人意思臨岐回首再三嘶

天昭子希周失解

前修未遠力須追中道無緣忽自疑名似甘羅殊未蚤器如馬援不妨遲早高在手誰能定冷暖於人只自知莫怪義之羨懷祖瑤環重映碧梧枝

送汝行敏知南安

五馬南來百姓懽文章太守屬南安郡中召父歌堪續壁上張顛字未漫庾嶺梅花春信早吳江楓葉暮吟寒到時境內人皆足每食無魚不用歎 聞南安魚頗難得

贈仝卿

年來老眼旋生花學道無成似煮沙事業看君初發軔
文章笑我自成家懷嵇命駕殊忘遠說項逢人每似誇
鄉里衣冠今不乏且容老子誦南華

送顧承之還吉安省覲

秋風不用嘆羞池利鈍仍知亦有時似我從前猶眊矂
看君自小已瑰奇楚弓一任他人得和璞唯應識者知
歸到安成春正好過庭還問幾篇詩

方巖書院次謝祭酒韻二首 祭酒季父寶慶守所營也

謝家亭館盛當時絃誦俄聞發舊基鹿洞未能來賜額
菟裘兼可便吾私雨添書帶庭前草風動琅玕砌畔枝
自昔竹林誇放逸未應文彩似今奇
方山絶頂白雲衢問道來從九四咸幾處人煙分海嶼
此公圖像合嚴訂訛無復遺魚豕擇術先須辨矢函
誰共舞雩沂上樂願隨童冠著春衫

送傅中舍曰會分封魯府

龍節藏鞋寶册光手函青土向東方曾聞賜履開無棣
又見歸田自汶陽聽詔山東扶父老揮毫池上侍君王
別來好在西堂夢雨過池塘草正芳 曰會兄時為學士

沽頭行三首贈陳水部宣

上沽頭與下沽頭上下沽頭慣覆舟昨日使君臨堰上
沽頭上下是安流
沽頭落日沒人行白草茫茫一望平今日東西闌闐起
月明兩岸讀書聲

使君一日去沽頭父老兒啼婦女愁依舊沽頭成白草
荒煙古樹挂獼猴

送劉以初下第還常熟

三年京邸不窺園落筆翩翩動萬言頗訝坡翁遺李杜
不同柳子賀參元暗中得失眞難定夢裏輸贏未足論
月窟依然仙桂在秋風獨鶴看橫騫

送陳員外子章分司蕪湖

東風吹浪碧粼粼君去分司正值春聞說為關非舊日

却思省試是比鄰官曹正對蕪湖好飲興初嘗采石醇
若過經過煩借問行船多有洞庭人

寄汀漳守備西指揮嘗守吳之金山衛

幾年作鎮過龍溪記得將軍舊姓西威洗沙尤烽盡滅
政平海國貢初齊金山別後多成望玉洞閒來且自躋
緩帶臨戎無一事花驄時向北風嘶

送陳堯弼知會稽舊知吳江

漢廷治遠無循吏千載吳江尚見之備識民間多利病

不知身上有安危來時叔度常嫌暮去後何公每見思
今日會稽眞奪取臨岐還作贈行詩

送張時學知遂安任叔順知定海

五色依然過眼迷常時文彩映玻瓈誰能滅沒空驪壯
又是連蜷賦彩霓七里灘搖江月冷四明山壓海天低
自慙未得為知已臨別新詩亦漫題

送白廷臣知崇仁

暗裏朱衣未足憑夜牕老眼霧層層長才自信工穿葉

短棹還思過採菱廷臣家採菱港百里封疆看小試十年鄉榜
憶同登司徒事業君家事繼美無言尚未能

送周民則同知袁州

匡鼎談詩摠不如春風下第獨慙吾誰云伯樂能知馬
可是齊王只好竽建業當時同折桂宜陽此日獨分符
人生得失應難料一命誰當是大夫

送吳大章還宜興編修克温父

試罷彤廷便乞還不教名字落人間小園龍鳳春前雨

罨畫樓臺水面山文彩傳來多似舅功名老去只如閒
洞庭東望無多路楚頌亭成有舊顏

送錢正術還姑蘇

西館橋邊竹隱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官爵能來子
可是塵埃早識予忽地相逢還宛若再煩推看定何如
韓蘇摠被虛名誤試問三星是也無

送僧

當時六祖有傳衣萬法元來是一機若問一歸何處去

本來無一亦無歸

奉和謝氏三亭之韻

望海亭

方巖缺處著幽亭岌業多應負巨靈弱水蓬萊眞可到
天台鴈宕亦分停黌爲帆起當牕見潮作風來吹酒醒
我欲更從高處望齊州九點霧中青

仰高亭

亭上悠然坐見山東西迴合隱如環懸崖有路神先往

叢桂無言手自攀理到靜中應自得事於身外不相關
金堂玉室分明在何事高人去不還

采藻亭

池邊小立駐幽芳異品眞疑自樂浪朝鮮紫芹甚美沙鳥自鳴
還自歇野人相見旋相忘擷來淺瀨和雲煮歸去頃筐帶月湘欲獻吾皇還自媿麥花蘋葉委秋霜

送謝祭酒之任南雝

峻節高懷自可親兩年史館況為鄰久甘靜退元非病

稱載詩篇亦未貧台右人才多近古當今師道復何人
看詳學制伊川在士子東南要一新

玉汝看葵見寄

朝退歸來不坐衙門當委巷尚嫌譁不知半舫齋前竹
何似平廷院裏花清愛雨聲時起聽蔫愁日色每教遮
小軒清蔭都非舊說與西人却似誇

古愚

我自古愚人還作古愚詩古賢不可作古愚亦難而舉

世皆尚同予獨不知時舉世誇疾走予行獨遲遲信口所欲言信意所欲之衣不識寒燠路不識險夷喧然衆知人指我為頑癡子知邈難及我愚恒若茲

寄題明秀樓

湖上危樓勢不崩北人欲上怯初登檐前月寫澄波影天末雲留碧嶂層山水吳中誇獨勝觀游昔日記吾曾弱流不隔蓬萊路欲去誰言病未能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覲省同年近仁子

南宮此日謬持衡一見高文眼為明正喜故人能有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實起何妨蚤理會心傳不厭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荆

玉汝作東眺軒不忘在東諸君子也次其韻

長日過從興有餘官曹乖隔欲何如有時隱几全忘我幾度敲門不是予磔磔林間鳴好鳥斑斑花外度輕車城東有暇還相過賓席年來左特虛

諸葛武侯

漢家鹿走犇羣豪中原獨峙當塗高江東割據紫髯叟
大耳惶惶何所逃南陽南去隆中里草屋數間而已矣
悠然梁甫日長吟忽作臥龍終不起平生伊呂伯仲間
自比管樂眞謙耳將軍三訪何太堅不臣不見禮則然
幡然一日起驅策海宇三分指顧間永安宮中翠華逝
王業偏安豈天意闇張顚蹶趙雲亡漢祚終衰柱經濟
前出師後出師孤臣瀝血書肝脾渭濱敵退大星墜千
古英雄空淚垂

徐詹端壽詞

神祉儲南嶽文昌麗北辰貞元符聖世間氣出賢人燕市先招駿徐家舊產麟官曹憐我並德業許誰親自惜無雙士同為不二臣性嫌長孺戇文許仲舒純幾共承前席常容接後塵交情今鮑叔家世古楊椿已謂才無敵仍知德有鄰看君心不展誨我語尤諄醉自忘公瑾風如坐伯淳犀通雞自駭魚目俗空珍故業荆溪上新恩少海垠良金眞有價白璧豈無因每愧齊東士常叨

席上賓吳歌非子夜魯史又王春已自忘窮達何曾見
喜嗔幾枝仙桂出六葉隨堂寞勻大火西流近長庚下降
頻經綸當聖世弧矢屬秋旻寵渥今如是勳名定絶倫
莫歌昌熾頌座客製詞新

贈顧鏞鏞顧仲英之孫仲英元季崑山巨家與楊
鍊厓等爲詩社有玉山草堂集仲英子元
臣國初從
籍鳳陽

玉山人去草堂存及見濠梁幾世孫傾蓋塗中成舊識
僑居淮上是清門前朝舊事猶能記南國遺風且莫論

莫怪題詩多感慨曾於名勝集中翻

太平鳥

有鳥有鳥名太平太平時節方來鳴當今天子神且聖
怪爾日夕無停聲人言此鳥亦如鳳不向梧桐愛萋菶
上林何樹可相依萬年枝上春風動

送表兄葉志通

客從遠方來過我陋巷口十年積相思舉此一杯酒少
時同嬉戲今已成皓首行雲游四方寒郊折衰柳中年

常送別不似此分手昔時秦康公見舅如見母今我復何為見兄如見舅

小適園桃花忽開

春來未識東風面忽在吾家小圃中斜凭欄杆成獨笑東西相映兩株紅

花開猶未報人知花下行吟漫自思花若能言應笑我年年無酒只題詩

朝陵欲去更遲遲還向花前舉一巵說與東風莫吹落

我行三日是歸期

花落又作

報道花開方自喜忽聞花落更成傷東風太是無情物
故作春來一日狂
昨日日高猶爛漫今朝風動漸稀疎我行三日歸來看
只恐枝頭一片無

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
花開花落摠如閒

朝陵行

山行自好況清明朝陵偶作東門行 此日予獨行出安定門 青山百里恣奇覽怪哉風伯何無情怒木驚沙鳴不息四野無人日無色垂頭闔眼信馬行咫尺有山看不得昌平少憩朝躋登眇眼一洗猶曹騰夜深星斗光若動黑雲膚寸從東升歸程復指昌平郭萬竅號呼止還作曾聞飄風不終朝我行三日三日惡平生萬事多乖違感爾風伯能追隨前日相迎今日送眷戀豈要賡前題 舊有大風

聯句　還家類面坐未定天日融和風寂靜

遊京城西山三首

賞心多與宦情違三載來遊一日歸樹下杯行殊草草水邊人去更依依郊原郤略青驄度天水蒼茫白鳥飛回首青山應笑我漫將塵土涴苔衣

三年渴思玉山泉濯足盤陀一爽然寒漱石根鳴決決光搖雲影淨涓涓諸賢好作山陰會老子仍工水底眠汲得一瓢城裏去霈為甘雨灑炎烟

出郊風物兩閒閒眼底江南頻覺還金闕五雲浮王氣
玉亭千古識龍顏地除陽子應無水天盡中原合有山
何事宋家三百載只披圖志望巑岏

鮑菴惠鶴

鴛鴦困雕籠鸚鵡桎金索人情雖甚憐物性終不樂不
如鶴性閒近人殊不愕雪中立伶俜風前步略却或俛
啄蒼苔或側睨寞漠翛然物外情自得彼此各所以亦
樂園一名為一鶴歸來睇小園欠此殊寂寞清晨坐茅

齋蘇帖宛如昨人從玉延亭致此小岝㟧應憐我家園草樹頗荒落青泥黄葉間此物殊可著風清月夜時相應如唯諾鶴貌自孤高公意尤不薄便當掃園亭小池為汝鑿鶴鶴來我前今日與汝約汝本九臯禽非人可籠絡既為詩家玩又受主翁託有木從汝棲有泉從汝瀹雖無乘軒貴止此亦不惡切勿隘吾園不足恣飛躍一朝凌天風萬里向寥廓

代簡速仲山　仲山將使河南

漸覺交游少常嫌公務忙印初辭省內節未向河陽天遣閒多日君當醉幾場貧猶能釀酒病不廢詩章竹卷題堪續茅齋興甚長可能醒過日況是語同鄉道里東西近情懷爾汝忘比來閒可得別後望徒傷坐只匏分席香餘菊佐觴便來同一醉鄭驛不治裝

匏菴和樂天五十八歸來因同賦

五十八歸來於我似差速其如迂懶性世事眛五六多病況早衰鬚髮失舊綠辭家今幾年但看庭前木寸根

手自移今已如立竹從公歸去來家住湖山足

送陳郎中一夔録囚

西曹社友多分散獨有夫君又別離雨露九天踈滯獄關河千里赴襟期篇章自愛陳無已經義多推僊不疑他日歸朝敷奏罷解裝還有幾篇詩

鮑菴臂疾予問之偶遲有詩見貽次其韻

偶因請告得閒身子墨依然日見親湯媪曾聞能作祟鮑有湯媪傳竹奴何事亦欺人疾以竹簞致堂前客至唯長揖池

上詩成一欠伸自咲東鄰來問疾如何翻後陸徐陳

送張學士廷祥之南京

除書一紙墨淋漓同向彤廷舞蹈時實録兩朝無字愧
高名四海是人知東山强為君恩起南國多因母老移
門對鍾峯無一事日高睡起好題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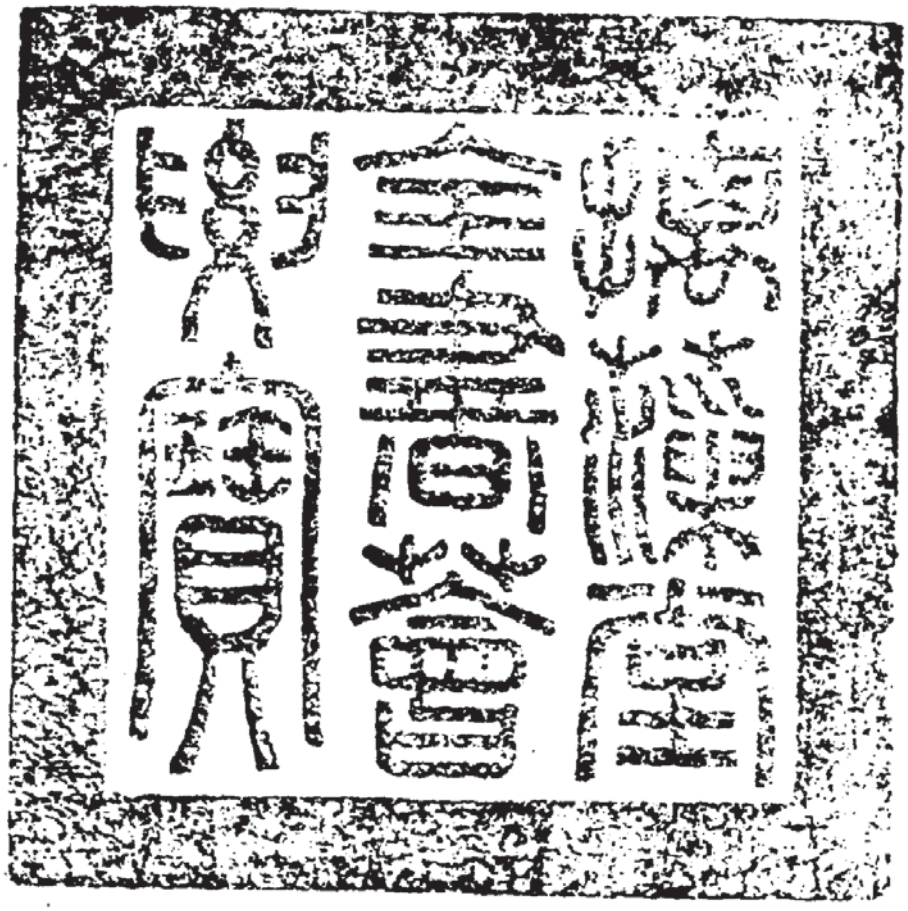
郊祀齋宮次仲山韻

爐烟起處望行宮狹陛登呼拜舞同九色繡旗斜晃日
兩行銀甲儼趨風圜丘絶壑飛橋過傑閣凌虛複道通

獲覩明禋誇盛事不才深媿後諸公

贈梁都憲巡撫四川

赤甲白鹽雄作鎮鐵冠繡斧凛先聲雪山已為來時重
應聞去後清殿上位虚中執法邊頭人散小團營
詳說與蘇明允畫像無煩記姓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十九 集部

震澤集卷三

明 王鏊 撰

詩

壬子校文南畿得詩十二首

楊柳青舟中見月

楊柳青前楊柳殘南人北望思漫漫從來共月卷前月

今夜蓬牕獨自看

淮口值風舟幾覆

柁折檣傾舟晏如風濤淮口戒心初跋行豈賴妻丞相
魚腹幾從楚大夫平地人於肴處愕陰功神定暗中扶
道人無懼還無喜斜日船頭自瞰書

過揚子江

燕南倦客江東去一見澄江眼為開紅日遠疑從地起
青山近欲傍人來中流擊楫空懷志南國持衡獨愧才
漸覺故鄉風物近十年一到思悠哉

宿龍潭驛 驛舊濱江危甚今移向內

崩崖百丈俯驚湍未到先憂到却安夜枕江聲宜客夢午牕山色住人看欲尋往事空題壁不廢公程且解鞍眼底桑田與滄海人間得失浩漫漫

舟發龍潭驛

王氣東南日夜浮畫船十隻向神州山當好處如曾識江到平時只似游兩岸人家從北固六朝事業付東流天風莫送征帆急景物詩家要細收

觀音山

大江東畔小蓬山山下時魚近可扳蒼玉千年浮浩渺白銀萬頃漱孱顏諸天眼見虛無裏一葉身驚出沒間不是舟人無次第要將奇觀與人看

至金陵

白下秋風擢桂枝桂枝今日豈吾司鍾山宛宛行來見淮水悠悠別後思平市烟花應我識前朝陵寢沒人知道傍不用爭先睹便是當初赴試時

場中初九夜有感

複閣周垣深復深重門魚鑰夜沉沉海潮忽湧囂聲動
山雨橫來筆陣侵鏡出秦樓憐我忝馬空冀野定誰任
悠悠淮水東邊月十九年前此夜心

中秋夜

未謂中秋今夕是外簾瓜果特多儀月侵屋入窺文卷
席趣簷斜閣酒卮豔晛不辭忙裏看新寒先報客中知
燕山海月同誰賞北望詩成有所思

鹿鳴燕

京城人馬簇如煙秋榜何人看獨先折桂也應懷此日
插花那復似當年網羅麟鳳東南盡坐應奎星上下聯
記得畫堂東畔席和家衣鉢定誰傳

朝孝陵

碧城睥睨斷山根山勢東來聳獨尊天上龍文成五彩
地中乾象應三垣平成萬世功思禹冠帶中華陋洗元
聖烈神謨三百册小臣瞻拜復何言

陳朝舊城

江東天險天削成長江為塹山為城南朝天子慎封守城外築城隨地形盤盤青山出復沒築城密補青山缺龍潭起至金川門百里綿延城不絕青山四繞城四周鴈飛不過神鬼愁北兵縱健無羽翼禮樂兵刑何用修益州樓船夜飛度雖有金湯没人戍

歸省過太湖

十年塵土面一洗向清流山與人相見天將水共浮落

霞漁浦晚斜日橘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

歸自西洞庭阻風登龜山絶頂

親朋挽衣留不住逆風舟向平灘駐灘頭寂寞誰與言
青鞾飛縱顛厓步龜頭戴山山不崩東望東海西吳興
羣峰羅列七十二如拱如立如翥騰我行天下亦多矣
所至有山或無水其間有水邽無山何處能兼山水美
蒼茫萬頃浮孱顏惟有海上三神山杳然可望不可到
不如此地日夕隨我往與還胡為十年纔一到風乎爾

知吾所好

將發阻風

晚發西山舟欲北天風吹我復還家十年一到非容易
獨立平原看稻花

將發阻雨

前日風相欵今朝雨特留平生故鄉意欲去更悠悠

秉之送至京口別去有詩和之

隔江相送望蕪城四海悠悠見汝情事觸悲懽心易醉

別牽南北夢先驚日邊莫負看花約湖上還尋種橘盟
惆悵金山一回首秋風獨作剡門行

又

相送不知遠直到江頭住遥遥一片心隨我江北去子
心在江北我心在江南身心不相謀日夕長酣酣

過長江

微風細浪平如席金山焦山纔咫尺羣山簇簇天際浮
點染長江好顏色

宿遷別安隱兄

年年積相思兄南弟在北一朝兄北來弟作南歸客弟北兄復南草草途中見見時未交言船開激如箭

興濟阻風速沈方伯時暘飲

徹夜陰風河欲凍扁舟牢碇古河濱南飛坐羨帆歸疾北上惟將夢去頻客路寒暄同是客人生行止豈由人蓬牕孤悶憑誰破賴有江南麴米春

舟次直沽別沈方伯次其韻

好山好水吾已瀆況值秋風橘林綠南來十日謀北轅
不語岑岑怨林木使人行處何所為廩人繼粟庖人肉
蓬牕閒寂却成愁恰似蘇子居無竹其間文史豈不翻
無味紛紛成故牘家山回首頻入夢欲去未能慙薄禄
德州城下斜月昏萬里河來失平陸舟中夜靜聞吳音
驚問誰歟曰南牧心期乃是夙所親倒屣過從忘僕僕
聯舟會晤迭主賓百里風帆岸相逐自移畫省大江西
愷悌民間歌旱麓公餘亦不廢吟哦歷歷詩書載其腹

高詞往往逼古人乂手而成如搆宿往年贈我石蘭篇
每向荆溪望林屋謂言他日片帆過便風徑訪愚公谷
世情多厭屈原醒宦路尤欺魏其秃多君佳句屢見投
過望平生非所卜天津橋下水留人去住人生有遲速
回思聯艦那可再食野呦呦怨鳴鹿夕陽沽水丁字流
白草茫茫人去獨

寄題拱北樓

紫微華蓋擁宸居拱北樓成勢有餘沽水繞城斜作字

人家濱海半為漁草間狐鼠收妖氣天上風雲賀寵除
記得泊舟哀草岸月明槐樹影疎疎

恭毅章公挽詞

六騑北狩塵不蒙秋槐深閉南城東瑤臺有月蝕蟠蝀
沂國典册移青宮中山誰復歌晨風桓桓章公血淚紅
一章獨上驚盲聾何言周昌叔孫通直欲下從龍逢翁
皇天后土昭至忠風雷激電陰霾濛當時直節誰並雄
前有廖莊後鍾同一朝海内日再中疏傳萬口聞天聰

擢少宗伯不為崇南邦宿留遂以終當時定策還自功
依然廊廟稱孤公

送薛金下第還江陰

河東三鳳不須奇又見瑤林玉樹枝桂子秋風眞有種
杏花春雨豈無時陸家莊好應誇我和氏衣存欲付誰
江上幽亭人不到青山相對了殘詩

送華泉下第歸無錫

一語曾看決壅川十年文思涌如泉科名高訝居王後

鞭策加應在祖先安定蘇湖吾偶爾河汾房杜子其然
鷲湖風月誰收管知抱遺經夜未眠

寄河南顧參議崇善二首

黃河萬里拍天来列郡仍聞奏旱災今日漳濱誰史起
稻粱千頃變汚萊
曾子何曾解殺人市中有虎未為眞清時正是功名會
莫為吳山早乞身

苦熱

鬱蒸昔憎南愷爽近便北今年旱太甚萬里雲天勢展
簟趁樹陰短氣不能息渴鳥妄投林向人若求食吁嗟
六合内誰是清涼域唯當希靜勝庶以永今夕

喜雨

病身臛下兀然蘇屋溜幢幢勢若驅坐喜炎埃隨洗濯
立看生意上焦枯論功合有人調鼎受賜還同天雨珠
孤負明時無好策漫將詩句和童雩 時以久旱求言

又

無才甘遐遺因以靜自適長衢去馬疎深巷來轍隔雨餘草木長樹杪梨欲坼煩襟忽然醒如饗九鼎食新涼不嫌貧於我亦有獲屏書去不觀兀坐面東壁水深蠅欲鳴日入鳥還息為謝揚子雲無玄安取白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彩棄繻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闕下杏花還屬子

召南桃葉正宜人上章許得天顏笑奠鴈光生故里春

大小登科俱入手高堂況有黑頭親

送歐陽子履董廣東學政其兄亦以副使董學政

六一風流殊未遠一門雙璧價能齊超升同日司文柄洗濯多年出字溪鳳沼揮毫奎宿逼羊城按節瘴雲低朔南此去應漸被聲教行看到四黎

送人之南豐

文章星斗南豐在縣說南豐意嚮之千里聞君當教邑後生文體更誰師

送吳編修克温歸省宜興

玉堂退直幾相從茗盌薰鑪坐晏春遠別芳洲生杜若
清詞秋水出芙蓉交情淡愛周公瑾宦況輕懷鄧曼容
問罷起居還就道渭陽雲樹思重重

送同年俞副使濬之四川兵備

控帶西南坐上游安危須共主分憂蜀人到老懷張詠
邊計從前仗武侯地遠烏蠻耕更早天高白帝鎮横秋
雪山不見南來鴈書寄同年幾日收

送夏璟下第還江陰

家聲戚里流傳久才氣科場挺出殊自昔崑山誇片玉
一朝滄海得雙珠其弟同登鄉薦市中定價誰高下暗裏朱衣
信有無歸去江頭養神駿春風歷塊着過都

送白進士金歸省

才思瀾翻涌若潮青年頭角見嶕嶢一門袍笏還追李
八葉箕裘正媲蕭發軔早收仙桂籍過家還下采菱橋
榮歸況是江南樂不用臨岐贈柳條

送陳瑞卿之臨清兵備

北來作鎮重才獻齊魯權兼坐上游官職朝廷猶耳目
地形中國是咽喉搴帷尚記來時面借箸應煩席上籌
春入四郊狐兔滅月明還上庾公樓

送張叔亨御史按雲南

平生高義想穹窿京邸年來會面重清論坐中消客氣
威稜行處懾妖蹤瀧江行李來時路棨道音書到日封
烏府深嚴公事少日長誰與坐從容

送李文選唯誠册封岷府

使節南行振玉珂湘江木落洞庭波漢朝赤土分封遠
楚國菁茅入貢多夢渚草長歸眺望蕪湖家近好經過
却嫌選部仍虛席不得淹留柰爾何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十年送盡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來寂寂掩關卧
無語目睇南飛雲與君相從亦云久對語眞如飲醇酒
朱絃疏越音有餘明水著鹽味多有君才於我眞得師
簿書堆裏還題詩詩詞鬱磊古鼎器字法瘦勁枯藤枝

嶺南此去無多路目極燕山天盡處青山杳杳不見人
秋鴈飛来復飛去政成幾時召還闕還對共月菴前月

我生

我生抱幽憂有癖結中抱當喜常恣恣居常殊悄悄一
朝逢至人如夢忽呼覺至言何須煩胷中殊浩浩古今
等蘧廬生死一浮泡委順齊寵辱寓懷無醜好得之亦
不驚失之曾不懊一身自悠悠此外何足道長揖謝至
人聞此苦不早

奉和鮑菴讀白集二首

覓句年來無一長日携白集嗅餘香一篇自可讀幾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能伏李後來崑體漫稱楊平生却怪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

此老生年七十六何曾一日没詩章風流轉覺堪師我政事傳聞尚在杭生世莫嫌殊已晚題詩不害稍相方所嗟得見年差晚旋讀前頭已旋忘

和穌秣飯

平生翰苑詩書腹此日野人藜莧腸金谷萍虀殊可厭
蕪亭麥飯畧相當煎湯未用呼鶯粟貯廩唯堪與鶴粮
若說菜根風味好小園多有不須行吳人謂轉買為行

匏菴因菜根之句復次前韻和之

齲齒生憎玉蔗漿短虀眞稱腐儒腸若論滋味風皆下
便說酸寒理亦當千里遠陪吳下鼓多年何用禹餘粮
康侯去後誰為賞耕織還須問當行

鸚鵡二首

正坐多知巧言語終年驩純在華堂不如尺鷃藩籬畔
高下枋榆自在翔
我欲開籠縱汝飛隴山雖遠尚堪歸歸時莫更多言語
浪說人間是與非

白髭嘆

我年三十九白髭有一莖當時初見之妻子殊為驚今
年四十二白者日益多朝來明鏡中對之不復嗟人生
天地間老去會不免猶勝嚴終輩終身不得見

送白主事輔之還任南京

採菱江上憶曾經百里人傳聚德星報政三年還過闕
聞詩一月正趨庭馬家羣從眉多白豸府中丞髩尚青
他日同朝喬梓並應煩聖主賜雲屏

送嚴太守永濬知西安

五馬初分竹使符西安風物尚西都三秦子弟為編戶
四塞河山入版圖楚國梓材元自有周家風化未全無
旱災已息流移復為訪當年鄭白渠

贈畢生昭同年嘉會之子

少年落筆便蒼然三禮君家信有傳我覺後生眞可畏
子於同輩復誰先一枝仙桂花相付百步垂楊葉慣穿
他日山東看小録程文還有幾多篇

海月菴觀燈

蓮花深屋賞來曾蕉盌寒漿渴飲冰月好自尋燈作伴
雪寒惟許酒爲朋與同老子復不淺年與先生自此升
東壁餘光願終照夜深羸馬慣能乘

送孫廷憲訓導之夏邑

好在孫明復舉比夏邑臨春歸孟潴野雲散碭山陰梁宋詩書古江淮控帶今睢陽雙廟在為我一追尋

二月雪

一冬天氣暖如春雪到春來見却頻令敕東皇增料峭凍含西嶽獻嶙峋郊原潤洽晴為雨牕戶虛明夜向晨三白豐年稱上瑞如何宮柳漫含顰

贈楊君謙時君謙有歸志

夙懷抱悄獨行與世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遂遲暮悠悠深巷中晝日斷來屨楊子獨何為逝言遠相顧移家濁溝上破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我故朝過講道玄暮過話情素君慕哀貽他我思黃叔度相見各欣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君且為我住無為忽去茲雲山恣高翥逢蒿張蔚宅依然還塊處

送茹鑾知唐縣

南省曾看驅筆陣中山坐見播風謹萬家赤縣仍為冀

千古青山尚記堯蟋蟀詩中懷舊俗桑麻影裏布新條
國朝循吏今誰是青史無令久寂寥

送張汝勉知和州

和州今日為京輔一命還乘太守車場屋偶然窺制作
峴山信矣富潘輿源流共詫家聲遠緣飾從知吏事餘
若到滹沱煩少駐投文水底弔當初

哭同年劉景元諭德三首

迂癖平生不受鍼兩迂相合作同襟傷哉賈氏清時淚

矚若楊公莫夜心郢質既亡誰為斲伯牙雖在罷彈琴

高坡門巷西州路短笛斜陽落葉深

落日船頭見素帷夢中昨夜哭君時交游四海今誰在

心事平生我最知博失鄭僑疑莫問直懷叔向淚空垂

臨終老眼猶能視免得區區諫用尸

壯氣胷中屹不平九原埋骨尚崢嶸抗章未請朱雲劒

屬纊仍全子路纓坐上直言常駭俗暗中清節不求名

奸諛未死君先化史鉞何年地下成君嘗恨近代史不公欲出已見作一

書名
史鉞

宿樊都尉翠微山莊

攢峰缺處望亭臺石室金堂為客開坐見野雲從地起
卧聞山雨到牕來秋聲颯沓驚濤洶暝色巃嵸遠壑哀
自笑詩人能好事連宵抱被宿崔嵬

病間偶成

悲風急景窮陰日布帳匡床卧病身豈謂光陰還屬我
如何造物亦欺人往來禮斷翻為適寵辱心忘不厭貧

聞說伯恭還進學病中眞可養心神

紀夢

有菀蒼樹其石唯磐有二道士對坐儼然而我何為亦叅其坐有一道士顧而貽我非藥非石錯落璀瑳或從取之我食其一覺而甘香我病如失仰睇道士雲山邈然安得從之終身周旋

讀白集

朝事不預聞人事不復理家事不復關身事不復治脩

然卧榻上乃至無一事長日誰與言太原白居易

懷山

我年四十四鬢髮已見白況復秋冬來砥然抱羸疾强顏班行中公私有何益既不能隨時又不任陳力獨無百畝田獨無五畝宅一朝辭禄養何以謀代食欲留諒不能欲去且未得公私兩乖違轉展復反側行藏去住間賢者逝不惑若非太阿鋒割斷利名索一朝復一朝到老終役役古人邈已遠近事堪法式不見毛貞甫四

十挂朝幘

病起

青青園中樹鬱鬱墻根草灼灼籬間花霜前並妍好我行忽抱病兩月跡如掃今日下庭除樹衰草亦槁籬菊云耐寒亦復不自保嗟嗟物皆然人生得無老

哭遜之振之兄三首

吾生終鮮甚尚賴兩三君故國多時別凶音隔歲聞天涯相顧影日莫獨懷羣南望無窮淚青山空白雲

餞送望亭驛樓遲震澤堧廻思如昨日少別遂終天轉覺人生隘空滋客淚懸小樓風雨夜不忍讀殘篇

少小嬉遊熟中年隔絶多兄今長已矣吾此復如何書至猶疑信悲來欲嘯歌唯餘寸心在歲晚諒無他

和秉之再到京口有懷別時之作

長江不斷流今古客子重遊感歲時白髮催人來有信予年四十五始見白髮青山笑我去無期城邊燈火孤舟夢天末樓臺遠道思風物依然人不見月明雙鴈起前陂

送僧方冊歸善權寺

荆溪東望夢崚嶒欲訪坡翁惜未能今日上人飛錫去西風誰與攝衣登洞沿玉帶追仙李泉落銅棺漱古藤他日三生堂外見山人應訝我來曾

抱子猿

莊周亦有言虎狼仁獨至今觀王孫猨其性復如是胡為吾人中乃有樂羊輩

長嘯猿

蒼崖洶若崩古樹吹欲折峽江萬里來黑風夏飛雪哀猿啼一聲行人若為別

過南夫內翰於玉延亭

雨過池面魚應樂秋入林間鳥不驚亭上主人何處去我來門逕覺全生

冢宰三原王公壽詞

勳名金匱得全收剛度人間八十秋洛社温公甘獨樂江湖范老足先憂何年更為蒼生起此日聊從黃石游

杜衍去來多内降六箴誰與獻宸旒

和周少宰伯常得孫

賀緘雲錦織天孫慶與徐卿異日論眼底詩書先付托膝前啼笑賴温存名駒汗血元無價麗水生金信有源四世五公肩盛事于家何必更為門

宜興張氏雙桂堂

曾聞天上桂華孤不似君家有兩株千里燕吳還接葉一門金玉本連跗陰功信有栽培力學海寧忘灌溉劬

從此郤林誰復羨荊溪金紫有先圩

送李茂卿大理還嘉魚

嗟哉何物名與利奔走海内無窮已紛紛之中誰獨超嘉魚兩卿伯仲李仲卿見道何太先三十不復舉進士徒行萬里訪白沙欲挽南溟供洗耳伯卿少貶來京師三年大理何曾理支頤終日望西山眼近簿書如著眯有時開口恣雌黃上到周公下朱子瑰詞異論駭傍人造謗興訛殊未止我生與世百無合門報君來僮僕喜

小齋款語每終日儀部君謙昔參此君謙去矣君尚留
君今復去吾何以家居苦貧仍歲惡往往人家半扉水
午煙未起朝爨清且趍官家五升米謂予不爾弟書來
黃公山下臺成矣從來一士係興衰胡為間此兩兄弟
未論捄敗與扶顛激懦廉頑功不細送君極目洞庭波
木落瀟湘風暮起

宜晚軒

旋鉏荒穢彊名園小結茅茨便作軒行處藤枝還自倚

吟餘貝葉亦時翻閒居未擬潘生賦知足先師老氏言
長者有車時見過願聞何處是真源

八月十六夜匏菴携酒過宜晚軒

新開竹逕貯秋多携酒煩公每見過月出未高公已去
夜深其奈月明何

月夕花朝送酒頻朱周李趙陸徐陳十年亦是須臾事
對月今宵只二人

贈朱相之分司蕪湖

蕪湖小院駐皇華江上青山正對衙此地知君非久住庭前石竹為誰花

和楊侍讀介夫得子

生男自好況憐才杏子生仁菜有臺阿大喜多猶未老之無識遍尚云孩科名十二看重拾家帙三千取次開說與眉山諸草木蘇家秀氣數應回

程李二學士承命教庶吉士

列宿曾聞數應天詞垣師授選唯賢玉牕雲霧朝生研

絳闕星河夜動椽沂上舞雩多樂事洛中心印有眞傳
從來程李東西近桃李新陰接講筵

送吳禹疇之任廣東兼柬仲山

曲江看花三百俱誰其厚者吳與徐豈唯鄉邦語音合
亦似道義心情孚流光轉盼一十九反覆中間無不有
京師再到是姻家嶺嶠同行作寮友君才俊發不可當
利刀切玉如切肪聲名朝到暮騰發依然遲爾雙來翔

避暑傅氏山莊次陸學士廉伯韻二首

偶然携酒作郊行纔出塵中眼校明歲月幾何新景象
河山百二舊神京初涼道上行人影斜日村中打麥聲
一片渴心何處寫轆轤金井上銀瓶
北來燕趙舊山川平野蒼茫海色連客子行游非素約
野人墟落自成廛尋涼有馬能知路弔古無碑可問年
九日忙時閒一日新詩莫惜被人傳

和莫曰良早朝之作

澹河殘月影層樓玉樹初驚一葉秋閶闔洞開天語近

觚稜斜轉日華浮仕途一任王融笑清世空懷賈傅憂
誤矣腐儒無寸補終年簪筆傍螭頭

陸鳳封股愈母疾

病居母痛在兒兒生無母生曷為千方百禱摠無驗精
誠一點天或知夢非夢覺非覺若有神人默相告由來
母子本一人母如可贖寧百身槃水加刀刀自躍一片
紅綃如玉落遺羹未似顙封人宿瘕潛癥如水沃人言
孝行眞難作以禮律之無乃過君不見世間吳起輩紛

紛母病在床如不聞

送周駙馬祭告孝陵

三日風雷偶示愆駿犇千里屬親賢天心仁愛乃如是
聖德馨香豈此然北固江山龍虎壯南州人物鳳麟先
歸來宣室承清問應為蒼生席屢前

次韻馬少卿經筵紀盛

紫閣黃扉敞肅清曉鷄聲裏候天明腐儒挾策趨朝署
天子垂衣坐邇英齋已敢忘程正叔疏家多笑鄭康成

從來端本澄源地淺學無裨愧此生

寄陳一夔予北上陳自刑曹外補相值於南旺湖

雲昏月黑雨淒淒不見來船識語音深夜張燈仍喚酒未明猴柁又分襟浮生聚散鴻留跡過眼功名鐵作心南旺湖邊分手處懷君回首一高吟

送王懋倫僉事之蜀懋倫成化末自翰林外謫今召擢憲僉

君不見唐永貞宋熙寧國權盜弄威恣行扶奸黨穢擯異己蠻荒瘴癘多公卿又不見唐元和宋元祐天開公

道明如畫海濱淪落皆來歸羣小蒼皇侶蛇狖人生行止豈偶然宵人紛紛空作奸當時只詫鬼謀秘今日那知天道還送君此語君應笑劍閣蛾眉好登眺

天昭御史家藏王朋梅畫屢失而得

烟雲過眼眞何有每為征東轉覺親劍化延平應有數珠還合浦亦緣人棘猴技短心良苦寒具年多跡未塵記取長公菩薩記不煩呵護借靈神

內閣賞芍藥四首

玉殿東頭紫閣陰仙葩香煖五雲深栽培尚荷宣皇力
開落聊觀造化心香藹受風紅婑嬝柔條上雨緑侵尋
謝公詩好難為和繞砌空嗟盡日吟

養花天氣半晴陰紫艷看看逐日深南國浪誇金作步
廣平曾是鐵為心芙蓉江上色堪並桂子月中香莫尋
回首揚州那可到凭闌休作越人吟

東皇倩汝送將歸小雨花間密復稀色映鳳池分曉潤
香薰芸閣擷春菲金盤露滴九重迴玉盌風欹一尺圍

不似江南三月見蕭蕭籬落野人扉
紫泥封後未言歸半下朱簾畫漏稀鄭國由來歌芍藥
衛人何用采封菲韓詩叶平開齋似剪霞添色感極唯愁月
減圍聞說花時多勝集閣門向晚尚留扉

沈石田寄太湖圖

遠寄蕭蕭十幅圖霞明霧暗雨糢糊眼中覺我無雲夢
胷次知君有太湖溪壑懷人如有待烟雲入手若為逋
黃金萬樹秋風裏撥棹西來莫滯濡

弔文山遺墨　錢世恒憲副家藏被火

柴市悲風畫作陰遺言一字抵千金青泥不化長弘血
白日還昭豫讓心千古乾坤留突兀六丁雷電下搜尋
貽書好為參元賀免使英雄淚滿襟

贈彭都指揮督饟南還

橫槊臨江氣亦豪風流文彩映戎韜樽前暫借留侯箸
家世曾傳呂氏刀白下看花懷契義湟中積穀仗賢勞
前人名在凌煙閣颯爽猶懷鄂與褒

延喆初就外傅匏菴西塾也

宮墻數仞豈云低童子何知亦許躋問學不殊山進止吾伊只在巷東西詩書老去還堪付頭角年來欲漸齊勝事要留為世講庾郎非是厭家鷄

題手植樹

城南乞得野人栽小撥和雲手自培半尺垂垂今十丈主人猶自未歸來

送表兄葉存仁還洞庭

少小眞如同隊魚相逢又見白髭鬚細詢親舊今誰健
聞說田園半已蕪勤儉起家還仗子文章鳴世獨慙吾
何年吳下相從去烟月茫茫渺太湖

送鍾欽禮還會稽

會稽山人其姓鍾丹青之外詩仍工若耶溪上弄雲水
誰將姓字徹九重文華殿前見天子受釐三日居齋宮
東廂落筆風雨疾指盼屢得迴重瞳重瞳一一分甲乙
御筆親書為第一峰巒慘淡李營丘烟雲滅沒王摩詰

詔令內府賜麟䟽又向邊城落戎籍山人拜舞前致詞草茅何幸逢明時金坡玉鎖天上見惜臣老矣無能為鑑湖一曲臣所好細草幽花夢中到勑賜烏紗作外臣白石清泉恣游釣雲浩浩江悠悠山人去矣誰為留人生雖云故鄉樂大隱金門亦不惡君不見東方朔

長安新堤成

新築沙堤鏡面光五更行處月如霜爬沙穩襯青驄軟繚繞斜依玉署長正喜將軍能了事李錦衣所築敢云丞相

獨相當回頭笑指成河處六月霖霪也不妨往時長安道中霪雨多成河

經筵次林祭酒韻

國朝經筵之開月三三旬之二是也然孟夏朔有事太廟次日輒從免弘治十年四月太廟饗罷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日雨又改四日蓋聖學之勤不以事而輟也是日鏊與大司成林亨大同講林有詩因次韻

從來王所賴居州對越方勤合少休雨脚壞期仍改日
天心納諫信如流重瞳屢矚情無厭精義敷陳語不浮
海内人人誇盛事大書誰合秉春秋

送史進士巽仲歸省溧陽 史溧陽故家出自漢史丹云

行人猶指故侯廬喬木森然是漢餘一見丰容欽閥閱
再驚文彩得璠璵瀕陽江上應聞笛顯惠祠前好下車
將子秋來期莫負西風南望正愁予

忠節祠

吳有雲宜與人洪武初雲南未下上曰卿能為朕作
陸賈乎雲頓首請行卒死之成化中守土官以聞詔
贈尚書謚忠節作廟滇南與王忠文並祀焉忠節之
死事具國史

眞人起敵運隳滇南由蘗鴟張何為武臣請師殄勿遺
皇仁如天兼覆之曰汝雲蘗且平汝能與朕為陸生一
使功賢十萬兵邊人猶圖反噬刼我使臣改椎結使臣
指心向天誓頭可斫臂可斷服不可異中郎旄侍中血

前有忠文後忠節滇南澶漫雙像設千秋萬古廟食不歇

延喆冠

生男喜見髮毿毿元服雖榮未敢誇道自魯人期一變冠依周制重三加鳴珂遠近賓皆至綿絕東西位不斜願得成人從此始禮行免使外廷譁

震澤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 集部

震澤集卷四

明 王鏊 撰

詩

內閣賞芍藥二首

藥闌正對禁城幽詔使先春特地修便覺恩光生葉底旋添顏色上枝頭儻姿不負持杯賞勝景還須著句搜花下幾人今日醉日斜欲去更遲留

張席堦前對鳳池天香還發去年枝春歸禁地偏應早
花到今年分外奇錦幔不收風力軟玉盤頻見露華滋
揚州勝事何須説黃閣今成幾卷詩

贈曹銘 銘吳人其父尚襄陵郡主因家山西

氷崖雪壑想釜寿別後時從夢見之鄴郡清門今尚在
襄陵遺澤亦堪思主家留客琅玕舊震器驚人鸑鷟奇
八景分明似吳下 家有八景南音何必效鍾儀

送王叅政還河南 叅政有八子其二為翰林庶吉士故冢宰李公甥也

山東富才賢諸王名久擅詩禮相君家氷玉天官倩宅相今有徵珮刀誰所薦八鳳羽毛奇雙珠光彩眩美濟虞廷元數比周家孿聯中甲科名兩入詞垣選秘學付青箱習書空白練陰功積已多遠近稱殆徧剛明用柔克吏事以文緣花縣春陽仁白簡風霜面治棼力有餘催科政甘殿至今吳與郡茗雪為君變轉漕再臨燕分省南還汴依依北扉語草草東城餞去矣那能忘斯文有深眷

送同年何汝玉知贛州府

瓊林宴罷歲頻更世事悠悠亦可驚黃草峽西哦月上白蘋洲畔看潮生直言自許能扶國循吏仍知不近名章貢今朝人盡喜廉泉先已為君清

贈陳御醫公尚 陳之術傳自孟氏

暑雨初寒過我頻感君父子有深仁外家秘訣多傳孟今日盧醫不在秦樹近廬山唯種德人來燕谷亦生春吳人自昔誇錢乙豈謂文中本姓陳

送蘇伯誠編修僉江西憲司提學

嚴生久厭承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庭内九皐傷局趣
駕前千里範馳驅潤身豈必文章事妙悟多從默化初
榱桷棟梁他日事長安索米却慙予

贈少傅徐公挽詞 文靖父

德公住襄陽梅福逃吳市往跡久復湮高風在天地徐
公本南州閥閱自前世黃琬器夙成黔婁孝天至三年
詔獄寃萬里儋州淚破浪鯨不肆開山虎旋逝由也能

盡思參乎眞養志孝哉閭里稱遠近辭不二推財見薛包起廢慙鄭吏郤曲變周行淹淪免深濟荆溪隱在漁把釣本無意山風與海月灑落見胷次連城豈蒙在璞廊廟登主器台斗司具瞻霖雨望皆慰郊原沐渙汗石獸瞻顯屬我生苦太晚不及仰光霽宰樹封已勤生芻篡靡致東望瑞雲山懷人涕空泗

徐太夫人挽詞　文靖母

自昔勲名地其來豈偶然天將開爾後地必賴乎前燮

理歸元宰丹青憶象賢封君今不作内則古誰肩玉潤
光韜璞珠輝朗在淵梅僊隱當市冀缺饁歸田桃李陰
方茂蘋蘩薦孔虔業貧春務早勸讀夜鐙懸豹隱文常
炳鷄鳴戒獨先壁經曾口授奥義有心傳方績朝文伯
遺文泣馬遷國風詩第一曲禮目三千振迅當雲路胚
胎自木天兩朝資亮弼四海入陶甄籯豈須金貽廳惟
可馬旋義田文正在學舍孟家聯内閣流新寵南陽表
舊阡搆材存樸斲口澤在杯棬圖像青冥裏佳城罨畫

邊獨山愁寂寂百瀆恨濺濺已覩封如斧誰當筆似椽他年青史上康子合同編

招姚存道

子閒終不來我病能數往翛然共月菴清約坐成爽一雨終夜鳴殘暑歸洗盪孤懷苦鬱陶世事多鹵莽當時隔燕吳晤語成坐想如何咫尺間還復勞企仰小園亦何有一味凉可賞閒庭風葉鳴虛室雲月朗觴豆非苟然形聲要重講

送存道

平生鮑叔更何人才喜相逢袂又分詩眼年來常起我
交情歲晚獨懷君禁中伴直難呼孟牋上題名久愧黃
落木蕭蕭秋萬里江東回首見停雲

送楊應寧副使還秦中

關西夫子今誰是楊億才華少小多欲試盤根聊爾耳
未收梁棟欲如何金鑾殿畔頻年別鐵甕城邊幾日過
已向鄰封期晚歲不須重唱渭城歌

送同年袁德宏還任漢中

使君五馬西南去棧道縈紆過劒門雲起襄斜當露冕
鳥啼子午識文軒政成六載書仍最節制三秦勢孔尊
多少同年霄漢上臨邛父老莫攀轅

送倪尚書之南京

暫獬堂印過江東家宰權分位望同留守地當分陝重
為官誰在故鄉中家傳舊有尚書履保副新加太子宮
半世趨朝今少憩鍾山閒對黑頭公

送王汝使長沙

李官新許著緋袍仗節東行命豈叨共月吟盟頻歲冷
長沙歸軸幾時膏萬言書在還思賈五字詩成好和陶
南北江山歸眺覽周南太史愧如匏

種竹

小軒側畔無多地手種琅玕一兩枝相對翛然心自足
渭川千頃復何為

和馬少卿見慰獨居之韻

空齋脉脉坐黃昏讀罷韋編自掩門小憩花陰成獨步
滿庭月色共誰論老來轉覺塵心遠夢覺惟知夜氣存
騎馬故人如見過小奚呼酒尚能温

偶成二首

獨步園林日幾周閒花脉脉對人愁翠禽並立鳴深樹
粉蝶相隨過小樓
掃地園心坐月明粉牆疎影幾枝横何當攜却兒和女
還向桃花樹底行

聞蛩

一聲促織破秋鳴遠客無端意自驚憶著年年兒女戲
影盆相對鬬輸贏

己未歲南歸至德州口占

舟發河西氷塞川敗林枯葉總蕭然德州楊柳青青在
南北端疑有二天

過西洞庭徐氏

早從胥口望龍窟從舟入青溪曲曲通一片湖山歸手內

萬家煙火隔雲中范公憂莫關廊廟楚客音還愛土風
林屋有田吾欲老豈因一水限西東

飲徐氏新樓

家住西峯第幾坳青山重疊水周遭朝來爽氣歸吟筆
歲暮輕寒著縕袍地勢欲憑湖面闊天關空訝月輪高
十年塵土京華夢爛醉君家玉色醪

登縹緲峯

仄徑槃空艱復艱快哉七十二孱顏星辰可摘九天上

吳粵平分一水間日轉林梢看鳥背煙橫谷口辨人寰
居然自可小天下誰道吳中無泰山

林屋洞次傅水部韻

隔凡深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為守門穴底玉泉流作汞
巖前壁月過留痕燕飛尚驗晴為雨龍戰猶疑數在坤
聞說遥遥天漢接胷中雲夢幾須吞

自西山歸東洞庭

西來瞑色一帆孤纔見青山忽又無白借天光猶湏洞

黑添雲氣轉糢糊人家遥指語來舊塵眼頻揩見郤初
述作惜無摩詰句五湖煙景若為圖

遊吳城西諸山

天平

春風撩我作山行畫舫西來半日程怪石插天欹欲墮
冷泉和月滴無聲登臨不盡吳中勝憂樂誰關范老情
晚立龍門最高處始知身世與天平

南峯

石罅中間度板輿南峯來叩故人居君謙嘗居此高齋閒閉
松雲外絶棧危分鳥道餘豈謂山僧成泄柳却疑野老
是長沮明朝地主如相問但看芭蕉葉上書

一雲

亂石槎枒幾折旋畏途歷盡是平川高林細點催詩雨
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為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前緣
萬竿脩竹蒼煙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金山

石徑纔窮忽又通重重臺閣半浮空一林蒼翠瀟湘雨
萬頃青黃秔稻風鈴語上方雲氣白詩題壞壁蘚痕紅
未留玉帶空歸去慙愧山僧問長公

登萬壽寺佛閣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雙塔影
城頭日出萬家煙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記年
今日雙鳧同眺望分明身現宰官前

望陽山

青谿欲盡轉逶迤卧對陽山舟自移聞有高人何處在白雲紅葉影離離

焦山

昔年覽勝金山頂今日焦山試一躋四望雲峰如此好平生詩句若為題煙中遠樹長江北天際孤帆落日西聞道魚龍多窟宅夜船歸去莫燃犀

甘露寺

曾聞甘露前朝寺北固西來體勢成山湧金銀孤嶼出

地蟠吳楚大江橫帆檣兩岸瓜州渡煙火千家鐵甕城
安得更憑高處望無邊詩思一時生舊有多景樓今亡

金山

借得仙人九節藤半酣飛上最高層乾坤納納容人看
歲月悠悠憶我曾潮送夜聲來鐵甕山浮王氣入金陵
凭闌欲待中天月足踏神鰲恐不勝

飲雲龍山放鶴亭

把酒高亭遲日晴青山無限赴彭城地橫西楚英雄氣

水瀉南徐感慨聲燕子樓前春草合虎牢關外暮雲生
不知放鶴人何在遼海茫茫萬里情

飲德州鄭主事分司園亭

綠陰深處著幽亭檐下流泉詰屈經暑雨炎風空作勢
倦途塵思豁然醒蜀中妖鳥何年至是日始聞杜鵑吳下征帆
半日停見說雲州烽未熄誰能舉矢射狼星

送徐司空致仕 貫

病來宦海早抽身七里灘頭理釣綸疏鑿蘇湖功獨偉

旬宣齊魯政猶新懸車光已生東粵曳履聲猶繞北辰
贈別都門多感慨廟堂漸減老成人

送王尚書之南京戶部

重瞳田處識穎卿計相元知屬老成執法久推于定國
工詩還許謝宣城掖門曉色常參語祖道秋風忽餞行
財賦東南今竭矣送君回首不勝情

韓亞卿貫道見示屠家宰諸公唱和之作

零落諸公幾束金紛然抱示愜初心風流自可懷前輩

徑徯何曾得寸陰餘韻已高那可跋舊盟雖冷尚堪尋
蕭蕭風葉廂房晚索莫空為擁鼻吟

寄蕭給事文明

高榆葉落漢關秋獨抱經綸老一丘海内至今誇草聖
燕南從此減詩郵瑣闥多疏懷遺直庶皐扁舟憶舊游
七十古稀今正健黃花應復插盈頭

庚申長至有事於東陵倪家宰吳韓兩少宰俱有

詩贈行和之

古木荒城諫議祠舊游猶認壁間詩河山氣槩宸游後
星月光芒裸獻時鐙火穿林人散亂氷霜橫道馬差池
寒郊風物那須問夜下襜帷信所之

調韓侍郎 韓時鰥居十年餘矣

空齋不用辟寒金一任浮雲結暝陰楊秉一生三不惑
魯山千古兩同心風搖徑竹鴻孤夢雪凍江梅蝶敢尋
海上歸來持節使黎渦何事動微吟

次韻鮑菴謝橘

高林霜落萬星攢論品先應薦太官不是詩家評素定
閩南合讓荔枝丹
筠籠輸寫入金槃錯落珊瑚間木難本色未除君莫笑
調羹滋味也須酸

匏謂木奴與鴨脚子同至不宜見遺仍次前韻

霜林結子碧攢攢苞貢何勞也入官隻眼向人休作白
寸心為主亦應丹
江南鴨脚少登槃價譽殊方為到難終與木奴風味別

點茶聊稱腐儒酸

次韻玉汝謝橘

洞庭自是吾家果霜落晴洲色漸深收子未儲千顆玉
封侯寧抵萬株金不移淮北生生意相餽燕南歲歲心
莫怪野人芹自美江陵千樹不同林

雪後有懷小適園三首

小圃今何在鍋腔路已苔竹摧欹柳徑石重壓花臺不
見羊羔飲聊將橧柮煨擁門三尺雪乘興有誰來

小園今何似還成步步瑤輿如行灞岸愁似泊楓橋饑
啅烏啼柳迷尋鹿覆蕉懸知連日雪小徑没人腰
小園今何有猶聞白雪歌未論金作谷聊詫玉為柯問
字人來少窺檐鳥下多雪中吾欲去輿盡奈渠何

銅鑪

陶鴞輕明怯遠行竹鑪體製尚彭觥江南新樣今如此
廚下饞童作麼生鴞湧翠濤知火候几消紅雪沸湯鯖
彌明正自多言語好在劉侯莫浪爭

郊祀齋居次韻倪冢宰

幸接天曹玉筍班南郊祼獻復追攀清談得奉齋三日道院平分屋半間殘雪土膏春意透夕陽庭樹鳥飛還玉盤試手青絲菜又為東風一破顔

慶成宴二首

萬舞葳蕤遠綴班天魔十八杳難攀聲騰夷夏驩呼裏氣合君臣際會間袍染鑪烟當扆拜帽欹墀日戴花還年來自愧階頻進坐捧瑶觴却厚顔

曈曨曙色自東方玉殿分行坐兩旁百辟趨蹌同虎拜
九重肅穆儼龍光卿雲近日偏流彩積雪先春早應祥
大祀禮成歌既醉年年正月紀春王

賀李諭德子陽五十得子

一顆名珠入掌中世間萬事總堪空啼聲慣試非凡種
瑞氣先占隱若虹梁灝科名猶可紹寶家世澤未應窮
莫嫌五十為人父比似堯夫尚可同

次韻王汝春寒有感

世事惟將冷眼看病身藥物不離九七年尚及三年艾
一日其如十日寒却老有方須指授覓心無處倩誰安
春來是物爭新巧古井依然不作瀾

海月菴觀鐙　鐙滇南新製也

新樣驚看出洱河九華光彩未云多時開王月春猶淺
會在公家歲獨過雲母障開星亂點天機文斷水微波
九衢車馬人人樂不飲其如此夜何

韓侍郎庭中芍藥盛開

露浥紅香濕未乾緑陰深靜護彫闌來頻未許重門掩
色重誰將碎錦攢翦伐無心還比召花本周司徒手種帶園有
兆亦同韓道人自是忘情者莫作當年侍史看

送馬良佐學士還南京馬有二子一為驗封主事一為廬江太守

白門柳色罷啼鶯歸擁金蓮院吏驚北地主人供案立
廬江太守傍車行家傳易學無箋註驛遞詩筒有課程
瀟灑玉亭誰復到竹間為認舊題名

孟秋夜陪饗太廟值雨禮成趨出門且閉歸途水

幾没膝是夜惟予與謝亞卿同之

金門放鑰夜曈朧虎旅當關路僅通兩脚森森祇對越
鐙光閃閃儼歌雍立殊陛楯人誰代出後函關客正窮
他日廟廊端委立泥塗莫忘兩人同

送全卿赴湖江憲副

春城折柳贈南還兩湖由來一水間將母得歸君自喜
見賢不舉我何顏道傍明月投誰顧江上清風去莫扳
此去功名初發軔未須枉笏望西山

中元朝陵值雨已而開霽次倪韓二長官韻

世途難料是陰晴自昔朝陵怯此行中元日多雨也山指白浮惟鳥去寺逢黃土有僧迎豈知平陸江湖在借問輿梁歲月成昌平有橋久圮北望昌平無十里看山猶自未分明

木魚聲裏報新晴睡穩僧房未辦行鐙底夜深愁欲滴馬頭山色喜先迎三千世界陰霾淨百二神京體勢成

涼月紛紛如白日歸途遥鐙火若為明

追次三原王公謁陵之韻

居庸百二眞形勝只為看山也合來牧地車行平似毯
渡河船動小於杯斷碑卧雨無人打小店侵星為客開
涼月昏昏還有意照人西去照人回

贈郭揮使宏守備永平

北來誰復是長城作鎮煩君向永平寄重將門元有種
令嚴刁斗寂無聲高榆霜落秋臨塞細柳風微月滿營
莫道汾陽封未復燕然有石待君銘

鮑菴作板屋詩以落之

竹樓頗高寒節亭復卑下卑高兩適宜無如板屋者制樸體勢牢費省工力寡雖然立四柱乃不施片瓦無堦安礎礩有壁謝墾赭方可橫二弓低莫旋疋馬石几淺作臺蒲團小為坐有如卧車廂又似泛船舸深温最宜冬爽塏仍便夏可以舒簡編可以陳盞罇誰能善丹青為予備模寫寫示五侯家相校何如也

再次

世從有巢來其變日以下高棟奔連雲瑣瑣何為者西

戎聞有之中古已甚寡既橫木為門復以板代瓦還愁雨如麻最喜日色赭主人久登瀛門外施行馬不煩十家產恰受兩人坐制豈倣僧寮材乃取市舸椎結礙彌明小冠宜子夏名豈虛鋋壚價已踰玉掌每於公暇來便覺素心寫問誰來最多恐莫如予也

三次

陶潛傲羲皇一卧北牕下豈知負朝暄又若差勝者月菴豈不佳得日乃較寡南牆有隙地顧安所得瓦客來

傳新樣草木頗遭赭何云不日成其待可倚馬荆墩與蒲團趂日每此坐問屋何所名頗似六一舸問制何所師卑宫聞自夏問公何所為席間但塵斝有琴亦不彈有帖亦不寫不樂亦不憂居常晏如也

次韻板屋二適

負暄

茅檐有冬日可愛乃易落為公獨遲遲憐渠能灼灼退朝坐蒲團嗒然傚南郭時維春冬交正值陰陽搏屋頭

上陽烏籬邊鳴凍雀方知黃綿襖絶勝青綾幙暖入支體舒嬾任傍人謔及晨卯酒酣正晝蜂衙作玄冥頓無威陽春眞有脚一室不願餘四大殊能著自諳此中趣經書亦可閣持欲獻吾君未許專此樂

看雪

吾聞老農言一冬見三白來年定有年無煩問諸易寒日翳翳明暮雪淮淮積時聞灑牕櫺兼恐摧屋舂平鋪瓦溝滿低壓牆簷側纖纖誰所裁逐逐若相逼庭空印

鶴趾裘弊欺狐腋況當板屋着稍若朱簾隔柳弱不勝扶藤重那能擲旋掃入茶爐復取映書冊緘詩忽何來凍手呵自折唯嫌獨醒醒羊羔誰與適

尹冢宰壽詞二首

天壽還平格名園獨樂中朝廷須寇老啓事憶山公白日懸名在浮雲過眼空定知青史上人物首山東

飽飫人間世蒼松晚不彫經綸閒國手華岳想風標洛下耆英會齊東子午橋懷賢仍感德不盡野人謠

顧都憲竹間書屋

淮之水去悠悠君家正住淮水頭宅邊不種凡草木脩竹森森如立玉年深春雨長兒孫遂使長淮比淇澳竹間有屋小如舟積書之多如鄴侯手開三徑誰許到只有二仲時從游我生好竹仍好書何年歸去山中居俯看書仰看竹家無一錢心亦足

贈戴大賓大賓閩人年十二舉鄉試第二人

頭髮毵毵額半過十四尚少十二多鄉書已中異等科

胷中經史誰告詔下筆波濤翻浩浩老儒縮手稱難到
天之所假信已奇便與古人爭先馳慎勿蹉跎若我為

送劉都憲廷式巡撫寧夏

北來烽火達甘泉勃勃城高氣勢全且喜大夫重授鬨
懸知子弟總雄邊漢家舊占河南地魏國猶屯許下田
但使折衝樽俎上奇功何必勒燕然

贈劉司馬時雍

紛紛末路競先馳安石東山起獨遲聲望在人眞不偶

功名到手可終辭虛襟且願收羣策憊力仍煩治亂絲
中國于今相司馬天驕得似去年時

送韓亞卿謁陵

短日寒無輝陰雲黯將雪夫君欲何之燕山路超忽至日詔分官禋祀綴前列亦知非遠行始作三日別三日豈云多我心如慘戚北風振高岡僕子膚欲裂狐帽紫貂裘檐肩鳴軋軋薄暮始下車野寺投暫歇村肴與市沽亦足慰疲荼歸途雪正晴峯巒互明滅瓊林玉樹枝

乃若為詩設山行亦誠勞高興滋逸發到家解行裝贈
我有長札

奉和屠侍郎元勳謁陵

欝葱佳氣繞諸陵玉室金堂見始曾倦足行驚氷棧滑
瘦肩吟對晚山嶒月斜殿角東西磬星散林間遠近鐙
抱膝何人發長嘯石門吾欲訪孫登

贈寫眞賈誌

短髮今如許煩君為寫眞人言能似我我對儼如賓裴

令惟嫌陋僧繇信有神勲名在何處還仗畫麒麟

三忠祠　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

力挽中原志可吞悲哉星霣渭濱屯鄀城詔下黃龍遠燕獄詩成白日昏義氣懸知千古合綱常都仗數公存如今混一歸眞主尚慰孤臣地下魂

和劉司馬失子

公退朝房獨掩門寒鐙無睡月昏昏手書雖在難重讀家事從前得細論客枕有懷眠少著老人無淚恨常吞

漆園傲吏能齊物妙語聞之洛誦孫
死生難得似東門淚眼逢春轉覺昏頭悟要從迷處得
浮生須著夢中論雪迎熾炭愁方卻月近頑雲勢易吞
贏博有封那復記庭前苦竹已生孫

壬戌九月

季秋甫强半霜降纔應律頑陰十日間陡覺寒瘃栗填
然忽驚雷百蟲破新蟄雷聲甫爾收雪勢陡然急霏微
曉方晴淅瀝暮仍密吾聞陰陽交寒暑不相入如何冬

夏令并在秋之日得非人事乖無乃化工忒巫咸去已遠那辨玄與吉

秋日齋居值雨已而大雪呈韓亞卿二首

玄冥敓秋令窮陰黯如積廂房三日齋正值霖霪迫誰將千萬愁化作日夜滴晨廚無炊煙晝枕多警席簷花添霏微庭草恣狼藉亦知官曹尊咫尺千里隔仍聞窮檐下無復四立壁人事豈偶然天意亦難識唯應佇高談庶用破愁寂

愁霖何當晴怪雪忽已積狂飛九月晦無乃太急迫寧
當大庭賀終作虛簷滴不知堆為鹽但未大於席為祥
或為災衆口紛籍籍已聞半月前何論一日隔愁吟欲
附火塊坐惟面壁得無袁安僵除是張華識飽食亦已
多敢恨齋房寂

韓見和復次韻

官曹苦鮮悰簿領紛然積不有同心人窘然坐拘廸泠
泠朱絲弦寫韻秋泉滴早朝行連裾暮衙語對席新詩

每見投古淡似張籍推誠兩相予心肺無間隔君如千丈松獨立萬仞壁而我獨何為一旦為舊識尚有少堪疑揚雄太岑寂韓時鰥居

次韻玉汝五老會

三三兩兩坐成行忘却燕南是異鄉福德正臨吳分野風流殊異晉高陽丹心舊許同憂國清話時聞一哄堂儼若廬山山上見不才深媿接餘芳

送沈世隆

吳中沈度沈粲以工書永樂中官至學士孝宗特愛
度楷書於宮中嘗習焉問度亦有後乎物色得世隆
遂命授中書舍人
文思殿上奎章麗尚愛先朝舊草麻世俗總傳元祐脚
詔書親訪隱侯家魏公老去猶傳笏先朝賜笏尚存石慶歸來
少駐車起草明光人所羨鳳池三世一行斜

癸亥歲二月八日看牲是歲看牲凡三

元戎小隊夜分曹漠漠輕寒上繡袍十里火城人散亂

一天風月鬢蕭騷琳宮轉覺行來熟繭栗如從着後高中使留門更漏滴我行雖數敢辭勞

遊功德寺

河畔南轅忽改西人家兩兩傍山低雲歸遠岫昏初斂春入平原緑未齊鐘動招提迎老衲紙飛荒塚哭孤嫠憑誰乞與龍亭水化作東郊雨一犁

香山

百二河山勢自西芙蓉朶朶插天齊九重日上黄金闕

十里人行白玉堤陋洗遼金元殆盡氣淩韓趙魏皆低
要當盡覽全燕勝絶頂同君一一躋

登毘盧閣在京城西

忙身抽得且閒遊天上回瞻十二樓百戰昔悲燕趙地
萬年今作帝王州天花散漫金光爛野樹蒼茫水墨稠
指點雲間吳會近扁舟湖上幾時浮

贈郭孟丘其先曾遇異人留藥方於牡丹花上自宋時賜姓趙至今家傳秘方

牡丹花上數行書乞與刀圭病便除始信神僊方有異

却嫌和緩術猶疎汾陽自合流芳遠天水仍聞賜姓餘
自粤到吳三百里瓊瑤難報欲何如

橘荒嘆

我行洞庭野萬木皆蕨薇就中柑與橘立死無子遺借
問何以然野老為予說前年與今年山中天大雪自冬
徂新春氷凍太湖徹洞庭苦無田種橘充田租霜餘樹
樹金寄此萬木奴悠悠彼蒼天三白望為瑞如何為橘
災斬伐如劒利飣餖索賓筵貢篚缺王事曾聞后皇樹

不過淮之郊他處豈獨無洞庭號珍苞衡州徒茵蠢湘
潭亦寥梢地氣信有偏天災曷仍遭物賚固難成難成
復易槁遂令洞庭人為計恨不早從今原隰間只種桑
與棗

次韻秉之詠走馬鐙

夜深銀燭晃屏帷鐵騎森森儼欲飛勇若昆陽當大敵
疾如垓下潰重圍達觀一笑眞兒戲默運誰能識氣機
安得爾曹三百萬陰山撝取可汗歸

次韻秉之蓮花鐙

炯然暗室有光輝綠水荷華一尺圍晴日破山晨欲上
落霞映渚暝將歸舟浮太乙來蓬島炬賜儜郎入瑣闈
憶向慶成筵上見珠簾玉鎮世應稀

與秉之登郡城樓

城上高樓偶共過吳王國裏舊山河一春風雨行游少
千古興亡感慨多遠近人家煙欲暝東西樹影水微波
滄浪一曲人歸去落日牛羊上淺坡

碧桃花

夭夭嫩葉麗春輝道是梅花却又非香露乍匀紅玉臉輕雲新染素羅衣日斜盆底開何晚風動枝頭落漸稀再到劉郎應未識紅塵紫陌思依依

和秉之得子

庭前騎竹便為年左右峩峩會奉璋浩蕩春波先有兆鬱葱佳氣豈無祥八蕭事業還追禹五鳳文章早賦梁我有佩刀先觧贈青雲他日看參翔

遊太湖

茫然不省是人間却有人家住近灣一處便須終日坐百年能得幾時閒將開復合兩餘雨乍有乍無山外山安得扁舟如范蠡徧尋七十二峯顏

贈橫山人王清

與子同家湖上山煙波浩渺東西間長江萬里每獨往落日孤雲時共還澧蘭折得須我遺湘竹種成誰與刪不須更作招隱賦石上桂樹聳生斑

洞庭新居成

歸來築室洞庭原十二峯巒正繞門五畝漸成投老計
三台誰信野人言郊原便自為鄰里水木猶知向本源
莫笑吾廬吾自愛簷間燕雀日喧喧

和秉之塘橋郊居自適之韻

山人本自愛山居南望家山咫尺如香玉滿場收晚稻
銀絲繞筋薦溪魚水東父老還為主城裏交親好寄書
適意且潛潛且起人生何必問其餘

蘭竹石

卷石兮崟崟幽蘭兮猗猗新篁兮蔽生同心兮不違彼三君子兮逝言相好歲寒相依兮永以終老嗟彼棘薪亦生其間爾獨何為爾將曷依

對山

晨光破暝入簷間雀乳鳩鳴意自閒曉睡起來無一事捲簾獨坐對青山

綠陰庭院鳥間間墮絮游絲意自閒午睡覺來無一事

捲簾獨坐對青山

蒼茫暝色遠林間倦鳥歸雲意自閒晚酌罷來無一事

捲簾獨坐對青山

倪同知加冠服致仕

行春露冕未須奇章服還加去郡時漢吏不求名赫赫

閩山猶怪去遲遲十年佐政心如水七縣生靈口是碑

我欲留君猶未得江邊父老亦奚為

孝宗皇帝輓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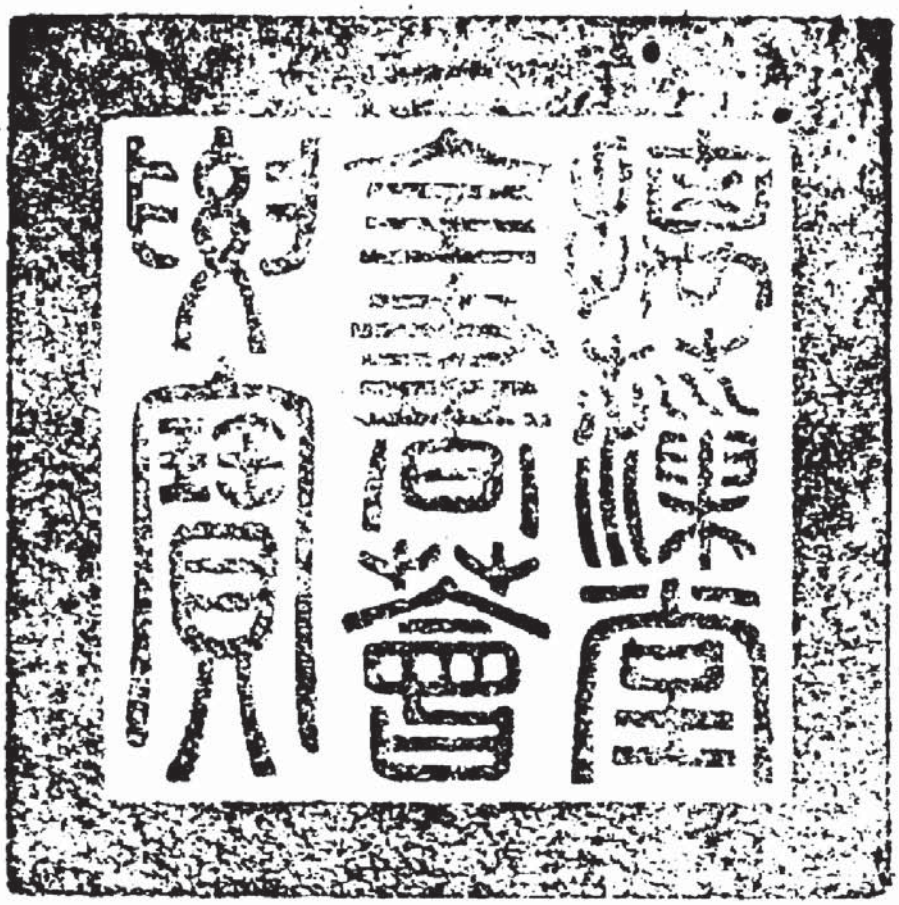
寬仁延二紀兵甲偃三垂問膳長秋數求衣昧爽遲懋昭湯不邇端拱聲無為莫繪乾坤像誰為太史辭宮車仍蹕路陵寢却因山天意悲風慘皇圖化日閒聖神三代上禮樂百年間北望飛龍遠髯弓慟莫攀

鳳雛行贈毛錫朋

鳳兮鳳兮何覩之艱一出於虞廷再鳴於岐山邇來三四千年間寥寥兮不聞不見徒聞凡鳥聲間間梧桐兮棲棲竹實兮離離遲遲之來兮覽德輝而下之一鳴兮

使我朝廷清法度貞三台明潤無攙槍再鳴兮使我四海平禮俗成百蠻朝貢無甲兵鳥中之鳳人中豪河東之薛隆中龐謝家池上名俱高毛翁之鳴當雲霄有雛丹穴文九苞龍文燕頷誰可曹毛生毛生眞鳳毛一鳴兮再鳴兮吾將側耳聽爾於明盛之朝

震澤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五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一　集部

震澤集卷五

明　王鏊　撰

詩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巒低偃月公奠偃月岡坐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已雪將軍恥郡誌舊傳東西洞庭皆將軍始居之故兩山無文士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天年人莫恨孔

光張禹亦徒云

山行三首

天平

濯纓重向白雲泉曲磴幽林詰屈穿駁落殘碑猶可讀
坡陀巨石自堪眠俯臨塵世三千界仰見龍門尺五天
此地頻來殊有意肯教憂樂負前賢

靈巖翫月

浮雲過盡碧天高把酒層峯氣倍豪明月一年當此夜

曠懷千古屬吾曹瓊樓玉宇身親到香徑琴臺首獨搔
天柱峯頭那似此淋漓醉墨涴宮袍

靈巖懷古

夫差霸業今何在香徑琴臺鹿自游天際青山還故國
夜深明月有荒丘濤聲不盡英雄恨草色猶含粉黛羞
莫為吳宮多悵望今來古往總悠悠

秉之作且適園有詩和之

萬頃煙波蒼玉峙畫船搖曳夜仍宜白公遊處吾今住

惜也坡翁不到斯

新築茆堂扁遠喧席門猶得枉高軒誰知君實匡時策

盡在東都五畝園

迴洲枉渚間沙汀正是東山一帶青欝欝松楸長在目

好於此地著幽亭

雨前山寺移新竹雨後新梢透屋長却憶燕南兩蓑篠

便名醫俗可能當

越鳥巢林愛向南霜餘況有洞庭柑求田問舍君休笑

名利從來頗不貪
西舍東隣送橘栽小園五畝手新開昔人獨樂吾同樂
兄弟招要日往回
新柳踈籬望繞我廬門前清浸睒芙蕖人間萬慮俱消盡
不盡除非是讀書
麥壠瓜畦桑棗墟晚松早韭翦春餘人言市遠無兼味
城裏時新恐不如
村鼓鼕鼕喚買魚柈飧雖有惜難儲何當也鑿方塘樣

取辦賓筵不願餘

曾聞范老堂前柏千載吳中澤尚存我種庭槐高百尺

三公當必付諸孫

修書館秋晚白蓮一朵忽開

埋盆若個便為池玉蕊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

幸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為

我欲舉梧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時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三朝侍從臣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人沖漠高難問煩寃臆少伸道從元未敝文向國初純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眞正音驚鶩舊恢網漏麒麟案躓名逾起先登氣益振聲華當翰苑德義重儒紳格律唯沖澹言詞自雅馴時流皆自卑古制或先秦書法顏公逼詩篇杜老鄰綸音騰渙汗碑板照嶙峋講向東朝切規從後殿諄從容天仄聽仁義日前陳內外同瞻嶽賢愚但飲醇汪洋從撓濁堅白謝緇磷自不驚榮辱何緣睹

喜嗔吳山從此重燕谷鎮常春往古無蘇子於今有伯
淳閒情多落寞要路每逡巡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
九重恩絶等八座望殊倫尚未酬公議寧須秉國鈞公
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先後官曹接毘高契誼匀上陵
行並馬待漏坐聯茵倡和辭盈帙招邀醉洽旬看花常
入夜翫月或侵晨送我清風埭期公震澤濱疏聞心獨
苦書至澤猶新豈謂終天別空含兩地辛玉亭盟已散
板屋跡俱塵盛德難為繪高風不可泯儒林誰作傳雕

刻壠頭珉

游虎丘二首

年來偪仄緣何事咫尺谿山到未能郭外清游還送客
林間軟語忽逢僧空庭石在頭寧黠溪壑龍亡氣尚騰
不必懸厓留姓字古苔埋沒幾人曾
出城便愛小嵯峨濯足還來碧澗阿飛磴未躋先瘁瘵
斷碑欲認更摩挲溪山有待登臨久今古無窮感慨多
我比樂天官更適十年一到意如何

送唐子畏之九仙山祈夢

人生出處天難問聞有靈山試扣之三月裹糧眞不易一生如夢復何疑天台鴈蕩歸時路秋月春風別後思我亦有疑煩致問蒼生帖息定何時

歌風臺

鑾輿翠蓋始東巡隆準依然泗上身父老已非豐沛舊塵埃誰識帝王眞八千子弟空歌楚百二河山竟去秦莫道四方須猛士商山閒殺采芝人

海塘謠為充道父賦父為温州
嘗築塘捍海其民賴之

田於何所靳公之塘公今何在我田我耕昔公未來潮
囓我提浩浩洪流浸我稻畦公之來兮志何壯稽天之
浸身以障楗以木填以壤隱然長虹橫海上潮安流田
有秋温人飽飯卧且收靳公靳公胡不留稽山摧潮水
歌靳公之名乃可滅

燕巢歎為充道母
夫人賦

燕燕兮于飛深深兮重闈朝捲簾兮放燕出暮捲簾兮

待燕歸朝暮暮兮燕無我違胡然兮一旦燕驚飛而不下悵巢是而人非萬里兮烏衣去此兮疇依豈無連雲畫棟兮誠不忍其故棲松楸鬱鬱兮京口之壠逝將啣泥兮相孝子而營塚

五月七日陪祀泰陵

星樓月殿夜沉沉燭影爐煙儼若臨北極紫微尊自在西清黃纖夢難尋蒼梧天遠孤臣淚玉帛星馳萬國心

是日天下王府俱來祭

十九年中游幸絶仰思王度式如金

萬方爭覩勵精辰便殿從容召對頻憑几似聞宣末命
屬車無復望清塵志存二帝三王上恨掩青山碧澗濱
天地有形誰畫得空然二紀厠朝紳

入閣次仲山見寄之韻

雲牕霧閣隱樓臺夢裏依稀似到來異數極知蒙帝力
凡軀深訝住天台承明召數晨先入閶闔歸遲晚特開
正是商家調燮地鹽梅獨媿傅巖材

恩賜玉帶麒麟服

寶月團團甫琢成老臣何德比瓊英蟠驚夜室流虹影
行眩天街積雪明芍藥獻圍曾有兆蒹葭倚坐若為榮
皇恩錫處如山重肯換秦家十五城
錦袍錯落繡輪囷天上恩先借近臣一角獲憐西畤陋
九章製愛尚方新文明有象昭皇化報稱無能媿病身
拜賜歸來人盡羨好將勳業畫麒麟

十一月廿七日被詔有事景陵歸途作

嚴程西指日邊霞平野蒼茫集晚鴉湖色破寒猶慘澹

山容得雪若矜誇誰當游衍還承詔可惜風光不近家
坐啜玉泉懷六一漫將名品許浮槎

玉泉亭

燕山自西來連峰劃中絕有泉出其間終古流不歇石
縫漱潺湲螭頭瀉幽咽羅注粲成簾激射噴為雪怒聲
亦砰鬲靜性終昭晰肺腸藉洗滌毛髮歸瑩澈珠體碎
復圓玉流方以折緬懷六龍來坐覺萬象別天光借澄
明日影增蕩滌幡幢亂山椒貌狴遍林樾誰知百年後

尚睹孤亭鼯悠悠彼漁竿盈盈者仙襪不忍向唾洟胡能斯厲揭虎跑眞浪傳趵突差可啜醉破劉伶醒病失相如渴衛公遞莫通陸子評久缺何當携一罌歸洗人間熱

己巳正月十三日夜分獻星辰二壇作

鐘聲忽斷燎煙升玉履西來甲士層驀地靈風生綵旆滿天涼月浸華燈夜闌仙樂聞三奏老去崇階試再登願得繁禧均海宇老臣何以助靈承

十四日慶成宴上作

列席分依黼座前坐中幾度聽傳宣花枝半妥杯巡洽
雉羽低迴舞隊旋總為台司當近地每疑廣樂奏鈞天
好風晴日新正後盛事誰書己巳年

次謝少傅韻

七里灘頭把釣綸匡時誰是舊元臣廟廊正爾懷多故
世事那堪又一新國手就閒仍此際拙工當局更何人
片帆出沒煙波裏回羨仙舟早渡津

春波書屋為屠司寇賦

平湖渺渺春波綠榆柳低垂洲渚曲洲旁茅屋是誰家
言是屠家舊書屋屠公致身廊廟裏猶有讀書心未已
牙籤縹軸置兩頭充棟多還比鄴侯湖水平春日晴船
頭置書篷底讀一和滄浪曲

題畫牛

牛背浦鶖穩若舟吾伊聲裏觸前騶當時項羽成何事
能使郎君讀未休 李容

背卧斜陽亂短篇箭鋒猶帶血糢糊家人不用驚相報
且讀牀頭一卷書牛弘

問喘軒車駐道周不因羣鬬少遲留若言變理成虛語
試問齊王觳觫牛丙吉

軛牛解去旋來歸慙負當軒罪莫違楚國有弓誰得失
驪黃寧辨是耶非劉寬

題五同會詩後

閒情未逐雲歸岫佳會初逢日在奎但許兼謨居席末

還如無已在江西鄉邦自昔誰同會人事從來苦不齊
南北故交風雨散我來詩句若為題

宣廟畫猫歌

禁柳疎疎還密密狸奴穩卧堦前日日長睡起鳴一聲
掉尾欲行還不行先皇為愛馴且異呼之即來麾即逝
偶然點綴為寫生毡毸毛衣獅子形絳羅垂垂鈴索索
目光耽耽透簾箔縱然未解起捕鼠輩見之應瞻落

己巳五月東歸三首

莫把功名更問天一朝闕下賦歸田迂疎自缺匡時策
衰病多蒙主上憐便製荷衣隨野叟永將雲路讓時賢
太湖波浪如天濶不礙鷗夷一釣船

家住東山歸去來十年波浪與塵埃頭顱今日已如許
勳業古人安在哉滄海巨帆晴望濟長途疲馬早思回
閒非閒是俱拋却濯足滄浪坐釣臺

浮世紛紛總未眞古今誰者是閒人黃扉紫閣辭三事
白石清泉作四鄰得失往時俱屬夢是非從此不關身

致君堯舜卑夔在且許巢由作外臣

贈巡河王郎中 溱

五月青齊熯若焦全憑風力送歸橈十年省署官曹舊千里河山節制遙顧我病宜還綠野似君才合佐清朝九重旦夕如徵召乞取商霖灑四郊 時山東旱甚

得雨贈王郎中

天末炎雲涌怒濤夜牕欹枕聽蕭騷懽騰兩岸聞邪許潤洽平原卧桔槔酷烈頓祛苛吏勢推移眞費長年勞

陽春有脚隨車到餘惠深慙過客叨

至徐州口占四絶

日日扡舟茫蒼間荒郊四顧但榛菅朝來雨歇篷牕外正見徐州一帶山

人說兹行恰似游棹歌聲裏下徐州朝來獨坐篷牕底兩岸青山送去舟

五月舟行齊魯間黄塵能富水能慳朝行汴泗交流處巨浸家家過屋山

放歌曾是昔年游濯足看山坐浪頭今日重來人不見滿天風雨過徐州

偶成

懶雲無意復為霖早向中天結宴陰去晝尚餘三宿戀濟時眞負百年心孫登不作蘇門嘯諸葛聊為梁甫吟若問先生何處住湖光渺渺樹深深

次韻秉之

三十休誇陸氏莊菜園滋味晚尤長致君素許孤忠赤

涉世空餘兩鬢蒼懶性尚於登覽健晏眠無復趁朝忙
焚香日日觀心坐便是人間不老方

晚渡白洋灣

扁舟深夜尚孤征兀坐篷牕看月明兩岸秋蟲互相應
不知端復為誰鳴

宿堯峯寺

堯峰自在諸天上半醉來登不用扶思入湖天同浩蕩
望窮雲樹轉糢糊五更客夢侵雲冷一片禪心對月孤

自是世緣猶未了幾時同此結跏趺

行次相城有感

幾年約茲游為訪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負相知三四人拏舟過湖口行行抵相城自卯將及酉四顧何茫然天水合為數節屋幾人家荒蒲與衰柳本來魚鼈宮自合鷗鷺有始田者為誰餒也非自取有司事征求亡者逾八九念此為徬徨獨立延佇久作詩當風謠以告民父母

宿華嚴寺

歸來每向招提宿心若閒雲著處安已到家山無去住
偶聞塵世有悲懽烟霞自可通禪觀草木還應識宰官
少小來游今白髮幾迴欲去更槃桓

贈勤上人

塊率宮中一老禪霜眉過眼耳垂肩手開生地為精舍
口誦華嚴作涌泉峭壁危峰同戒行長松古檜是因緣
雖然看盡人間世還住人間一百年

次韻蔡九逵投贈

野色巖霏上翠裾皇恩猶責及郊墟舊嫌樊子學為圃
近識莊生樂在魚稍向林間營別墅每從竹外度輕車
日長庭院閒無事抄得東家種樹書

再游林屋洞

蓬山有路那能到林屋無扃可數來寶笈石函難復見
金庭玉柱為誰開祇愁黯黮渾無地又恐砰磕忽有雷
不是隔凡自隔重門欲叩更徘徊

宿法華寺

法華我曾來懸厓縱飛步長松高攙天修竹亂無數北岡瞰空闊風帆在其下陰橫紹千山歷歷皆可覩蓬萊亦咫尺神仙在何處安得乘長風飄然從此渡

坐法華寺後石上望橫山人家歷歷可數寄王元德

午烟孤起碧山崖屋瓦參差影日斜只隔盈盈衣帶水不知何處是君家

訪元德

樓臺疊疊路重重家住橫山第幾峯半壑夕陽垂橘柚五湖烟水浸芙蓉神仙未覺三山遠榮貴甘離萬戶封返棹匆匆重回首白雲天際杳難從

寄隱者

隱君家居何所有繞屋二百青琅玕香烟一炷坐清曉讀罷黃庭祇內觀

越來溪懷古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粵兵來旌旗尚動春波影
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餘敗壘傷心脉脉一登臺
姑蘇麋鹿何須恨聞道阿房也劫灰

宿盧氏芝秀堂留別師邵師陳二首

越來溪上思悠悠斜日門前一繫舟水若有情隨我去
山雖無語為君留梅花紅褪墻頭雪麥葉青回壠上秋
一曲滄浪人去遠平湖萬頃接天流
清溪一曲浸山根溪上人家兩兩分久要正逢徐孺子

同聲兼枉沈休文時徐都憲沈方伯在坐興非剡上嗟空返談比
廬山得未聞醉卧不知乘夜發畫船搖破一川雲

過黃墅沈氏阻風望洞庭甚近而不能至

節堂宛在碧山腰山下行人不受招梁作虹蜺應可渡
水如衣帶却成遥清風入夜生蘋末細雨扶春上柳條
不是休文能醉我平生磊塊仗誰澆

酒熟志喜

常年送酒媿諸隣斗覺今年富十分水法特教擔柳穀

特汲柳麴材先已謝桐君麴不用藥床頭夜滴晴階雨甕面穀井泉香浮暖閣雲莫笑陶公巾自漉年來正策醉鄉勳

荆溪雜興

惠山至永定

解纜惠山下問道荆溪程荆溪百里遥蘭槳蕩空明沿湖好青山宛轉送我行惠山甫見離陽山復來迎東西夾畫船依依亦多情忽然互迴合隱若百雉城西南豁中斷太湖渺然平范蠡辭越相此口云所經懷賢不可

見臨流濯長纓

畫船簫鼓蕩春晴一路青山送我行分付舟人行莫急
看山猶自未分明

沈亞卿時暘約游張公洞途中風雨大作舟人
云不如先往善權為便口占一詩寄亞卿

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荆溪轉渺茫湖汶無緣仍返棹
善權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閒竟得忙
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

罨畫溪

兩岸青山隨畫船清溪十里中洄沿侍郎橋畔柳窄地
任昉臺邊花滿川南國勝境有如此東坡卜居豈徒然
誰云罨畫畫不得恐有仙源莫浪傳

張公洞

萬山環合中獨虛世傳内有神明墟側身俯視驚怪吁
老眼不辨雲糢糊巖漸下勢漸舒石壇坡陀席可鋪
恍如身入佛老廬四壁洶涌青紅殊天吳紫鳳拆海圖

黿鼉賜睒虎豹狙罘罳梁柱相拄扶靈官岌嶪高冠裾
神媪相將行步徐七寶炫耀穹浮屠石床横陳丹竈孤
玄門有路忽若無蘚磴登降我僕痡通明有穴尋歸途
不知造化開闢初誰此鐫刻誰剜刳頗聞孫氏紀赤烏
霹靂下劈山之隅人間始得窺仙都又聞有路通太湖
金庭玉柱嚴禹書自慙骨凡氣濯牖欲往不得將何如
欲往不得將何如

善權洞

湖汶有洞名張公天造偉麗非人功善權氣勢更若雄
犇流下瞰如驚虹洞門有地平且豐孤石湧起何巃嵸
高厓絶壁青復紅恍如身入天帝宮幡幢寶蓋陳西東
虺隤巨象披蒙茸狻猊張吻吞豹熊亭亭玉柱立當中
銀山對峙如屏風鹽堆突兀米廩崇皛皛畎畝水所鍾
石梁交貫空復空人言此去路莫窮東至扶桑西崆峒
我疑二洞俱仙蹤地下有路應潛通前堂後宇相始終
不然氣象胡乃同靈山福地神所封嗟我欲往將焉從

嗟我欲往將焉從

善權寺

茲山信有神靈護棟宇傳聞自太和雷篆天書猶可辨
星壇月館遞相過顛崖檜偃蒼龍蜕壞藏經翻白馬馱
應笑重來王相國不將玉帶繫山阿

和錢元抑投贈

虞人雅自重齊旌小秦由來止一成蕙帳久孤黃鶴怨
麥灘先赴白鷗盟春山乞竹眠思蔭曉井擔泉吸愛清

舊日著書今亦懶且從靜處看浮生

貞甫大叅立二石於庭邀予賦之

垂雲

有峰巍然嵎嶭連蜷蒼翠著人靄如縣雲始孰為之殆二氣之絪縕絪縕來兮知幾年至今瑞氣仍油然霧非霧烟非烟莫教一日忽飛去散在人間作霖雨

漏雪

有巍一峰屹崖嵌空晶光眩日瑩若立雪始孰為之殆

元氣之融結融結來兮知幾時至今雪色猶稿褪爍不化涅不緇莫教一日俄騰騫散在人間作有年

謝人送楊梅

高林乍摘楊家果風葉翛翛翁玉露寒染指忽驚猩血紫飣筵爭愛鸛頭丹誰將物產修為譜多謝山翁餽滿槃却憶退朝門下賜美芹思獻自知難

苦雨二首　庚午歲

南方春夏交正是插秧候望望惜雨乾事乃胡大繆霖

霖已彌旬雨意猶未透山頭爭出雲不斷如饋餾滑滑
深路泥幢幢瀉檐溜只愁地將浮又恐天果漏乖氣亂
暄寒重陰錯昏晝黿鼉產鮒魚庭樹號饑鼬梁柱亦何
為尚可充燎薪嗟嗟彼蒼生其命固難救洪範學不傳
將誰執其咎
吾聞老子言驟雨不終日天道信有常如何亦難必方
春常苦雨入夏勢轉疾滂沱每徹晨滴瀝又連夕幸爾
暫開明俄然復鞅鞅耘田疇浩湯湯浸與太湖一吁嗟生

民居化作龜鼈窟旦夕不自謀卒歲豈遑恤歲行況在午史記歲在午當旱月宿乃離畢挽日當誰能補天恨無術安得萬里風吹使雨脚絶青天淨無雲紅輪皎然出

病中五適

蒲墩

纖蒲織温柔朝夕置左右坐以支吾顧眠以閣吾肘墩今乃屬予臨川爾何有

竹夫人

湘筠翦瓏璁橫陳在君牀雖然缺嫵媚亦可藉清涼病餘偶此適非敢效專房

曲几

久眠即不能久坐仍未得半眠半坐閒唯爾我為適寄語柳儀曹何傷此為直

絺幃

朝蠅不勝祛莫蚊不勝拍仗爾為驅除安然睡通夕寄謝石季倫錦步復何益

布被

青綾非所便蘆花亦已寒木棉足輕柔病寢夢自安幸非公孫氏客至當何言

王應爵侍御過訪將發阻風復留

落霞湖上晚山稠迂叟經年守一丘驄馬忽傳今雨至蘭橈多謝好風留病從此日如輕健詩續前題更唱酬早晚冢冠霄漢立林間誰與共清游

過子畏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開偷閒先訪戴逵來清溪詰曲頻迴棹
矮屋虛明淺送梧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株梅
棟梁榱桷俱收盡此地何緣有佚材

王唯顒欵鶴軒

小築園亭淺布沙十年為爾養丹砂飛鳴飲啄皆隨意
莫羨乘軒富貴家
鶴鶴來前聽我言知君六翮快騰翻雲霄縱得天風便
惠養能忘舊主恩

次韻賀憲副澤民會老詩

洛社耆英赴風期乞身俱及聖明時經霜松栢姿彌勁
爭道驊騮力已疲幸許兼謨為後輩不妨蓋叟是吾師
年年共約林間醉世上升沉總不知

盛汝弼得孫在洞庭東山聞報

老蚌生珠亦未遲庭槐又報長孫枝平生陰德人傳滿
少小啼聲我識奇文肅尚應留綮戟箕裘況復自軒岐
他年元歎成名日還報東山老傅知

春日山行三首

風軟波平一鑑開湖山重疊見樓臺萬株晴雪懸厓裏
只為梅花也合來

勝事春來日日忙梅花纔褪杏花香莫愁此後芳菲少
又報東風到海棠

竹杖芒鞋觸處經煖風遲日近清明天公似識游人意
特借春來幾日晴

謝賀憲副澤民示攝生書

一編授我未為遲火候抽添信有時爐內若能留戊己
市中端可遇安期本來面目吾忘我過去光陰彼是誰
歌罷青天雲萬里還丹應有月明知

過范氏近竹園

昔聞臨頓里近在古城東甫里先生宅龍圖老子宮幽
亭花外遠曲徑柳邊通五月無煩暑琅玕滿院風

送李給事貫使占城

海外誰云更九州明時還比古諸侯麒麟賜錦王人出

孔翠包茅職貢脩鼉鼓八更驚永夜鯨波萬頃變安流
舉頭南斗分明近奇絶平生是此游故吳參政惠使占城詩云夜聞銅鼓八更天

恭題宣廟畫馬

天馬西來自月氏先皇親寫乘黃姿百年遺墨人間見
玉陛東頭立仗時

鼠須筆

顧兎猩猩兩禿翁時來鼠輩亦成功臨池脱穎偏宜我

憑社為妖且貫戎覔伴好依居默氏石虛中字居默冊勲應作管城公太倉縱是無憂地爭似流芳汗簡中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宫昔日謬持衡叶筆勢曾驚古戰場今日林間還送別九霄一鶚看高翔

吳中世德紀延之喜見春風入彀時莫怪崔公多自詫美莊三百在於斯

贈石湖盧隱君伯常

吳山青越溪碧吳越興亡兩安適千年事往那復知溪上人家自如織人家兩岸青粉墻其間特起是為盧家芝秀之高堂昔年芝秀產溪上顧非盧家此瑞誰能當盧家有翁不求仕年可六十鬚眉蒼朝繙經暮翻史不使聲華出閭里生兒唯願充耘耔自比唐家玉川子人言筆港如筆長二兒自小工文章大兒文采珊瑚耀泥金帖子前宵到小兒筆勢仍翩翩他日科名美豈專從此溪山兩增重乃翁無事日讀逍遥篇溪可湘山可採

千古溪山鎮長在願翁之壽如溪山長不改

飲橫山吳氏醒酣亭

孤雲落日魚龍界橫山又在孤雲外一朝坐我橫山中回頭翻覺人寰隘就中最愛吳家亭浪花堆裏一點青千山在南紹山北亭山正直中間停天風飄飄吹我袂自覺蓬瀛不難至安得劉伶李白共此舉瑤觴百川吸盡無由醉

自橫山歸洞庭

漠漠輕風不滿帆小船載酒舳艫銜陶朱事業今安在
皮陸才情兩不凡白鳥斜飛驚鼓吹青山倒影動松杉
却憐范老江湖上猶自憂讒與畏讒

贈寫眞

玉帶束麟袍簪笏光射映我服豈不華我德自難稱委
蛇廊廟姿蕭散泉石性爾筆信有神頷此韻獨勝種髮
歲華催泰宇天光定應如巖壑間蒼松老彌勁

偶成

南國新寒九月時青綾半臂向晨披月明桂子香初噴
露重芭蕉葉未知拄杖隨行聊當僕殘編重展恍逢師
清時自昔多遺士坐背斜陽理髮絲

洞庭新建廳事柱下獲一甕中有錢曰太平喜而
口占

一錢清白承先哲八柱高明應宰司天賜不多良自賀
國家重建太平基

重到宜興

三日蘭舟只任風洮湖過盡滆湖逢谿山處處還依舊
却是人心自不同

宿毗陵驛

扁舟夜宿毗陵驛城上烏棲霜月白客懷轉展自無眠
何處人家復吹笛

震澤集卷五

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二 集部

震澤集卷六

明 王鏊 撰

詩

次韻林都憲待用蜀中行師二首

草檄軍前立馬鞍寄當分閫肯辭難城高白帝休番戍路繞烏蠻費折盤妖祲潛消邊日煖陣雲低壓瘴江寒何當奏凱歸朝署還整當年舊豸冠

單騎曾先萬馬羣綠林諸盜伏斜瞷要令盃獲懷諸葛
又見曹軍怯趙雲千里仁風行若偃三年炎毒坐如焚
平生丰采傾朝野蠢爾羌夷豈不聞

飲陳以嚴領孫堂

雲母屏深燭影斜德星還聚太丘家庭前玉樹森森立
池上超宗敢漫誇

夜過西虹橋

破楚橋邊步偶停夜船燈火散如星館娃歌舞今何處

留得吳歌與客聽

賀師邵初授御史次師陳韻

越溪芝秀麗春晴瑞應人傳寥府名一日文章驚豹變百年風節愛氷清大廷糾劾當宸立秘殿傳宣傍輦行聞說馮周工獻替九重還補聖聰明

題舊寫真

莫言故我非今我只恐前身異後身自是壺丘生不定丹青雖妙若為真

贈僧還杭州

徧游鴈蕩與天台少室靈巖到五臺自是此身無係着信於何處見如來高閒作字元非幻靈徹題詩漫倚才憨媿韓公長擾擾窮年學道只空迴

訪徐季止於瓜涇

太湖東轉碧溪斜來訪南州孺子家舊學不嫌樊氏稼閒情兼種邵平瓜畫船載酒人如玉醉筆題詩墨似雅好約年年為此會前村蹋雪看梅花

襟帶江湖樓為仲山都憲作

三江東去五湖西特起高樓枕碧溪桐里波光天外小洞庭山色雨中迷人懷范蠡舟難及地壓滕王閣盡低猶有仲淹憂不忘倚闌無語到烏棲

題秉之塘橋新樓

惠連特地起高樓淮擬當時上相游林屋兩峰從海湧太湖萬頃接天流日陳六藝兼諸史勢壓三山與十洲無限風光無限思賦才須是仲宣優

登陽山太石

陽山從西來勇氣正咆勃聯峯劃中斷散作石突兀不知開闢初誰刻造化窟偶來陟其椒未步先欲蹶儼如大廷朝冠冕森萬笏又如羽林軍戈劒羅勁卒抉開混沌竅截斷防風骨谿砑唇吻張璀璨鼻眼突嘗疑地生瘏又恐天墜孛嵌巖亦通透軒敞且蔭萃梯空路不窮補缺屋將杌沮洳滴玲瓏豐茸眠猵狖縫生蘚駁斑鎛卧松彊傴手摩畏猙獰足履愁鼯鼠靈湫瞰潛虬危巢

俯棲鶻佳處誠悠悠怪事良咄咄錬疑媧皇遺墮恐共工揆神禹鑿難平娉娥推欲没太湖梧汀瀅絶頂箭恍惚作詩繼前游歸興殊忽忽

游天池和仲山韻

小輿詰屈穿雲岑愛此龍窟萬石林迴溪倒挂松樹老絶嶂半染蓮花深尋幽偶值此日暇訪古正愜平生心天池小立戒歸去夜來風雨聞龍吟

徵明飲怡老園有詩次其韻

吳王銷夏有殘闉特起幽亭據要津剩水繞時傷往事
短牆缺處見行人綠楊動影魚吹日紅藥留香蝶護春
為問午橋閒相國自非劉白更誰親

偶成三首

墟落斜陽欲暮時烏紗醉岸髮如絲山東未報收羣盜
為問來鴻知不知
漠漠斜暉轉樹腰花前柳下步逍遥忽思右掖門前侶
隱几無言候早朝

習習東風皺水紋花前柳下步逡巡忽思左順門前侶
屈首無言向内人

登龍門次師陳韻

飛步淩虛碧嶂腰雙扶贔屭逼層霄嵌中祗恐蜿蜒蟄
缺處猶存霹靂焦擘訝巨靈雄氣力峙瞻元禮峻風標
知君頭角嶄然久只候秋風八月潮

靈巖山

天末遥瞻塔影層今朝携酒試同登吳中信是佳山水

人世依然感廢興草滿琴臺微有字鳥啼禪院寂無僧
懸崖斧鑿紛如雪何處題詩記我曾

栲栳墩

栲栳墩前酒一巵良辰勝友好徘徊綠迴埜色疇疇繞
翠罨湖光面面開墩姓祇今應我屬風光自昔有誰來
懸崖擬欲題名字千古行人首重回

游湖

游徧南湖又北湖畫船隨處宿旅蒲青深着雨山如染

綠淨無風水似鋪玉帶蟒衣爭快覩鳳笙龍管醉相扶
輕橈又轉東湖去何似當年范蠡圖

韓文公藍關圖 為陳以嚴賦

韓公不信佛冥信世有仙壯丹花上誰所賦一朝雪擁
藍田關阿湘幻化有如此神仙灼灼在眼眼前使公一語
稍低屈携手同往良非難胡為騎馬浪自苦祇令收骨
江之邊乃知此公胷中屹崖有壯氣抵死不冥從湘言
當時果州有謝女白晝居室生雲烟須臾上升衆所見

公謂魑魅物怪其逢旃後來儒者頗好異遂令末世坎離龍虎紛紛傳乃知韓公不可及泰山北斗不獨文章然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項權奸偷國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剝民膏血輸權門廉恥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脛削吾何心吳縣簿真難得我欲言之

顧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予奈此吳民何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憫征求之繁多傷循吏
之難值也每以為歎癸酉六月客有過予談海虞
胡令之政者為賦詩
有客談胡尹炎歊座工清吳儂偏感德漢吏不求名正
自催科拙無如折獄平懷哉不可借送子若為情
留別王濬之和文定公韻
小隱何年荻扁來陽城湖畔草堂開園浦曲几凝香寢

町疃芳畦癭石臺雪滿山陰王子至日斜滌工醉翁迴銅瓶早漏春消息欲取寒香入酒杯

鄒道士聽雨堂

虛白堂深夜寂寥初聞淅淅轉瀟瀟先聲似到梧桐葉餘潤旋添杜若苗信有雷霆驅律令不須蜥蜴助喧囂來先生去無人會空使巫咸得爛焦

贈仲山

東風漠漠動江蘺夾浦橋邊二月時花外小車來每早

竹西高閣臥偏遲山橫爽氣閒支笏座按新腔自補詞
聞有還丹須乞與市中誰者是安期

癸酉春雪

南國春寒着葵裘夜牕微霰聽颼颼夢迴虛室驚先曉
瑞應新年望有秋老樹滿庭森桀戟小奚當戶擁貔貅
一朝頓咤貧家富捧玉擔銀入茗甌

玉應爵侍御家園八景

愛山樓 懷親也

凭闌看青山欲去仍戀戀青山恒在兹而人不可見

靜觀軒

夫物各芸芸過眼摠超忽靜中何所觀靜觀本無物

栖巖亭

嵌巖何所有終年此棲遲世事正紛紛問渠渠不知

友石亭

巖巖太湖石與結終身契勿學市道交風波起平地

水月軒

明月墮流水流光終不定寒潭徹底清乃見本來性

慕濂亭

花中有君子濂翁後誰愛勿與流俗言牡丹時所貴

後樂亭

鳥鳴岈柳垂魚跳渚花落曳履涉芳園吾亦樂吾樂

味菜園

抱甕灌荒畦採掇恒在手何相莫予欺予朕動三九

與嚴太守道卿同登莫釐峯

微雨發春妍東風花外軟良朋約佳遊遥指莫釐巘平生山水心老脚肯辭繭壺觴紛提携曲嶝屢迴轉小憇山之腰秘境漸披蕆紫翠蓋幢翻青黄繡裀展須臾造其顛四顧目盡眩太湖小汀瀅風帆時隱見吳門俯可掇越嶠杳堪辨摩挲舊題名班駁半苔蘚日斜下山椒窅爾迷近遠問途值樵夫失脚悔已晚懸厓颭伶俜絶壑窺淟涊熹微認前村山寺吠鳴犬解衣得槃礴仰視坐猶喘韓公鐫華嶽正自恐不免登高弗知猒持用戒

軒冕

與道卿鳴陽輩同遊法海寺循平嶺涉楊家塢還

飲偃月岡

忽忽春歸不可攀且乘高興着湖山迴旋翠壑丹厓裏
小憩青松白石間為愛韶華連日醉歷觀宦海幾人還
風塵楚蜀干戈地舉酒何緣一破顏

雲間曹憲副時中夢予抱病作詩見及有可惜中
興天下計戮力忠鯁老東吳之句因酬之

五湖三泖夢相通知是平生氣味同抱病不應如獻可
解嘲那復似揚雄自慙杞國憂天計誰辦咸池捧日功
多謝青山不吾負朝朝長對白頭翁

再遊南湖

漾舟出深港舟人問安之我行無定在信彼天風吹東
西與北南遠近齊所宜連朝風雨顛晴明喜今茲鳴笳
發湖口蘭橈蕩輕漪紅鱗潑刺驚鷗鷺相與飛扣舷激
吳歌續彼滄浪詞風雲忽變色前山雨將來勸君趁迴

棹無為逮崦嵫

送陳指揮蕃遷浙江都司

朝廷又起故將軍浙水吳山閘外分禹穴千年通御氣
狼山比日熄妖氛驃姚方畧今誰敵郤縠詩書舊有聞
楚蜀干戈猶未定早着幕府策奇勳

湖心亭

莫聲下瞰湖波水周垣忽向湖心起茫然萬頃銀濤中
幻出樓臺信奇偉坐疑海上閬苑與蓬萊飛墮君家亭

子裏長堤花柳青復紅曲闌直檻東西通龜跳魚泳鷗鷺集相忘如在江湖中石梁倒影卧水底無乃下占馮夷宮桑田滄海須臾變高下帆檣牆外見鴟夷一去那復來五湖風月誰家擅我今無事身自由良辰佳節長來遊觀魚為謝臧僖伯看竹時同王子猷長風蕭蕭起天末浪捲平湖半湖雪歸來還約中秋時把酒青天看明月

戶部正郎無錫錢世恩乞歸養母作樓曰愛日予

為賦詩

日兮日兮咸池自出稽首向日兮其出遲遲願羲與和兮無駛其馳日兮日兮虞淵自沒稽首向日兮其沒舒舒願羲與和兮無疾其驅日之遲遲兮為我親以常好日之舒舒兮願吾親以難老

贈錢元抑

詩裏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學西京馬蹄蹀躞東風裏蹋遍燕南幾十程

過鄧尉山題天真工人新開禪院

手斷嵌巖鄧尉濱五湖風月自平分鐘聲夜扣林間雨
蚤氣朝橫嶺上雲慧眼又傳新法嗣幔幢曾折古魔君
我來亦是尋常事信息誰教野鹿聞

有約登天平絶頂者行至龍門力憊而止

峭峰突起萬巑屹聞有仙庵惜未觀勝事有懷行獸往
懸厓無路坐長歎龍門已覺吳天隘劒閣誰云蜀道難
安得我身生兩翼淩風直上謝蹣跚

天平范氏墳

哀年不減登臨興福地靈山搜欲遍城西諸峯吾所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亭一蓋倚蒼寞儼若端人人自敬獅山奔伏象山迴支硎秦臺皆退聽橫山當面橫作屏背擁蓮華互相映林林萬石相拄撐倚揷半天歌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噬驀如鵬鯨恣豪橫勇如武士力顯屭秀如女子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栢陰森趨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直氣噴薄凜猶勁乃思范公立朝時

正色危言拄邪佞兹山固合生兹人崧嶽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文正高風千古允作合仰止巖巖續前詠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朝發石湖濆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我船中玩船行山亦行一路青不斷白雲渺渺山重重不知何處昔是吳王宮越來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云在兹山中今朝扣禪關訪古尋幽踪僧言事往那能識鐘鼓聲中度

朝夕郊臺漠漠麋鹿游茶磨團團蔓荊棘不須弔古傷懷抱且欲憑高縱吾眺人家歷歷新郭里川瀆沄沄香口道吳江搭影崑山城一覽因之發長嘯天風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萬騎湖上下祇今安在唯見山崔嵬船去船來湖西畔青山無言人自換來來去去世無窮莫學牛山獨興歎

金澤僧辨如海年八十九矣手製蓴菜併詩見貽因和之

玉盤急足送蓴絲風味鮮辛慰所思金澤老禪三昧手
當時張翰未曾知

送蕭尹九成

吳楓葉落洞庭波之子還朝整珮珂千古湖山添保障
三年邑里減征科游從摠為斯文在瞻戀其如父老何
白首林間睇霄漢青春事業莫蹉跎

次韻徵明失解兼柬九達

野渡空橫盡日舟蒹葭生滿白蘋洲毛嬙自倚能傾國

稊稗寧知膴有秋學就屠龍誰與試技同搏噬不相謀
人間得失無窮事笑折黃花插滿頭

碧螺峯

儼雙峯兮亭亭忽霧繞兮雲橫岡巒紛兮離合澗壑黮
兮崢嶸望夫人兮不遠路杳杳兮難征

甲戌春偶成

正好春光二月天梅花如雪柳如烟那堪日日風和雨
辜負穠華又一年

二月十二日雪

正德九載春開歲始十日青天忽聞雷遠近驚辟易雷聲甫云收大雪忽盈尺連陰二月中節候過驚蟄春分晴復雨雨後雪仍積柳條壓將摧梅萼凍全坼園林諸草樹勾萌吐仍鬱頗聞春秋書又覽月令說從來天人際茫昧固難詰寄語傅巖翁誰歟秉調燮

苦雨和施鳴陽

十日愁霖一日晴晴時旋聽屋檐鳴摧頹楊柳春無奈

狼藉梅花夢自驚髑石玄雲隨處起中天紅日幾時明
唯君不為衝泥怯一慰閒居索莫情

與宜興邵天錫小飲象鼻嶺

漠漠輕陰雨復晴晴時還不廢郊行困依石几嵐侵座
醉吸湖波灩入觥小圃荒畦春事動落霞孤鶩暮山横
何如畫畫溪邊路共坐蘭舟蕩月明

至太倉欲觀海不遂

我欲乘桴從魯叟一觀出日恨無由扶桑只在船窓外

悵望婁江日夜流

舟中望崑山

雲外孤峯影墮江船頭風浪共低昂廿年舊事空回首
山自閒時人自忙

還至維亭

早潮時去晚潮回陸市巴城邐迤來咫尺維亭看又過
人生行止信悠哉

同年湯侍御用之自壽春來訪予于吳中流連久

之時同年在者惟仲山世熙兩中丞因邀為石湖之游日云莫矣直至工方而還因賦詩為別二首

遲日溪山好放舟同人同作石湖游曲江雲侶嗟誰在宦海風帆喜並收駕命淮南真繼呂堂開潁上獨慚修莫言筋力非彊健昏黑還須到上頭

勾曲歸來訪故鄉姑蘇臺上看斜陽影同月下三人飲目斷雲中一鳥翔往事悠悠餘雪鬢交情耿耿只霞觴

歲寒尚有蘼蕪菊欲伴韓公晚節香

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

酷暑人間無處避短輿侵曉過東岡方塘曲磵清泉激翠竹蒼松白日涼苔色便教鋪枕席藤枝聊可挂冠裳渴心兩月今朝寫玉斗無煩勸蔗漿

東山圖寄同年謝少傅

謝公昔隱東山阿其如海內蒼生何謝公今隱東山上海內其若蒼生望東山何在雲悠悠乃在會稽東海之

東頭朝攀扶桑枝夕飲嚴灘流謝公昔日登臨處今日公來還釣游林間世事閱來久自信忠貞能不朽蜃噓樓閣倏當空世工浮名亦何有嗟予壯歲每從公公之心事吾能通嘉謨動得明主顧勁氣直犯奸邪鋒奸邪作奸令亦已中外望公猶未起老松眠壑無萬牛大材為用真難耳平生不識王侯鯖屈鐵為鉤非所能讒煙謗燄久自熄不煩桓伊仍撫箏

九月二日登高

重陽未到便登高萬里天風矚錦袍山色湖光兼雨暝
詩懷酒思入秋豪丹砂漫貯千年藥白雪先嘗九月糕
北鴈聯翩音信杳懷人無語首頻搔

與謝憲副德温游陽山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箭缺攬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慰吾慵孤臣何處埋幽憤
夫差殺公孫勝於此高閣閒來坐晏春深院瀑湲鳴剖竹懸崖砌
肆偃長松迴船又過楓橋去臥聽寒山寺裏鐘

奉次楊靳二閣老見壽之韻

只今廊廟有居州野渡宜橫一葉舟月上東山成獨飲
花明西苑共誰游杜陵臥病傷今雨宋玉懷人感暮秋
多謝新詩寄林下壽筵無地獻觥籌

陳以鈞得子二首

半舫齋前種玉時森森纔見出牆枝如今又見孫枝透
鳳尾翛翛轉更奇

年踰耳順鬢鬚其奈諸孫未見何獨愛君家有英物
嶢嶢頂玉幾摩挲

將游毛公壇宿包山寺明日雨不克往

毛公已去有仙壇眼見亭臺欲到難翠壑蒼厓增惆悵玉芝瑤草長闌干洞無金鑰誰能關井有靈砂尚可飡傳語仙翁莫終棄當時鷄犬從劉安

次師陳西干草堂韻

晏子家居不厭貧年來市賈識偏饒窓禽曉下窺書案門柳時來繫釣橈剩水尚紆吳子國小山寧受越人招紅闌綠浪姑蘇境寶帶西來第幾橋

乙亥新正十日過陳湖二絶

漠漠湖光隱磧沙陳湖東畔是君家春來十日無人見一樹寒梅已着花

年來身世摠悠悠漫作陳湖兩日游東望煙波雲萬里逝將吾道付滄洲

二月真適園梅花盛開四首

萬株香雪立東風背倚斜陽掌酒紅把酒花間花莫笑風光還屬白頭翁

花間小坐夕陽遲香雪千枝與萬枝自入春來無好句
杖藜到此忽成詩
香雪千山煖不消我行處處踏瓊瑤絶勝破帽騎驢客
風雪尋詩過灞橋
春來何處能奇絶金谷梁園俱漫說誰信吾家五畝園
解貯千株萬株雪

三月六日庭前柏樹有露如脂其味如飴或曰甘露或曰非也作詩紀之

一樹瓏璁凍欲流碎攢紅玉上枝頭香分醽醁春誰釀
光映珊瑚夜未收端謝仙人雲外掌思霑暍者道傍唉
不知造化真何意獨凭闌干歎未休

和九逵見招山行

閒居無送亦無迎唯是看山尚有情那更亞夫懷怏怏
却憐定遠榮平平登高眺遠眸方豁度整穿林脚尚輕
消夏灣前兩明月我船終日畫中行

消夏灣

四山環列抱中虛一碧玻瓈十頃餘不獨清涼可消夏
秋來翫月定何如
畫船棹破水晶盤面面芙蓉正好看信是人間無暑地
我來消夏又消閒

明月灣石板

巨石陂陀板樣平三山當面看雲生何當子夜重來此
濯足滄浪對月明

石公山石洞

石公之景殊不惡巨石懸空欹不落爭知不是補陀山中有仙人儼纓絡

石公山試劒石

懸崖峭壁立千尺有洞虛明忽中坼吳王寶劒烏能然恐是巨靈神斧劈

石公山

石公幽處無來跡亦有人家散阡陌我船欲開還不開愛此孱顏蒼雪色

林屋洞口古井

聞有紫隱泉 真誥云包山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腹中之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洋也用以浣衣不用灰此為異矣 悶在靈仙境金庭不可扣且此汲寒井

洞口有深井雲漿湛虛空我來携一甕會與仙源通

徐氏薜荔園

花木年深錦作圍日高澱紫滴成霏鴈聲晚過橫山遠帆影春歸渡渚稀木末芙蓉風盡落牆頭薜荔雨多違

却嫌舊日園林主鳳沼承恩久未歸

五月十三日過東岡看新竹時楊梅正熟紅綠掩映甚可觀也詩因及之

新竹娟娟舊竹斑東西儼立萬琅玕殭鞭迸古青松地清蔭濃添白石壇羽扇動搖香粉墮楊梅點綴絳星攢我來避暑年年事錦籜無煩為製冠

慰叔之

功名不用嘆差池利鈍人生固有之襄野迷途迴未遠

邯鄲榮夢覺多時尚平易足君應爾邃瑗知非我所師
斧蒂曾中都掃盡兄酬弟勸復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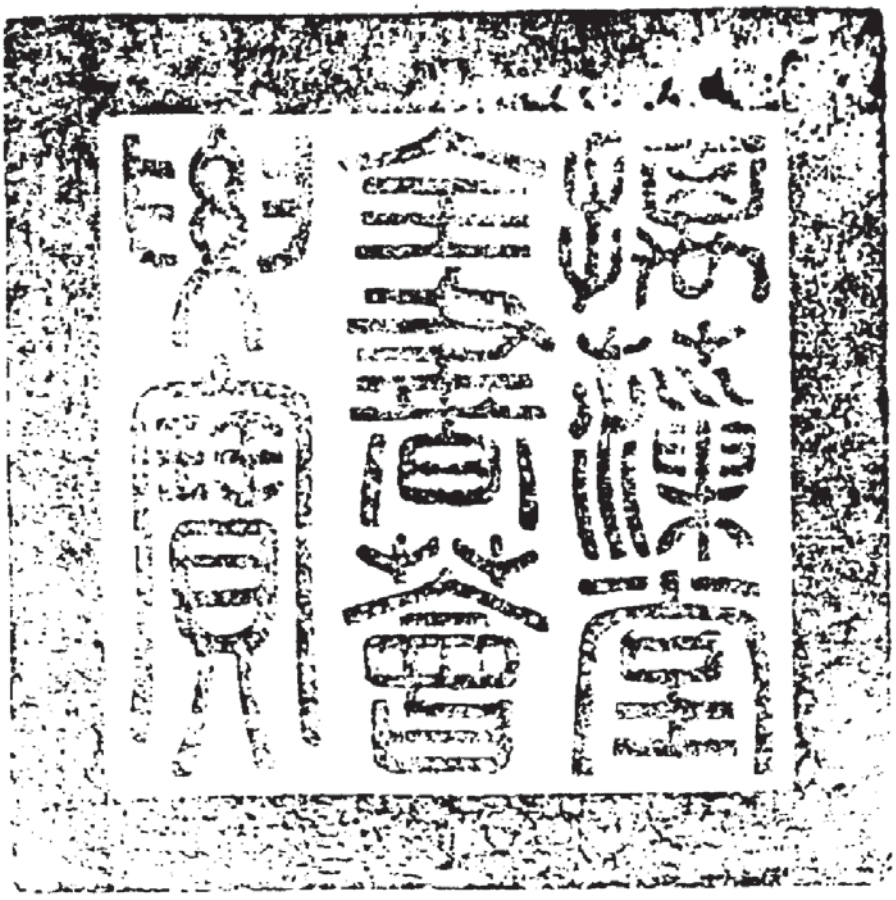
酬鳴陽苦熱韻

皇天分四時夏也獨可畏北陸迎炎曦當午勢逾熾哀
年苦侵淩袒跣時露臂絺幃可屋張竹床聊假寐溽暑
亦多情不飲乃似醉黃昏稍露坐曙暗蚊莫避緬懷東
岡翁本自彊人意翛然松竹林清涼異人世錦籧許裁
冠患我有新制廣厦幾時成幷幪賴餘芘

喜玄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來亦未遲夫君得謝又先之清朝況是懸高位
白社多緣赴夙期到處谿山同載酒故園風物儘裁詩
一場好夢今朝覺却任傍人道是癡

震澤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詔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七
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三集部

震澤集卷七

明 王鏊 撰

詩

追思慈愛堂為武定侯郭勛賦

蒼梧雲黯黮雲濕北望燕山空掩泣江湖漠漠山重重高堂人遠何嗟及憶昔前人佐真主金戈百戰開帝土山河帶礪誓始終奸蠹潛萌中齟齬牀前學語藐諸孤

抱向閶闔聞哌哌天門九重不可問十年泣血紛漣如
飲冰嚙蘗老益堅中宵抱恨常悁悁金石可移心不改
茹苦銜哀重顧天精誠動天天為顧節土還加舊名數
金書鐵卷古元勳褰帷戰蠶新開府聖恩重處慈恩深
玉帶腰懸自循撫古云死易立孤難程嬰杵臼猶摧殘
誰知女婦伸大義坐令苟息生厚顏昊天有極恩罔極
迴望燕雲長太息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玄

敬登陽山絶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靈巖山而還得詩三首

陽山高哉幾千丈箭缺遥瞻在天上一朝置我箭缺傍坐覺諸山皆退讓太湖汀濼平於杯夫椒包山近相向山腰鳥道何盤盤十步九折行且歎昌黎正逢衡嶽霽太白休歌蜀道難夫差悔悟苦不早公孫白骨纏荒草子胥伯嚭兩立墟天地茫茫人易老劃然長嘯來悲風一杯敬酹浮立公何時借我綠玉杖從此往過扶桑東

詩成西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煙霧

虎山橋

湖上仙山翠巘重畫闌面面對芙蓉人家斜日東西崦
野寺浮嵐遠近鐘我欲濯纓來此處誰能築室傍前峰
放舟又過溪橋去恐有桃源惜未逢

七寶泉

嵌巖滴玲瓏七寶梵宂月幽亭泉工頭暗道曲通穴剖
竹走長蛇晝夜鳴潺潺煎無三昧手渴有七盌啜寒能

醒心神澄可鑒毛髮桑苧行不到品第誰為別埋沒向
空山惻此行道暍

和林都憲見素侍用見寄之韻三首

止足平生不願餘肯將道義負心初詩傳元白郵應困
門引鄒枚席尚虛甲第又承三世學皂囊曾草萬言書
交游海內知多少尺牘何人問隱居

俯仰乾坤思有餘民風漸降已非初東都氣節真堪重
西晉風流好是虛慷慨有懷公攬轡殘生無用我耽書

七閩風月誰收管多在雲庄一晦居
夔蚿誰尤復誰餘門掩青山過雨初獨樹春歸花意鬧
九天雲盡月輪虛懷人不見願空往得句無言手自書
寂寂荒村斷來屢洞天真作野人居

八月四日送子延喆北上八日至鎮江游甘露寺
看狼石泛舟登焦山至絶頂順風揚帆直抵金山
壯哉游乎得詩四首

甘露寺

頗憶登臨勝拏舟復此過贏劉傷斷壠北固山後秦始斷之至今殘岡斷壠庭有二鐵鏤甚巨刻云梁天監中鑄皇謂有王氣鑿梁劉認餘波海霧晴噓蜃江風夜吼鼉孫劉何處問狼石臥荒坡

焦山

還將雙鬢白來看一峯青江海交流處乾坤着此亭山形雄虎勢雨氣挾龍腥尚記燒丹井難尋瘞鶴銘

金山

快得天風便輕帆破浪花江山曾有約人世亦無涯岸

壓潛鼉窟潮侵落鴈沙未須留玉帶且欲訪靈槎

鶴林寺

鶴林自是前朝寺落日荒郊有一僧安得道人殷七七杜鵑花侶舊時能

懷泉

泉之流兮湯湯我之懷矣與泉偕逝而無忘泉之鳴兮泠泠我之懷矣與泉偕滴而無聲山下出泉兮于彼幽谷我種我橘兮于山之麓泉橘相依兮其陰曰繁以沃

橘之香兮泉之洌病者飲之兮浣彼肝肺泉之甘兮橘之香病者飲之兮盪彼胃腸疫癘消亡兮神明內融濟人利物兮前人之功吾雖不及前之人兮心與前人之心同願橘香兮不絕泉兮不竭我心亦然永與茲泉終古而不歇

野航

野航誰謂小恰受野人身載我欲何向五湖煙水濱

庭前牡丹盛開

一年花事垂垂盡忽見庭前錦繡層粉腕薄侵紅玉暈
芳心斜倒紫檀稜春雲不動陰常覆曉露微霑媚轉增
造化無私還有意石闌干畔幾迴凭

送蕭九成

聞道為關日舟船正好行依然經賦足頗覺筭緡輕牢
落江湖寰邂逅故舊情致身霄漢上林下望昇平

八仙獻壽圖

今日何日春晝長祥雲五色如蓋幢玄元儼在雲中央

羣仙雜遝進壽觴鳳麟為脯瓊為漿彈入琅璈舞霓裳玄元既醉悅且康授以長生不老之藥方我公之壽三千霜

飛仙圖

若有人兮來自天雲為冠帔星為鈿九霞袂帶霓輜軿幡幢繚繞笙簫闐雙成擁後飛瓊前綿約侶是瑤池仙玉山之南半山主主人已去有賢姥氷霜之操節獸苦精誠動天天應許有桃如斗棗如瓜紛天仙兮以勝女

九還七返仙家丹坐令白髮回朱顏賢姥之壽齊南山

得孫喜而有作

七十年來孫始見啼聲一聽便開眉家藏萬卷真堪托
庭植三槐夙所期膝上久攄文若坐目前先慰右軍思
三朝袍笏吾無用付汝他年佐盛時

廣成子壽圖

青山重重白石齒齒長松陰陰濯濯清沈中有至人綠
髮方瞳侶廣成子降于崆峒羣仙何來蓬萊之島酌彼

瓊漿後天難老願分餘瀝及此下民吳門之隱僖敏之
孫七十年間陰功在人翬翔藝苑及今白首何以祝之
岡陵山阜

韓文公勘書圖

墟落新涼對勘書士龍臨此意何如江南亦有韓熙載
到處人傳夜讌圖

贈況山人

姑蘇入國朝守也誰第一況侯江右來經緯氣鬱肆雄

禎境界清減稅嬋嫠殖所以吳下人至今感至骨空山
掩關卧有士叩蓬蓽云是況家孫兼邃青鳥術洞庭白
沙間為我卜宅穸茫茫彼雲山莫此云最吉侯政自堪
思生意尤欵密胡能終偃蹇命車還一出我生本悠悠
世事仍咄咄生前且莫料身後誰能詰青松白石間與
子坐終日勿言身後事且盡杯中物

覽黃省曾明水集

勉之生也少所負良崎嶔雖從諸生游而懷物外心賦

詩何所師泠泠秋磵琴鍾生去我久誰復賞此音不見
昭代士麗藻映詞林元間與大呂一鳴喙皆瘖青紫俯
首拾為國希世琛

東岡隱士築亭於松竹之間名曰欵相意以為予
予不敢當而有也為易曰來賢八月二十四日初
會亭上口占一律

竹間新築小亭低草色花香醉不迷安樂窩中人略似
逍遥公後世誰齊莫因徐孺懸陳榻時許王猷過剡溪

願得時和邊燧息賦詩携酒日同躋

八月十五夜再得孫復次前韻

一歲中間孫再見馬家誰數白為眉氷輪滿正中秋夜光嶽完當丙子期書卷家傳吾欲付麒麟抱送寧堪思從令好學汾陽領尚見箕裘克紹時

送吳文之會試

湖上輕帆彊去颺燕雲漠漠快鴻毛洛陽賈誼年猶少蜀郡揚雄賦最高歷塊始知千里駿當場誰是九方皐

洞庭自昔鍾靈秀不用夷亭俟海濤

次韻東岡十詠

五畮幽棲地謀生不願餘門淹戶牖轍架秩鄴侯書富貴憑蕉鹿文章辨魯魚尚餘驕吝在且欲倩君鉏

洞天連福地閉戶養吾真世降民風古春歸景象新雞豚同作社魚鳥自相親借問誰相侶羲皇以上人

蒼雪餘千挺清風幾百竿葡萄羞晚酌苜蓿媚春盤理亂誰能係升沈已厭觀鹿門真得筭獸遺子孫安

階穿新迸笋屋破蹔牽蘿欄養能言鴨池馴博字鵞處
喧長得靜取足不求多獸對青山飲時時一浩歌
誰謂市廛遠時新薦亦嘉庾郎春末韭陸叟雨前茶架
護新秧橘瓶翻自灌花山人殊未識道是魯東家
先民遺訓在種德莫如滋盧橘接成樹楊梅低壓枝壽
應能比櫟智豈不如葵沮溺耕相耦都忘抱甕疲
未能齊出處猶幸得齊年郭泰舟同載陳蕃榻借眠溪
山朝上日墟落晚生烟村徑相過近詩成幾百篇

剩得幽居趣懸車却悔遲欹山低作檻畎水曲通池步月相携處觀雲獃坐時悠然沂上樂點後少人知黃閣歸來日伊誰共歲年卷中顏氏樂谷口子真賢小閣調鸚語閒牕對鶴眠平生出處意把酒問青天

耕桑時有暇風物亦登臨自是逃虛子誰同擊壤吟簡編中對古冠服外隨今一勺源頭水泠然洗我心

杏林

陸家園裏千株杏處處花開不待春種樹由來還種德

枝頭顆顆揔含仁

三月三日庭前白牡丹一枝獨開

紅紫休誇錦作堆瑶華一朶占先開侶從姑射山頭見不減唐昌觀裏栽綽㪷每憐天與態瓏璁應藉雪為胎風情一種無由見携酒誰當月下來

董諭德文玉歸省其父太守德初詩以寄之德初余同年進士也

瓊林三百英雄輩海北天南復幾人歜喜長庚陪曉月

更誇威鳳應昌辰詞垣正印斯文遠曲水浮觴楔事新
萬木青松何足羨與君同閱八千椿

秉之齒落有詩具羨予齒之牢和其韻以慰之且
自慰云耳

兄弟一氣耳誰强誰獸衰弟齒靨更落予髮白且蓰朝
來覽明鏡鬅鬙亂如茨咄哉此二疾自古誰能醫太公
口含兩張蒼一無之年皆過百歲天豈云獨私人生真
大夢世事如奕棋社櫟散乃壽自全本支離兄弟幸在

告為樂當今玆湖山共追逐杖藜未須支頭童與齒豁
韓公浪云悲西山朝氣爽不妨狂空願
姪延學作亭湖上甚壯詩以贈之
幾醉池亭雪色醪近聞亭子勢尤高白鷗不避新翻曲
黃鳥時窺舊賜袍波影半簾雲浸濕山形四面畫周遭
我來壁上題詩句禿盡中山顧兎毫
端陽風雨有作
風風雨雨過端陽畫舸朱絲邀建章佳節久攀連日醉

故山空負一春忙胸中漫貯匡時畧肘後新傳卻老方
聞道湖州圍未解坐令胥口作瞿塘

讀擊壤集效其體

林下老人何所求求非拜相非封侯所求海内民生遂
所願朝廷聖德修工緜人人崇禮讓羌夷永永罷戈矛
熙然萬載雍熙治林下老人何所求

二氣陰陽相盪摩不知真宰意云何三王二帝時節少
五季六朝喪亂多倉琅又見歌赤燕翠金還聞羞紫駝

近事天高何處問牛女今霄方渡河

我愛東岡一老人百年長作太平民無憂無喜亦無媿有酒有詩兼有賓接樹灌花為活計游山玩水總天真我生亦是悠悠者願得東西永作隣

水仙花為張某作

藐姑射之神人携漢濱之二女儼仙袂之飄飄涉淯波而齊步悵交甫以莫從攀桂枝兮延佇

丁丑八月二十日與弟姪輩泛太湖將遊石蛇山

舟發微雨既而雨大作抵消夏灣蔡九達舍宿明日雨又作游興索然乘便風而還至家則日出皎然矣為之一笑賦詩紀之

載酒張帆信所如青山含雨轉糢糊蚯丘咫尺翻成遠夏渚消搖可作疎世事無端還自笑秋陰有象若為圖始知白傅真堪羨五宿澄波皓月湖

庭梧七首

庭梧曾手植忽已逼蒼穹清夜長聞雨晴朝慣惹風旌

幢驚對峙琴瑟訝中空鳳鳥何年至吾生尚爾逢

春朝起常遲欲覺還偃仰隔牕幽鳥聲日照梧桐上

暑夜卧常遲搖搖動輕箑仰嘯取天風風在梧桐葉

秋夜忽已涼風葉何蕭騷露坐不知久月挂梧桐梢

長夜夢初回月上山之厓何由知月上梧桐影橫斜

長夜夢初回雨來山之北何由知雨來梧桐聲漸澀

冬夜不成眠寒燈聽騷屑天明驚皚皚梧桐枝上雪

和東之送菊菊有楊妃西施之號

先春罨土槿編籬同對年來亦好奇自笑老夫心力懶
黃華隨意着高枝
爛醉都忘倒接羅高堂四菊十分奇西施未醒楊妃醉
白髮樽前恐未宜
年來黃菊也隨時關出金盤與玉巵獨有歲寒心尚在
落英重作楚人詞

瑞柑詩 有序

洞庭柑橘名天下弘治正德之交江東頻歲大寒其

樹盡槁民間復種又槁包貢則市諸江西福建謂柑橘自此絶矣予圃漫栽數株丁丑秋樹有五十餘顆皆珠柑也其餘纔盈二尺許亦結五十餘顆山人爭謂之瑞喜而賦之

洞庭千樹綠化逐鶴林仙寂寞荒園裏纍垂寶顆駢揚州傷錫貢合浦詫珠還瑞應憑誰紀靈根自此傳

素履詩

考祥元視履厥初慎無咎紛華非所忻貞靖自吾守遂

止諒不能欲進夫豈苟鼸鼠煥彰施白賁乃其舊

東菑詩

君豈東菑人而事東菑役帶經和雨鉏抱硯臨溪滌非菑安有畬不耕固無穫他年看秋成千鍾豈謀食

西湖

我愛西湖好何時此一行六橋明月夜花底畫船橫

丁丑十一月得宣府報

土木垂殷鑒俄傳北狩音淚纏寰宇痛坐厭法宮深洛

汭歌鈞石祁招度式金誰扶鰲極正待慰杞人心

再次曹定菴憲副見寄之韻

九十未及八十餘悒悒憂國心如初臨池草聖水通墨
隱几心齋室自虛海內浪傳平子賦濟南誰授伏生書
煩公重有東山望懶性今從水竹居

丁丑季冬二十三日過永定邵氏舟次荆溪和杜子美客夜韻時杜允勝陳宗讓同行

荆溪舟獨進兩岸雪山明風破孤帆力水劘壞檝聲山

陰懷舊侶洛下詠諸生漸覺銅棺近悽然傷我情

夜泊方橋

天暝去程遠扁舟宿鴈沙風烟漁浦樹汀水野人家不識剡溪路空懷博望槎鄰邦猶蹇澁況欲走天涯

河橋舟發歸途作

伐鼓侵星發吳門此日還斷漸溪漲闊融雪隴痕斑劍井來寒樹銅棺失暮山哀年仍事役翻羨白鷗閒

宿毘陵驛

孤舟城下宿城漏滴寒更往事無人問幽懷忽自驚春星垂野動村火隔江明北鴈無來耗蓬牕悠夢不成

黃勉之明水草堂

虎阜峭奔入天平秀特分軒悠通映水几席欲生雲讀易已忘易攻文不倚文閉門方習靜非是故離羣

送李尹經述職之京

吳下徵輸歲轉多瘡痍方仗使君摩銓曹又工三年最里下曾聞五袴歌茂苑雪消梅嶺遠彤庭日永翠冠峩

春風十里楓橋路挽鄧無由奈爾何

苔石幽篁圖

湖嵌一卷多瀟碧數竿足愛此亦何為正也受命獸

偶成

生世七十年迴看如一日中間事萬變或喜或憂戚得失與升沉其事固非一杳然如寤中無復留彷彿前者既已爾後來亦當必所貴寸心虛翛然不留物俯仰天地間無媿亦無慼

東之六十初度

昔我與子兮弟南兄北看雲望月兮思其有極每懷一晤語兮路遠而不得茲余乞告來歸兮子亦辭此郡章大衾與長枕兮日夕聚此一堂胡為乎限一衣帶之水兮欲濟而無梁一年不十會兮悵中心以皇皇喜獻歲之發春兮將上元節鬧花燈高燒兮絃管嘐嘐嗟耳順之華年兮亦人生之難到子春秋逴逴以日高余豈能乎無眊羞世工之浮名兮曾不可以與謀彼器溢而餘

霞兮樂曾不免乎憂謀人國而不善兮寧顛蹶之憯尤
進陽阿之妙舞兮發南國之新謳歌舞佯佯而迭進兮
曾不知歲月之遒年年歲歲樂復樂兮與子同壽乎千
秋

雙湖詩為僉憲謝廷柱作

峯戟靈峯嶺蒼茫寓國山兩湖分映東西間兩湖相去
無十里龜龍天池相對起朝游長林暮小江蕩舟欲行
行且止君非渭川叟公侯封已晚又非鴟夷子烟波去

不返要知釣徒非釣徒敕賜散仙在江湖

偶成三首

飯飽亦何事繞池看魚行凭闌秋雨歇倚杖暮山横忽忽吾將老紛紛物自營百年天地内事業竟何成

睡起亦何事支笻獸看山浮雲世事改白日此心閒鼎鼎歲華晚提提倦鳥還雖居人世内人世了無關

黄閣三台輔青山一病翁伊周曾有志房杜本無功閱世人頻異謀生室屢空行藏那可問雲外送飛鴻

題四皓圖

浦輪應召出商顏漢嗣瀕危即日安若使四翁終羽翼
肯教雌雉變皇鸞

謝安圍棊圖

朝野皇皇意獸閒依然草樹八公山誰知秦晉興亡事
枕在先生一着間

東之惠巾製甚奇侶東坡而小異老夫之所宜戴
也賦謝之

幞頭宰輔帽尖纖雅俗無如此樣兼墊侶林宗微展角
高如蘇子不為簷將籠白髮真相稱若對青蛾未免嫌
我是越人猶愛着肯教漉酒似陶潛

四月八日飲陸長卿園亭

連峯忽地起巉屹倒影亭臺漾碧滿寶障傍人雲錦暖
玉甕留客蔗漿寒梅酸正入調羹用花好還宜隸燭看
魚鳥浮沉滿池上我來終日倚闌干

三月望日飲張延德園亭

高柳陰陰影入池落花飛絮蕩遊絲輕風送酒催雙槳
活火煎茶試一旗卻憶詩書傳有種習家亭館醉無期
戲憐漆室何為者北望長吟有所思

延喆使歸自福建得衢州錦川石立於庭前戲作

錦川來錦化為石道遠懸知來易來千歲僵松鱗駁落
一株寒玉骨崔嵬庭除有地煩相伴梁柱無能莫見猜
賴是前人清節在鎮船元藉鬱林材

玉林

藍田曾種玉歲久長琅玕琪樹東西映瓊枝遠近攢每羞何氏獻聊試優生飡況復人如玉兼葭欲倚難

東湖書院為吳獻臣都憲賦（獻臣先家湖湘有東湖後徙廣西亦作東湖書院不忘先也）

東湖烟水空復空乃在武昌之西嘉魚之東氣吞長江捲七澤聞有至人昔年隱居漁釣於其中邇來一百四十載九疑聯綿竟誰在豈知蒼梧萬里雲山中亦有東湖儼相待潯江灘江左右流落霞孤鶩長悠悠閒來揭

登大雲嶺霜露鬱鬱愁松楸主人自是身許國到此誰能忘首丘此亦一東湖彼亦一東湖乾坤萬里雲飛弧願君慷慨終許國致君堯舜始作范蠡扁舟圖

虎丘

誰云虎丘小我覺虎丘大當疑海上峯湧起自天外忽墜平野中萬劫翠不壞夫差昔霸王猛氣亦已坏神斧鑿巉巖洞勻銀河派雙崖削未平呀呷勢將嚇靈湫湛寒碧劍氣溢光怪銀海鴈飛沉氷巖松倒挂前朝百戰

爭令為梵王界吳儂得游觀時節紛綵繆我老猶愛山興至時獨邁聿登浮屠顛坐覺三吳隘雲夢如可吞八九無蒂芥千人石工眠把酒向天酹不知開闢來曾見幾興敗天風忽然生萬竅同一噫滿山松竹吟波浪恣砰湃平生磊塊胷至此殊一快升沉世上名瑣屑真癬疥我生本優游幸脫軒冕械甘為愚公愚不受蔡叔蔡願言從樂天一年十二屆

送李端裘端行昆仲還嘉魚二子故評事承芳之姪自楚至吳來為其

文乞
墓銘

二李高風挽不回巫山衡嶽漫崔嵬憑將一掬懷人淚
灑向黃公舊釣臺

自楚來吳幾千里五湖風月得同遊片帆明日人何處
悵望長江日夜流

烏林有鳥不歸巢聞有攬天赤壁高我欲因之訪遺跡
側身南望首頻搔

武昌西去是嘉魚縱有魚來不寄書林屋天高無去鴈

他年何處問何如

野人獻菊碧色每叢作雙鳥並立名鴛鴦菊為之賦詩

開與黃花不並時翛然天與碧鮮姿多應幼玉同韓重化作人間連理枝

枝頭兩兩立東西知是鴛鴦不獨棲一種貞心誰得侶廬江小史仲卿妻

不向東籬嗅落英相呼相喚本同聲不知草木緣何事

也作人間兒女情

再至天王寺有感

深鎖禪扉暫一開竹間那復舊池臺歲寒只有庭前柏
五十年前見我來

舊日沙彌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在
莫為浮生一惘然

慰東岡失子

生子秀而文燦然瓊樹枝豈獸立門戶且欲承裘箕一

朝忽摧折天也真難期縱使鐵石腸誰能不哀斯哀之倘可生哀也理亦宜號天天不聞扣地地不知肝腸為爾裂齒髮為爾哀死者竟不返生者空自隳兩傷復何益不悟真成癡我有一藥方授之竺乾師能治迷罔疾願君試服之茫茫大化中萬物皆寄而賢愚與貴賤趣死同一岐雖有壽與天同盡無等哀彭聃安在哉孔孟亦若茲況區區所立畢竟何足施譬如空中華妄作喜與悲倏然還變滅豈足仍追惟所以東門吳無兒如有

兒衆生纏愛賊有如雀黏繞卓哉古達人棄去如唾涕
愛河苟不乾苦海終無涯天道有翻覆人事多參差自
古每如此吁嗟奈何其顏淵仁且夭不聞路也贏子夏
泣喪明但為後人唫追亡建負鼓嗟哉空爾為勸君急
返棹收淚舉一巵

挽施仁德 東岡子

又是山陽聽笛時狀元門第舊弓箕鳳池乍長丹山羽
瑤圃俄摧玉樹枝載酒常時過問字趨庭此日罷聞詩

悠悠真宰知何意誰與乘槎一問之

己卯開歲連雪有作

江南開歲逢三白陰乍晴時晴復陰竹葉得風狂作勢
梅花和月冷難禁漁簑未愛江頭好龍馭惟憂塞上深
我是哀安方閉户地爐火暖獸愁吟 是歲羊價民飢

戲題羊皮燈

刳腸何罪有誰憐化作光明照綺筵百里粥從春市裏
五星明聚夜堂前兔輪避滿哉生鯤魚枕潛輝宿解懸

只恐左慈工幻化故来東壁弄清妍

己卯開歲九日弟鏐宅觀燈次秉之韻

燦燦紅蓮映緑池看燈又是去年時銀毬雪色懸珠箔
畫帶波文綰鐵絲閃鑠最宜初月映飄颺無藉好風吹
因思二十年前會鳳閣傳宣趣進詞

詠魚枕燈

火樹千枝摠不如瑩然光彩透氷壺共言魚枕春裁玉
忽訝龍涎夜吐珠雲母屏開雲影動水晶簾展水紋鋪

香羅萬眼誇吳市瑣細空勞詠石湖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砌成工夫妙天下見石湖集詠吳下節物

朱半山輓詞

晚從秦晉結葭莩拳紹也他年可不孤回首玉山人去遠幾回折簡荷招要八月西風看弄潮今日稽山無賀老畫船空指半山橋

次邵侍郎國賢見壽之韻

杖藜曉上清風閣北望雲山渺雲壑懷公不見誦公詩
清廟朱絃為誰作晨星落落令數公平生出處將無同
我生與世早多忤乞身歸卧湖山中俾來遠致兩罌水
風致年來那有此品題未擬桑苧翁煎法曾傳玉川子
力田自好任逢年隴雲寄我山中篇漢庭共詫大人賦
那知山澤非臞仙與公周旋亦云久不飲每酣公瑾酒
子牟魏闕本江湖公也那能忘黙首我心古井終不波
杞人之憂豈過緘詩遠寄惠山下問公究竟其如何

三月二十三日賞牡丹秉之不至有詩來次其韻

老去那能復種花姚黃魏紫亦誠嘉豈知洛下平章宅還到吳中楚老家粉豔紛披晴墮雪紅香繚繞晚生霞揚州芍藥何如此空色於人豈有涯

次林見素中丞見寄之韻

山林滋味老尤長肯羨裘家碎錦坊却羨雲莊千顆玉炎風五月擘紅香

酒熟無人可共嘗老年唯以醉為鄉那能命駕輕千里

重作歐公會老堂

閏中秋觀月仍兩度生辰喜而有作

一年最好中秋月豈謂今年兩見之玉宇洗空如有待氷輪出海本無期堯階影展新莢葉蟾窟光添古桂枝舉酒向天還酹月年年初度得如斯

木石居士為葉文節賦

山頭一片石石畔幾株樹下有幽居人結廬與同住木石不解語亦復何所知相看兩不厭終歲還自怡石吾

甚愛之千古無緇磷木有歲寒心氷霜見蒼潤二物豈吾徒對之德堪進方令構明堂傍求柱礎材夫君久居此乃獨胡為哉

閏八月中秋夕再至靈巖

靈巖高處尚堪梯佳節重來路不迷日落湖山天遠近雲移臺殿月東西千年杜宇還悲蜀一舸鴟夷竟去齊往事凄凉那可問懸崖荒蘚沒前題

重改靈巖玩月詩

浮雲捲盡碧天高坐見氷輪出海濤秋色十分當此夜
風光千古屬吾曹瑤樓不鑰身親到香徑無人首獨搔
天柱峰頭那佪此莫嫌醉墨涴宮袍

憫松

翠峰洞庭古刹也自寺門至官道皆雙松夾峙大可
數圍如葆蓋如虬龍每風動聲聞數里蓋宋元故物
也予甚愛焉每至輒坐其下移日今年夏至則無復
矣遺予甚愕焉召其僧尤之僧曰縣官征徭急身之

不存松於何有盖粥之以充徭費也吾聞釋氏為出世法謂世網不能加也徭且不免焉非獨人之加而翦伐及於茲松千年故物且不能逃於乎苛政之害如是哉是歲正德十五年也

洞庭古寺名翠峰山門夾道皆長松蒼皮鱗皴根詰屈風動十里聞笙鏞園栾下蔭翠羽葆天矯上聳蒼髯龍不知當年誰手植云是宋家三百年前之舊物每當赤日坐其下時有清風吹鬚髮因思古人不可見重是甘

棠無翦伐茲來忽見怪且驚倒卧道路縱復横可憐堂堂十八公盡與官家充踐更神咷鬼趡競遮護崕摧壑陷難支撑我傷嘉樹因久立封殖有懷何所及顛僵力與風雷爭昏暗如聞龍象泣龍象泣何所為縣官催租如火急伊昔秦皇法最苛猶有封爵來山阿如何今日值刼數大斧長鋸交撝呵深山更深無處避豈若杜櫟長婆娑年來征税揔類此誰采野老民風歌

七月三日大風

去年七月颶風作駕海驅山勢何惡沿江濱海萬人家一半漂流餧蛟鱷今年七月仍颶風驅山駕海勢畧同人家有備幸多免禾偃木拔歲則凶我聞有道唐虞世風不鳴條雨霑塊休徵五事來應時百穀用成民用乂當今公道如天開金縢既啓羣公來賓賢養老天子聖風伯爾獨胡為哉

送顏機機同年水部澄之之子也

當年同看杏園花聚散升沉事可嗟之子此來知有意

年家情分是通家
前人遺墨尚縱橫落落詩篇更老成此去好逞醫國手
官家藥籠要葍苓

次石田松石圖

長松落落白石鑿鑿根株聯蜷皮駁犖懸厓倒挂蛟龍
僵千雲直上雷風作仲圭死石田生後先意匠同經營
想拈禿筆快一掃勢與碣石爭崢嶸堂堂十八公氷霜
閱雄俊巍巍石丈人不緇亦不磷兩翁抱奇節結交亦

相近我非米南宮每見思拜之我非陶隱居聽此心自怡方今大厦連雲起柱礎明堂獨須此紛紛匠石正求材胡為棄置深山裏胡為棄置深山裏

題任月山飲餉圖

韓生畫馬不畫骨月山七馬何崢嶸世俗紛紛方舉肥誰收冀北空羣物連錢鑿蹄黃金羈園人飲餉勤莫辭一朝拂拭橫門道逐電追風君始知

米南宮茗溪春曉圖

春雲黯黮雨糢糊草樹熹微半有無夢入茗溪天欲曉不知元是米家圖

杜幺勝偕陸子潛兄弟携酒至園亭

尋山何用過城西屋後巉巖且共躋高柳暖風初罷絮曲闌疎雨不成泥洛中雅自推三蝦王所端寧止一齊獨樂有園今共樂不妨詩酒日相携

諸友飲怡老園分韻得春字

題詩昨日送殘春桃李陰陰入夏新風動漸驚紅落莫

雨餘猶愛碧嶙峋敢期事業同夔卨且可壺觴引白中
獨有江湖憂未歇北來消息苦難真

震澤集卷七

震澤集卷八

明 王鏊 撰

詩

至樂樓詩為大學士費公賦

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峯有意當牕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重賦吊文丞相祠

漢朝冠蓋竟歸元窮海羣臣抱獨宛請劍便須遊下地結纓何處是中原青泥不化萇弘血白浪空歸伍相魂斜日悲風柴市裏行人千古掩啼痕

盧侍御師邵來謁予於山中時酷暑與約為山寺之游未明舟乃潛發有詩來次其韻

炎蒸一室困塵編坐憶山房滴暗泉古寺晨遊聊復爾清溪夜發豈其然一天涼雨懷通客半壁殘燈對老禪

清旦坐謠還至夕空餘隴月向人圓

次韻施東岡喜雨

酷暑今年直破秋固應宋玉厭荷裯一朝雨勢翻天至
兩月炎威掠地收陋巷誰知顏氏樂清時空抱杞人憂
漳濱好在劉公幹何日青山爛漫游

費倫同七十少同硯席者也

少小相隨同隊魚年來白髮映鄉閭追思往事都如夢
閒看浮生好是虛某水某丘游釣處一觴一咏笑談餘

與君再結丹立伴還見蟠桃結子初

次韻沈方伯良臣為余七十之壽沈與余同生庚午又同在郡滕令同致仕

黃髮歸來共理田食貧終不羨逢年泮宮燈火憐相並李郤科名媿獨先紅藥花翻分陝路白鷗沙占太湖邊年來南極當吳分莫怪鄉人擬二仙

贈葉巡按忠

鄱陽漏網觸奔鯨南國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雄遠戍

浙西士女賴長城鑄山久訝吳王濞斷割誰憐郭子橫
見說臺端峻風采草間狐兔不須驚

陸長卿為三山甚偉因賦

曾聞海上有三山飛墜君家苑囿間乘興偶來觀縹帙
扶衰且欲上層顏參差臺樹雲霞氣出沒巖巒虎豹斑
老我年來無長物舉杯相對亦忘還

延素藏李嵩畫因題其上

吾聞須彌之西興林國中有仙山人未識頻伽獻果龍

象參有女跏趺常面壁終年面壁何所散山月松風為
我伴湛然大定本來空要證菩提登彼岸當年生長本
王宮錦袍錯落真珠紅生身在慾不染欲濁水秀出青
芙蓉姻親眷屬棄如土瑠樓玉宇皆冷通一朝棄喧思
習靜白雀叢林去修性至人有念天不違孽火雖狂中
自定鎮邪干將段段壞身縱淪亡性常在豈知千古屍
如林天遣重生在人界從令不涉生死關六通四智正
覺還摩尼珠露靈光發優鉢花開本性圓九重藥王須

眼手眼手於吾復何有乃知忍辱有仙人手眼不嗔隨所取兩手去千手生兩眼亡千眼現世人不識驚皆眩千葉金蓮繞坐生億丈豪光放皆徧吁嗟流浪閻浮人慾海曾無解脫因李嵩妙跡傳千古稽首空悲蟻蝨臣

送王守會試

雙珠出南國光曜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嗟滄海遺連城摠無價韞匱亦有時鴈行先後耳去去勿復疑

五色菊 嘉定童以遜用水草接菊五色俱有

前身那復是江蘺白白紅紅忽滿枝恐是韓郎工幻化
賺教陶令醉東籬
年來黃菊也隨時鬬出金盤與玉巵姑射惶惶西子醉
歲寒心在許誰知

松石齋

蒼松落落偃虬龍片石磅礴聳碧峯石倚松根添瘦漏
松穿石罅轉丰穠歲寒永結三生契茅土曾加萬戶封
聖代祇今須柱石大山長谷可能容

送賀志同少參之官廣東

越王臺上柳毿毿使節行行五嶺南豸斧氷霜瞻舊吏薇垣風月待新參檳榔蔞葉還隨俗包匭菁茆好貢柑自是隱之風節在石門泉水不名貪

瓦屋山歌

瓦屋山在雅州之滎經其地絶勝長洲尹高君第聞之曰吾將老焉余悲其長往而不來也以吳人之意招之

瓦屋山瓦屋山乃在邛崍九折平羌間上有攬天壁立之孤峰下有奔流赴壑之驚湍神光夜現普賢相紫氣晝滿玄元關娑羅花開錦繡斑蒙茸紫竹長琅玕誰云風俗混擘蠻世塗險巇乃歎安武陵桃源在人間丹厓萬丈誰能攀君今此去何當還長洲父老翹首日西望願君少住慰我吳下之羈鰥

白巖歌為喬希大司馬賦　白巖在太原之平樂南京兵部尚書喬公希大家焉吳門周臣寫其圖余為題其上

太行西來勢如翔兩崖忽斷紛開張中間沃衍散耕牧
至今風俗餘陶唐白巖嶕嶢森立玉疑貯白雲千萬斛
又疑天山雪不消六月懸崖挂飛瀑長松矻碔倮虬龍
磐石坐送孤飛鴻朝看白巖橫暮看白巖縱幅巾芒屨
長松下白巖處處長相逢一朝還為蒼生起坐鎮留都
惟隱几江東烟樹晚重重回首白巖雲萬里符堅入寇
不須驚隱然人倚如長城圍棋侶是謝安石斷割誰為
郭子橫只將忠赤佐天子不管白璧來青蠅青蠅青蠅

何為哉我思白巖歸去來

和林見素次蘇子卿見寄之韻四首

向晚心不怡中庭立徘徊羣雅競鳴噪孤鴻獨無依無依亦何恨稟氣與時乖物情逐時好志士多苦懷咄哉賈太傅厝薪胡獨悲黃竹有遺歌至今令人哀籠鳥望雲端自傷翅翎摧海濱有大老何時當來歸知音苟不存至絃徒自揮悵望武夷雲我身安得飛

夜光忽暗投按劍知無因傾蓋苟如舊異世為同人昔

君向遠謫可贖人百身紛紛燕蝠輩相爭錯昏晨對面
不相見肥瘠越與秦所願崇明德皓首期日新物理有
相感波間躍粧賓嗟嗟皇甫規豈是中州人誰云閩吳
遠眄睞心所親
驅車遠行邁中道忽自疑章甫資之越無乃非其宜涼
颸撼庭柯絺綌已淒其歸來洞庭野茹糗勿復辭椒蘭
亦已變根莠能無滋四時紛代謝彼此各一時獨卧茅
檐下無為浪多思

昔我游藝苑吸露漱奇芳及今志乃吞敢望作者堂一編誰所授來自閩之鄉讀之增壯氣字挾風與霜忽然造冲澹蘇李同翱翔借問何能爾工池飲奇方鳧鶴各有分誰復計短長兼葭葭望伊人宛見水中央秘之在篋笥時時吐晶光

聞尚書泉山林公訃

俯仰天地間我生殊已晚古人不及見前輩亦漸遠昔年忝朝列三五齊手板入參議帷幄出翱翔藝苑兩心

無猜疑終始共推輓豈知一朝異分散東西征羣才飛
刺天林立盈彤庭三五各天涯相映如晨星嘆嗟昔時所
背空負海內名有如林泉公宿德衆尤向詞林三十年
縝密見涵養掾履氷玉清文章臺閣樣榮名勢利途衆
競獨退讓皐比坐成均六館無孟浪道傍推大宅寒士
俱挾纊保釐向南都百僚同倚仗平生事藏密臨事何
慨忼大奸弄朝權士氣紛沮喪羣蟻赴腥膻正色疏獨
抗浩然賦歸來高卧青山雲弘開綠野堂賓客引白申

廣德車尚懸疏傳金不貪行年八十餘龍馬富精神人言天所留復起承華勛方期會老堂杯酒道情素計音忽然聞風前淚如注安得延陵劍挂向閩山樹

懷恃卷為歸仁賦

人皆有母而我獨無嗟我之生曾不如彼慈烏慈烏有母能反哺我養不逮獨飲泣以躊躇踏人皆有子而母獨亡嗟母之生曾不如彼空桑空桑有子能返顧母年不待獨飲泣以彷徨

荆山小景為王維絹兵侍賦

小築雲巖寄此身軒窻長對碧嶙峋龜蒙島嶼連天起

祇與荆山作主人

觀福建内臣進花鳥賦

玄猿呈藝宛如人孔雀鸜雛貌摠真惟石鉞松曾入貢

名花異卉摠橫陳藩方故事修應舊聖主當陽德正新

一路光榮人莫羨已聞千里罷還民

贈黄道士

海上仙槎去莫親青谿騎鶴更何人參同契得心傳妙
太乙爐存火候真白日山中號鬼魅黑雲壇上撥星辰
年來黃髮哀遲甚乞與明牕一縷塵

送高德元還越

解纜錢塘過五湖童蒙求為指迷途方池墨暈春波淨
別館書聲夜月孤十載交情如一日九師精義重三餘
願君莫作飄然計正講濂溪太極圖

寄韓尚書貫道

河東夫子近何如北鴈聯翩不得書一片丹心終許國
半生華髮只鰥居尋盟莫放山陰棹挾策誰從白下驢
我有愁懷何處寫首陽雲盡月痕孤

奉和東岡歲暮有懷見寄之韻

歲暮相望思渺然幾迴欲去更遲延舟辭震澤無多日
歷改王春又一年澗壑未須悲蓼落閭門誰正俟傅宣
人生得喪應難定社稷無能却自全

次韻文徵明見贈之作

十年穩臥碧山阿姓字無緣落諫坡江上野鳧元自佚日邊威鳳況云多正逢聖理方更化豈謂温綸亦漫波幾度懷恩思自効蹇疲難進欲如何

和謝少傅晚步見寄之韻

疲薾懸知進步難十年學道得鯢桓晉家謀國三為衆蒙叟巢林一已安獸上高丘時縱眺偶携稚子亦成懽願公早為蒼生起林下還霑聖澤寛

憶東之

歲歲重陽送異葩楊妃西子鬬橫斜今朝獨到東籬下
含淚無言對菊花

歲歲元宵興倍增羊皮魚枕各分明繚絲新出滇南樣
獨惜伊人見未曾

歲歲春山得共游藍輿軋軋兩夷猶如今不用登臨去
花落花開獨自愁

常時見月倍相思海北天南會有期今日舉杯還向月
不知何日是歸時

月下花前每舉觴分題押韻兩相當如今風物依然好
不見來書細作行

敗葦蕭蕭古岸頭垂楊兩岸送行舟夕陽哀草荒郊外
爭使行人不淚流

每到塘橋月色昏兩燈扶幼自應門如今怕向西州路
舟過楊林淚暗吞

久旱喜雨

五月炎熇熾若焚西來一夜雨翻盆欲知遠近懽多少

白滿陂塘綠滿村

唐子畏臨李成羣峰霽雪圖

吾聞西域之西雪山高六月積雪猶不消今之畫圖無乃是何山勢洶湧如波濤大山崔嵬小山聳萬壑千岩光欲動營立化去五百年遺踪一見人皆竦六如胸次蟠輪囷戲梭碎玉散作千嶙峋一重一掩分向背營立侶是君前身隆樓傑閣爭相向美人正醉銷金帳豈知洛陽城中僵卧者門外無人雪一丈

毛都憲七十邵二泉以前韻為寄復次之

紛紛才俊登臺閣誰伴幽人住巖壑龍驤萬斛橫巨川
商家欲濟須渠作當今人物有如公胷蟠經濟誰能同
世人重腊不重玉居然棄置中吳中臣門如市心如水
崇也當年亦如此平生意氣小楊修磊磊誰能數餘子
力田終不羙逢年熟讀參同內外篇七十年來髯侶漆
人言真是地行仙錢彭八百不為久壺中自製長生酒
金華玉液分劑停鶴髮飲之成黑首世途宦海足風波

鍾呂日久相經過黃芽白雪行已熟日月跳丸奈爾何

嘉靖元年二月廿九日與林司空見素同登工方俯視雲水千頃青黃絢爛見素曰此一片錦也賦詩紀之

晚扶殘醉上峣嶢雲水空明映碧寥雨歇花畦紅冉冉春歸麥隴綠迢迢幾番游鹿還堪吊一去冥鴻不受招遠客登臨思無限手摩蒼蘚認前朝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幾年白下避車塵此去爭誇脫穎新桂子已傳蟾府種
杏花還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光生里捧檄懸知喜為親
八月南來鴻雁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覲余竊伏草野無
復當世之望忽承九重遣使衛命下賁丘園此三
代養老引年之盛禮也斯禮也不見於天下久矣
顧余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既竣使道歸拜太夫人
于堂感激之餘無以為報因賦詩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詰錫紫泥銜鳳嘴
服裁文綺損鮫鱗未嫌五馬歸朝趣且喜雙魚入饌頻
哀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達楓宸

林見素自吳過二泉二泉有作次其韻

旗旄翩翩動復延幾迴翹首太湖天一生面會知何日
千里神交積有年載酒未過揚子宅抱衾同上鄂君船
知音自昔稱難遇第二泉頭撥五絃
千尋碟砢慧巖松歷盡氷霜有好容二叟共談泉上石

孤帆三宿海邊峰淵然叔度難為挹老矣馮唐豈願逢
盛世皐夔方並入巢由自可遂疎慵

傷庭梧

嘉靖改元七月廿五日颶風大作庭前雙梧其一忽
顛賦詩傷之

庭前兩梧桐膚寸手所拱歲月曾幾何直上殊挺拔我
栽雙幢幢雲漢相摩戛謂言召南棠百歲辭剪伐獨嫌
清秋夜障我中天月星辰互蔽虧胷次不得豁意欲稍

去之惜此方蒙鬱颶風忽西來勢倒瀉海竭屋瓦盡飛揚行道多顛蹶挺然與風爭倔强蛟龍跋終然不自持劃若崩山坼杜陵惜楠樹我意亦恍惚信哉昌黎言木高風必折勿言勢崔嵬螻蟻中潛穴侶聞崇明沙濱江馬陀窟萬室隨江流老少多漂沒公胡久彷徨為此良咄咄翻惜堂構初不種松與栢

金氏亭上賞菊昔曾於此看牡丹

牡丹亭上昔同看又見黃花感歲闌西子韶華常帶醉

東籬晚節頗禁寒坡翁莫恨居無竹楚客空嘲澧有蘭
秋月春風興無限為君終日倚闌干

癸未春予送女至京口至之明日為上元節是夜
宴遂菴楊少傅第少傅懸燈于山燦爛奇甚

良辰勝事古難齊此夕鼇峰喜共躋遠岫流輝星上下
曲池倒影月東西臨風玉樹遥歌雪出水青蓮不染泥
鐵甕城高如白日歸途馬上聽晨雞

遊招隱等寺

春寒漠漠上宮袍雨後山光湧翠濤洞口雲埋龍尚蟄壠頭泉迸虎曾跑每因懷古還興歎豈謂尋幽反得勞明發丹陽重回首長江天遠望城高

茅山

大峰小峰連中峰當天削出青芙蓉一朝忽立九霄迥百丈乙度千巖重思昔颺輪同駕鶴祇今雲氣猶成龍遥遥長史復何在華陽洞裏應相逢

茅山巧石亭

大湖有奇峰倚插半天裏風雷忽失之何年飛墮此

孟子河孫氏樓

江上青山山上樓凭闌俯瞰大江流海門烟樹熹微見云是三山與十洲

張旭春草帖子聞其奇久矣今年至京口始得觀于少傅楊公之第天下奇蹟也公欲予題其後以詩來云敝墨殘毫一尺餘老來猶得伴幽居宋元好事題將徧當代名公可缺書余謝不敢當次其

詩云

種髮蕭蕭七十餘問奇還過子雲居幾迴欲繼元和脚

阿買從來不解書

禽言

吳中蠶熟時有鳥日夜鳴其聲云摘苞看火相傳昔

有婦摘苞棲蠶火發苞上焚死化為鳥余憫其志為

賦二首

摘苞看火摘苞看火星星早不滅炎炎熾其那吳宮已

成灰阿房亦焦土摘笆看火
摘笆看火摘笆看火汝身不自全吏管人間火李斯佐
秦亡林甫熾唐禍摘笆看火

次木齋閣老見寄之韻

行年七十又加三俯仰乾坤幸免慚世有錢鏗方我老
坐無鮑叔共誰談夕陽溪壑翠尤薿曉雨園林綠正覃
還擬西湖為勝集已櫜沽酒典朝衫
纔說迎春又送春紛紛紅紫幾番新誰云海內無知己

且喜尊中有聖人瘦似維摩還示病樂如原憲不妨貧
山人自合山中老出處無煩問大鈞

知樂亭

深巷逶迤接遠汀小園花竹閉幽亭春池水漫魚遊樂
午院風微鶴夢醒有榻可能分我坐無弦元不要人聽
日長讀罷參同契正對前山一點青

六月苦熱壬子日得雨喜甚

幢幢淅淅又蕭蕭兩月炎威一夕消酷侶甑山揚火幟

快如銀漢瀉天瓢乖龍久鬱蒼生望淑氣潛回赤土焦林下老人忘帝力有年還聽路傍謡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西

鴻都兵後望來蘇江左來旬此大夫入夜災星方退舍詰朝甘雨又隨車風輘舊仰搴帷外河潤新傳視篆初文肅家聲真不負尚能把筆為君書

題畫

杏花如雪滿長安起視星河夜未闌為惜穠華宛相侶

臨風先折一枝看

坐看氷輪碾玉池夜深欲去更遲遲廣寒宮裏誰為伴
特為姮娥住少時

和東岡憎蠅

炎宵擾擾困蚤虱稍喜新涼奈爾蠅每向杯盤傷沒溺
故於眉睫惱費騰居然能變白為黑忽地翻令愛作憎
勸爾營營休自得西風昨夜報嚴凝

謝郭長洲惠橘

琱柈紅玉寫纍纍四月江南見亦稀只訝蠻房輸與蜜
誰將猩血染為衣飣來客座驚三絶種向家園待十圍
他日洞庭修橘譜但應書作郭公緋朱橘

誰從天竺到閩南移得祇園別樣柑灌頂醍醐雖少液
兜羅綿色尚餘甘一拳不減商顏趣十指分明佛手纖
歌利不須矜節解最無嗔恨是瞿曇佛手柑

丹陽孫思和訪余于洞庭詩以送之

曾訪南徐孟子灣七峰高處恣躋攀何當再約孫明復

徧覽長江兩岸山
玉柱金庭未易尋飽看七十二瑤岑太湖多少閒風月
歸對金焦盡日吟

重陽前二日東岡人來約登高之處詩以報之

風風雨雨重陽近肯向東籬漫舉杯關下每叨黃紙問
林間還喜白衣來五湖烟月容兼管百歲風光許獨陪
老眼欲舒何處好與君携酒上崔嵬

東岡有只愁風雨侶令朝之句走筆次韻答之

太湖高處望夫椒佳節登臨不憚遥折簡故人先有約
定知風雨不崇朝

九日登象鼻諸嶺

秋來日日風和雨猶喜重陽一日晴携酒登高高興發
徧摩石壁與題名

重陽後復雨速東岡

蕭蕭風雨送重陽索莫園林夜有霜咫尺故人期不至
黄花端復為誰香

和見素尚書得謝之韻二首

把袂楓橋憶去年旋聞廷論幾扶顛尚方甫聽尚書復
春水忙歸野渡船冠蓋便應傾洛社經筵不道少伊川
從令烏石岡頭嶽付與希夷自在眠

雲補衣裳竹補亭亭中高卧一人醒匣涵温室金泥紫
飯煮仙家玉粒青自信逆鱗無忌諱亦緣磨蝎有神靈
何當萬仞語溪石魯國顏公與刻銘

重陽後五日延陵奉菊為壽五色皆具而紫菊特

奇囷賦

舊種寒花五色齊年來紫菊出關西楊妃醉醒暈猶在順聖名高價盡低點綴不煩丹竈汞封培應藉武都泥姚黃魏紫元相婉說與詩家漫品題

金碧山水為丹陽孫思和賦

碧水丹山碎錦首樓臺疊疊樹重重恍然坐我江南岸相對君家七秀峰

胡太守孝思奉詔存問過太湖有作次其韻

東南巨浸茫無外吳越交爭向此中漠漠鴈飛愁欲墮
冥冥帆遠若乘空樓臺倒影星河動花木交陰島嶼通
倘沐皇恩分一曲他年請爵太湖公

林屋峰前受一廛渚扈汀鷺住相連久塵殿閣三台地
歸占東南一洞天詔下屢沾新雨露林閒還與舊雲烟
自從白傅來游後直到君侯兩侶仙

毛給事玉高祖母劉曾祖母魏雙節詩

姑孀居婦孀居姑誓不負夫婦誓不負姑艱危顛踣交

相扶兩心炯炯氷玉如寒燈照影相映派牀頭遺息聲
呱呱煦濡抱負夜辟纑迄今有立非所圖山南崔家大
且都天道耿耿良不誣天道耿耿良不誣

胡太守再次前韻復答之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烟雨中萬壑奔流秋野濶
孤松倒挂寒潭空恍疑靈境與凡隔豈謂人寰有路通
畫船五宿澄波裏千古風流始屬公
洞庭東西雙玉峙物外地脉相勾連雨後人畊隴上陌

月明犬吠洞中天紅蒸遠岫上朝日暝入孤村生暮烟
漁郎再到忽迷路錯比桃源道是仙

歲暮有懷木齋閣老因寄

東山謝傅近何如尚憶同游玉署初歲月閱人雙短鬢
功名過眼一蘧廬剡舟有興空回棹塞鴈無緣得寄書
聞道西湖好風日幾迴命駕復躊躇

胡太守冬季存問謝之

退傅閒居正穩眠忽聞優詔下林泉玄纁束帛皇恩重

駟馬旌旄太守虔三代引年聞有禮閭身報國媿無緣
獨憐蒸藿心猶在願得迴光徧海堧

復生

萬生擾擾咸歸盡盡處還延世盡驚揮環且非羊叔子
折矢乃若徐佐卿庭畔枯株有由枒雲間晦月哉生明
相知相見莫相訝昔時子政今更生

盧師召侍御新建范文穆祠於石湖傍有詩次其
韻

萬木陰森畫梁淳熙奎畫尚流光一丘占盡吳山勝
二水分縈越壘長枯坐老禪依竹影時來估客薦蘋香
雪坡天境依稀在莫把名園比洛陽

重遊一雲寺

一雲在天平之西余弘治間曾一至焉留詩而去正
德辛巳復至其地俯仰二十餘年矣感歎之餘漫賦
一絕

為愛禪房好竹林不辭迢遞度遙岑山僧認得曾來客

祇是鬅鬙[illegible]滿簪

游穹窿山

與蠍柯輩泛舟至胥口潘氏日已西遂宿明日雨將午少霽至穹窿寺寺在山腰飲法雨亭而還不能窮絶頂之勝也

十年林下無羈絆吳水吳山飽探翫穹窿至近高且險欲至靡由輒興歎喜聞地主有嘉招春服初成雜童冠畫船載酒出胥口畧綽湖稍旋抵岍民淳地僻客至稀

老少相扶出門看吳王種香涇尚存歲歲采香多女伴
我聞且欲登香山雨脚忽來行漁散明朝雨勢止復作
世路陰晴那可算文侯豈失虞人期勇往前行賴明斷
籃輿旋濘那復辭邐迤青山開四畔前山雲接後山雲
佢是山靈顯奇觀嶔崎犖确路登登山腹盤迴轉危棧
諸峰一望皆下風始信陽山纔抵半買臣駁落讀書臺
曾是樵夫終佐漢丈夫出處會有時不記當年愚婦訕
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塵埃得滌浣山頭咫尺不得升

甘被同行譏老懊茲行雖勝興未厭斜日歸途幾留盼回頭一笑謝地主他日重來殊未晏

和邵二泉申詔許終養韻

青門幸有種瓜田出處無煩更問天自是皇恩深眷戀非關臣賦有奇偏情同令伯陳情表志在高平樂志篇願得王陽長在位且教貢禹過年年

月夜與客飲千人石

千人石上來多矣豈知月夜尤奇偉纖塵不動萬籟寂

冷然一片瀟湘水平鋪寶篁光瑩滑脚踏白雲飛不起
又如藍田種玉生未齊琴琳琅玕高復低樓臺林影互
虧蔽恍如龍象如狻猊衆賓興起歌且舞持杯互勸行
相携歌聲上遏行雲斷舞袖翩躚影淩亂僧房有客竊
睨之疑是羣仙降霄漢生公説法令安在巨石低頭向
人拜一方明月還可庭空色元來本無壞舉杯問月月
不言劍池龍化石依然吳王已去那復管付與吾人一
醉眠

余斷送迎久矣內翰巖維中奉使三湘還過吳治具邀余過虎丘余不能辭也賦詩一笑

看徧蒼梧山外山吳中仍愛小孱顏如何地主翻為客多少榮途未得閒張席坐隈新竹粉題詩劉破古苔斑夕陽共下山門去處處停橈未擬還

邵二泉點易亭石得泉有詩次其韻

酤憐蠐吻瀉寒泉百里曾煩乞剩涓繞舍雙魚驚洽躍調符單馬罷郵傳不愁海若畏秋水會見宣尼嘆逝川

大易無言原有象定應天一在亭前

錢汝礪院使八十

當年醫國更何人閭閻傳宣入對頻何事帝心多簡在家傳佐使與君臣

辛巳新春有感

山林朝市本無干怪事驚心欲遣難金谷多藏還作祟鹿門計拙却為安始知晏子辭邶殿豈是王晞愛冷官天與百年雙老眼可堪看徧世途艱

十三絶句

白草茫茫走亂沙邊風獵獵動胡笳燕山臺殿雖然好
宣府元來是我家

少年天子重邊功烏帽戎衣手角弓行徧漁陽并上谷
並無虜騎到雲中

安化跳梁即日平中原羣盜敢縱橫鴻都造亂誰堪使
除是君王自領兵

彭蠡風飄一箭收九江安慶是安流說與藩王徐送款

親臣無數要封侯

天子臨江渡六軍長江無浪天無雲笑殺當年魏文帝

武夫空復有千羣

縛得名王氣轉雄凱歌聲裏擁元戎發蹤不用蕭丞相

合與官家第一功

燕雲漠漠鎖重樓八駿驅馳正未休莫道十旬猶不返

金陵原是帝王州

二水三山入豫游八方無事更何憂秦淮流水悠悠在

好與官家造酒樓

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
願得迴鑾一顧之

三顧頻繁亦未聞金陵東下是金山分明鐵甕頭邊路
載得賢人與共還

趙普元為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逢意
海錯猶堪佐酒巡

北固山前駐翠華殷勤來訪相臣家太湖惟石慙多倖

也得相隨載後車
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今更煒煌漫衍魚龍看未了
梨園新部出西廂

題西湖春景

吳山下瞰西湖水山外青山相對起前朝遺跡何處尋
高下亭臺花霧裏又聞西域靈鷲峰飛墮西湖東岸東
穿花映柳隱復見游人如在錦綉之叢中工天竺下天
竺三十六峰如立玉錢塘潮湧雪山來海門巨浪高如

屋我生山水夙所好咫尺錢塘未曾到未曾到神先游畫裏見山如舊識前身已侶到杭州何當一日命小舟載我西湖湖上頭徧覽東風十二樓

寄韓司徒

我昔游京華賢豪並馳騁所睎稷契輩肯顧絳灌等一朝事勢異雲散江湖迥翛然卧一丘百念付灰冷死生離合間我志久已冥有如河東公在念獨耿耿公如玄酒樽澹泊中雋永世途亦堪憐汲短廢脩綆憶忝剡薦

初對判尚書省我言公弗猜公意我先領公如劍就硎
我若弓受檄退食多賡酬官居無造請雜篇束碎金欲
和輒羞郢豈徒滅坎窞固已絶畦町深情獨先飫苦節
衆尤警從官四十年一室每懸罄中年已鰥居不惑先
楊秉曾無管鮑從況乃粉黛靚吏人抱衾裯一燈照孤
影朝飣具三韭夕設或脯脡魯山與陽城異世可同境
啜醨彼何人衆醉嘲獨醒謙謙君子心當事尤骨鯁率
衆叩天閽羣邪期盡屏傍觀何脉脉獨立殊挺挺嗟天

獨奚為事變在俄頃逆閽據津要威福恣所逞平生相
許志一旦成畫餅亟檄乃所甘酷罰獨何眚我時忝樞
近太息莫能拯俸資或潛輸譬割春俎脛歸卧汾晉間
甘心混黿鼉卻掃絕梁碭清風播箕潁公既遯高萊我
旋謝台鼎吳晉兩閒人萬里星河炯茫茫天地間挂此
東西景蛩蛩失巨虛佇望勞我頸靡由探興居況復承
歎謦欲命淮南駕或放山陰艇出門若有礙大道坐成
梗何時睹至治四國仰嘉靖二鳥復相逢雲天恣游泳

王成憲府博自崑山來為予七十壽成憲時年七十八矣追數京師詩社中人惟予兩人在者感劉禹錫詩因成四首

當年闕下會羣才日日賡歌把酒杯四十年間誰復在鄴下陳思久已亡應劉徐阮摠堪傷誰知獨有安陽客還到吳門舉一觴 成憲安陽都尉門客

題詩倚醉字橫斜不忍重看感歲華白髮年來心尚在

手持紈扇索驚蛇
欲唱涼州調未真米嘉榮後吏何人只今才俊休相笑
曾是文莊席上珎

偶成

一日日已去一年年復來來者如黃河之源滔滔而不
竭去者如長江之水滾滾而不回人生百年復何有來
者去者催相仍麒麟閣上幾時畫蓬萊頂上何時登我
聞九州之外有九州又聞天上五城十二樓安得挾彼

安期羨門鍾呂輩乘風馭氣同遨遊下視人世如浮漚

志喜和秉之韻

周邦雖舊運維新歷盡氷霜快值春天上真人方出震海濱大老定來臣奸回已報都從殛風俗何憂未盡淳但使遺才收拾盡不妨垂老太湖濱

天書夜下罷游田斗覺薰風入聲絃郢邸一朝潛忽現蒼生四海負皆蠲大橫已協重離兆厄運行辭百六年從此寰區無一事朝廷尤望任惟賢

故順菴駱先生挽詞

泮水從游處重來尚宛然古臺猶有栢壞沼已無蓮講授春風地絃歌夜雨天四方多弟子深媿表新阡

石田學蒙泉閣老畫蒲萄

虬髯詰屈幹鱗皴二老含毫鬬出新試看山亭秋雨裏不知若箇得渠真

虎丘陸羽泉埋沒荒翳久矣高君尹長洲始命疏濬且作亭其上以表之予賀茲泉之遭也賦詩紀

之

翠壑無聲湧碧鮮品題誰許惠山先沈埋斷磴頹垣裡搜剔松根石罅邊雪乳一杯分沆瀣天光千丈落虛圓向來棄置行多惻好謝東山悟道泉 洞庭有悟道泉甘寒清冽而不與桑苧翁之品



震澤集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五 集部

震澤集卷九

明 王鏊 撰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夜聞海潮聲 寬 大地洶若動敗葉俄填坑 鏊 頑雲總歸洞噌吰萬竅呼 寬 凛洌百泉凍野曠鳴枯桑 鏊 原低偃長葑陰霾接混茫 寬 噫氣來倥傯冷助玄冥威 鏊 狂招

韓愈訟雷轟號令嚴天轉機軸空易水仍蕭蕭寬燕山殊瞢瞢不知怒何為鏊所喜散堪用倏往捕亦難逆來受須共寬有時稍紆徐忽地還放縱再作疑催詩鏊橫犇驚失鞚卑飛爭墮鳶彎卧早藏蝀寬沙漠號狐狸岐山噤鸞鳳披襟誰敢當鏊落帽衆相哄點也妨詠歸盧其憂病中寬遠應經土囊細或入石縫眯目塵簸糠鏊拂鬚氷織綜迸裂沙成河盤旋城抵甕寬星好怪維箕鷁飛書乃宋拔木周籥緘鏊揚波越裳貢漢歌懷沛臺

楚賦想雲夢寛廬舍遭傾摧陵園起哀慟前瞻巧趨蹌鏊後逐遥餞送歷塊勢尤顛下坡力如壅寛八極御可游五湖桴莫從先登賁育雄鏊鏖戰鄒魯閧胡馬依北嘶鯤魚徒南羾天工無乃勞寛吾意因爾諷愧乏吉甫才穆如難繼頌鏊

陽山大石聯句

峻極惟崧高嘗聞吉甫誦寅石今者何為勢若與之共偶來試春衣塹爾解塵鞚鏊登原路屢迴入門樹爭滃

寅 疊處壁言為山呀然忽成洞 鑒 橫陳類涅槃分峙譬翁
仲 寅 啾啾猿度悲貼貼鳥飛恐 鑒 躍治祥金流黝堊聖
鐵凍 寅 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 鑒 一整還一欹誰迎
復誰送 寅 陽山劃中開虎阜凜旁從 鑒 靈壁豈同儕岐
陽真異種 寅 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 鑒 蹲貔怒將齧
奔馬猛難控 寅 有並若肩隨或分如鬬訟 鑒 龍象整法
筵鼈鼈失家衖 寅 鑿須神禹功煉待媧皇用巖巖挹孟
軻侃侃立子貢洲邊樓碎槌江上城卧甕 鑒 憑焉或言

晉碑爾倏實宋 寅 五丁安能驅百神互相奉 鏊 負戴賴
鯨鯨黠化謝鉞汞 寅 支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 鏊 攫拏
鬼亦驚秀傑天所縱 寅 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 鏊 寧
能辭脚繭且得愈頭痛 寅 秦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 鏊
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 鏊 咄叱起老羝搏拊來儀鳳
寅 太湖隱見微遠山朝挹衆沈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
苔古積成衣藤枯倒穿縫顯扈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
兢步難移瑟縮心屢動幔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

欲浩歌援琴時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碚上帝關九重下界市一閧目中無全吴胷次有雲夢便當結幽盧採擷當月俸鏊

石湖阻氷聯句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曉發行行抵斯湖銓望望指巨缺層氷塞長河流澌截輕筏鏊大塊噫餘威玄冥令仍冽帆集比魚鱗岍妥蛻龍骨銓人斷越城橋鴈杳堯峯齾鏊嵯峨峙玉山璀璨恍銀闕或碎若彫鎪銓或銛如斧

鉞或垂如玉釵或拄若象笏鏊鼇足欹莫支鵬背負如
閼銓造煩魯遽工解倩師襄掣夏蟲語應疑鏊宵狐涉
還歇戒自履霜初銓藏豈凌陰節山腰助谽谺澤腹增
嵽嵲鏊上下眩坤乾東西混吳粵王祥鯉莫持銓孟宗
笋堪掘國忠信難倚靈均未須淈鏊進如狼跋胡行乃
車無軏舟子立招招銓行人憂忽忽一葦那能航五丁
未渠伐鏊飛渡諒斯難來歸怪時咄況當陽生辰正值
春王月誰乘浮海桴鏊莫借凌波韈行止豈偶然聊歌

記顛蹶 銓

除夕喜雪聯句

忽忽歲云除紛紛雪仍積 鑒 玉樓凍鱗皴紅爐光欻赫 銓 瀟瀟瀉竹聲燦燦瞬空色 鑒 勢欲減鐙明威能消酒力 銓 纔看擁庭除斗覺摧屋脊 鑒 林風助飄飄簷溜增淅瀝 銓 戰陳驚六花農家驗三白 鑒 已見散成林還憂大如席 鑒 悵憶党家斟履存東郭跡撒鹽我何才投簡君誰敵 銓 端木夜仍飛靈蓂晦全易遥思大廷賀誰問

窮簷喈鍪把酒待新春題詩永今夕銓

石湖聯句與師召

兹地屢經行孤亭坐寥闊今來怵具瞻畫棟映轇轕久聞玉川史新表石湖辟緬懷文穆公弗翦越城茇穹廬受書爭勁氣凛莫敓岷峨開府議高標藐誰剟阜陵借褒賁益國推挺拔天鏡閣澄泓玉雪坡達枿甫辭狼胡疐尚說虎須將因人地逾重懷古心尤渴歲事薦蘋蘩登庸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袒割君功已奏成我

冗敢辭撥方愁積潦深忽見陰霾豁天公如有待我興
其可閼舟借花邊維道屏松下喝未獲從駿奔猶幸瞻
屨鞨山僧具袈裟田笠雜緇撮展席俯清泠開園擷芳
辣野坐厠漁樵蔽談參毳褐呦鹿杳不聞游儵瀅堪掇
盟與沙鷗親吟免山禪聒陳跡俯頹垣流芳仰先達五
湖勝全供三峽恐始脫帆影遠若凝波光澹如醊石梁
卧湖心浮屠見林末高歌和滄浪清夢渺黃闥倡酬忘
詮次今古藉囊括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第三泉亭聯句

鑿開孤嶂一痕青 濟之 洞勺還來漱玉亭 東之 霜落丹楓秋欲老 玄敬 池涵寶劒氣無腥 濟之 煎從桑苧傳三昧飲對離騷喜獸醒却怪又新多浪語 濟之 獸於揚子詫中泠 玄敬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今日是何日六日中元過未久人言此際每生賢萊公

在前公在後不知麒麟天工有種無抱送千年還姓徐
天生賢俊固有意風骨自與凡人殊宛如明月出海底
側射萬頃澄波湖木天瀛海人莫到十年讀盡中秘書
朝承密旨慕賜宴一時恩寵誰能如經筵手持五色線
要補山龍華蟲黼黻之華裾今日芻蕘有語煩聽取願
公一日登台輔漢丙魏唐房杜宋司馬歐韓范富願公
事業與此數公者爭先驅然後歸作睢陽五老圖

自昔君臣信際會風雲有數看聖節纔過又值生申初

度金鼎調元親手付十年海内歸陶鑄聽童謡好個太平朝賢宰輔量韓琦身裹度勲丙魏謀房杜稱蜉衣玉帶日承恩注特免常朝朝罷入平章軍國中書務行年七十轉精神無求去滿江紅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正德己巳八月十七日予六十初度之辰時歸自内閣醉填四詞

今日是生時滿座親知都來上壽把金卮百歲人生今

過半好共開眉玉帶拄花枝醉墨淋漓世間名利不關
伊況復功成名遂了不樂何為浪淘沙
行年六十鬢斕斑皇恩特放還高堂設席對青山秋來
正未閒陰忽霽暑新寒笙歌夜未闌傍人莫笑老嗟頑
人生到此難阮郎歸
寶月天邊光未缺昨宵纔過中秋節大官酒饌年年設
今年別壽筵開處依林檻碧水丹山常夢說如今摠在
門前列舞妙詞新聲激烈歌一闋金樽滿泛清秋月漁家傲

紫閣黃扉蜡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挂冠一日賦歸來閒情又在功名外明月逍遥白雲自在別是人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踏莎行

賀林冢宰二首

盜弄朝權羣佞爭趨走欲顛蝘蜓蟻紛紛何所慕腥羶一疏真能障百川宇宙名懸晚節完歸更覺賢過眼浮華何所似雲煙青史他時好細編南鄉子

天運終還皇圖孔厚一朝公道明如晝氷山忽倒倩誰

扶誅流竄殛嗟何咎公秩仍遷公名逾茂閩山閩水增清秀吳儂稽首向邦君一樽遥上南山壽蹋莎行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為壽和之

懸弧又誕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勲名紫閣高起何遲歸獨早玉堂近日無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一封書

且作山中宰相依然玉帶蟒繡為袍扁舟范蠡去迢迢五湖煙景無人要金庭玉柱傲彼伊臯清風明月卑他

管蕭洞天福地誰曾到皂羅袍
鎮日逍遥過去韶華不可招幸有還丹大藥絶勝鹽梅
金鼎和調百年過半總勞勞奔名逐利何時了慨彼時
豪東門黄犬徒增煩惱駐馬聽
古來富貴誰長保早是抽身好裴相午橋莊疏傅都門
道到如今尚瞻高節操清江引

吴惟謙同年壽詞

投簪前日懸弧令旦節值中秋剛半玉山旧首升沈眼

見多般幸有丹崖翠壑明月清風天與吾人管任他榮貴也且高眠無喜無憂便是傒攀桂侶曲江宴看英雄三百紛消散年七十幾人健

過太湖

東山如畫西山如黛七十峯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瓈碎始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看畫船搖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賀秉之授經府

秉之弟積學力行而困於數奇正德十年六月蒙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近詞一闋為賀

山林岑寂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聖恩隆重天書一紙親教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煙霞儘與舒吟嘯清朝鷗鷺侶懋賢勞輸與伊人一着高蓮幕俊玉堂老宴高樓日日笙歌繞塵世夢幾人覺 梁州序

震澤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六 集部

震澤集卷十

明 王鏊 撰

序

東原詩集序

東原先生杜氏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為鄉人表率於昔同志則有陳先生孟賢二人皆好為詩孟賢詩清婉有風致先生特沈着高古間喜畫山

水人物故其詩於評畫尤深也詩多散佚不傳其子長垣尹啓獨得八册以授予予為選定仍附樵著若干篇于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與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若詩則有不能自已者而陸魯望魏野林逋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一切抹殺而獨歌志於燈雲泉石之間其詞冲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卓行之為賢而夫人者高標揭已以警動流俗萬乘詣而不見千金召而

不屈其蹟奇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人世謂令之世無隱士是果然與蓋有之矣而世惟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不用言奇者得疑行異者來謗雖有隱者不得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予猶及見先生及孟賢深衣幅巾曳杖履革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造請其廬二先生死吳中耆舊亦益哀世之知者益鮮知之者顧猶以其詩也而東原之詩亦復止此然平生大畧具焉讀

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為人於戲豈非所謂遯世無悶之君子與樂圃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着鹿皮冠故又稱鹿冠道人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濬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脩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

規小利堰流曲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為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淛江南直隸皆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時關中大饑人相食於是陸輦荆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彊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捄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

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疆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為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為不可復也往年予居吳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塞為沃壤民遂占為田或盧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

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為君贈

贈毛給事序

貞甫拜南京給事問於翰林王鏊曰珵是行也衆皆華之而私心有不然今天下生民之利害休戚百官之賢佞功過秉與之舉措賞罰職皆得言而或有不容盡言言之有不能盡行吾其若之何患其不可行而不言則曠不顧其不可行而言人將以為近名子親且舊其有以語我來鏊起謝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鉞也何敢及是然嘗聞之為人臣者患不能諫不患諫之不從自昔人君之受諫必曰唐太宗夫豈獨太宗亦魏徵之善諫有以啓之也然則諫而獲譴豈必其君之過哉夫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理有迴護無損乎其大之謂體審緩急先後見可而言之謂宜言足以發其意之所至之謂文文不浮乎其事之實之謂信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而存乎已者有直是諫之成也夫事有不期理有相感鄴翁以築牆見疑去婦以來溫

自復趙太后之遣質子羣臣諫之而怒觸龍諫之而喜秦皇之遷母后七十人諫之而怒茅焦諫之而喜楚王之築層臺七十二人諫之而怒諸御已諫之而喜漢高之易儲叔孫通諸人爭之不能得子房不爭而意已回矣然則諫之道其亦可知也已易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請以是贈或曰古之君臣周旋乎一堂之上從容風議言所未及而意已移者有之矣後世異是而南京又在千里之外若之何其以是告曰令之為文也猶

昔之為言也

送廣東參政徐君序

始吾蘇之仕於京者有文字會翰林則令少詹吳學士海虞李學士及鏊為三人其外則有若陳給事玉汝周御醫原已徐武選仲山而時至出入者則有若趙刑部荣夫滁進士希說朱天昭氏楊君謙氏毛貞甫氏陸全卿氏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菴曰海月李有祿隱園陳有半舫齋周有傳菊軒武選有超勝樓予家有小

適園花時月夕公退輒相過從燕集賦詩或聯句或分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挾奇往往聯為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予數人者未嘗不喜其合侈其盛而獨意其難久也頃之栗夫徙家城西蹟稍隔希說除刑部原已擢院判貞甫工科給事前後之南京而原已希說相繼物故君謙旋以病去其後玉汝擢大理丞全卿為御史亦徙而西天昭以御史出按廣東獨予三人者如故俄而李學士拜南京祭酒亦去今年春陳與陸

一日去令茲君又去馬自壬寅歲予再至京師迄今十有二年耳何人事之好乖仕途之多虞也豈物理聚散夫固如是耶其亦有可慨者也君與予同年進士在武選能舉其職學亦不廢為人慎密有守茲行衆咸賀廣藩得人而吾黨獨惜其去也吾黨交游則固相披以義相觀以學相許以事功而相期以終始也其志甚壯顧獨區區燕游聚散之間哉君行矣見吾黨之士其以是語之雖然亦烏知其終不有合也

應天府鄉試錄序

弘治五年七月戊寅上命右諭德臣鏊洗馬臣傑考應天府鄉試壬午陞辭八月癸卯抵府治乙巳燕府治遂入鎖院時士之就試者二千三百餘人三試之如故事而加嚴別去取差高下手彼目閱口誦心維晝夜罔懈自乙巳迄丙寅凡二十二日揭榜得士凡一百三十五人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錄者為一編以獻臣鏊謹序其首曰人才盛衰係乎時者也禹貢揚州田維下下周禮

東南不在五服列春秋之初不見於經晉宋以來東南人物始見於載籍百年來地與時升運隨世轉東南財賦遂甲天下而人才隨之蓋自唐中葉則然至我太祖遂起南服以混一海內東南諸郡進為畿甸天地氣化之潛儲聖神治化之首被往往稱雄於天下者不獨財賦而已也治道之升降觀於人才知之人才之盛衰觀於文章知之三代之文見於經者至矣漢之文盛於武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蓋皆立國百

年海寓寧謐人興於文則有若董仲舒司馬遷相如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曾鞏異人間出雖不能無高下純駁而能各成一家之言聳一代之盛今天下承平百二十五年干戈戢戰禮樂洽數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茲其時乎宜亦有異才焉出於其間顧臣淺陋恐不能盡識惴惴焉無以稱明詔委任是懼然所謂公無私者臣不佞竊以為近之場屋提調則府尹臣瑩府丞臣綺同考試則教授臣珙臣詠臣寧學正臣緯

臣章敎諭臣思忠訓導臣傑監試則監察御史臣鸞臣立之

送毛檢討歸省序

方今仁聖在御側身思治求言舉才宵旰汲汲百官庶僚犇走祗命劬躬瘁職夙夜無敢怠遑翰林日侍宸密地親秩高自紀載備顧問外迺若無事其職甚重也而若緩也甚繁也而若適也國朝之制凡仕於朝者三年得歸省其後十年迺得歸近例六年得歸蓋所以懋其

私息其勞酌其中而教之孝也教之孝所以勸之忠也東萊毛君維之少發解山東第一登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至是維之與其父母別六年餘矣乞告來寧有詔賜可維之之職蓋所謂甚重也而若綏也者甚繁也而若適也者君知其重且繁也則定省之隙其得久徜徉於東海之濱乎館閣元老而下咸賦詩以華其行鎏序之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為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為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為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為重而士固以為輕當道者必欲授為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閭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

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為御史者矣祖宗之世有自是為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己酉鄉薦令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為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

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為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今之為縣而良者固多進士而上之人亦固異之有善焉旌之擢之有過焉捨寘之曰彼其進士也有善焉以為是固然有過焉從而糾摘之或去之矣曰彼非進士

也進士而重固也有人焉其才進士也其行進士也其名非也若是者其亦重否耶宗理吾友也相知誠深矣其為人吾能言之其經學有師法其臨事開敏潔然不苟者也吾官京師久若吾宗理者乎雖進士蓋鮮也定小邑也其為之殆易易焉耳顧今之當道有知而異之者乎無也或曰定小邑也地絶荒遠椎埋剽敓之奸往往而聚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顧曰易易焉何也語云雖蠻貊之邦行矣定雖遠固猶中夏哉奚其不可行也

民之為亂工驅之也使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欲為亂乎誰與者反是則齊魯之人獨得保其不為盜也定之連亂也亦其民之不幸也已而不值有司之良君之行吾故為一言以慶定之人自是其有瘳乎又以告閩之當道庶知所部有若人焉非科目所可概而四海之大當復不止吾宗理而已也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姜侯恒順初守河南工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

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毋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大夫莫不後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守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迺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項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

字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闔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闔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已馭於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鄉試同年會序

出處得失存亡聚散之際君子不能無感乎爾也成化甲午南畿鄉試同上者一百三十五人今年為弘治甲寅官京師者六人焉三人者至自外九人而已何其少也可謂難也已時序清和王事多閒鑒則諗於衆曰自唐宋以來有所謂同年交令之世尤重之居相狎也仕相援也今鄉牓非同年數顧昌為遺之衆曰然始謀為鄉同年會庚辰會午城之西垣六人者為壬甲申會玉

河之西提三人者為主契誼參合形蹟俱忘六博投壺浮白相屬和不至亂衆謂是會不可不誌遂分韻為詩而屬予序於乎歲月易邁人事難齊良會不偶予不能無感乎其初而有懷乎其後也遂相與訂盟焉歲一為會而自茲會者始六人者雲間顧惟庸時為大理司務錫山莫曰良駕部員外郎吳江葉文粹中書舍人宜興宗廷威戶部郎中雲間朱汝承工部員外郎鄞右春坊諭德三人者崑山張濟民同知南昌海虞周

民則同知袁州以考績至歙縣洪克毅知交河以御史徵方為之

王氏家譜序

王於姓最蕃而其出不同（姓苑有姒姓之王姬姓之王又有庸姓之王）自堯後封陳王齊齊滅世號王家此吾王姓之始其後遷於瑯邪望於太原蔓於山陰而家於震澤之洞庭山則自宋南渡徙焉亦莫詳其所始於戲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矣其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矣人忘其先而天

下無孝矣今夫開先受姓其來遠矣世之人有能知其所自者乎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憒焉耳夫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憒焉耳夫為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為人之祖而不知於其子孫非大不幸耶則譜之作其可緩哉夫譜何為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遡之為考為祖為曾為高以至於無窮其始也始者常患於泯而難稽自吾而推之為期為緦為袒免為無服其分也分者常患於散而無統若予由是而泝之而

上必有本也故尊祖尊祖敦民孝也由是而推之推之而遠必有分也故合族合族敦民睦也譜其為是作乎王自受姓顯者寔多晉宋尤盛不書紀信也始百八尊所出也疏以五支小宗之遺意也於戲王為巨姓自百八以來雖未聞有甚顯焉者而世以忠厚相承山人指為忠厚王家識者謂其後將大也其果然乎吾庶幾見之而忠厚一脉綿綿延延則王氏相傳之心法也要不可泯焉吾子滌其尚世守之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人之才其各有宜也精神折衝文詞華國則於儒宜擴摭度遯會較贏縮則於吏宜夫孔子非儒乎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而周禮一書理財且居其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義非儒者事乎而諉之不預也顧有所輕重焉耳然則曷為重重國乎則傷民重民乎則國用不足二者宜之難非儒者其孰能知之水部員外郎傅君曰會將視竹木政於荆門州君為今春

官少宗伯先生弟詩詞之清峻字畫之遒美人皆曰稱其為春官之弟也而使之當商賈筭緡之間然君優為之曰孰非儒者事也而避之所謂輕重贏縮之間君其知之矣予聞古之君子將有為於天下也則於近者小者焉不敢忽故陳獻侯之相業肇於社肉韓魏公之器度見於筦庫陶士衡之綜理見於竹頭木屑之間君往哉吾將以是覘君矣

震澤集卷十

蒼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七 集部

震澤集卷十一

明 王鏊 撰

序

會試録後序 丙辰

會試録者録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國家取士鄉簡其秀儲之學三歲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萃於所司所司者三

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聞合兩畿十三省前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博學宏辭諸科而進士為重至我朝又加重焉館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臣碩輔端貞鯁亮聲蹟蔚然昭煒中外者必進士也即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頑頓選奧以欲縱

敗官者必非進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國家得人於斯為盛士一登是録則進而累為公卿大夫者往往有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其施為本末先後有定見矣其仕也以是措之云耳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既登進士矣棄所學如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為重也世稱人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韓愈牓為盛宋以寇準牓得人為多至今傳之以為美談今日所

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勲業如準可謂盛矣而又進焉豈非主司之所望哉臣承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明詔敬以是為諸士勸是亦臣之所以自礪而未能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衆欲為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衆不欲為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易為其不欲為也財利之場權勢蕃據動則闕格且飛言醜語易為汙衊

積蠹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無臨莊之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道者不復訾省衆之不欲為以是哉君子之所患患不稱乎使吾有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何畏乎汙衊有必為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何患乎權之輕官之不遷也不觀之耿清惠乎人以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不遷哉同年宗君廷威以進士為戶部郎中弘治八年三月出為滄洲長蘆運使

朝之士夫咸以為不宜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以清惠之事告之雖然是官之重未必不自今始也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瀾殿唐欽南省有司所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童品殿王朝卿諸同年私會朝天宮以齒坐列之次也是科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既而傳臚錫宴釋奠咸如故事禮成洛陽劉東諗於衆曰前此得失不可知後此聚散不可

期盍及此以訂同年之交乎擇地得朝天宮之齋堂庭宇靚深諏日得四月之甲子天日清美禮儀夙戒惠然來集坐以東為上西向坐者若干人南北向者若干人離坐有罰喧譁有罰教坊奏樂少者以次行酒雍雍秩秩日暮乃退僉謂茲會之不可常也列名鋟梓將使世講之予謂同年之會自唐以來則有之劉禹錫之言曰古人以偕受學為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為同年友禮重始進以四海九州之人而筮仕同則終身為同是故

同朝則加親同事則加密進則相援退則相拯宴會則相徵召得人焉一牓為之榮非人焉一牓為之恥自前世則然而未有非之者也然予聞之易曰同人於野亨又曰同人於宗吝則古人所謂同者其亦可知已諸君自是有服在官在内則同心匡輔在外則同心宣力在上則同心汲引在下則同心劘切不幸有事則同心以報國他日有得斯録者將曰是科得人之盛如此是科主司之明如此是科同年不為苟同如此其不偉哉不

然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宴集相召也亦非所謂同矣寧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

送王都憲序

方今海內晏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緜緜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修乎邊備未修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為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鷙材武以恩結之

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亹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穫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胯下之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朘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奄奪之則誰肯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

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戚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謗議且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卒之困不能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者不能去也蓋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風采可畏愛者為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鎮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若君豈吾

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沿邊利害以次罷行隱然為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贈王升之序

升之年十五舉鄉試高等以南昌張學士書贊見於予儼然立庭下朗潤淵穆予望而異之扣其學出經入傳屢詞隱義橫縱莫難為文下筆立就芒彩爛然不出所謂舉業予延開之以新義惶然若驚幡然若悔超然若悟故聞宿習火熾雪融疾埃妙領刃迎頽脫年十九

遂登進士第上疏乞歸娶於鄉京師士大夫多作詩奉道之蓋今世之所榮者進士而人情所樂者新婚風詠東山雅歌韓奕桃夭束薪屢形歌詠世比之大小登科焉然而每患其難無也升之獨無得之可謂難矣然升之當學聖賢之道世人之所奉予不為升之足也然則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公以年至乞致仕上曰朕方倚卿有為豈可言去寒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袍之賜於是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內閣莞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內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消滅北人雖或跳梁旋自遁去百揆時叙天人和同則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

三楊至公始克繼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定之操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已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撓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養天下和平之福培殖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哉七月庚申寔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為壽予謂天將昌人

國家必錫之耆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曰壽胥與試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富弼文彥博皆歷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為天下重輕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國家億萬年丕丕之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洗馬梁君使交南序

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國家威德及海內外自女直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爪哇三佛齊滿剌加蘇門答剌蘇祿彭

亨古里之屬莫不歲時入貢而朝鮮安南獨近且親號文而有禮故朝廷禮數視他國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洗馬梁君叔厚進兼翰林院侍講持節往賜之冊君以學行簡侍經筵又侍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館纂述會典皆輟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為予言入其疆王則衮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褻香陳樂設百戲于道階轉軒縣嵩呼拜舞及燕門廡殿

庭皆被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輒離席為敬景元之言亦然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過陳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饔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不終若二國乎世為外臣以藩屏國家于無窮也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為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權則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胡以收奇功希承為太

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年夏京師痘疾盛行予徐氏甥甫周歲熱不二日而見苗衆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衆謂痘後泄不可為也希承視之加數焉復愈家人失調泄復大作日夜數十行衆醫愕眙曰無可為者希承曰事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脉之又加數焉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

术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明之彥脩未嘗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況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為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布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

有不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為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為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

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矣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鬱悶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

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屢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為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

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為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詘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詘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為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

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諭德而先生有南雝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為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得而默也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國家簡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不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固將有大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之以閒將任以遠焉者而安得不須之以久故士居其閒無義乎其要安其久無義乎其速其殆有所養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修其詞藻焉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操潔然其不緇也養其識粹然其足以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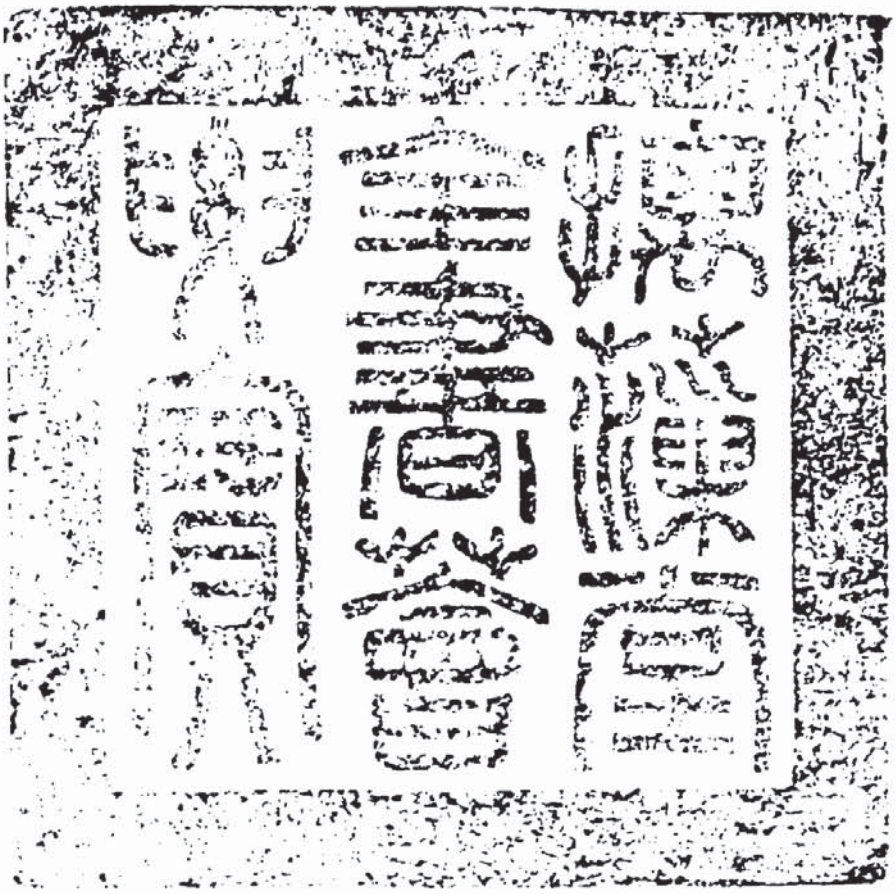
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旦而授之大者遠者焉則無不任也是國家之意也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廷試為天下第二授翰林編修進修撰旋侍經筵歲之初吉歸省於蜀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為贈君子所知文學之蘊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固無能者行以告焉庶僭進是道也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能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教之具教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為御史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時號得體夫今日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

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文煥前於二者既優為之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聞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衮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倡之而已則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震澤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謄録監生臣蕭肇鶴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澤集卷十二

明 王鏊 撰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最榮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如御史其於今蓋尤難也夫內焉有獻納之責將必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隳而事

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乎是其為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信快於一舉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益於生民乎則信美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是其為難也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為御史出巡雪寃起滯弼違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慎知大體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斯以為稱乎充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

爵也無難矣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為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內張弛行罷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名入為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予請為君說之夫縣之難為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為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銓部隨闕注選

二甲内主事外州牧三甲内評事行人博士外縣令皆據一時名氏後先為差而給事御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獨察之顧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為定夫近内焉則内外焉則外内焉者號為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六年七八年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

政聲不甚著聞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虔若弟子之事師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耶噫瀘固然耶奚久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為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為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挈挈於內外之間耶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當宁之所旁求大臣之所論薦罔不在于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理財則患無人欲美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咨嗟嘆息以為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為有之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國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列聖涵養百二十年故予以為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

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謂乎予於廣西方伯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冤其在廣東事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為勞若此可不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以一眚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于林下蓋十

有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堂總章楩楠豫章礱斫之材橫奔道路顧而曰才難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為壽而併識所感以為當路者諗焉

孫可之集序

凡為文必有瀾揚子云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法所從

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為文真訣可之卒其法中絶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為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

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剗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古單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往往具在間取

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單方之為神也而世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為良不知古方固猶在乎而散見襍出倉卒之際未易討尋予在翰林日多暇手自抄寫為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敢自秘因梓刻以傳於乎羣隊之忌非獨醫藥也用人用兵蓋莫不然有能得是方而治之其可已少瘳乎

壯節録後序

弘治庚申四月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崇安侯譚

公公諱淵滁人也從太宗文皇帝靖難先登陷陣勇冠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太宗即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忠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之原百有餘年矣級夷垣陊響祀不嘗至是始命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詞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其嚴如是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祐祗承恩命增蒔松栢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歌詩若干篇鋟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

讀國史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即起擣橋遂擒其將楊某潘某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於真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太宗之起佐命皆一時之儻有若榮國張公金鄉侯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淝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封進謚配享太廟

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至今以為缺典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於是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之百年乃能特軫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膚公以報國家吾見封爵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為吏部尚書其子某告知六安州即上疏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冢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望其親人或曰公為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蓋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田有非人焉冢宰恥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蓋唯知報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果

國焉耳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遠邇親疎有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曷為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聖明位冢宰日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恥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唯思得廉靖恬退之人以率之率之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

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日從公後知公之意為深故以為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鏊猶及與之同事及為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鏊實繼踐其任鏊自視於先生無能為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兹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有遠近是故才

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無才也才者恒放而少檢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泥而於事情濶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閑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況三者兼焉可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朝三十餘年平居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者乎其豈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朝若先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遠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子云無疾其

驅天子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父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鼎彝浙江左參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於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為時所膾炙鼎彝志尤高不肯苟出出必奇奥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

為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法律亨父鼎彝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鼎彝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叅淛藩罹讒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鼎彝之集不少概見亨父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巳未春予乞告歸省舟

且發文量之子伸裒其父之遺稿為六袠作書且萬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予所未見者數腴嘗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為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況淺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於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為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久之曰唐進士綱邑人也而文盍屬諸綱乃為稽故籍詢遺老搜隱摭遐彰善黜衰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今天下大郡稱蘇松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為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為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況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

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為山流為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鼈福川有若青龍黃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有貢松一郡耳歲賦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奇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賦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

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為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往往有可書而亦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獨聞非財賦之謂也賢才輩興實華斯邑故以人品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解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

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蓋古小學之教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復亡子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為書授童蒙讀之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間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與學者讀之至不能句況鄉村學究乎蓋往往病焉吳公字詁童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間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子朱子可謂有功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

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江東仁廟監國命教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時稱敬慎廉直有前賢之風祚字永錫初以河南參議言事謫均州起為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詔獄五年乃出出復論藩府不法械至京幾死其剛直之氣百挫不折近古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言事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為教動則古人仕至廣東布政使為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

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蘇志序

姑蘇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録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

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況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番陽丘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不録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

世遠之守蘇也宿槩盡刻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藁屬予曰敢以涸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廬范二志參以諸家裨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吳事尤多

慣焉又以趨名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后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鏊言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臣不相接久矣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大臣而尤喜

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為盛事蓋近世君臣所未見今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能無悵悵於公也而可去乎今上春秋鼎盛亦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況今事勢未能無可憂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惰兵驕將未盡蒐練邊鄙未盡妥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先帝而當報之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上亦重之賢憫勞以煩加太子太保家居不絕其祿觀公所以自處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

齋咨嘆息以為不當聽其去區區之愚亦不能不重為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卿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為別所以嘆其賢侈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會試録序　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書臣機侍郎臣濼考試則大學士臣鏊學士臣儲同考試則修撰臣海編修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霄臣瑭

臣銑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潮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庭楫主事臣子熙臣中道監試則御史臣鑑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十餘人三試之遵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録臣鑒謹序其首曰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代天為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代君分治而皆以為民也國朝取士率三歲一舉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真

才焉授之職以救寧乎斯民士之日夜淬礪學成求試非曰苟慕榮禄焉耳固亦望及盛時焉扞所學以康濟乎斯世是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蓋多有之皇上出震當陽聿新庶政茲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於是見録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則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為諸士告蓋事君之道先其實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實者位有崇卑居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之必求無

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時然後言言取其當而已矣非務以為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矣非苟以為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歟則寡取之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歟則峻絶之無以闇昧傷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毀譽得失夷險二其心渝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名賢厥所樹立罔不由是諸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之務乎銓不佞獲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功罪焉故以是告

震澤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集部

震澤集卷十三

明 王鏊 撰

序

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為詩興寄閒遠不為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

貞公為第一為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

朝濁亂海内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公遭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為公賀予以為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衰或媚竈祈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為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

榮嗜進者將以何為而作奸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慍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蘇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為之誌惟中之言曰蘇學刱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為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為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隰鱗次松檜森

鬱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于斯則其感豈獨地哉夫物感則必傳感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于戴紀魯之泮水詠於詩蜀之學官紀於史今吾學之感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闕昚誠不佞少遊於茲窮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為四卷間以示予予蓋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教有

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

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觧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

鮀師曠東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鄭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戍遂啟疆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淡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

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瓜涇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

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滃南于湖襄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獸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濶焉久不聞問弘治

末公上疏謝政事予亦旋自內閣告歸迺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能復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

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裒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仏涇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一時義士多不願為之臣若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耀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年間於謝歐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深山長谷風氣

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自是而不願乎外邪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澧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先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映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

顯涉元而晦至我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愛於民憲副來撫南服勤於吏事而庶政具修嚴於風裁而貪猶歛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孝宗詔修會典臣銓與有職競焉竊伏自念竟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為後法固非謗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

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追而倣之而世無刻本問於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録以歸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攷於今殆無所用之渻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而意獻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繼其任者為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鏊曰六典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鏊曰國家官制則象周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蓋

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叅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内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勲階以叙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攷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曽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於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

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
吾氣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焉今
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游焉
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為嘆玄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
歲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東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
蜕函登嵩山憩少林寺濯驪山温泉入王屋扣司馬子

徼之扃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探邃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方與子北游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劍閣岷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淛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欵羅浮上韶石望

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為洞天福地願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王簡而莊若臧文仲對王使周景王責晉人爭閻田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産對晉問入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大叔

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踰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詞窮矣然且文馬遁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戰僞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犁對鄭子羽趙武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絕秦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舊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震澤集卷十三

震澤集卷十四

明 王鏊 撰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貞甫將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為出處有為處正德初元朝埜救寧環齊魯之疆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今之時侶非

昔之時也自逆瑾搆亂大盜起齊楚趙魏間蔓延吳楚蜀與江西相煽繼作虜亦乘時入寇雲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疲敝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所太息者也而幡然以往出處之際固如是乎誠世之所未喻也而予獨知之臧文仲之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有亦欲少試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顧時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時或多虞世復我以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

略縮手傍觀鬱而不得施者久矣當今急才之際用人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卧不起耶公行矣懋建勲業以佐明時無若深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今也詳吳越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別為吳郡已又析為嘉興為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為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土田古今非

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戶口日滋貢稅日增人才日盛則其建置不得不日詳以密建置日密則其有離合損益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以考乎此倪君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進士給事門下華且要矣俄左遷而為丞茲邑適振武張君煥知縣事推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間成斯志昔之為丞者媕于臧否人物一切置之不問君以

諫官左遷不少挫抑乃更奮勵勇於自立異乎古之丞而張君又能同心相任以成其美予於斯志既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為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武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夷乘潮出沒瀕海之民時被毒螫國初盖嘗患之因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鎮海其

後宋武帝吳越王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淮南諸郡朝命揚州等處備倭總兵每駐節焉自宣德至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守禦得人故耶正德某年張君文光以都指揮僉事來涖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今郡縣各有誌衛乃獨無茲衛東南巨障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咨詢故老蒐輯異聞得遺事若干彙為六卷予得而閱之

則古今沿革升降與夫城池之畧高塲堡之遠近烽堠之疎密儲峙之盈虧行伍之贏縮操閱之勤惰屯田之蕪墾將校之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也斯誌也謂為無益可乎後世蓋將有徵焉文光武臣而能以廉自將且汲汲於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為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澀鉤棘聱牙而難入文

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薾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戶部侍郎無錫邹公之文鰲山蓋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晾予固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敭歷中外恨不能即

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卧無
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獻時得詩讀之體裁簡
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
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
並之不為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
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
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侶者何師
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侶韓此善

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

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為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為哉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為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憎也若天問招魂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朱

子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士之所為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詞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雖然古道之泯沒于今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申鑒註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曏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為作蓋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獸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貫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倣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

或言悅書侶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審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為之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於明時尚何悅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為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鯉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甚奇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已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為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

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為序其端

送袁山人序

有為青烏之學者袁子來自宣城為余卜壽藏於洞庭之陰行三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為氣之來氣之止是為開闔是為衛護是為蜂腰鶴膝為蟬翼為蝦鬚為旗

鼓為印為金魚袋蓋全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起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起乘其止審其廢擇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說也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仗之法定之何以為倒杖也曰公劉之詩不云既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周禮匠人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日景以定東西又恭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

也有俯仰正反緩急强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順順取其逆聚取其散散取其聚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呑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廖禹有四例八杖劉氏有十二杖予為天罡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予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地乎受命于天卦例之說非也子之法豈能遂易之曰

非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之逃也語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名德宇宗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皇帝若曰於乎惟天全付所覆於皇明衍祉承慶在予一人茲予未知獲戾于上下天降之災怵惕惟厲思免厥愆惟是先皇內朝所以基宥密者予安敢不祇復乃命官采材於四方於蜀於黔

於湖湘命大臣往統之於閩於粤於江右又命官分理惟巨材之生多遐荒絶徼梯巖凌壑無翼而至董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克用集而民忘其勞若蔣君舜臣之于閩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薛君昂遠走使求予言為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内朝象紫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夫予因是有

感矣楩楠豫章礧砢千尋之名材老於大山長谷其亦何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為清廟明堂之用輪囷金碧奐赫無窮不知人之遇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礧砢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將誰使汲之余因薛君之請遂書以為使歸之獻

東萊滕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漫衍支分派

別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攄今之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庶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諡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汴人宋靖康間始祖以武功大夫佐定海因家焉後又徙東萊載其聲光世有聞人今

自十五世合為一圖蓋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為一圖小宗之遺也願公序之以示我之後人使無竇隊謚之望也滕之光也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金元亂華中原文獻蕩然人貿貿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於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郜雍曹滕者

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都尉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脩宋有中正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為誌其墓者也誌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又有諱茂實者靖康之變繫於金酋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蠭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耿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為茲譜重而俟為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茲乎不

在茲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曽無意於水水在淵曽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溶溶沄沄粼粼囷囷浩蕩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為水耶水之為雲耶雲與水為一耶為二耶無錫華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塲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獸居三

十餘年往來興福寺博叅內典人疑其為僧而非僧也酷嗜叅同契悟真篇默坐內視求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為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情作為歌詩蓋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疑其為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庄童之流乎間嘗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余讀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靜則明物者其雲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叅

同契之言曰原本隱明內照形軀三光陸沉溫養子珠髣髴大淵乍沉乍浮若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能為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說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已人不

曰其友也以為嫌已不曰吾友也以為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掎縱闔闢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為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

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牓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辱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

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搜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為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鍊柯說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為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鍊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為鍊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為之說

鍊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為以鍊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

柯其柄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為之云鍊柯者何為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鍊為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乎公羔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為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為陽為明為正為果決柔為陰為闇為佞為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獻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茶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

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

王良貴字説

崑山王君用虔名其子曰良貴字曰邦譽告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於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焉耳簪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裳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怒刑喜賞

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名若所思有匪夷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為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願已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奭字嗣盛説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家子曰奭字書奭盛也詩曰路車有奭又曰韎韐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於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禄位勲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俱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為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

童德行重一時可謂盛矣爽溫然蘊藉遜志敏學其殆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故因其名稱其材重其望字之曰嗣盛

樂全說

王子歸自內閣日消搖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翱翔乎紫微陟

降乎文陛一人毘之百僚師之四海睎之而子慼慼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隣麋豕之與侶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為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孰全哉全天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

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峩江湖之流樂也觀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酬登降絃誦歌詠樂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嘷魚龍之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曽子之樂也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曽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曽亦不得而言也夫是之

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為樂夫以軒冕為樂則必以軒冕為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顏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曰洋洋焉踽踽焉俯仰乎宇宙之大不知天地之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顏曾氏

森甥字說

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為名曰森何以謂之森也予不見夫種樹者乎其始至也閑以重藩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為字曰君玉何以謂之玉也予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既盛也鼓之以風雨飽之以霜雪磨之以歲月則挺然剛勁矣吾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禮閑之以詩書漬之

鼓之以聲華飽之以世故磨之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廣厦之構將不能舍子而他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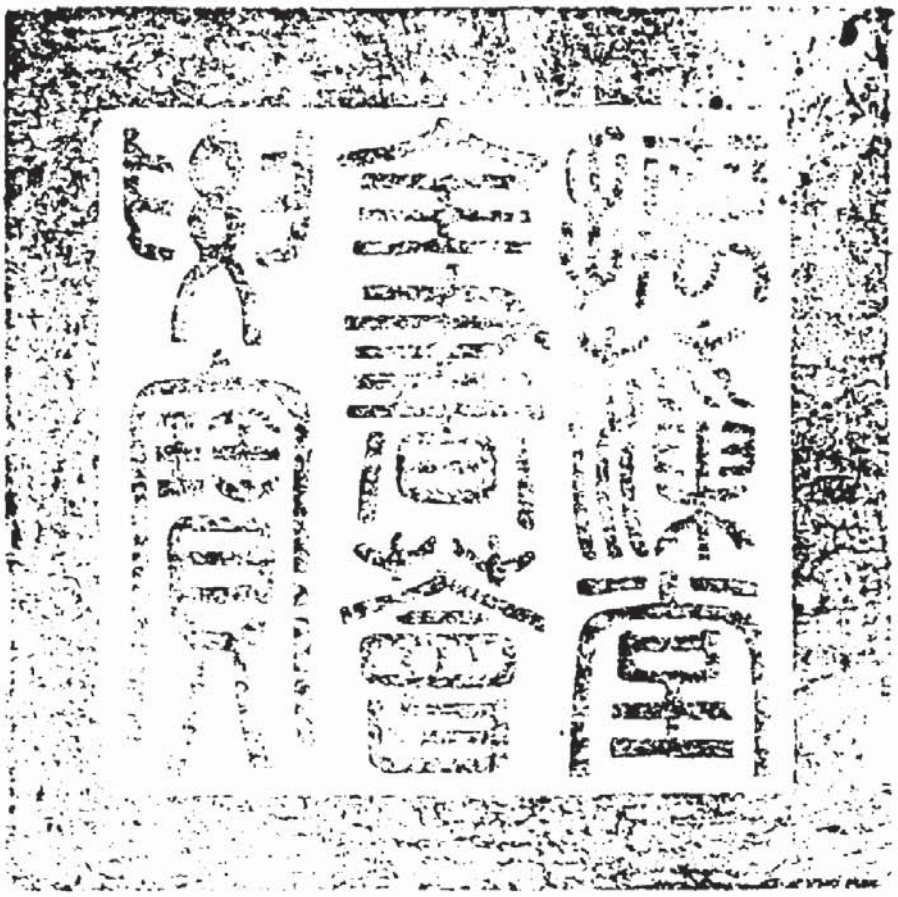
澹菴説

歙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曰翁其有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嘗一日忘焉今吾之壽也亦唯於澹焉得之子亦知人之有心乎心者神

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醲於聲色醲於貨利與名於是乎得也失也是也非也利也害也紛焉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也愛也惡也紛焉由中以出出入為搆日與心鬬而心憧焉悴焉而弗寧夫心猶水也撓之則沸沸則神去汩之則濁濁則明去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切澹焉物交於前而不留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吾日與物接而吾心湛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

久而不衰是故能壽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養心者耶故為說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震澤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蕭肇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一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五

明 王鏊 撰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

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録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

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蓬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舉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

太湖云

七十二峰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龜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

沙之西衝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没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屻小屻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峰稍南大隨小隨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

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横山之東曰干山紹山曰疃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巀嶭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為

峩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灺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鷺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苧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翦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碑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篷峰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峰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絶頂而休焉天若為之寬地若為之闢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下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

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蓋七十二峰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湏洞崖壑黯黮迤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鏊猶爾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

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為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首還顧遂分為二一轉而南為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幽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沒於波濤之間烟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

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峰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峰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無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值乎故土乎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為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為之記

黃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黃山之陰廣東陳白沙
先生題之曰黃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
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乎陵釣而得光
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緡非竿非鮪
非鱣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且不設而何
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是其伯氏茂卿
方為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黃公之山遂解官
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以德義文學警動海

內天子虛已召焉至則授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為而白沙終去不顧世卿徒步萬里往從之游不復肯舉進士茂卿舉進士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為高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予獨患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超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賈子云鳳縹縹而高逝焉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者游乎姑為記於臺上

黃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汎濫潰溢所至郊隧園田官亭民舍盡為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為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不經然書云天迺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乃祐之其動乎思慮發乎夢寐固若有相

之者歟其亦有神為之邪而可謂之誣哉弘治二年河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往治之公往來兗豫間相厥源委謂黃陵岡為張秋上流而滎澤之孫家渡又為黃陵岡上流乃檄張僉事龍朱叅政瑄發卒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夢婦人冠珮黙坐跣其一足明日語諸屬龍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立廟以祀已而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

江伯陳鋭同來莅事興治張秋鋭治黄陵岡大夏治滎
家渡龍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荆隆口俱以八年正月
始事上奮下勵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
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詔建祠於安平鎮祀龍王於黄
陵岡而龍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乃復以餘財建
祠若干楹肖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卒公志而來
請記予以諸君暮月之間成此偉功國家大得天人之
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使歸鑱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為部有六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為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勳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賓之誥二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內外文職褒封之等四曰公侯伯贈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散官給授之等七曰土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之等國初蒞是職

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兹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泯於是山東劉君約為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蓋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禄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

部郎於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久矣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實崇往哲聳後觀而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懲法戒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無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置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嫁有仰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日滋勢日以遞未之

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孤奉以周旋四十餘年遭際聖明致位臺閣遂濟登茲唯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能保之後之人不有賡吾約者乎於是言於上闕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鄰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鏊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

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産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

疎親疎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眎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于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築而圮既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茲土始至庭除湫隘垣垻級夷則為嗟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於何有爰覽境内得隙地曰東園剗阜為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

顯構巍然前為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為萬年之閣以祝釐也後為退食之堂以即安也馮高據顯山川獻妍體勢嚴嚴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費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國朝置同藩臬壤交夷夏戶錯軍氓涖茲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為誅求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實撓之名曰撫之其實殘之故每每大亂則豈獨其民之罪哉某乃能以家貨佽公役遂去卑即高去圮即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其有弗靖者乎故碑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警之抱淳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胡為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時之不可為也而

去之其下則飾奇眩俗身退志進是故有所負焉則隱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希焉則隱若是者高矣奇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無焉太湖之濱洞庭之麓有田數畮吾肆力而耕於是鑿其中以為池疏其傍以為隄除其高以為園園吾藝之橘池吾畜之魚隄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誠於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也非有所不合也譬吾之於隱也若魚之在水不知其為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為山林也

予以為何如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弟涉世久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吳縣學射圃記

郟侯璠治吳之三年聿新學宮闢隘抗卑直回正衰門廡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傾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

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賔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盖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鏊于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

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教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鏊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邪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為記於石而因以諗之

昭恩堂記

監察御史王君鼎蒞官之三年有制父佐如子官母高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事以示後予唯憲臣朝廷之耳目朝廷之重之也不唯其順唯其咈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大褒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為難矣若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罪罷復媚竈媒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疏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

命遂寢君子謂是舉也國是搖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有為君危者及讀制詞乃知皇上之受盡言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去一張禹得君如陸贄不能沮一裴延齡故銓有歎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若君之舉其足以昭恩命矣乎是所謂於其大者也是為記

寶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遏虜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圮雉堞就陁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禩以進士來知是邑間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重作之詢於邑人邑人僉同上於憲府憲府以俞侯乃相方視址程材蔵工又勸民納粟冠帶得材若干既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財僚佐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甓於野法嚴令一衆手競勸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矣城之周若干里池

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門之上為樓四隅為角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梁於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闔闢以時宵柝無警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欣欣相告曰吾坻無所保障民卧不帖席者凡幾世矣前宰是邑者固亦屢嘗謀為之而績用弗成今賴我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於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患也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也先

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鬬之事則何患之備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備也故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丘書於春秋則城之作其可少乎而莊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實唯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某慶雲侯某

震澤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六

明 王鏊 撰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為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往往而在其地春秋時為譙邑秦漢而降或為縣為州為郡為軍為國國初復為縣隸河

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境大貨穰將强卒武非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為州時東魯王侯沂實來知州事始至喟曰茲維殷故都明詔所陞進而規橅庳陋弗飾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為任先事學宮重新大成殿飾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饗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

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分司之東府館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予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庫樓重門固鑰用戒不虞經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敎學有次享獻有所實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亹非舊日之亹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百千萬役亦大矣

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故力雖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為政則邦之改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怠非也侈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為政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尚有考也

吳縣修和豐倉記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墜乎

有垢弊將坐視其梦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墜理其梦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為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兗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秋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粒於正統已已巡撫周文襄公之為也迄

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吳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字厥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字厥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厥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僝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

因天之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斂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斂之貴平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為記之壁以規於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則

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同居者亦以為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張公藝氏最著歙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豐者始遷婺源以輔之大父諱功復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輔又欲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也大書忍字於堂使子孫睹而思之蓋取諸公藝之言凡人之忿爭起於相責望責望起於已而非人已果是也人果非也忍

之斯已使兄弟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相與忍之娣姒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忿無忿則爭安從生故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古之君子化行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猫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況人乎哉如是則亦何事於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

所忿而能忍之次也有所忿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孫尚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惟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偪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

攬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絶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頹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邪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優優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安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為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為太湖其襟抱虧踈浪石鬬囓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按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

德號顓頊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產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宮變化威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次為奎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宮寶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陋又何擇於

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答肹蠁依遲而不去也故為記之使鑱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命分司濟寧考圖相方修舉廢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前任氏名鑱之石以示永久鏊為紀其成績其詞曰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

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盖百三十年于兹然每當春夏旱熯為虐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況中外臣工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覷便欲攘噭嘑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啟閉有程則鬬爭為退讓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

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不爭粤惟都水君之令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橫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峰巒秀潤亭臺高下里巷相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奇境也予自內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靜

而濤聲自湧自東望之千山在其南紹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蓋適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山出沒晦霽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食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歲正德四年也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為孝玩而墮之為怠且荒世所知也況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所藏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既而來言於銓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歸吳興遂於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於茲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賓有館供祀有田中為神祠外為僧舍下至寢庫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芘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塋乃毀焉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於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蒙先人之休克有禄位歷事四朝封及三

世階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賁侈矣而丘隴不治予用是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材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既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於今今之作又安知不廢於後乎惟執事為記於碑詔我後人俾勿壞予乃復於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毀故為久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為名臣作鎮南荒洞

獠率服持法西臺庶獄克慎蘇公之長王國公殆有焉公之所以培於後者深矣遠矣先墓所在過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怠也用是碑諸隧以告墓在吳興城東北之勑字圍

東丘會老記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洇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

而遠於鬬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為希濶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已已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西有樓以為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序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

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於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故為記之十一人者為某某咸繪像於壁使後之人得企

而瞻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迥然以爽處其深則閒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埭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隰天禾黍被野望之不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為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忽焉若飄

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偕來顯設天際北望則橫山靈巖若奔雲停霧西望則嘗隆長沙隱現出沒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整娟靜松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草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烟雲變態於是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艱莫躡崔嵬兮西金晦靄我家何在兮限湖波

之如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莫來曾不如彼白雲雲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慈湖書屋記

有自浙東來者曰走也作室於慈溪之慈湖湖先正楊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濵焉吸清澈芳挹其高風餘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唯執事記之以勗其成吾聞之也慈湖之學蓋出陸子靜氏子靜之學與朱子異而當時號稱簡要趨人為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澄坐內觀吾不知其

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靜之言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故其教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內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內宗之子靜之學殆絕矣世無復知者顧其頽脫超詣有非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焉可不惜乎慈湖初見子靜謂於言下有悟澈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子歸而求之予也願預聞焉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遥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憩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茲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美其俗淳而和吾其憩於是乎迺搆屋買田且耕且讀既又闢其後為園雜蒔花木以為觀游之所橘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峰流花泉理絲臺歸帆涇菱港疏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叅峙彙

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憩焉與吾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於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蓋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慙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以竢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

予且適於斯以竢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以概於中是其所以為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諾吾將歸矣

震澤集卷十六

震澤集卷十七

明　王鏊　撰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概以人力為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為

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絶有巖巖之氣象是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澇不見盈涸曰源泉源泉瀲瀲西北詰屈流導為流觴曲水曲水流數十步瀦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復南折為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

亭溪外諸山隱隱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時蒼翠鬱然名花彙列怪石駢峙皆可以供游觀者他日吾將老焉其言如此予以為今之事游觀者絶磵壑隳丘壠披灌莽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為其亦勞且費矣然求如茲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為園如此則其為政于吳江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為記于壁廡後之人觀其園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顛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為新之報功也自頃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為墟久之上迺改命都御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且調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犇潰賊酋劉七尤號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迺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茲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敝

江而下上下倏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完統將士自山東奄至澤與咸寧伯仇鉞都督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懼復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糜碎完密遣總兵劉暉卻永星行襲之賊據廟門矢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廟門久之不然暉默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迺隨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大安議者謂王師之捷雖將士出奇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禄効靈則賊未易殄滅東南蓋岌岌矣今城市村墟鬱然

無虞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捷聞完等及將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迺捐賜金改作廟門經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紀其事於碑以彰神異大聖之名莫知所始聞之內典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蹟若降龜山之魔卻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傳焉今茲復擁護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固宜世世廟食茲土以

保艾我民於無疆也銘曰

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屹立大聖廟茲窣堵其嶷鎮遏鯨波龍宮蜃窟辛未之春爰有大懟剽焚北方僵屍橫被天兵其來則維斯兌南保茲山陰覬吳會維神祐民維天歆盜實作大風乾旋坤掉鬱攸從之盜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壁之戰烈風其靈淮肥之捷草木為兵愍彼齊魯冀河南北全吳萬家晏然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舊觀斯弘以薦泰

稷永永無射

堯峯山佛殿記

吳橫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沒上有萬衆棲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國初久弗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普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蓁剔薈支傾葺頹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通亦戒律清修

遠近咸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天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領覺無脛而自至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聞一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麗秀卻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

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無也久得人焉居之則無者治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為記其事嵌諸壁

吳江城記

大盜南窺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

吳江初以巡撫移文皆欲築城為保障而凋弊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為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為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奨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

迺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僦則歸之圯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為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

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慶慝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佽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

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立於僭僞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澒湧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卽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

修敕巍然為一州顯觀閒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七據狼山睥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

莫肆其螫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而莫之勑乎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建未為無意也

蜃舟記

仲兄滌之既倦游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蜃舟屬弟鏊記之蜃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寘之蜃舟

也實之壑則車也吾將實之水鼎也以柱車梁麗以窒穴曰以炊釜以舂裹以槀夏葛以槀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紊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雲欻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

以為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懼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磬也予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鍳曰兄之見遠矣遂為記於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蓋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其

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音律兼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閉閣垂簾賓客不到坐對陽山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或橫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其陽山乎因扁其居曰陽山草堂余聞造而問焉曰子於是焉日對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焉吾觀茲山峰巒巉巖得出沒高下險夷之象觀其石得谿砑吞吐之象觀其雲烟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觀其草木得蔵蓁霾靡

榮悴之象觀其鳥獸虫魚得蠐螬虮蠉飛跳躍之象以是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竹自視若有異焉而不知其果異乎無異乎有得乎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而未已也雖然盍亦求其本乎遂書其室以為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顧閉於頹垣荒翳之間雖吳人鮮

或至焉長洲尹左縣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使至美敝而弗彰乃命撤牆屋夷荆棘疏沮洳荒翳既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橫陳可數十丈泉戚沸漱其根而出曰茲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洌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士夫多為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茲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敝而不彰者獨茲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巉巉絶壁步光湛盧厥侵斯蝕有支別流實

列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射鮒且泯其誰發之左縣高尹寒流消消漱於石根中泠惠山異美同論百年之蔽一朝而祓伐石高崖以記其始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凡御史所莅則重在內內重在外外重而尤莫重於董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揖遜進退士以為式其取舍好惡士以為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有君道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緩斯玩急

斯怨必學識高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則勢利不搖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寬而非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為重而人才風化未逮古昔何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林君有孚以御史來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來者續書之予為紀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

九人者其皆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賢否高下輿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來者有考焉且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為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為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

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於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毀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饗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囓雪之操繳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

都演武修文奬用名節閒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閟絶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

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存若有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及為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某月廟成肖公像于中移孝宗宸翰陷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如儀間屬予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民効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

禮之意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既以是刻於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節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瀲瀲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臺越壘兮既毀且陁行春之圮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

涸之乃醵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為園
即湖波濫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
步增異所謂莫玃者亦隱然露於天末嵩峰者昔巍而
踞今敞而夷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
而為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為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
近而高且麗蓋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
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藝秋冬之交黃柑綠
橘遠近交映如懸珠如綴玉翛然而清寒者為竹林窈

然而深邃者為松徑穹然而隆者為栢亭其餘為桑園為藥畦為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明敞而迴柳子厚所謂尤於觀月為宜者也予園名真適學蓋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為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周且至也蓋其教始於家于黨于術以及於國同其德則

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婣任恤博其藝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鄉飲春秋合樂養老尊賢攷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亦無不在而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則又賓興其賢者能者出為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不欣然樂而從之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既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庶位故其詩曰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言人才分列庶位如棫樸之盛而皆得其用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是而猶不變則擯之遠方而不齒蓋其教之治之之法其詳如此周衰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之者宋慶歷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蓋至我朝然後國都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百年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跡其所至

而猶不能無媿於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齒繁人才往往為天下最涖其任者必皆文學德義有聞于天下乃克為之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材雖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往往出而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亦多矣其

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蒞是任者得二十人前莆田林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泯始謀劖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茲者其文學德義皆所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為天下國家之用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即其名論其世夷攷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興廢得失亦有不能齊焉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次其名嵌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盧氏家焉天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皆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為出或曰昔伯常甫祖母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冰蘗之操映照閭里芝其為是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惇惇堂承志色養五十餘年救水之懽有踰五鼎芝其為是出乎以旌孝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彌久伯常二子伯雍舉進士為柱下史仲襄一舉鄉貢進士其名位赫然

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為是出乎以旌後也伯常甫進曰某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某何敢當是蓋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廬焉是出是之瑞者乎僉曰然遂記之

蘇州府重修學記

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弛而弗治予聞過之則頹垣敗榭圮墉脊沼而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軒樵蘇於圃日以就廢壞惡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為重顧以時方殫耗費浩以繁何敢議此歲時視學則為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鼇山奉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懲文登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

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未數月也予復過之則其垣圬以峻其途闢以夷其池甃以潔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嶷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門廊橋梁罔不煥然圭潔復于舊觀矣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績今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

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
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
其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
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茲
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餘
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
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
風化丕變人才蜎興他日出而為國家用稽古愛民有

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筰冉駹僰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顧祀王逸少為先

師元始有學宮立文宣廟其制庳陋俗亦莫之變也蓋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丕變縉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願立于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圮腐聖賢像設黝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京師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募閒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

越通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為門樹以綽楔黌舍傍列周垣外繚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卉裳椎結遠近來觀咸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闡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為記之庶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閒行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為圃導其流以為池擁其巖以為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蹲者立者仰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曰石莊而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顧不取而獨以石名莊豈其有愛于石乎昔之愛石者莫如牛奇章李贊皇類皆殫一生之力獵天下之奇聚之一丘故言石

之奇莫能與校今君不出故都據一卷之崷崒以為勝其谽谺嵌空有若太湖者乎粼皴駮犖有若錦川者乎雲霞黯黮有若大理者乎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壁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為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翫物而不知返窮萬夫之力以供耳目之翫巖搜藪剔車刓艦沈壞橋梁毀屋閭而後至自以為恒有之也易世之后雲散鳥逝或為豪强所奪或取為柱礎為擣碪為堦碱為碑碣或淪於荒烟野

草之中求其彷彿而不可得豈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寸壤不為豪右所嗜而常為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是觀焉故斬巖鉏峯吾愛其特立陂陀案衍吾愛其有容峭厲刻削吾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汨吾愛其有不可拔之操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尤吾平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君之愛

石其所取者大也為之記

震澤集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蕭肇鶴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八

明 王鏊 撰

制

伏羌伯毛鋭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内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鋭乃考忠事我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徇國爰受伯爵以貽

後昆爾銳早閑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之膺斧往甸南服蠢茲蠻夷寇攘草竊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霧深入炎荒多所斬獲盪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又安乃至林蠻洞蜒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封張真人彥頲誥文

朕紹膺休命誕布皇猷惟儒宗是賴而陰崇王度則玄

教攸存惟爾之先靈異有聞肇自炎漢迄於宋元我太祖之興既仁義以為治亦清淨以寧民爰有眞人之封以為道教之祖爾彦順裔出神明門高福地特命為正一嗣教端虛冲靜承先弘道眞人爾尚靖爾守體爾虛無忝爾先人以翊我王化永保景命敷錫下民欽哉故勑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制曰生而匪懈乃臣子自盡其心歿且有聞在朝廷則

殊其數爰疇終始用勵忠嘉爾故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奮自甲科翔於郎署累遷藩臬旋都風紀之司歷佐刑工遂正春卿之位實司留務夙著勤勞清慎弗渝淪謝奄及昔我皇考每圖任于老成惟予一人用深嘉於休烈茲特贈爾為太子少保於戲保釐南土既聯八座之尊進秩東朝復次三孤之列尚期幽穹服此榮名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異

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苑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鞫畧比更新化圖任老成惠文彈治乎臺端爾猷具在齊斧寄分于閫外我武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資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未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進益增歿後之光

封慶陽伯夏儒誥券文

制曰恩以親覃實重軒龍之選號隨爵異式依帶礪之盟自先朝而已然宜今日之可緩爾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裔出德門學成藝苑性資淵懿早秀發乎京畿世澤深長乃篤生乎碩媛發祥有敘率履無虧爰作配乎朕躬遂母儀乎天下茲特封爾為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於戲親親以仁非祿秩莫昭其數繼繼在德惟恭儉可孚於休服此殊恩永言無斁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制曰乾以坤承允合無疆之德母因子貴爰加不次之封既開祚之有先豈貤封之可後爾夫人葉氏柔靜之操足儀閨門莊肅之容能承饋祀篤生令女上應軒龍正位中宮纘德方嘉於渭涘推恩外戚沂源實自乎塗山茲特加封為伯夫人於戲儀盛六珈禮不忘其自出爵依五等恩尚流於無窮永沐寵光益綿壽祉

勅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國家漕運皆由會通河而通州至京師四十餘里則陸輓以進甚費且勞深秋淫雨泥濘為患寸步千里民甚病之成化中嘗命官疏濬功竟不成近獻言者多言舊河雖未能遽復郭守敬之跡但能隨其地形多為之堰以時瀦水令舟可泊轉般交兌事逸且省令特命爾海爾昭會同參將某等及春和氷泮疾速整理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相其高下或疏或導堤岸堰閘因舊增新增卑培薄無緩以廢事毋急以厲人惟調度得宜河

道通而陸輓廢民一勞而有永逸之期國暫費而獲經久之利庶不負朕委任欽哉

勑遼東巡撫都御史鄧璋

中國之馭夷狄服之以威不若綏之以德朶顏等三衛世為東北藩籬閒其酋穆爾們奎屯諸海近頗桀驁潛引遠去陰蓄異謀爾等示以恩威利害乃幡然悔悟遂率部落一萬餘人入市交易輸情納款願世為朝廷宣力朕甚嘉之自今邊氓其少安矣然夷狄之情叛服靡常

古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爾等須識此意無怠無忽故諭

勑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椵

皇祖有訓凡宗室行動出入具有成憲罔敢踰越陝西鎮守等官奏爾私出府第與順德郡君女陳氏飲酒事皆有跡不誣爾為朝廷宗室蔑棄禮義法當究問但念親親姑降勑切責薄示懲戒自今以後宜反身修德以蓋往愆如或不悛國法具在朕不爾私故勑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勅文

惟卿早以倫魁致位宗伯皇考圖惟舊學特所委任前後十餘年肆朕即位無改於舊而累疏引疾乞解政務朕惜夫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加太子太保致位八座固為士之極榮而早歸故里身名俱完尤士所難得尚隆壽社以率鄉人卿有止足之義朕亦有優老之名故勅

勑司禮監左監丞張温

先該隰川王府鎮國將軍仕堈事多不法朕不忍置之於理革爵為庶人命往守先王墳園使反躬思咎而仕堈抗勑沮撓誓死不往朕猶不忍仍命爾温會同山西鎮巡等官宣諭朕意仕堈仍執迷狠愎尤甚朕以親親之故下廷臣議僉言先年代府武邑王革爵移置太原府城今其居尚在宜遷仕堈居之聽晉王嚴加約束如此則恩法兩盡仕堈倘能因此悔過朕尚有恩命如又

不悛則當依鳳陽高墻事例於戲朕之待仕堉恩義亦至矣宣定王及該府鎮國輔國等將軍儀賓教授等官其往諭之朕意俾自擇去就

景皇后尊謚勑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沖讓軒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郕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獨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

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禕翟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葵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勑奉行故勑

代禮部上景皇后尊號議

臣聞孝以繼志為大禮以正名為先自昔后妃輔佐人主其生也爰有淑德懿行讓其美而弗居其歿也必有

顯號徽稱表其實而不朽伏惟景皇后汪氏出自勳閥
嬪于王家久侍養乎宮中旋毋儀乎天下行無缺失志
尚謙冲懼弟禄之太盈讓軒龍而弗處故英皇復辟獨
以貞順而不預其僾憲祖追崇猶以遜避而未正其號
含章不耀體素無渝泯任姒之徽音託黄老之清淨守
專一德人或不知其名身歷五朝天乃偏錫之壽倏仙
遊之遂遠顧神劒以相從配享已隆徽號未復幸宸衷
之有感渙大號以特頒蓋晦於前必顯於後讓其實斯

得其名恭惟皇上慎終追遠用惇叙乎本支考實定名遂誕孚於有衆臣等謹徵諸古義考以謚法先皇后汪氏尊號宜天錫之曰某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遣祭景皇后文

惟靈早膺茂選事我景陵中更艱虞德義無爽屏居外府既壽且康訃音忽聞哀傷何已爰追先志恩數特加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宜黃郡主文

惟靈宗室懿親葬有殊等盜為不道侵毀爾墳所司奏聞良用憫惻爰命改葬用妥爾靈靈其有知返此新室既固既安永無後害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昔在皇姑禮成釐降惟爾子凱副車克尚歷事先皇宿衛帶刀爰及朕躬弗懈益勞伊子之賢惟爾之教世德所鍾宜食其報英靈雖遠簡在朕心命官諭祭尚克居歆

諭祭樊凱母文

自昔親賢恩數有秩惟爾子凱館于貳室承明宿衛歷事先朝以及朕躬弗懈弗驕德育賢尚延所自五福具兼八十餘逝命官治葬故里是營諭祭有光尚克歆承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禄文

惟爾奮自賢科重以國戚先帝嘉之銀臺屢陟數奏詳雅操履不頗歷年滋久勞勤實多訃音忽聞良用悼惜

爰念往勞贈大宗伯遣官治葬祭品式陳服茲寵命貴
爾後人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文

惟爾甲第髦英詞林績學諫垣獻納補益弘多棘寺讞
刑尤號平允晉陟南臺舟師克練方隆委任遽爾乞閒
訃音上聞良用悼惜爰念往勞賜祭與葬爾靈不昧尚
克歆承

震澤集卷十八

震澤集卷十九

明 王鏊 撰

奏疏

上邊議八事

臣比奉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陳疏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

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算所謂定廟算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

無事而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為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為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和碩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跐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和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

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勲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唯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彀馭臣不敢遠諭即如我太祖起於

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

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

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用昭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令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

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位將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陛下如不以為然即請下廷議如以為可乞依祖宗時用王翱

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遥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

出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

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

田而予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為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為當此之時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

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為給賞録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内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禄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禄以禄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

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氷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獲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

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為已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和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和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

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

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惟

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剋虜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

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時事疏 未及上

臣伏見國家自太祖掃北人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為可憂未可以為樂也盛衰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為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

賊欲攘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北人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為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為賢或以為佞或以為功或以為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為憂未可以為樂也比奉詔旨仰見陛下恐懼修省之心矣然臣愚以為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修省之

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
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陛下
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聖質高明於凡經書
讀不三四即皆上口此天假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大
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或謂貴
為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
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

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遇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依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為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歌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

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

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視聽知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為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于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疎讒說殄行始得行乎

其間在易上下交為泰不交為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
臣願陛下繼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内閣
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
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
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
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其名最正其途
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
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

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畧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書札不問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選庶吉士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

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為高脫去訣閒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絶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畧著聞皆選置邊將幕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為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為是故事也太祖用人固非一途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客吳訥起於醫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

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置漏巵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巵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為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為取財之路不可復廣唯有節用是為長策今中外冗官既去旋留不急之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

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敝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為美談臣願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敝袴之事并勑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為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又可知也何患國用

之不充乎何必酷取以傷民心損國家之元氣哉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為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獨從左右馳射為娛恐天下聞之為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獨無以孟軻氏所

謂大勇告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武王之勇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故臣願陛下急于自治益務講學務延下則身心日修天變可弭國是可定矣務求賢務節用則綱紀畢張民事可理國用可充矣如是而叢爾小醜猶或不恭陛下赫然震怒選將出師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威信既行誰不用命當是時也真可端拱而制四夷之命矣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唯陛下留神先其大者焉

辭免內閣一

伏奉今月十七日詔旨命臣兼翰林院學士著同李東陽內閣辦事者渙汗自天震兢無地中謝竊念內閣為深嚴宥密之地學士乃清要貴重之官其代王言以熙帝載治忽攸繫遠近具瞻自非經濟之才曷稱變調之任況當陛下勵精圖治之始亦唯海內改觀易聽之時宜敷求於哲人以上隆乎治化如臣者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久官翰苑莫稱三長近

佐銓曹曾無寸補方畏譴呵之及忽聞寵命之加使帶銓衡進陪國論職親地近方傾向日之心任重力微猶切屢氷之懼自惟不可僉議謂何倘冒昧而溘居恐顛隮以無及伏望聖明改求儒碩協濟鴻猷庶微臣免非據之愆物論有允詣之美臣無任

二

臣昨貢封章辭免恩命未蒙俞允曲賜褒嘉唯天地之恩敢為自外而淵氷之懼猶切于中重任難於虛居明

主可以理奪再陳私義伏冀矜從抑臣又聞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聖賢之學精於勤而荒於嬉故伊尹唯以一德歸美於商湯而姚崇亦以十事要說於唐帝君臣相儆今古昭然茲當聞命之初敢効責難之義唯聖主堅二主之心無替于始庶儆臣效兩臣之職克終其終不然所有恩命臣實未敢祇受取進止

辭免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伏奉月日勑陛臣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皇恩隆

重有天高地厚之施私義戰兢如深淵薄氷之懼中謝伏念臣出自衡茅偶登科第志唯自守每絶意於榮名才不逮人祇窮年於佔畢誤蒙先帝有正人端本之求俾侍聖明隨東朝進講之列旋由詞苑遂次詹端日就月將獻納曾無一字之補朝嬰夕惕離乃有三年之多仰龍飛以當天甘蹼屈於遠地恭唯皇帝陛下政務聿新人唯求舊簪履雖敝不忍棄遺犬馬之勞尚蒙紀録置之密勿使贊便章曾無建明愧深負於素學曲為

裨補思勉逐乎時宜姑徐徐以有為方自附見可而進之義久碌碌以無補且欲從不能者止之言顧舊職之未供敢新恩之祇受伏望聖明收還成命使秩由功序無羨乎一歲九遷之榮志以分安亦免乎終朝三褫之議臣無任

蔭子入監

國家舊制京官三品以上三年考滿者許一子入監讀書臣先待罪吏部侍郎三年考滿引奏復職當是時既

已當預恩例恐懼因循未敢聞奏旋蒙皇上不以臣愚不肖不次擢任內閣兼翰林院學士未幾又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未幾又賜玉帶麒麟織金服恩命稠疊為媿為悚日夜惕若圖欲報稱而恨才力之未及也自唯忝竊過分圖報末由凡乞恩之事不唯不敢出諸口而亦不敢萌之心及今且餘一年間伏自思念太學之設三代之時所以待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故謂之國子唐六典國子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子孫及曾孫則

錄舊勞作人才自古然矣臣何敢獨為異以虧盛制況太學賢士之所關使幼學預觀焉禮樂文章之美人物衣冠之懿于以廣其見聞發其心志而非以為圖進之階也臣有長子延喆見為吳縣學生員次子延素今年十有七歲亦曾有志於學伏望聖恩俯賜昭鑒使得預朝廷作成養育之化臣無任

辭免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伏蒙今月十四日手勑陞臣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

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者變調之任實重三孤爵號之隆無踰一品儲宮峻秩秘殿隆名蓋必授乎才賢素有出人之望亦或假以歲月久著積功之勞具是二者尚或難之曾無一焉何以堪此恭惟皇帝陛下繼離明而溥照惟乾施以無偏擢臣近司預聞機務力小任鉅方切憂虞義重恩深實難報稱行將自劾豈意超遷況一年之間恩數荐至而三公之亞豈可叨居曾無歲月之勞又非才德之選自惟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恐

小器之易盈致疾走之多躓伏望收還成命俾安分于斯時仰佐隆平或收功于異日臣無任

乞歸一

臣以菲薄受知聖明始自銓曹拔置內閣薦蒙寵命階至一品旋被玉帶蟒衣之賜人臣遭際可謂至矣是以受命以來惕心自誓雖捐軀命無所顧惜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此臣之志也豈意命與心違才難力強緣臣稟受素薄少而多病老益就衰加以力小任重福薄寵逾

自去年冬痰喘屢作迄今頭眩腰疼腿膝麻木舉步之際疲曳不前立班之時顛眩幾及屢欲冒昧陳乞少養衰殘顧念隆恩未由報稱是以扶衰策憊彊自支撐冀或少愈而日月滋久病勢浸加以致精力衰微意氣昏惰雖欲黽勉從事勢不復能況當朝廷綜核名實中外庶官必皆稱職臣獨以衰病之質玷崇高之班朽腐之材居樞要之地豈惟久妨賢者之路亦恐深負聖明之知伏望察臣懇悃特賜矜從俾就安閒少延殘喘如其

終不獲瘞猶且感恩地下萬一未填溝壑尚當於畝畝之中歌頌聖德播之於無窮臣無任

二

臣比緣衰病疏乞休致伏蒙温詔委加褒飾未賜俞允臣懇悃之至無以自容而懇欵之誠終期上達是以敢復冒昧言之臣聞因能授任者君之明陳力就列者臣之義臣稟既薄劣性復頑蒙其於古訓之畧雖嘗討尋至於當世之務多不通曉是以待罪内閣二年有餘而

於國家大政毫髮無補方此猶名責實譴已難逃倘復
歷歲踰時罪將彌積使臣之才識果有益於國家雖捐
此軀復何所惜但識之昏愚既不可強而病之疲薾殆
難復支故敢乞其不肖之身將以避夫賢者之路況今
中外人才濟濟相望但加拔擢悉愈於臣伏願聖明念
政本之為重憫疲薾之已衰特賜矜從俾安田里則於
物情有允亦且私義獲安臣無任

三

臣比緣衰病伏蒙皇上兩次遣官至第賜以尚方之藥餌重以大官之珍羞慙悚彌深淩兢莫措夫天地之恩至大報豈能忘而犬馬之疾已疲力難復彊敢干睿聽罄悉愚衷以臣凡庸理合屏黜然而詔旨勉留恩賜稠疊豈以臣雖無贊理之功嘗玷鈞衡之地故崇優渥之數以全體貌之誠然體貌者君人之禮責實者朝廷之政自古明君用人上焉者必其才識超卓足以戡定謀議下焉者亦且膂力彊敏足以趨赴事功若咸無焉將

安用此此臣所以日夜思欲補報而不能者也今臣之肝膈已披露矣朝廷之體貌已曲全矣才者進而孱者廢壯者用而病者休亦理勢之自然也伏望俯加昭察特賜矜從將臣之職改授時賢則朝有得人之美臣免曠職之愆臣無任

謝准乞歸

臣近以疾病不能供職輒上章求休致皇上不加譴責温詔褒嘉仍賜之誥勑給驛以歸月米人夫超越常數

此天地之恩希闊之遇非臣殞首所能報也即欲詣闕謝恩而所苦手足之疾有妨拜起或致傾跌失容祇為不敬臣特於私家北向稽首以祝聖壽伏念臣以譾薄之質荷聖明之知擢在內閣疊加異數此自昔人臣之所難遇也而臣特以才識短淺不能裨贊謀猷又以疾病纏綿不能奉事朝請有孤任使自絕生成以此疚心每若芒刺然捐軀殞命既莫効於生前結草啣環尚圖報於身後臣無任

辭朝

臣近以衰病陳情乞解職務復蒙聖恩特賜俞允仍命給驛還鄉臣今遠去闕庭不勝犬馬之戀禮合匍匐陛辭庶幾一望天顏以為平生之幸而前疾未痊拜起之際恐有失容滋為不敬伏望聖慈特加矜宥不究切之臣歸田里歌詠聖德生當啣環死當結草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臣無任

謝賜銀幣鞍馬

今月二十一日監修總裁英國公張懋等上孝宗皇帝實録皇情悦豫自懋以下頒賞有差以臣曾忝預總裁之列亦賜銀五十兩紵絲羅六表裏鞍馬一疋副臣已於私家稽首登受緣臣先以犬馬之疾當進呈實録之時不獲隨諸臣之後方懼譴呵之及而例加蕃錫又不能稽首闕下以謝恩寵受賞無功面顏有靦拜賜不及罪戾滋多臣無任慙汗戰兢激切屏營之至

論保國公朱暉功次

今日蒙發下朱暉所奏臣等看得爵賞國家大事賞必當功則人勸賞不當功則人且議之朱暉所上功次紀功御史既以為法眛難考覆勘官兵科兵部皆以為無顯跡而朝之輿論皆謂其功不實此而陞授後之人皆將效尤奸偽日滋孰肯復捐軀赴敵為國家立功哉古稱惜名器以待有功願陛下惜此名器待後日邊臣有真能為國立功者然後與之臣等與暉同為王臣亦有交契然朝廷爵賞不敢徇私情而忘公義也取進止

論言官得罪

近者言官不識大體進言失次致陛下震怒相隨下獄朝臣悚懼莫知所為臣等新受恩命職在輔導不敢不言自古聖帝明王必優容言官以開言路所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禍蓋言之善而納之未見聖度之大言不善而優容之乃為聖德之光今言官既知罪矣唯少霽天威曲加寬宥使中外人情帖然安妥天下後世共知聖度如天不以言語之故而罪人也其於聖德豈不

有光哉

震澤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六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

明 王鏊 撰

奏疏

謝存問疏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鏊謹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勑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併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

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璽書誨諭徵悉閔臣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勤曾效臣之寸忠特荷九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世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

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令幸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起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起於上下間隔所以為上下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即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閒廣厦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

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大懸絶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訪生民疾苦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摠攬乾綱不治微細接引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

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乙夜之觀如有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即填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

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令員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詰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令御製

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

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

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

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承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

患哉今内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閎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

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辭免恩蔭疏

臣以衰病待盡山林值陛下龍飛聿新庶政雖草莽之

臣不見遐遺特遣使存問此三王養老引年之盛典三代以後所罕見也具本謝恩又蒙温旨褒嘉仍蔭一子為中書舍人臣聞命之日且驚且媿伏念臣歷事累朝以纂修講讀為職業曾無論思獻納之功及居鼎鉉志匡救而未能遽引分而自退此固聖世之所宜棄也豈其垂盡之日淬被稠疊之恩自揣餘生無階上報況蔭子之典朝廷所以待有功臣之謦咳亦預茲典則叨冒滋多罪戾愈積揆之私情且所不穩天下公議其將謂

何臣所以聞命而驚受恩而愧者也況臣長男延喆在先朝蒙授中書舍人因病不能供職次男延素見任南京中府都事每以才不勝任欲自引退未敢季子方在幼學遽使入官則是未學而使之仕於臣有叨冒之罪於男有傾覆之憂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以允公議臣無任感激天恩之至

震澤集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五行穆爾們奎屯諾海舊作滿蠻勝當那孩今改

卷十九第二頁前三行和碩舊作火篩今改後放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七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一

明 王鏊 撰

碑

伍相廟碑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后得觀周樂及子胥來犇以闔廬霸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池之會

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予獨歎闔廬知公而不能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責隨必以周室為請其所仗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周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彊于天下惜乎籍館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廬羣臣之罪非公意也夫豈獨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干

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謂公於楚仇不當報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閒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不死不死以有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即安也此豈世之齪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也久成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昭焯古今而功在吳尤大也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銜辛遵晦時動一舉入荆我仇斯復賊誣為奸吳亦旋覆越兵之來有材墓櫝公雖云亡有不亡者曷不觀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伊王神道碑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四子厲王封於伊傳四世而至於王王諱某字某初封郯城成化九年進爵封王生好學崇禮造次被服必於儒者事母妃日侍膳三居喪過哀

忌日哭泣不食終日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陳簠簋牲醴裳衣宗器必勑郡王鎮國非慶賀不褻見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璽書與萬歲牌朝夕祝延歲時令節躬奉至殿拜起如在上前送迎詔勑表箋雖大寒暑或小疾必親躬望闕則北首過廟則趨值水旱日徒跣詣諸壇祈禱遇災異或聞邊警憂形於色民間有高年耆宿必禮下之搢紳士夫東西行過是都者必虛心延見理國事三十餘年未嘗疏乞恩澤宮室圮壞新之其費一不

煩有司妃沈氏長子封伊世子次濟源王女二長阜城郡主次崇陽郡主下嫁儀賓王良臣韓應璧王以正德三年月日薨以某月日葬某處銘曰

唯伊有國肇自高皇載世延延以及於王唯王好修動依古昔約已裕人宗藩之則漢有河間東平之賢最其功德孰與後先皇命琢詞昭茲萬年

重修顏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竝唯顏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子

思孟子而顔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垂世立教今大學中庸暨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竝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絶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顔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然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為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

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又況不遷怒貳過博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為學之則而四代禮樂立萬世為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即所謂陋巷者歲久圮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五十代孫博士公鉉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二年告成前為復聖殿後為杞國公殿又為顏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廡不繕治公鉉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上以命臣鏊迺拜手稽首為之詞曰

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顏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孝皇嚮儒道真既崇闕里陋巷亦新宮牆禮樂籩豆斯陳顏雖云夭其存者長薦之清廟斯道之光

無錫縣太伯廟碑

太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為而不為文王當殷命既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為不為若夫太王逃薰鬻之難於岐焉作周

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之為豈太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太王雖聖商業未衰亦安能遽朝諸侯有天下耶予意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於是焉興故欲傳國及之太伯知之遂與弟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在文武之世而王跡之基實在太王之時所謂以天下讓者其以是哉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

龍虵太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即華至於今人文財賦為天下甲蓋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隆焉相傳曰太伯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皇覽云太伯之葬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之北去梅村不二里而近敗屋頹垣芻牧不禁予嘗過而傷之弘治十三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邑有聖人之墓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

期年廟成殿寢門堂圭潔靚深石表對戟過者瞻悚姜侯請予文於碑以示後世銘曰

蠢茲句吳俗本文身始孰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卒以有國於戲孰知世教曰瞶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其稱則遠貌貌新廟姜侯所作億萬斯年過者必式

鄜縣明道先生廟碑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尤深於過化之地鄜為縣介京

兆西南宋嘉祐間明道先生嘗辱主其簿其南山高冠谷長嘯巖凌霄峰皆登覽題詠遺刻往往猶在庭有巨槐相傳為先生手植其辨藏錢止佛怪興水利諸政赫赫尚在鄠人耳目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萬世不獨行於鄠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行於天下猶幸行於鄠鄠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南宋以來從祀之典徧天下而其流風遺惠在鄠尤深至於今五百餘年鄠之一草樹一泉石猶能使人起敬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而

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二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史按陝行縣至鄜則命所司營之八年復涖顧瞻廟宇庳隘猶樸弗稱初意時巳陵楊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政於陝議以克合命知鄜縣事房嵩撤文昌祠以其址作祠重門繚垣靚深高廣來京請予紀其事蓋自孟子歿而先王之道熄先生兄弟起千四百年之後獨得不傳之妙至于今雖遐荒絶徼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則有不在於言語者矣世孰得而知之銓又安能言

之獨二君協心表尚正學激揚頹俗使鄺之人穆然復睹卿雲霽月之輝被和風甘雨之澤其可謂知所重矣

銘曰

有嚴學宮祀事孔時新廟再登伊鄺之思思昔夫子涖我鄺人辨奸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既亡道墜孰起天續斯文生兩夫子嗟嗟夫子道被遐方豈伊鄺人俾也可忘南山巖巖白雲在天於乎遠矣曷日來還

武昌忠孝廟碑

武昌城東有廟曰忠孝祀吳司空孟孝感宋少保岳武穆二王者也孝感江夏人仕吳位至三公嘗以母嗜筍泣竹而筍冬生雖庸夫稚子皆知其為孝也武穆仕高宗朝志恢復中原屢敗金人功垂成而死奸檜之手其忠憤之氣至今炳耀兩間而鄂其駐節之地破曹成滅楊太皆在湖湘間功尤烈矣固宜廟食於茲武昌故有孝感廟庳陋湫隘海陵胥侯政來守是邦始謀徙今地弘治戊午姚江王君恩西蜀牟君道俱以御史按武昌

閒謁祠下謂孝感有廟宜也而忠如武穆功在鄂人乃獨遺之夫忠孝一道也宋乾道中詔建武穆廟於鄂鄂固嘗有廟矣合而祀之於禮其可胥侯曰諾乃分龕置主更其額曰忠孝露臺中拓帛亭分峙餘無加於舊焉君子謂三君子之舉也儉而禮走使京師求紀其事於石予謂二王之祀孟以孝岳以忠孟之事微矣遂能動乎天岳之冤酷矣而不能回高宗之惑岳蹈其變其功烈孟修其隱其名完且其生也相去千餘年而人心崇

嚮如一日豈非忠孝大節帝衷民彝不以今古遠近常變隱顯而有二乎孟軻氏謂易地則皆然韓愈氏謂曠世而相感者並饗廟祀於禮合矣其地於鄂為白鶴山錫之者楚府相其成者徐長史仁王長史綖銘曰

枕江維鄂清廟莫莫廟有二王歲時合食王生異世千有百年歿而同祀忠孝則然孝能動天忠唯死國維忠與孝異功同德坎其擊鼓鶴山之下百爾有生誰其無父誰其無父其有無君千秋右享昭我彝倫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代人作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莅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

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蒞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奬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

泲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泲河自
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泲賈魯
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槽乃
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
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沈歷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
隨築吏戒丁勵畚鍤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
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又
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

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新為束六十三萬匊二百二十萬伙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與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皇都殿此上游灌輸東南艨艟來浮黃河奔溢勢

如萬馬遂囓黄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鋭汝興協謨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屬迺相迺巡迺釃迺鑿既堤黄岡張秋迺築維天與時維人效力神謀鬼趡音醮出揚雄賦隤林菑石昔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屼屼安平新廟孔虔四方攸同于萬斯年

通州馬神祠碑

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有人力所不及者則馬神祠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燕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世傳太宗靖難興敵戰於此若有神相焉者因詔作馬神祠於其地且令天下州縣皆立焉祠在今州治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鄉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

僕少卿往涖祀事其詞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陞辭竣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藩級蹴夷沮洳薈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旁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增歎弘治八年始以改作事聞詔可乃屬役於順天財因歲登力因農隙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繚垣重門過者祇肅役始九年三月成以十年之某月中歷三太僕卿勒之者安成彭君禮繼之者錢唐錢君鉞成之者隴西宋君禮而寺

丞楊珪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黎春等實欽其費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咸利焉今其地固在也而法非其舊取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國與民俱病焉固有志者之所隱也三君既協力以崇神祀則馬政之廢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

牸牸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萃焉如雨有廟嚴嚴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

河漢造父王良有崇其圯二三君子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二三君子實肖實似刻碑示後尚紹無隊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陬莫詳其所始唐天寶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傳璙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勑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寶祐三年又加號英濟國朝

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庫陋乃徙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蓋百三十年於茲矣弘治十三年住持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涖事及朔望必躬謁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棟腐桷摧牆頹礎圮肖像黜昧不稱瞻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登寇攘寧息疫癘不作茲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又命義官某

等董其役於是貧富爭施厥財恐後掄材程役完舊勑
新明年春正月始事至九月僦工殿宇峻整廊序逶邃
門牆顯赫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
求予紀其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
之間今京畿至郡縣遐方絶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谷
丘陵表畧防庸古皆有祭況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
偷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
起也況時有所尚敬有所偏令自朝廷及於閭閻祈靈

丙祥罔有晝夜水旱蝗蝝則禱之疫癘天札則禱之凡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又能昭荅陰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文之碑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三吳罰賞在予孰越厥志罔頑效尤雲車風馬四覽遐幽雪劍星矛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愿屏植祓戾煽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哉清廟有嚴

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典維秩龝牲椒糈歲事孔修福我邦人億千萬秋

陳氏祠堂碑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于郡城之卧龍街始作祠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悅率其宗人得是月丁卯祇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迺具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唯陳氏於吳中為巨姓然自故福建僉事公始益顯公

永樂中以進士為河南祭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為御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涉譏訕闔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

節警動海内而廟祀未及後人曷勸於是有司奉公入鄉賢祠令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桃花塢葬故有關所司祇奉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虎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為後者一人使專護守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不孝罰其可辭迺作祠如禮室為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祖府君次即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飭悉如五品之制

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為陳氏始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昭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未帝思良臣起為御史公拜上言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又或從閒之詔獄是縈闔門縲紲百死而生詔恩朝赦暮已杭章擿藩府隱帝聞為驚初驚後釋維帝之明古有汲黯拾遺為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

孰易堂堂陳公令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思況其孫子作廟于家爰及其自同堂異置籩豆載登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榮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薛故家廬之無為州國初大司空相從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陽克澧江拔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勳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帝曰卿功已應世爵茲行為朕蕭何可也還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

下獄死子靖安瓊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公
諱遠字繼遠少頴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户部
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
隸浦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
同邊儲搜扶遞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
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詔起復公
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
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

為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公以户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滁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五年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榮禄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

官律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户部最久又移奏劄悉出公手改定户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内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為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

忍有餘子中書舍人丕將奉樞歸葬無為之某原求予言刻隧首於予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臣矣公嘗謂人户部多積弊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矣銘曰

竭竭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畧為時蕭曹山河之誓宜及而閟宿社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出入勳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焯德昭終揭於道

周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為西川制議使者諱某制議生樂平尹辰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薛塘遂為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為公之考二世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按真定黜贓吏

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戚里豪占民田更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按四川澈洗冤獄十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汝寧重慶間勢頗張督官撓之有白金文綺寶鎰之賜會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至則以教化為首務月朔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則莅學為諸生講說義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意肫切聞者感動鎮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遞供億貪吏又侵漁之公始命視糧收直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

而歲考之其弊遂絕初民户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産而馬滋耗公乃差户為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蠲之牝一駒三為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為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為法中貴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司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銜之及牟都御史被逮因并逮公詔獄時吳指揮綬在鎮撫曰吾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寧國

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迎戢初巡撫都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無一訟者大異之亟草奏薦公擢雲南左參政未幾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遂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靜罷文武之不職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其成坐以無事徵拜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良于行詔許致仕乘驛以歸弘治某年月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七公天性廉

靖不求赫赫聲事至必盡其心力所至有惠政而在鎮江獨久其澤最深後朝覲往來民相率羅拜至不能行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其子某至京謀刻其先德碑於墓而以屬予詞曰

黎望山西奕世無竇江右來家自樂平尹涉元國朝無甚顯者委社歸成生少司馬維少司馬發跡言官其儀禔禔其節桓桓或從尼之出守京口于襄于宣克振克守作藩于滇洎廣東西政聲流傳如京口時持憲于鄂

彼紛莫定何以殿之曰唯以靜召佐兵政庶此留都上方用公疾遽云徂用雖不究勲則多矣琢詞隧首以示無止

震澤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二

明　王鏊　撰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遽至是耶當宁

之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邪於戲公諱寬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仗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絶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

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旋被選侍先皇帝於東宮九年進太子右諭德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掌制誥仍侍今上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為貌菴先生而不敢字每東朝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唯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閒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

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宜後世所宜法哉詔從之公年近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慰留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褒載閱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

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奭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曰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慽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遣迴不進意公

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為之氷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又固辭之公端靖淵穆不涸涸為同不嶢嶢為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慍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沈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

得於戲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為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齎咨若有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邪夫公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為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邪其又奚慊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道

碑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偃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家偉器考松亭翁攜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少長還為弟子員都至是韓公為易之曰元貞字廷祥謂當為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欻起久之授編修會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

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遂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

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兢詰勑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宮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今上即位進

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録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矣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采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癯然纖弱而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為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通削異為同黜奇為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張之先有諱仲芳者宋季來知隆興府因家南昌之隆阜塢大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

翰林院編修松亭翁也先夫人程氏繼黃氏子男二采
栗女一孫男四女一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名高
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晚年始起立華要駸駸大用
同列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究其中之何
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然公之名在
天下則不可得而毀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内世方疾馳我抱而退元間大吕厥
聲渾鍠薦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道之

廢行孔亦云命彼其読読於我奚病刻詞隧首以鴻厥慶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黄蒋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蓋字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貴人傳恭家豪敓民田前御史率脂韋兩端莫敢辨公毅然割其田還于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數人治之時

恭方幸于上衆莫不為公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横境中吏莫敢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淩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閱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安陸州時流民嘯聚于鄖急之則變緩之則為後憂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

公者迺濟又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竝施學校城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卒咸化甲辰七月四日也葬以次年正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屠于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夢于公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為神平生博學工詩先工書人以為得晦翁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茲以

御史中丞治水利吳中閒詣予泣曰先公以直道齟齬于時仕不達而惠政在人不可泯葬且二十七年而墓碑未刻其實有待迺序而銘曰

桐江之濵誰樹誰封有明中議大夫鄖公鄖公之庸奮自劣史孰為佞邪惠文則指正或見醜忽殞而顛于澧于荼于郢于鄖地唯荒遠所至則發菱膏暍蘇去其苞枿公惠多矣禄迺不贏施及後人爰有中丞中丞之來維天子使宜于民人實肖實嗣既侈其號復來厥聲實

求予詩刻在麗牲

盛氏先塋之碑

盛故餘杭聞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黃山自寓翁府君始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鬱然青鳥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俌言于鏊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黃山歸焉獨存水木本源之義在焉何可忘也

蓋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沒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倩用是懼爰用增蒔松栢立甕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于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衰乎予唯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朝官于鄉累世而不絕也何其盛哉信其先之積累深

且長乎固不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蓋塋域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為繚垣垣之正中為備曽祖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西為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之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太醫院士諱儼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垣之外

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遂以葬焉春秋祔饗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馬侯汝礪初以秋官員外郎謫判廬江久之進同知遂知府事上之元年擢參貴藩去之日廬江父老遮道挽留不得則相率作祠城東肖其貌以事迄于今民愛戴如初不替合肥諸生丁子奇走吳求紀其事廬為郡當

江淮閒地多荒遠侯至則劬躬撫循流民來歸者給以閒田俾肆力以耕而免其徭役濬治三堰陂塘溝塘水利流通於是戶口增田野闢節縮羨贏斂散必式積糧至五十餘萬石歲旱民饑令驗口受糧仍散處寺觀作廠以飼屬縣則之所全活一萬八千餘人廬故有城而承平玩惕日以就惡侯市材陶甓增築三千丈有奇樓櫓守禦之備莫不繕理霍六之閒盜賊出沒設官守隘巡警以時於是民不知饑盜賊屏息又立社學于諸鄉

錄其稚髦為學官弟子大修宣聖廟建尊經閣購經史子集萬卷于中以待學者之求吳將軍周瑜宋包孝肅拯馬少保亮劉學士筠墓在境內皆祇謁修治禁民無得樵牧宣聖裔孫寓舒程端中裔寓英山蘇文定裔寓霍山皆召恤之復其家又立余忠宣公祠三蘇祠設祭田俾其後守之於是士皆翕然嚮方奮於節義餘若使館府治橋梁驛傳倉庾罔不以次秩舉而民不知其勞且費比其去郡粟餘于倉財餘于庫旁郡歲饑往往就

告糴焉而無不給侯醇懿清明勤於吏事而又飾以文學風以節義去廬久矣而寄惠在廬食有高廩學有次舍野無懸耜濟無病涉老稚嗟咨相與尸而祝之伐石紀美庶無忘于世世侯名金汝礪字蜀之西充人今為渝江左布政使其詞曰

嘻嗟焉侯言治于廬彼廬之人有奠其居老稚熙熙不怨以尤侯今邁矣侯德在氓原田每每我畬我耕崇墉言言我寢斯寧我倉既盈我粱我逝挾冊來游類水泮

淠傒侯復來顲閽則遠侯來何遲去乃莫挽肖像在堂世尚無諼

江淮平亂碑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兹弗靖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竪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竪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彦明相煽起合他

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舟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泳州中外洶洶言陸柔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

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卻游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叅楨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衆而

南九月陸渾彦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畧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于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于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渾彦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走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

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柒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圍書無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洎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遺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有踶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柒乘小舟將

遁溺海死彦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
抏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溫平
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盈
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
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
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與成
此膚公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
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

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制而下
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
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
豎亂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梃起千萬為羣血人
呀呀虎噬蚩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
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
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撝公至會師誓清大慈受

命徂征無或抗退王師竝奮孰我敢遏曾是螳臂而當車轍載抏其吭載斬其枿盜始犇駭顛踣北南飛走計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鹿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殲羣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茲惟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哉不忒鐫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狥國能信大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為獨盛而文丞相之死猶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蹶而奮百挫不回至於今愚夫穉子皆知其為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職也方元兵渡江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於時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獨慨然奬率三軍毀其家以狥國其氣固已

凜然蓋天下及挺身使虜被執而逸流離閒關山棲海
竄卒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
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
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得死柴市從容南向
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於中非若倉卒履變
慷慨殺身之為此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
者讀其傳誦其詩悲其志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

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欵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乎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即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為之備不至倉卒銜璧一旦猝而為虜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悽愴遺民聞公至無不垂涕者於此見公之悾悾於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既死燕京廬陵皆有祠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蓋公之裔胄也子斗願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巡

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饗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來請予紀其事於麗牲以詔來裔銘曰

嗟吳故墟有巍新宮宮祀為誰丞相信公元為長虵吞噬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伸吾義焉知存亡崎嶇嶺海百死無二卒死於燕卓哉正氣公身可殺公志莫敓千萬斯年其氣烈烈撑拄乾坤昭揭日月唯忠唯義率土嚮之況茲吳門公所素治公

治于吳不能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肩公遺後復吳居作廟揭虔帝命所俞綱常民奠弗渝弗隊饗祀千秋為世臣礪

杭州重修岳武穆廟碑

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祠墓在錢塘棲霞嶺之陽有司以朝命歲時饗祀廟號宏麗而後迫於山麓湫隘沮洳日以頹圮正德某年月某官某承上命鎮杭首謁祠下顧瞻咨嗟乃捐貲鳩工刻巖巒剗荆棘得地之夷直者

若干丈闢為寢廟延以廊廡巍然翼然遠近瞻悚仍謁余文紀其事夫武穆之死迄今且四百年人過其祠下猶為痛憤欷歔欲籲天而無由於檜之姦則裂眥切齒思食其肉而不厭何哉宋以忠厚立國百五十年未有大惡於民金人長驅入其國毀其宗廟社稷二帝蒙塵后妃嬪主繫纍而北是天下之大仇也大恥也武穆奮起行間挺身為國復仇驅烏合之衆摧方張之勢坐使敵人不敢飲馬江南是天下之大功也大忠也當是時

使其君能專任之乘破竹之勢搗穹廬之虛二帝可還中原可復宗社之恥可雪一旦金牌十二亟召還之大功垂成而不就又使奸臣舞文鍛鍊父子駢死獄中是天下之大寃也大恨也縱姦檜以和誤國忍害忠良為高宗者獨忍棄其宗社使大功不成大仇不報大恥不雪貽萬世之恨乎至于今所以憤檜之姦痛王之寃而重歎高宗之昏惑也夫以武穆之忠檜之姦今之孺子皆能知之而高宗獨甘心焉而任之而殺之何哉物有

敵之也高宗之孱也覩靖康之禍褫魄久矣惴惴焉自保江東不啻已足無復中原之志檜窺見其隱首倡和議以中其欲武穆忠義激烈以恢復自任然非其志也而有功高不賞之嫌一時羣小又從而譸張熒惑其間遂使是非倒置大不忠者為忠忠者為大不忠也可不哀耶自昔人君莫不欲獎忠賢而忠賢每至擯棄故子胥沈韓彭醢檀道濟殺豈獨高宗哉高宗其甚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為萬世戒使後之人君得永鑒焉所謂

無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銘曰

噫嘻武穆今且安之其果亡乎其忠勇憤烈之氣將猶有不亡者乎將為星辰以照臨下土乎為雷霆以泄其憤怒乎將殲風叱雲上下于天為帝督姦乎將復為忠臣義士以輔佐國家降生人間乎姦檜今已臭腐完顏父已丘墟中原之境盡歸國家前日之憤亦可舒乎相彼冢樹枝皆南指則其精誠惓惓于南也其尚猶生時乎吳山峩峩兮巖曰棲霞寢成孔安兮惟王之家王今

安之兮忍獨去此故邦儲祥祛癘兮庇我氓於茫茫潔
吾觴兮精吾糈于萬斯年兮俾我氓以不忘

震澤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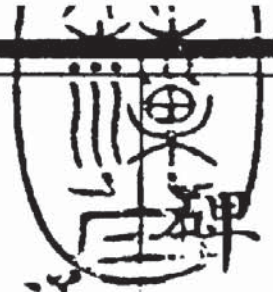
震澤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九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三

明 王鏊 撰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恭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為國元老公為之子

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參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為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

噬於水凡八十頃而粮固在民甚病之公為奏免轉福
建參政汀漳盜起公與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
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
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粮儲應
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
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
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
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

負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毀也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春秋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於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盖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摠紀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寃窮竟泉倅干茂之贓而雪副使張罍之洿衊寛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撿奏守志不汚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為人所稱道以某年月日

葬於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人子男二說太學生
詛犀生銘曰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八座具升式敬由獄
國祚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閥保釐留都秉國之法
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乃
有懿敏克對前人令緒無竇采菱之潰流風斯在唯爾
後人尚繼無怠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沈公碑文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録學録生德輝澍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曾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銳意經史學大

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德州州當黃河衝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老弱少壯給之行粮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犋戶口日增鄰封有訟久不決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上其績賜之誥命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雄府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

則暵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例歲饑減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有嫡孫在衢儕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塋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為政知所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左叅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懽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六百石官有不快於

公者因疏公老疾不事事公不辭諉曰言官言是吾老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某日祔葬吳縣竺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本府醫學正科堅太學生屋始就學女一贅歸樟先卒孫男二鎰鉉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仕方伯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弟燾入翰林位至春坊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藥之公體貌癯赴義則勇所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

河南任未久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衛州興滯起廢膏枯沃瘠遺愛寔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故撮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文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從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

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荊關監丞
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
間府府幾甸也貴戚庄田基峙境內聞公至皆戒其下
不敢乘勢轣轢先是定徭役悉委吏胥多寡高下一出
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其中公會校出入據籍
履晦定為程式其弊遂絕郡有瑞蓮秀麥之謹政聲流
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勑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
震駭蕩析公憪心力撫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

拜大理少卿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提督巡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郯西三邊告饑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涖之召至御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諂貌公自若也瑾諷諸

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啣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揺撫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為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得意未慊時命官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于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為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為公罪罰輸百五十

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
慙色正德丙子十一月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
戊寅年某月某日葬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溫氣和内守
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姦欵施
無所跛倚其可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為
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輸欵於公公謝之方其為
大理也或以為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召朝士盻集而
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逆瑾

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訃聞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營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黃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謙名能文學古應天鄉試卒次仲諧太學生次叔詣季識季詵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勳承忠承志比葬仲諧自臨淮奔至蘇泣曰公與先公同朝嘗以文銘賢公卿今其可辭予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為表於墓道仍系之曰士抱負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不逢時以抒其志若顧公奮自一經致位八座遭值權奸擯斥以去其蘊

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頓挫撼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凡忠貞之節有二當家國多艱捐軀蹈難臣之忠也任匪弼之計擁殫委裘社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身殉死婦之貞也礪冰蘗之操拊嫗襁抱宗祧絕而復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之裔適贈通議

大夫副都御史純和府君尚書生三歲而大夫棄世太
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嶷然自持誓不復
貳及家析産金帛泉貨一無所取獨取先守一府君手
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之且育且誨備履艱辛
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戶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
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祿及尚書以
守正忤逆閹斥旋改貴州有戶部亞卿之召太淑人時
年七十一矣病不復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

再疏三疏至五疏始許之家居八年進令官又固辭不
報今上即祚起之復辭疏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
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為命聞者悲之雖朝廷
不能奪也遣有司以禮存問時太叔人八十有一矣君子
曰太叔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孤位登八座為時名臣邵
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
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太叔人有焉
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尚書有焉而國家以孝治天下

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為中丞詔褒之曰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曰兩朝希世之恩臣寶何德以承之乃作貞節之碑以表太淑人之操以揚天子之休命于無疆鎸嘗執筆隸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託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競噫昔邵宗天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髮惟太淑人不震不奪教育遺孤再高門閥惟皇嘉之進有封號犀首錦褰五

花之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典朕三禮保釐于南於赫渙汗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曲成不遺至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鸝髮蒙茸一堂之上洩洩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孝莫與夷貞莫與尚孰克成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祿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導渡江為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貢進

士宗成來家峴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今為太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撿曾祖琬祖琳考輅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公自幼穎敏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未發二十五占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縣以憂去改餘干又改蘭谿於山陰興滯補弊革額外科取之弊政聲赫然為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為界二家俱

厭服凡疑獄刃迎縷解未暮月圄圄為空贛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巡交薦蘭谿以積逋粮里長繫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餘為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戶無警素舞文者皆斂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汚郎中貢欽罷之

又劾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寵橫甚至箠擊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詔以平江伯陳銳充摠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僨事已而果無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朱魯福祐亂後荒夷出沒為患公乃修城堡宣朝廷威德漢夷畏愛土官阿偉素桀驁不受約束公召之即至俛首讋服正德丁卯以例裁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脫符南蛇之亂生黎為梗公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人崖州千家邨尤猖獗

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甚衆分三大村為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戶所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為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賀砦克之餘賊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穀出內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絶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

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疲於饋運在途多遇虜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倉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摠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粮四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公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勅薊州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

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饑氓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計時虜射死叅將陳乾摠兵大監合軍討之屯馬蘭峪公曰虜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揮葉鳳率兵伏山下虜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勑奬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史劾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

京兵部右侍郎旋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如公官蔭孫世德為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上不得已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蓋異數云歸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葬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孺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愔悊愔國子生女三長適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贊孫男二世德世闕孫女三公癯然儒者而胷中富有經濟

善因事為功不為矯激之名亦無詭隨之行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干額外積粮六萬石廣東粟庫藏出內復在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公故餘干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為各少受之之官四川過臨賀餘寇多在人為公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崖州各立生祠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比御而不入

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讓以巳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
割田千畝為義庄授宗子世掌之立條約族人昏喪吉
凶之費頒給有差吳中苦粮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公
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粮多寡割田
千畝分番應役公無負租族無縲繫其餘故舊僚友師
資下至戍卒役氓饑凍患難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
政兇燄熾灼或勸公為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
我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為其自立又如此銘曰

士有狥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當用而爽嗟嗟王公乃異於斯自為小官厥問四馳于臬于藩民去而思或試于邊出奇不窮孰謂儒生屢奏膚公利害交前厥守彌定留都來歸其用未竟惸惸孤婺恃公為命賑貧贍族是亦為政胡不百年表止鄉邦刻詞隧首昭晰茫茫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

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璞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

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

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卬鑿之覆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仞淺深計遠邇力多賦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攢如星畫奮如雨讙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

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漊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滆百瀆武進無錫滆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

二尺闊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漊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瀉山等湖峴山濬趙屯太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浜尤多皆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為石閘一盖疏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

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

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淪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

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既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令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茆

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閼河則為虐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閼既疏百川來同吳民讙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吉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昭不刊

震澤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四

明 王鏊 撰

傳

愧齋先生傳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為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

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胷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

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吊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璆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

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没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闚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悦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

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信哉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張養正傳

張顒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

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外感或以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

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瘈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

其家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藥使人詣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悸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用其

術者矣吳父老為予言教諭聞恭講羸疾吳醫治之幸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東岡高士傳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才四五輩皆海内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作東岡高士傳高士名鳳字鳴陽

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為天下第一入翰林為修撰未二年卒天下至今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貿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觸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公為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為介於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

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君子為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盖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疾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亦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為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圮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為之葺理君因廬于墓所開門授徒

闢園鑿池養魚種樹君性度寬和而有思致種蒔必謹
察天時物土之宜淺深疎密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
所植皆蕃茂多實久之杻杷楊梅甘橘蒲萄茶笋罔不
畢具松千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礪行非其
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蔬食饘粥案惟三九敝袴
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污敦行孝友恭慎遜讓家人輩
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慤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
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為暴

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祀君一切革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其眞有所養者耶晚搆一亭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未嘗見其有戚戚容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惘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

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為具權貴享之百金以為犒其費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無所費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鑒焉

貞烈熊氏女傳

貞烈熊氏女者衛府引禮舍人慶澤之女故四川布政使祐之孫也母曰孔氏宣聖二十代孫熊故家青齊而

來家於吳女生而端潔明慧能通孝經小學列女傳諸書幼則許聘無錫秦漢漢暴死女聞哭泣不食一日忽謂侍婢曰吾死屍當歸秦婢訝其言而未以為意也婢出即闔門自縊婢驚還救得不死他日有媒嫗至其家與其母語久之問婢曰彼嫗何為者婢曰不知也俱聞聘禮姑納外家女曰是為我也故以事遣婢出又自縊家人奔救復免自是不敢復議然郡人以其賢父母亦以其少也終不能釋有馬謙叔者亦為其子求婚女聞

即不食欲自縊不得遂引刀斷髮截其右耳未殊流血洶然仆地即死父母驚救適有百金良藥傳之久之乃甦所親或諭之曰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今汝未預執笄未成婦也未醮而孀禮所無也汝得無過乎女曰吾雖未嫁心已許之矣吾自幼所知者秦氏不之秦復何面目適他氏之門且吾終身侍父母之側亦何不可而必欲吾嫁乎諭者曰汝富於春秋守之寔難父母在父母是依他日父母即有不諱汝復何依是時貧

窶寒餓汝得無悔乎女曰吾今日惟死是求死且不畏何畏於貧且吾志已定豈以死生貧富二其心乎諭者歎曰真烈女也不敢復言及漢且葬女謂其父母曰吾不獲事其生欲送其死遂衰服至秦氏姑亦已卒女哭之成禮又拊漢柩哭之哀時漢止一穴女以堊畫其傍為一穴曰吾終歸於是秦氏許之至家屏去華飾素服以居雖至親莫或見其面姑蘇太守扁其堂曰貞烈月致薪米且欲上聞而未及也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又曰之死矢靡他熊氏女有焉

太史公曰熊氏女之行奇矣偉矣自昔守節不貳春秋書宋恭姬詩美衛恭姜史稱陳孝婦其最焯著然皆已嫁者也未嫁不二未之聞焉按昏禮既納聘有吉日婿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改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往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盖雖聖人不以所難律人也夫不以所難律人亦不以所難沮人熊氏女可

謂能行人所難行誠古今希絶之行也可以激頽風廉頑而立懦可不謂賢乎賢若是可無旌乎吾故為傳之使觀民風者采焉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紹興人父時敏洪武間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占籍焉公領鄉薦入太學被選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詗諸生諸生笑傲譁譁獨公端坐儼然事竣當署上曰夏某端

厚君子也實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與語奇之曰夏某才器老夫不及也諸曹事難處者悉與裁之同官質疑日環左右劉郎中某者恥以事質多為新所詰責深銜之歲正大朝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罪之者再三上怒曰是誰教汝以要勤耶新免冠謝得已旦率諸曹入謝劉出奏曰聖明洞見尚書果人教之意欲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實教臣臣愚過聽抵此乃下書算生于獄劉嗾生盍引公衆不肯劉他日復奏

曰夏某專尚書柄前事實某教之上曰聞原吉甚有裨於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輿書算生皆棄市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未幾充採訪使巡福建公明寬大時楊文敏公榮為邑庠生公器之贈之詩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榮遂冠秋試太宗入公時鎮蘄州有執公以獻者上曰夏某奉公守法轉戶部左侍郎或譖之曰彼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夏某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

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為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堤浦瀦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

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帑戶下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粮數公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益親信之時陞賞靖難功臣又大封親藩征討四夷創宮殿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

集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八年親征北敵命輔導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還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

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命輔導皇太孫周行鄉落見鄉老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或賜之帛給之糜至一村店取籩黍進曰願殿下味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此以知民艱皇太孫為嘗之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既又輔皇太孫閱武于郊九載奏績上親宴之便殿諭廷臣曰夏某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遂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

一年扈駕巡北京與皇太孫同居上營之後日親啓沃十四年九月皇太孫自北還南京公輔行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太孫甚重之稱為先生而不名所過兵民晏然十五年扈從幸北京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命公召皇太子太孫于南京且諭以授受之意十月公先馳奏上復命公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公至鳳陽迎見道上言東宮曰雖有言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

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粮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衆

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時公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凡軍國要務必與公面議召見便殿或闕門語移時左右莫知所言公退則恂恂若無所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

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上元節觀燈臣民同樂公奉太夫人往觀及晚宴燈山上顧公問曰聞爾

母來觀燈公對曰歸矣因徹御案賜之弟原啓至京召見賜酒饌歸又遣人送之舟中行李蕭然異日上顧問曰聞卿弟行橐甚空公對曰臣俸資先已寄歸適無所贈上曰何不告朕因賜異布數匹十九年議親征北敵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

懼自縊遂併藉公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厥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皇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

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
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御廚饌咨以國
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
饑寬貢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
各處鬧辦金銀課程上即位復公戶部尚書賜冠帶衣
服靴襪被褥帷帳器用公以母喪不受上御西角門朝
顧問左右何不見夏尚書蹇義對曰母喪乞歸守制上

曰卿可勉留之公至便殿乞守制上曰卿國之老臣正賴共濟艱難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退上十餘疏終不允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位在公右上諭鴻臚命引震列公下即進公太子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三俸兼支公固辭不已許辭太子少傅俸袁忠徹以風鑒得幸太宗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公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

臣不可乃罷忠澈官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
屏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内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
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
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洪熙元年欲下寬恤之詔公請
廩貧民增官吏之俸以勸廉弛山林湖海之利以與民
寬逋負以安流徙積養將士禁差占屯田之卒以妨農
務皆採行之冬久無雪上作憂民吟命公和之兼賜玉

帶翰林進呈語詞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召公至展前賜繩愆糾繆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歎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但具奏以此封識進來朕不憚改手勑欲除臠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從之命兼禮部事特賜正直牙印押以便處分且以旌公之正直也時山東淮徐諸郡累歲旱潦公以為言即免夏稅及秋糧之半一切科派悉罷之未幾勑公曰古者斧斤以時

入山林今山西樵採者根株悉拔宜斬之以狥公言伐薪過當罪止不應請從律上曰吾過矣賜田五頃八里庄建第二所于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諭公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公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仁宗實天皇太子監國于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

莫對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表裡公同蹇三楊同心輔政時與公等面議久坐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庭前論議退朝之暇時獨召公密問或袖出小帖付公公亦有所白於上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分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

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閣者三掖朝參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勳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

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優
兵息民天下賴之十一月皇太子生赦天下公與蹇奏
對便殿上悅命留侍宴上顧公醉笑曰卿能復飲乎公
頓首曰臣飽沃天恩醉矣顧蹇猶醒親酌三巨觥飲之
將退上顧公有欲言之色問曰卿有言乎因近展前密
請早建皇儲為宗社之本上曰然當奏太后行之二月
以議國本功便殿獎諭賜範金銀印八曰含弘貞靖謙
謙齋曰後天下樂尋加翠鑪銀璽玉餉玉帶三月命游

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非至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命登舟游太液池上顧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上射鳧獲之烹以啖二三臣又親酌玉觥以飲公曰卿啓沃良多今老矣可不盡懽苑多奇石諭內臣吳城惟所欲與之公取小者一二秋八月復侍游東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公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九月扈駕巡邊賜寶刀上取公素糗嘗之笑

曰卿亦食此粗糲公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餓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等四人年高且師保之重以寅亮為職勿煩庶務特勑輟部院務俾專論道左右隱然拜相之意未幾扈駕閱武郊外至兎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為卿釋之日數召公使者數十輩

交道廐有賜馬甚靈召命將至馬必蹄嚙闔者以報而使者至矣嘗張燈宴群臣悅甚指公等曰此朕擎天柱也賜紫瑛硯象牙翠花筆龍香墨水精鎮紙玉筆格為條旨用公誕辰親繪壽星圖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又親繪秋香梅竹二圖文禽非熊春露魚遊春水圖賜焉服食器用銀幣無虛日嘗命尚方取一翠甌賜公既乃笑曰卿夫人無得競乎加賜一焉又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一以賜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也五

年春兩朝實録成上賜宴賚旦入謝暮歸得末疾卒上臨朝聞訃遂輟朝流涕還宫議加封公爵楊士奇曰文官不許封公侯此例不可開也乃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公識量寬宏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污精微批懼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公寄聲過客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公笑而釋之隸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

去有進士戲坐公車或以告公曰有志呂震為子乞官上問公公曰震有守城功可與震嘗詆公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公公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或問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仁皇欲用李衡為兵侍吏部不知詔問公始知由公之薦周文襄為長史有薦為郡守者公曰郡守不足以展其才尋致大用襄城伯李

隆守備南京黃忠宣贊理漕運皆所薦也金尚書以疾在告赴蹇忠定飲上聞之不樂曰以疾不朝而宴于私可乎命繫之公曰大臣可殺不可辱金某老矣而繫之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或短楊文貞于上者公力為之辨故詰詞有推賢盡誠之語每朝廷行善政或謂之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草皆焚之曰不可彰吾直也贊曰國朝名臣皆稱三楊蹇夏今觀忠靖歷事四朝列聖之推誠于公公之竭忠蓋於上何其盛

也何司寇喬新云公初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瑣屑悉付之有司嘗出漳州北門見舊塚將頹問左右曰元達嚕噶齊德哷穆蘇之墓守死不降故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他日至福寧見道傍一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巳延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壺命遷其主於室其少也若有神焉戴大笠出入恒道之閩有明遠樓多妖宿者必死公獨宿竟夜晏然豈神明有護持之耶其在吳

中治水利至于今稱之

容菴葛君家傳

世之用人者臨事每以乏才為歎而才之伏於下者又以不得用為難兩相求而不相值何哉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

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羣起而咻之用者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甚便且安是故下多遺才朝多曠事任法之過端至是哉觀廣陵葛君之事益知天下之不能無遺才也故予為之傳君諱欽字敬之別號容菴其先下邳人後籍鳳陽商於廣陵遂定居焉君長身美髯博學多通自天官風水音律醫卜祿命之書無不涉

獵每稠人廣坐論古今是非得失事後當成敗纚纚不竭聽者常聳其於鹽筴利害沿革廢置尤所諳悉嘗言于轉運使畢公曰往時揚州邊輸鹽引歲止五十萬自海至揚州轉受赴儀真扎驗往來不出月餘近邊符下轉運動百萬引兩淮船相銜百里不絕河道填隘經歲不能赴掣所船賈踴貴盜賊乘時剽掠商人亦因之為奸大其捆增其直弊孔百出莫若即河東西度曠地為官廳分為四廒廒可屯二十萬引商鹽至白塔河先以

數上運司編船戶為甲定其額直更番受載不得擾越仍令白塔河巡檢防護則鹽包入廠者大小莫欺赴掣者先後不亂而諸弊可革又論運河之宜曰吳城郡溝漢通江淮渠唐始置堰宋易以埭況我朝建都于北財仰給東南尤為要害今灣頭以東止一河而通泰如皐海門四州縣二守禦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船皆輻湊每患壅閼不通王端毅巡撫時建通江大同朝宗上下牌水不走泄今皆廢弛商船多滯官運亦稽莫若

修舉端穀故蹟約束司水官吏勤情為便畢大稱賞舉行之癸亥歲饑上捄荒三事復陳資國便商區別利害甚悉江西摠制都御史桐廬俞公聞君有機略招致麾下以功當得官時錢寧盜政奸人中以危法下詔獄幾不免費以萬計始得歸君嘗自推其生辰日月曰歲行至寅當死正德戊寅無病而卒君雖業魚鹽內行修也居家孝友治喪不用浮屠閨門雍肅不置媵妾燕賓不用聲伎至於還遺金焚債券同舍盜其金知而不問諸

義事具載楊少傅靳文僖公文嘉靖癸未余至京口君之子澗抱其遺行詣余求傳其事余謂若父懿行二公載之詳矣余又何言余獨患近世鹽筴大壞商賈受害而國家失其利思欲得人焉稍更張約束使上下通融公私俱利未得也不意有如君者在焉使當時舉而用之醎政之弊其有瘳乎惜乎抱負所有鬱鬱不獲一試以死予於是不能無歎而世之抱才困不獲試者亦不獨敬之而已也吾是以載之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先世事畧

王氏之先自汴扈宋南渡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山至今人名其處曰王巷事見家譜鏊曾祖諱彥祥字伯英當元季比巷陸子敬者賈淮西不返有女以賢聞遂館甥於陸生五丈夫子皆璜偉絕人乃謝陸氏去家巷之西與諸子戮力治生家以日昌府君以元至正某年生卒於永樂十三年四月九日始葬蔣塢之北隰今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

祖妣陸贈一品夫人先祖府君諱達字惟道寬厚長者有器識初洞庭人不知學問聞有為弟子員者恐懼逃匿府君獨好學重禮得朱子小學四書誦讀不去手浦江鄭氏最名有家濛即倣其家規行之居喪寢枕苫塊動必以禮嘗長鄉稅不督賦而事集山之人至今歸其仁府君生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日以景泰四年二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又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葉繼祖妣周初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先考諱琬字朝用後以字行年二十三始入邑庠自以質魯學後時發憤徹夜誦讀至咯血不止累舉應天鄉試不利以貢入太學久之知湖廣之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處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也火其廬一切驅出境府君不忍獨招安之民獲安堵而上官不悅選俊秀為弟子員月自考較又募

民壯教之射上官滋不悅以為迂也時鑒已及第入翰林乃遂告歸吳大抵先考立心制行一以誠為本有不聞聞之必行行之必篤嘗謂學不貴博貴乎精授書甫訖則温之温訖又温之循環不已故其書終身不忘嘗因病悟攝生之法在調氣不在藥石故早歲病羸晚而康強遇人子弟諄諄然以讀書之法誨之若誨其子弟也遇病者諄諄然以攝生之法語之若病之在其體也於戲其心厚於仁者耶先妣葉尤慈祥愛人生平無疾

言遽色年甫六十以成化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先
考生以永樂十七年己亥七月十日弘治十六年二月
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初進階文林郎加封奉直大夫
右春坊諭德又加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初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加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又贈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
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
妣葉始封孺人贈宜人加贈恭人又加淑人夫人至一

品夫人王氏家洞庭世以忠厚相承蓋十有一世矣而未有顯者乃今發於不肖孫位躋一品封及三代綸音下賁先及泉壤銘之不肖何以及此今老矣懼終無以報因具列褒封之等於麗牲以識其榮且遇又以著聖恩所及皆先德之遺而非不肖之所能致也

震澤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四第二十三頁後三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又德啔穆蘇舊作迭理彌實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錘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壁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五

明 王鏊 撰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祖妣孫氏贈夫人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屠氏贈夫人

考諱讜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渊之錢塘國初以閒右徙京師故今為應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被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驚寤生公因名岳字鵬舉壯而環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玉立山峙見

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秩滿遷侍讀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講官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憲宗孝穆太后將祔享詔廷臣議其禮言人人殊公言國朝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之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憲考升祔則懿祖神主當祧

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畧仿夾室之制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上初即位言者坌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殆盡時議者又

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近

歲喜事者率以添官為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為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為異端首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

不為聖政之累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為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為上言之知弘治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圍編號每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公

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參贊守備修舉兵政庶弊盡剔召拜吏部尚書公性善知人凡用人之際劑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之外每有贏縮弛張必各當其才滿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寬恬退振滯淹為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嘖號稱快以為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聞上賜寶鈔萬緡為治

斂具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舟車傳送還其鄉先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弟子霦後公自在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悉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氣嶽高岸衆多唯唯以從時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貫輕令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

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令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為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搆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

銓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恨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為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氏

贈淑人

傳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為經量隅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黃塘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量隅至公蓋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頴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傅則往往推究奧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憲

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公在直次為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令上于春宮遷左諭德兼檢討充經筵講官及東宮講讀官令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經筵講官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數陳詳婉而進止雍容上每注聽焉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衆贊僉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

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為國遑恤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公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睠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已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
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疏言
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
困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
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
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
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拔焚猶恐
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

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惠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上廼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公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

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十日殁于京師之館舍上賜寶鈔為治斂具贈太子太保謚文穆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為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乎理書濛遘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濛時稱一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歷歷指陳其在上前雖舉步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谿徐

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問曰傅先生以為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如歸有客死者賻給斂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廕補國子生中順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頗知公一二故僭為之狀上于太史氏

先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白公

行狀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戶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東宮出閤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初公為給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濬自南京逮至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經筵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殄厥問聖德修則邊患息矣時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

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内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謝文祥得辜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社稷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為法會劇寇劉通出没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迺宣布威信通挺身納款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

禍福出于至誠通感泣迺縱之歸歸率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餘縱不問東南晏然復奏沁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為定式鳳陽皇陵幷白塔壽春墳圮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鋭等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為憂始賦工者計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民忘其歉河決金龍口將漕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者今不可復尋迺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築長堤以防張

秋之決又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州經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卑廣狹樹之萬柳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州至吳橋復脩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青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瀦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公議開複湖於東岸以避其

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今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為朝廷之耳目凡御史出巡必令詢訪所屬廉污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眞僞為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絕詰擾欺遯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為稔以稔為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効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

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庶其弊可絶咸見納焉其在刑部一以矜恤為心嘗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温故凡情可矜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使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辠然所致死皆有辠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嘗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為姧迺芟複離庬定為若干條奏頒之内外官司守以為灋於是灋令始一矣公

立朝不為激切之行議論每依於忠厚善衰高益卑因事為功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為崖岸表襮上自王公貴人下至輿皁無不得其讙心每五更趨朝退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其分終無慊色居官四十餘年未嘗嫉怨於人人亦無怨之者已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疏屢上上察其情懇迺之進太子太傅賜璽書有身名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皁以優

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詩以
傳癸丑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公雖位
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子三長埈
例授涮江都揩揮同知次圻戶部郎中季坊鄉貢進士
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
辰既而果差念弟昇蚤世恤其二孤訓迪備至以潔充
書算垣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得遣一子入太學公
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

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畊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玠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戶部員外郎家世之盛近世未有鏊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朝二十餘奉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

也未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鏊方啣哀墓次日理窀穸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為撰次族出歷官行治為狀立言君子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達美其先晉陽人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以忠考

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頴瓌偉有奇氣為詩文捻筆立就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湖江衢州府九秊擢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歲久旱且疫公還自朝覲即抵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周宣靈王廟碑孔氏祭田奪於

民公以俸贖還之俾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決斷如神數辯疑獄遂無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陽河若干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李璵邊人皆竦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蘗之竟坐是勑去弘治五年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子

孫拏舟千里來哭公為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隨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為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亡者是也顯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為大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為難則後之所謂孝其亦可

知已蓋往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亡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齋府君少孤煢煢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紝於內茹辛飲澹銖積寸纍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飪之勞不敢委而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誶語之聞顏色之見家以日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

下世矣先孺人孝於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虔賓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孝以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懽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而無所於養梟獍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季朝廷以為能舉其職詔寵嘉之龍章錦褰貴及泉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亡者矣其

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吏科遷戶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詔獄不懟不沮予觀朝廷褒嘉之典眎其子職之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它日褒榮其親將必有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化乙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季某月日墓在寧都迴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悳言者仕元為百戶領軍蒞蜀因家

忠州之酆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酆都故無舉進士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為文章聯收科第酆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讞獄明允盧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者顧獨才君成化初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殺將吏將陷城邑衆愕眙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人餘孽出沒南昌君戒其

下密捕獲五十二人又擒盜顧原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指揮李貴嗛百戶田春嗾盜染春御史鍛成之春自誣服君知其冤狀固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為疏其冤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盈庭君擿案剖決各歇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孽於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

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仕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月日卒奉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為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俯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士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為刑部主事文學政事迥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誌之予獨書其

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酆都龍亭山之原葬之日為弘治八年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為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永興人五世祖珉一徙家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官邸日閉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君能書請為

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之得丞台州之赤城驛君雖為小官而以清白自將遇事開敏無滯兵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必以委君嘗署臨海嚴不苛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為詩詞之曰垂裕集謂君當必垂裕於後也子規幼則遣從名士游聞得古今文字之美者必手録以示曰為文當如是及規登進士知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奸事上蒞下興革利害條析為書曰為官當如是及規為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

乞致仕歸君固能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人無弗與交抵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柳市里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規以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耆歲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己酉台發解又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偉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得赤城之事溷而能潔卑而能施於戲是其垂裕於後

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育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為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為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遂以家政委

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子姓咸中矩度子男三達達通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逢原里時劉夫人方臥病聞因欷歔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娟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達將奔喪歸泣曰達非敢表於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為書族里子姓生卒季月於石可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有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贊元經體

可謂盛矣其承祀不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益大將在是乎而皆丁焉自出其亦有功於尹矣傳曰母以子貴非是之類歟況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没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絕者將不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所舉率

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會試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怨叢勢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絕者不得以旁支犯姧盜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絕所從來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

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例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既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廋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實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膺之子莊後某季月日葬於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

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為之嗣不可謂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為之齎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於幽庶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預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燁然有煇慈谿楊子器名甫也予奇焉後名甫知峴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為美談且以為古循吏復出也予滋奇

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卒葬且十季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植接人和持身嚴遇利便輒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略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勵故號曰石田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於崑稍致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富養居二季不妾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

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
衣衾棺槨勿求過美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
此於乎其幾於有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
器致爾用亦冀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待
也不獲顯於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
石得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
矣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

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子之親終必顯也乃為論次其世裔碣諸墓上君諱禄字履翁其葬為某年月日

黃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之與黃君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於經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難之以予所見求之天

下亦未多得焉而舉於鄉每上輒北偃蹇牽序幾二十
奉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黃君者以貢上太學待次
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病還至德州卒於
乎其豈非命耶君諱篤和仲字世家吳閶門之南濠父
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蔡氏書從今閣學吳公
游號入室弟子為文詞沖澹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
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析煙悉讓產業之美者予其
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底裏蓋未嘗見其有喜慍之色

於乎以君之才且賢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在是而天之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養於中弗彰乎外富於已未施於人後世其亦有知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為表于墓庶以永君之譽

震澤集卷二十五

震澤集卷二十六

明 王鏊 撰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厚平居恂恂非禮弗踐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輒聞

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淳公厚字尤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為良器仕宋提刑司點檢曾祖諱義皇湖廣布政司經歷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參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江之平陽縣學教諭以憂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盛暑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經義夜則巡行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

加獎勞惰者斥之於是諸生奮勵人才蔚興平陽法食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戾法禁之則生亂君於是潤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為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闔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謠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輒携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甲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年禁里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隸土著民兩便之年

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朝乃得可歸吳閶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己未七月日也以庚申正月日葬吳縣鳶福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榕樸檝楠檝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温氣莊不為矯詐巉絕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為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

為深故為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趙處士墓表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子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翮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稅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

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敕季敕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為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黃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為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裒巡檢者誣民為盜處士諭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必隨之裒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鍛鍊齊民以足

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為軍軍足民亡何益王為霽威每遇飢歲則預陳拯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為書詣金陵上巡撫三原王公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苗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地也何加多如是況今年積雨為害吳幾為沼而徵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於蠲稅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稅銀若干且欲薦于上亦

不果近歲論東南水患起於常熟之白茆港開白茆則水患衰堤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已言於數十年之前矣於戲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祿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胥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錢隱君墓表

君諱賁字時用年六十有八病且殆則命遷卧于正寢

戒婦女勿得跡左右治喪不得用浮屠人謂君能以禮正終焉夫所謂正終者非必曰終之以禮也終而以禮則所存將無非禮矣此聖賢之所慎也此隱君之行所以為可表也錢氏相傳出吳越武肅王鏐宋時有端問者以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因家長洲之漕湖君生博物洽聞敦行孝友景泰中歲飢而甘旨之奉日腆考友竹春秋高矣不知歲之歉也侍繼母朱疾日以溫言慰藉朱安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伯兄時澤卒字其孤有加

事寡娣如事兄與室人陸氏相待如賓焉君為學特長於史尤喜為詩所交多一時聞人邪妄之說未嘗出諸口客有談鬼神幽怪者則正色曰世豈無明者可言長子賢授以詩次子貴授以經學貴占應天戊午鄉試知名於時君晚居一室扁曰勤軒蓋以學自勵也予觀近世之學率以取科名科名既得則曰吾無事於此矣君於學非有所求也至老而不厭於禮也濱死而弗忘可不謂賢乎予故為表于其墓上君卒以弘治甲子三月

十有八日其葬以十一月十六日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憒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

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為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為務敢為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弃抹煞直探孔子孟軻之奥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為狂為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疏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

信其心卓然自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教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為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者

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貞孝先生墓表

貞孝先生吳氏諱凱字相虞卒葬崑山之興賢里且四十年鄉之父老皆曰先生仕不遂而行甚高謀所以易名者初先生在娠而孤太安人啣哀茹辛且撫且教卒以有立及太安人春秋高懇疏乞歸養遂不復仕因相與謚曰貞孝而祀于學之鄉賢祠於是子愈歷官至河南參政亦且致仕矣來言于鏊曰先公義行載於郡志

祀于學宮傳于鄉士大夫之口而隧首之文猶闕其不孝之責乎非公則誰屬焉按志先生生而頴異其少也里胥役之不受功而獨自奮於學間言于縣令令異之問以經義響應無窮立免其役而命為邑庠弟子員時修永樂大典以工書被選還以貢上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而改行在雲南司又改禮部主客司遂歸優游林下三十餘年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以十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先生風儀

高朗捺守堅定曹州李公以都御史巡邊上奏曰崑山吳某抱才居散地宜不次召用不報其巡撫江南諸子出見撫之曰若父治獄陰德在人固宜有後乎葉文莊公最慎許可至銘先生曰偉人也嘗言鄉里仕宦當以公為法其重之如此先生世家吳之崑山祖諱才不仕考公式贈行在刑部主事先生娶沈氏繼陳氏子三恩承事郎次德季愈即參政孫男六曾孫男五初先生在刑部易上劇盜二人一瘐死一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

公念二盜死六人者終無以自脫乃哺而療之久之果
獲真盜六人得釋此曹州所謂陰德者也銘曰
噫嘻先生抱行孑孑少試而歸弗緇弗涅弗諧于時而
契於義列祀易名維後之礪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府君墓表

吏而廉也其政循循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惠者吏而
貪也其政苛苛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害者是故人情
莫不愛廉而惡貪旌廉而黜貪而世之貪者何其多廉

何其少也廉吏蓋自古艱之而於今為甚故予於漢陽推官劉君用涵之卒特表之以為世勸君諱海用涵字少為郡諸生則已小心抑畏動循矩矱與其弟潮咸篤志力學學皆精思深造輩類推服舉於鄉數不利以貢入太學成化戊子始占南畿鄉薦試禮部復不利以銓次授湖廣漢陽府推官君性固畏慎及有官益以公勤清白自勵漢陽凡歲時令節屬縣輒餽儀物以為禮公府日用百須亦皆屬縣斂於民以供其來已久君一切

峻絕公衙屋壞不忍煩民自以俸資葺之嘗督運至陝
先時督運者因而侵牟復稱貸以取於民君獨歸其贏
六百金於官事仍克濟有惡少武斷為民厲上官欲生
之君執不可乃賂以金玉器君盡以其器置之官庫竟
按於法人甚快之按察使楊繼宗以風節聞天下君候
之楊曰若非不愛錢劉推官乎褒奬備至及以母喪去
官服除遂不肯起居吳日闔門卻掃人罕覩其面林太
守庭楫知郡日其族兄堪與書曰郡中有趙清獻亦嘗

見之否乎堪蓋知漢川知君為深也劉之先有仕宋為黃州統領南渡時自沛徙建康統領生和甫元平江路摧茶提領始家于吳提領生長卿長卿生德讓皇沛縣教諭沛縣生中書舍人孟功中書生宗明君之考也吳下宦家簪纓世不絕者獨稱劉氏君娶欽氏子男三來隱縣女二來有學行而蚤死君哭之慟不數日亦卒正德辛未五月廿六日也年七十有四以明年十二月二日葬郡城西武丘之先塋予為之表曰廉吏漢陽推官

劉君之墓

華封君墓表

維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寶至南宋時自汴還家無錫其後遷於隆亭衍于堰陽望于鵝湖而今益振于塗林封君所從也封君諱莊字守莊考諱宗曨妣鄒氏生子五人封君最季其所出曰朱氏微也故封君自幼行動不敢與諸兄齒別居塗林屋廬弊陋田園毀頓於鵝湖諸宗不敢望焉而旦夕省二親益以勤諸兄或陵之終不

較唯以力田勤家為務善自節縮衣食為儉約家以日饒民有負其租不時納益緩之或值水旱盡捐之民戴其惠輸之無後者遣其子景從名師游景力學有聞遂擢進士選入翰林授戶科給事中未幾詔以景官官其父母楊氏封孺人景以戇直忤時出為南太僕簿後稍遷知韶州府封君每戒以潔已愛民景修政有聞擢貴州布政司左參政初楊孺人有賢行與封君同心起家卒時年八十二後三月封君卒年八十三實正德辛未

十一月九日子男二昺義官次即昴女二孫男七球琳瓚琨琢環瑫女二曾孫男四玄祐玄慶玄壽玄祚女一以卒之明年壬申九月十五日合葬塗林之西原於戲封君奮自孤孽起家埒於素封子致位三品夫婦身被褒榮偕登耋耄孫曾滿前備享福履天之報施於人何如也人欲憑其勢轢其宗兼其有者何也予故表諸墓以眎邑之人

樂丘阡表

無錫鄒君字伯卒二子承式謀卜吉壤久之未得也忽兄弟聚謀曰於此有園焉去吾第不百步而近昔吾祖林泉翁嘗曰樂哉斯丘將建書院以祀始祖忠公不果吾父亦曰樂哉斯丘闢而廣之鑿池為山經度書院亦未果夫生之所營死之所安也吾祖樂於是吾父樂於是又將奚之謀者曰然卜者曰吉乃因其地易其向山增而高池濬而廣山之下為阡域前為饗祀之堂左為書院以祀忠公列樹碑表松檜鬱然成林歲時烝嘗擷

新網魚於是乎在或題之曰樂丘之阡而屬余紀其事
余聞之禮易墓非古也昔公叔文子有樂於瑕丘遽伯
玉非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反壤樹
之哉成子高曰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而崇之而
飾之何居古之祭者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故大夫士于
祫及其高祖而始之是隆何居客有釋之者曰古之葬
者略矣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周官冢人用爵等為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

也孔子於防封之崇四尺而其葬也周披殷崇夏旒備焉得之為有財鄒孟子猶用之今其獨不然乎顏子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則展墓而入自漢以來人情尤重墓祭人情所安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也德厚者流光若忠公非歟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蓋邦人所同也邦人猶祀之況其子若孫而曰不可乎余起而謝曰有是哉乃知鄒氏之阡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孚伯諱觀別號顒齋其行歷見謝少傅邵尚書所撰碑文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安貞世家金陵祖懋禮部祠祭郎中父俊中書舍人母韓氏為故都御史襄毅公之女弟生淑人甫三歲而中舍君即世母子煢煢無依襄毅公因挈以歸撫為己子淑人幼莫之知也至六歲忽問其母父今安在母始吐實曰汝父死久矣即悲號啜泣幾不欲生稍長省父像於室中旦暮上食又以父葬遠方衣不綺食不肉者十年讀孝經諸書頗涉大義時襄毅公鎮兩

廣威名重海内嘗語人曰吾有一女當得佳壻不以與凡子時無敢委禽焉者今右都御史顧君逢源時方以明經領鄉薦而喪其室媒者曰若是何如襄毅公曰可矣吾固素器之他日名位與吾等淑人入門人以為襄毅公之子也曾不以貴驕人事其舅教授府君姑淑人尹能盡婦道後公舉進士第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湖廣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至焯著聲蹟初封安人進宜人又進淑人

命服在躬儉約不改于初乙亥九月十四日淑人以疾卒丁丑三月三日葬某處春秋六十有四女二婿湯倫張希范公無子以兄之子椿後娶陸氏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之女淑人幼而孤能不忘其所自出相其夫以功名顯於時累受封號饗有多福四十餘年不矜不怠如是亦可以為賢矣余故表其墓以示其後人

陳封君墓表

陳氏世墓胥山之青銅塢正德丁丑正月戊寅孤霽等

奉其先封君文林郎編修之柩合妣先孺人徐之葬去先塋東南二百武封君諱輿字朝庸其先扈宋南渡至蘇之吳苑鄉家焉歷元世以貲雄而中葉稍微及封君始復起其家吳人多逐什一之利君獨課僮僕力耕稼久之收入滋多開闢浸廣腴田沃壤彌跨湖塢又積書延師教子及見中子霽登甲科入翰林授編修歷贊善南京翰林院學士君亦饗有封號鄉人侈其盛吾於是知君有締造之勤予嘗過其家見其棟宇聯延而無丹

艤之飾池館清幽而無聲妓之奉入其內鰥居一室傍無媵侍歲侵輒出穀賑饑吾於是知君有施舍之分初霽在內館邂逅逆瑾瑾方持詭辨以中傷人無敢與忤霽獨正議折之不少屈瑾銜之未發也及竊政遂勒停家居意猶未慊數遣邏卒至吳仇家希指誣奏事下御史即訊舉家憂惶君獨自若會瑾敗事得已君素善飲嘗持杯酒語人曰吾遭逆瑾之禍而不隕穫者非獨中有主也亦有賴於是物焉吾於是知君有堅定之力夫

其締造若是取舍若是堅定若是是足以表於墓矣封君以正德甲戌九月癸未卒春秋七十有二徐亦天平世家孺人以勤儉佐封君造家封君素嚴重每從容諷以長厚訓諸子以忠孝故實先封君十年卒子男五震義官次即霽次雲迪功郎次雷庠生次霆出贅陸氏孫男七女三曾孫男一女二

大理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嵩先生

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

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鄙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

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劄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已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

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歷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處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敎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

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匡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周煦菴墓表

周之先本金陵君遠祖湛宋戎州通守亢國子學正泰當宋季蒙古兵入臨安所在奔潰泰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

其矯厲風節如此思文於君為五世祖與思李始徙家晉陵思文既又徙居無錫君大父諱惟慶考濟廣所謂月牕者也月牕始以醫名成化中徵至京師京師醫得時名者林立月牕後至一旦隱然名出其上然他醫皆得官尚藥奉御月牕無近侍推挽年老告歸猶尚布衣也而名益高初月牕自以醫非家傳則必由師傳乃從甘露金孟昭學又徧參諸家凡瘍瘡帶下顱頤專門者輒師之故能兼衆長而君亦兼得父之所長君諱敷宇

時榮別號煦菴初習進士業經史皆涉大義既而改業醫患近世醫家止於局方遐觀牘探自炎黃岐雷越人淳于長沙河間諸書無不披閱卒會於東垣丹溪氏於藥性必辨其州土時節物宜炮炙咀哫必盡其材性以之治病十愈八九遠近求治者舟檝騎從恒滿戶外君應之無倦色愠語又不責其報人以為有月牖之風開西一戍卒過吳道病病且侵君舍之郊墅設牀褥饘粥藥餌時一往診之以增減其藥半歲許安仍資道里費

以歸甚似羅大無之治病僧山陰王司寇巡撫鄖陽時夫人久臥病諸醫罔效君自武當歸過鄖謁君治夫人見其藥品精潔鮮香蹶然起曰吾病已去二三不數劑遂愈又倡錢仲陽之療不得瞑者其他尚多奇效不書書其最者君為人慈孝恭讓歲時祀先必以禮撫孤睦族延師賓接游士至園池亭館尊彝圖史皆翛然有高尚意一時名人韻士樂與之游及病却藥弗御曰先君子有言矣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正德丙子二月六

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已卯二月甲申葬邑九里之先塋配華氏子騄能傳家學孫輿岐其葬也余為表其墓曰是為名醫周煦巷之墓來者尚勿毀也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府張公墓表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慨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齷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用也其壞奇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於文發之於詩發之於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亦足以名

世矣公少為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既長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於文則病近世萎靡腐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度而世莫之知也為詩每寓感時憂國抑邪與正之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貶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人口送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易外調之作警句往往為

人傳誦而亦不免忌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為顛張復出也其在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凜然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嶺之嵌岩行者願出于其途梁橫浦之崩湍濟者無病涉定中途轉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

日民為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刺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絕有嘉召必赴嘗自言曰嫺於投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皆辟易公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日卒其年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

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圭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宜以進士官至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戶科都給事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茲文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吳府君墓表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修潔矚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

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遥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蔟林窮壑修篁灌木輒甜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絶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為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遥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掇之必晴藏之必温烹之必法有茶經所

不載其爐竈融鬲兩灰承炭樝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沫餁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鄉人取去藏之閒閱古方書製藥餌為人治療亦多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為之歲饑富家多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糴以賑饑或稱貸數貟之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

公嘗居焉君與沈司空葺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登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進禮部員外郎又以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若宋陽里華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生履歷了了臨終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昔過宜興與君邂逅

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余歸吳貽予茶爐茶竈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致則古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令人吳氏墓表

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崇明醫學訓科恒菴杜府君卒葬吳縣太平鄉魏珠山之先塋春秋八十有二又六年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配令人吳氏卒祔府君兆春秋

八十有八府君三子璧琮皆先卒其庶子璠力舉喪事且涉太湖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訓科之葬既辱執事銘茲令人葬仍奠哀而表之庶名永長存不肖孤有所覆蓋而子孫百世所共嘉戴敢敬以請余曰子來宜也顧令人之生也余不及升堂瞻拜懿範於何考德而表之余觀世之為母者莫不厚其所生非所生而撫之踰於所生是賢也為子者莫不崇其所出非所出而崇之踰其所出是孝也吾於是不能無言焉按狀令人諱寧字

素寧世家吳之雁蕩邨其先有櫟堂先生者仕宋稱名儒後多為顯官高祖子清元山陰令曾祖可安皇同知鳳翔府後贈戶科給事中祖經太醫院醫士考潚以學行隱于鄉令人幼則顓靖有禮頗涉孝經女誡諸書特工紉製縷結之事既歸府君旋有崇明之任伯氏又以學諭宦遊彰德舅姑年高性嚴令人承顏候色卑高短長罔有乖忤時新未及饋獻不以入口性婉嫕温柔而治家内外井井佛老巫祝之類不一至門細而調胹烹

飪薪樵之宜外之苞苴簞食之間咸有節適二老人安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璠生四歲喪其所生令人懷抱推燥居濕不異已生痘證危甚且潰爛不可嚮邇所親皆欲棄之醫亦以為不治令人日夜撫摩調護已乃得生年未六十豫治棺衾斂具及疾革璠稽顙禱于北辰令人曰安用禱為吾年幾九十死乃為歸仍召諸孤誡之曰吾無以遺若曹若曹各自勉旃讀書業醫無隳前人之業葬當從薄勿事美觀為吾累也葬之日為丁丑

九月十一日壁太倉醫學典科琮郡學生季即璠女四咸有歸孫男七山嶽崐錞銶鎔鈁山嘉定醫學訓科女四曾孫男女十三璠非獨能世其醫也又能感勵奮學以古文行義重於時璠可謂能子矣若令人亦可謂不失所養矣吾故表諸墓以為世之法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太孺人譚氏墓表

監察御史陳君察與弟檢討寰纍然衰絰詣余泣曰余先人亦嘗有志於用世也孤苦艱屯自悼其志之弗遂

又自知其年之弗永也自營葬地於虞山之陰謂察等曰歲行至甲吾當死不及見汝之有立也吾死汝葬我必於虞山之陰若等幸有一命當以告我使我知汝之有立也及期卒吾母課不肖等益嚴學少懈則曰而忘而父之訓耶不肖輩感泣奮勵歲壬戌察忝進士承之監察御史辛未寰亦忝進士承之翰林檢討吾父弗及見也正德中贈吾父如察官母封太孺人可以為榮矣今吾母亦已棄養不肖輩痛吾父之不及養也吾母雖

逮養而不及含斂與襚也是終天之恨也所以發幽潛表著以見於後世少遠不孝之罪者敢以累於執事幸許之也余聞其語而悲之為表於墓曰府君諱稷字允才世為蘇之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號清隱府君甫成童清隱與母尤相繼淪謝子立無倚里人侮之弗與校且耕且讀不復事進取喜為詩工於書法閉門謝塵事日哦詩弄翰所往還者惟縉紳逢掖高僧羽流以自娛雖居城市而翛然有出塵之思閱載籍有得輒識其處

曰他日以示吾子二子學業之成蓋有賴焉太孺人譚姓昆湖右族力勤儉以起家初不知字書佐府君課諸子時聞古訓至自能作書及二子咸有禄仕孺人之志存乎報國二子之志存乎色養故褰出仕察則歸養褰歸侍察乃勉出出巡滇南歸過家一宿而去嘉靖初元史館肇開移文趣褰褰不行太孺人曰汝史官也史自爾職不行何為于時察亦有巡蜀之命太孺人曰若等第行吾氣體固健決無以我為念二子行而太孺人以

是年九月廿九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府君之卒為
弘治甲寅十一月三十日春秋四十有七二子以某年
月日祔葬太孺人於府君之兆察當武宗朝屢抗疏言
時事及南狩又力諫雖忤旨不沮不撓出巡西南獨持
風裁人無敢干以私察文學蔚有聲望二人服官久服
食居室如寒素持喪動依禮則清修苦節近世鮮倫王
子曰夫為人子者不獨養親為難而以顯親為大顯者
非爵禄之謂能自樹立不苟同於流俗使其親為賢人

之親顯之大者也若二子可謂能顯其親矣府君太孺人可謂有子不死矣余故為表於墓上

震澤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七

明　王鏊　撰

誌銘

右春坊諭德劉君墓誌銘

弘治五年八月二十日右春坊右諭德劉君景元卒于京師子榮應舉江西孺人胡氏與二孫暁暕以其喪歸江西之安成明年正月七日葬廬陵之梅華塢年五十

有八劉故安成鉅族君祖東匯父丕嚴贈翰林編修母趙氏封太孺人君諱戩景元字生穎脱超邁日記數千言年二十一占江西鄉試會試屢不第入太學爲文章宏深瑰絶聲華振起名士景附每一下第物論稱屈主試者每以不得君爲歉年四十始與予同登乙未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九年進侍講預修憲廟實録成進今官上之初即位也例遣近臣使外國時安南吞占城侵緬甸外恭内驁衆謂非剛方才辯者不

任是行君時以侍講爲正使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海與其國爲市轂接艫衔或與陪臣賡和誇奇角捷以爲才君考地志陸道南寧邊甚無虞乃乘肩輿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郊迎館候視舊虔甚陪臣拜跪立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讌讌畢遂行國王恐竦至曰一國生靈命縣天使金珠犀象餽貽錯落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諸途不與語獻書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裝有一南物者關神其殛諸其後安南

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出使時賜麒麟服實録成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君博學無不閱多識本朝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捷出喜面斥人短長旁聞縮恧君色自若尤精人倫識鑒見表洞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家庭無行跡高亢特立與世寡合而歐與予善也予出則詣君君出則詣予見則相與劇談兩相忘而罷及病革予往省之氣犇上僅屬予爲悽惋君曰自古有不死者乎吾已後顏子矣病間復語

國事會劉文穆罷壽寧侯卒君時不能言矣忻然索筆爲詩有天留老眼待三月之句命其弟戡曰乞濟之銘予還自南畿考試至臨清遇其喪哭之以詩於戲若君非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乎予方賴焉振吾過策吾昏以終吾身庶有益乎而君弃予死矣銘曰

剛吾未見聖所歎去之千載茲唯艱安成水激山孱顏是生夫子勇且仁口持公議立詞垣別白白黑不肖賢誰云不用用未殫直辭一吐十糾蝨世方疾走行獸踊

辭喧得靜非所患嶢嶢獻醯驚髦蠻謂方耄耋胡不延後懷遺直表茲阡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良古額古心古衣冠治家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十一月甲申祔葬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也幼特受知焉今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

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太
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
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
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縣官剋下宜多設
官相監制又言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
凡數千言其草數謄易無問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
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干當道
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牓於

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人或信或笑或以黏壁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間謂曰何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其有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處士類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也故陸氏雖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户年八十以詔恩授冠帶然家

常罕御曰吾自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力具焉爲役書故特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八十四子男二長均顯蚤死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二曰豸曰彖豸爲郡庠生

銘曰

孰謂丘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娓爾有位

靜菴處士墓誌銘

西洞庭處士徐君諱震字德重年七十則作壽藏於山

之富子岡曰吾將歸矣又八年爲弘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六年月日乃克葬焉徐爲洞庭鉅族而家世好文處士生長湖山神清抱潔少從陳太史嗣初學詩太史亟稱之既又與其兄德彰日相劘切學益進有弔項羽廟睢陽懷古輓岳武穆諸詩傳播人間久之謝賓客歸山中日焚香垂簾雖鄰里無行跡而詩終不廢也先娶鄒氏再娶顧氏子男四淮濛濂潮孫男八數十年來詩法稍變類以雄渾沉實爲高晚生初學摸擬竊竊割

裂飣餖以爲奇而處士日藏深山賦詩止以自娛往往世不復知有處士矣然唐人高風絶塵其復可見乎若處士其猶近也孫縉王氏壻故予爲銘銘曰

通世營營匪利伊名學追時好與世角爭洵美徐君遐騖高揭孰知我吟谿雲山月湖山釜釜湖水瀰瀰我懷其人不在於詩

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謝公墓誌銘

謝世家渊之臨海其先有諱長者始從餘姚汝湖之四

門四門之從蓋當宋元之際長生明明生回一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世載令德厥有休問考諱瑩鯁直自將不阿權貴爲光禄署丞斥爲福建布政司都事又斥持其直終不變公諱某字某英膺夙成童賈比辭屬對響應無窮及長藻思逸發以禮舉於鄉屢上不中洌之士曰科目果不足以得人乎如某乃黜天順初知嘉定縣事錢塘蔣忠舉公經明行修會御史巡按蘇州者沮格不行或謂有關節可得則長揖去之曰如此得

仕非吾願也還舉於鄉年四十餘卒不第而其子遷德器日開則束其經以授之曰吾已矣其爾乎成吾志也遷發解浙江第一廷試天下第一歷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直亮方嚴隱然有公輔之望於天下公以子貴初封翰林院修撰進封諭德配鄒氏由恭人進封宜人公素負經濟及受封則絕意世故日以詩酒自適於山雲海月之間無事不入城部使者過門談論令古某爲利某爲害衮衮不竭聽者常聳如其言與

除民輒稱便公現偉軒豁不爲崖岸城府遇人輒盡或曰無乃太簡乎因自稱簡菴老人弘治四年鄒宜人卒詔有司治墳於縣之牛礐喪且免而公以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卒於家壽六十三上又遣官祭以弘治七年某月日啓擴合葬宜人龍圖閣待制忠公浩之裔純德至行人無間言子男四長遷也次選迪遺女適上虞韓練孫男二正玉女二曾孫男女各一唯公宜試而窒祉萃後人思命敷賁終始哀榮可謂盛矣後祿之至方日富

而未艾也於戲則亦何必身自爲之銘曰

謝始申伯厥後孔碩相安將玄泒别支聯中葉或微望於臨海餘姚來家繇公始祖儲祥絫仁幾三百年其後將昌故晦其先俁俁封君華實有煒仕我徂求舉步可跂屢上不試天固尼之孰云尼之實將啓之紫閣言言在帝左右啓沃敷陳維公有子孰積不施孰畊無穫錫命追榮其報斯食其食不贏不諧其盛瑑幽眎昭皇有後命

安人姚氏壙銘

安人姚氏少師榮國恭靖公祖也尚寶少卿諱繼父也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户史君宗廣其歸也生永樂辛卯弘治辛亥壽八十有二矣一日顧其子鑑曰吾老矣其為吾治壙於某山之陰吾將從先公而休焉禮壙石有志其即陳御醫公賢圖焉吾且欲見之公賢其子壻也以銘屬予初少師以方外士佐太宗靖難奇謨秘畫載在金匱配饗太宗為時宗臣不娶以繼後繼太宗賜名

也命侍東宮學仁宗即位即拜尚寶少卿少師嘗不願其家恩數過盛故位止此安人時侍京師年十七八矣靖難遺事尚能道之始宗廣善畫嗜飲每畫必大醉自以爲樂然安人每非之曰是乃公事邪後宗廣卒安人持家教子率有矩度銘曰

赫赫榮公翊戴真主凌烟畫像配唐房杜翼翼符卿侍學文華帷幄寵數擬漢陽都吳山之陽有高者墳後千百年孰知其人符卿之子少師之孫

知將樂縣陳君墓誌銘

於戲古所謂循吏者其殆不可復見乎以吾所聞故將樂陳君其近之也予故誌其墓以告後之人初君以進士選知將樂大書廳事曰勤以補拙儉以助廉民有嚴甲者前後持吏短長吏不敢動君至則執之瘐死獄中訟爲頓減將樂歲漕以給莆戍莆又漕以給將樂風濤湍渀覆溺相望君校其數相埒因各留餉其境民兩便之其因事爲功類此時勸課均徭役抑豪強廣儲蓄已

乃興學校修城池驛傳倉厥道路至或捐俸爲之龜山先生墓弗不治君爲闢路若干置祭田十餘畝唐汀州刺史穆公溺死見神於邑人君爲迎衣冠葬之春秋祀不絕邑有巨峽民橋其上列屋櫛比淫雨暴漲民居且浸橋亦危君爲禱於神水立退歲大旱君禱之又立雨邑人以爲神部使者行縣睹其治曰樂邑其有賢人乎雖鄰封有事輒以屬君光澤有疑獄歷數年不能決君至一訊立得其情比歸光澤民遮道求識其面拜於馬

首而去城沙縣也績久弗成君爲物土賦庸民不知勞使者上其績旌異之命下而君卒年四十有四君諱大經字正之姓陳氏陳世家江西之德興宋南渡始家上虞高祖某隱九峰山累辟不起曾祖倧祖敬輿通諸家書考世英通尚書史記善楷法君生祖異之曰他日必志經綸因名比長敦慎溫文初習禮已而旁通諸經以詩占浙江解試登庚戌進士娶張氏某府太守嚴之女以某月日葬上虞某處弟南京大理評事大紀來請銘

銘曰

長吏庇氓或爲膴螟豈無異政非威伊名樂人熙熙君
我父母鄰邦曰嘻我乃無有三年之政百年之思顯刻
幽宮維後之貽

湖廣按察司副使蕭君墓誌銘

蕭世家蜀之巴縣君高祖諱某洪武中司永平府獄因
家焉令爲永平人祖諱本立考諱鳳君諱謙字有終由
進士授大理左寺評事進寺正擢山西按察僉事董屯

田諸務以憂去改浙江按察司副使督銀場諸務改湖廣整勅辰沅兵備三年考績行至楊村卒弘治乙卯八月二十日也壽五十七以某月日葬某處娶李氏後君五日卒子男三淮武略將軍某副千戶漢國子生女三長適千戶解璋次鄉貢進士張秉次千戶朱陞君居官動遵三尺其在大理號能辯疑獄然求其出不求其入理屯田屬邊多務出奇應猝軍以克濟建寧時有盜張甚君躬詣其地梟其首亂者餘悉解縱遂平之鎮巡大

臣以聞詔兼分巡建寧道即其地立分司鎮之大軍之討都匀也君統畨漢軍策應事平蒙璽書鏹弊之賜是役也君冐藂箐觸炎瘴遂得疾君性仁孝在官聞父母病即哀號不事事聞喪三日行官屬有不知者姪江與漢年相差婚娶必先江而後漢采幣之禮眎漢有加焉間同疾眎之亦必先江而後漢漢居京乞銘于其隣王鏊銘曰

噫有終甫北方之傑理刑治兵所至則發仁孝溫溫吾

得諸鄰刻此銘章維以示信

恭人李氏墓誌銘

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王君名珣之妻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諱恕之女尚書致仕歸曹高標峻節海内仰之癸丑歲參政君之子崇文以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今年春次子崇獻又以進士被選聞嘗詢焉則皆尚書之甥也予以是知家學之淵源宅相之徵兆有不誣者久之崇文崇獻衰絰泣詣予曰先恭人葬曹之水谷迄今

二十有二年今以繼母恭人黃之喪將祔而先恭人墓未有刻先恭人之卒不肖兄弟幼其遺德不及知雖然閒則聞之先外祖母聞之伯叔母而先祖贈湖州府君嘗稱以礪諸婦矣敢次爲狀以請予不得辭恭人高朗淑慧言動有法其幼也尚書教諸子書恭人從傍聽之即能了大義及歸王氏事湖州克孝克敬滫瀡之奉捐妝奩爲之參政在官時節饋獻踵道湖州之歿衣衾棺槨皆恭人經紀之參政歸無憾焉育孤睦鄰賓接內外

禮意曲盡其卒也里有孤女以母之喪喪焉至於今諸姑伯娣有會則曰恭人之賢也或至泣下者恭人生正統庚寅以成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年止三十有六先封孺人繼封恭人參政子男八恭人出者四崇孺鄉貢進士崇仁庠生崇文户部主事崇獻庶吉士餘曰崇儉崇讓崇有崇素恭人卒靈爽多異過祠不肅則恍若見焉參政爲御史以事被逮曹人未之知也其主忽自仆於地家人驚駭識之則被逮之日也豈其生而賢明

故死而有不亡者邪銘曰

在曹之陽其涘維谷誰墓於茲有拱者木冢宰其考夫

維岳伯八子宦學其儀濯濯維年不待迄於休成於赫

皇命衆服是榮孰云不壽厥靈孔章納銘於幽以告不

亡

封孺人賈氏墓誌銘

封環縣知縣李君傑之妻秦州知州賓之母也姓賈氏

鎏幼學於國子之退省堂賓寔來同硯席相好也間過

其家孺人喜曰若與斯人游乎其所謂益友也吾無憂矣其後賓益壯交遊益廣有以文學相劘切者孺人忻然爲治具或游謔無益者則澹然而退賓年二十三領順天解久之知陝西環縣部使者上其績詔封傑如賓官賈孺人已而賓擢知秦州未幾孺人卒賓奔喪還泣請予銘於戲識范逵于寓中指黃裳于坐末昔之賢婦類有之予何能爾而孺人之賢不可不識也賈氏世爲保定蠡吾人父安唐府審理孺人卒以弘治丁巳四月

十八日葬以十月二十六日墓在東湖渠先塋之側子男四長賓次宥國子生次寬次定女適進士何俊銘曰慈且能教古有孟母猗嗟孺人克儀克守非卜其隣寔占其友刻銘于幽以昭厥有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墓誌銘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九年爲弘治己未卒于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澤教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

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等處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矯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庚賦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戶修築南昌城堤城賴復完長河洞民叛服

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疏時弊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三上章乞去得旨遂行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家宰華亭錢公作海内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右人唐上柱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渰東慈溪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始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宜人子男四某

某孫男九曾孫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朝廷命官治其墳公所著有餘留藁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銘曰

勢塗轂擊爭捷奮誰其退者名乃聞好奇因以屈爲信吁嗟夫子仕稍屯丘窪一卧三十春渾鍠鑑耀肆厥文秩雖少抑名乃振刻之玄石期無泯

太醫院判陳君墓誌銘

陳之先自鳳陽來家於吳始祖良炳元同知太醫院事高祖新齋郡醫學正曾祖本道世以醫學相傳吳有孟景暘者精小兒醫本道館甥景暘所併得其傳祖彦斌考仲和始皆專小兒醫君生七歲而孤少長發憤讀先世書有聲吳下成化中詔取名醫郡以君名上君以太孺人陸春秋高一詣院即乞歸久之太醫院言治小方脈者少復起之君至甫一月被選入御藥房旋拜御醫

出入禁中調護諸王累奏奇効遂進院判令上即位以例仍爲御醫三年進迪功郎入視東宮疾效加俸一級丁巳歲上章乞歸上曰如陳某者何可使去左右而請益堅上察其誠遂進院判致仕歸弘治庚申五月十三日卒春秋六十有八君爲人不事表襮或侮之卒不較少常誦學奭虧詩以自警直禁垣十有四年恭慎周密累有白金之賜其爲醫究切脉理力護本原不求近效不冐乘危射利貧者或反給之故其名籍甚而尤重於

士夫初名慶字公賢後以字行而更字公尚初娶仰氏大理寺丞瞻之孫繼娶史氏蘇州衛百户浩之女子三憲寵宥皆世其業寵入御藥房亦有名京師孫男五女一初君爲壽藏於黃山之陰予預爲之記比歸日經營之未合也而君卒遂以明年月日葬焉銘曰

醫維仁術或益之疾孰唯其良乃及於國噫嘻公尚和緩是同皇裔詵詵厥惟其功黃山之原生所治止既曰治止尚安歸止

兵部武庫郎中吳君墓誌銘

弘治己未兵部武庫司郎中吳君汝礪以病告歸吳江行至德州卒其弟鎣扶櫬歸以庚申某月日葬大興圩之先塋來乞銘君諱璽汝礪字爲人好學攻文而尤有詩才其爲詩苦思窅搜句妥字帖喜學唐人而時出新意與人交不立崖岸當官勤慎而無隳事以是人愛重焉意其必將遠到也汝礪占南畿解試三試禮部不中冢宰三原王公巡撫江南聞召與語因極陳民間諸弊

傳以經史指掌畫地裒裒不休王公驚焉贈之詩期其大用君復以詩諷公公益奇之及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進員外郎又進武庫郎中武選武庫皆劇司君自儒者好從容嘯咏而終日抑首據案鉤考簿牘意不能無少望又質弱多病醫者不審妄投之藥遂至不起嗚呼豈亦其命然耶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者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祖諱某考某封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李

氏贈宜人娶汝氏知南安府行敏之女封宜人子一人曰重陽聘監察御史陸全卿女重陽方二歲煢煢可念全卿曰吾與乃父有言矣遂許委禽焉銘曰

孔翠之文鵷鶵之鷙才也孰賢亦維其地嗟嗟汝孺壽復不遐有文不耀有銜不抒埋鬱陰幽噫嘻奈何

承事郎徐君墓誌銘

徐裔出金華有三奇府君者當南宋時命一子留金華一居舒之望江一居吳邑太湖之西洞庭山洞庭有原

隰陂池田園之利徐氏世擅其富世讀書好禮而不求仕入國朝子孫滋盛散居山中世以東南西北宅別之君所謂南宅者也其世系詳見故陳太史嗣初所譔先世墓文考諱震生子四人君於倫次最季而最愛於父雖不治舉業而好學不倦作七字詩往往可誦書有楷法兄弟既分煙君獸不忍去依其父以居終身焉父志所未至能先意承之及父母相繼沒寢苫枢側旦夕承事如生食必祭飲必奠朝設洗沐暮拂茵枕未嘗替于

初娶沈氏生二女子二曰縉曰紳王氏出西洞庭入國朝未有登第者君日夜督其子學縉果登順天鄉薦山人榮之君以弘治辛酉六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以某月日葬金鐸之原君體貌璟碩襟宇夷曠意其必壽而止是縉方嚮用於時思封有日矣而君不待於戲傷哉縉子子墀也爲之銘

昔之日俟我兮湖之麋今之日送我兮江之涯風神猶在兮訃豈非有封不待兮可奈何嗟嗟命兮可奈何

震澤集卷二十七

震澤集卷二十八

明 王鏊 撰

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副使陳公卒十月四日辛酉葬吳山之上金原壽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利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

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李嗛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考察見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

大理寺副歷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白晝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遇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磔石胥擊之而爲

歌謡以頌公公所至興學奬士見韋素有文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娶吳氏繼邢氏子豸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統銘曰

噫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峉峉孔允且直官詘名振孰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姜公墓誌銘

公姜姓諱昂字恒頫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知棗

强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寛門無呵卒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孜省得幸公率同列疏論之命杖於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戎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至則雨隨之洛人扞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閉閣觀書鞭箠懸不用時毋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

陳於前日本人貢過郡望公迎戢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參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於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於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家崇明之西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爲太倉州人高祖諱仲

和元海運千户曾祖諱源祖諱篤考諱敏贈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

抑抑姜侯維行之揭曠然不緇爲彼玉雪皇假近郡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洋終卧不起於戲姜侯可謂君子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談公墓誌銘

公談姓諱倫字本彝其先有仕宋爲博士博士生宗遂

宗遂自開封扈宋南渡家吳興復遷上海族日蕃大曾祖諱季芳始以族大爲懇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祖諱節考諱景瞻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公長身豐頤瑩然玉立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又善承忠肅意忠肅愛之英廟每召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

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丁母淑人憂服闋至京則濟南尹公爲冢宰補虞衡司三載擢應天府丞鳳陽大水尹京者不敢以聞公自署其奏是歲詔免秋粮數萬進尹應天改順天會軍興横索民車以千數公許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以聞詔以百兩與之自是軍士無敢横進工部右侍郎筦易州薪政搜逋抉隱剗削姦蠹

歲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尹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公亦隨之初公受知忠肅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于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媒蘖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朝班為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今上登極公道昭宣孜省伏誅謫逐者多召還而公竟不起弘治甲子某

月日也年七十五明年乙丑九月葬先塋之東淑人王氏張氏祔公無子以弟之子田後初公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歿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於呼公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爲當道諸公所知或推或輓卒以顛殞是獨何哉其亦可慨也已銘曰

九輓莫前一擠而顛其曷爲然退處而年造天之施公尚何怨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誌銘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粟夫名在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粟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絶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即超邁老蒼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

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工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冤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諰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

褓人以是愛而重之曾祖諱銘黃巖曲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尉大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爲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學正莫君某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卜以正德元年葬君於吳橫山靈石峯之麓莫宜人祔銘曰

孔翠祥鵷其文既騫麒驎服轅中道忽踠始誰啓之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洲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才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陸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廣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治參政雲南按察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今上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

七明年五月巳未葬邑之金芝嶺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長約工部營繕司郎中次蒙貢女三壻爲南京太常寺典簿郭忱鄉貢進士顏棕府學生傅義孫男女各四公清慎守法臞然若不自持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即理寃獄出之民大悅高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亡命吏不敢問公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乘傳搜括民間奇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

廷之庫也誰敢干之吾將以聞於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襲賄賂公行公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母老懇乞致仕以歸公天性簡儉家故富且貴矣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掃軌閉門客至則清話終日澹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偉故予特詳焉銘曰

張公揭揭所至則發昔在南昌或猶而猖肆螫吾民乃以身當位方日融倏解而旋有子而才有孫有年寵秩

有加亦又何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誌銘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于家又明年其子鎡來京因請予誌其墓於戲往年吳文定公不禄今茲公又逝平生交游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耶其尚忍不銘耶公諱璚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富考諱孟善皆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母

錢氏累贈淑人公積官自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刑科左給事中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嘗以給事閱實湖貴邊儲以少卿出按湖藩刑獄以都御史撿周府莊田又按吉府獄事前後董舟師於江上享年六十有七墓在隆池山之原葬之日爲丁卯歲十二月三日配嚴氏封淑人子男四鑑鑰鍵鍠女二孫八濤淳津汸渙泓洵汭曾孫四公體貌脩整不類吳産少入郡庠已頎

然出其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今少師李公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爲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選爲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聲稱籍甚公初與同席硯遂屈已師之相與劘切爲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獨遠不肯爲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僻卒造平澹時輩推之爲言官隨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訐名妖僧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市尚書何喬新等

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搏近臣於殿陛間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事卒奪其爵在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唯允初周府莊田與民田相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當道意在民也公往履畝具實以聞詔歸之府於是始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適劇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肆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紳於海口賊已敗氣仍諭以朝廷威信向背禍福賊遂挺身來歸東南晏然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

煽動言者乃咎公與魏不當受其降會今上初言路大開言者紛然猶尚以當道故也公不辯遂引疾乞致仕詔許馳傳以歸明年即其家賜緋袍白金以平賊功云

於戲公之撿田也所持者秉其受降也所存者信而每不爲議者所與夫秉與信非所獲罪也公又何歉乎其亦命而已矣於人何尤焉銘曰

誰謂吳遠而多文學公在諫垣其儀翟翟乃平邦刑乃持邦憲出入踐更更以儒緣世方疾驅吾獨委蛇吾自

吾信嘵嘵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以昭於幽

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徐姓裔出吳之天平山成化中長鄉之稅邑大夫禮焉一邑之事多倚以集諱燁者其考也水東之陳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名輿者其歸也登丙辰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侍今上經筵爲講官修先皇帝實録克纂修曰霽入粟於官授兒帶曰震授八品散

官曰雲爲邑庠生曰雷其子也適遠述遂其孫也正統壬戌八月四日其生正德三年五月八日其卒之日也胥臺山之青銅塢其葬之地戊辰十月葬之日也天性貞静而明慧讀書通大義知楷法事舅姑以恪慎凡烹調紉綴澣濯率躬爲之不以委人歸陳值家中微尺累寸積遂大其家甲於一方課諸子以學口授孝經唐詩指解字義敷説故事使知所慕法霽入翰林之三年則拜孺人封號冠帔朱袍居常罕御蓋以布素終身焉其

行也是其可書者矣霽方以文學嚮用於時所以褒顯其親將又有異等焉銘曰

詩詠葛覃服乃無斁鴟鳩均平唯内之則于嗟孺人天平之華來嬪湖汭亦大其家勤而後安母有多子象服在躬承祀有煒胡不百年享此繁祉剡銘幽宮以永厥終

震澤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澤集卷二十九

明 王鏊 撰

誌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宗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今上即位遣行人即其

家存問而公卒於家年九十有四上爲輟視朝一日諭祭者九仍命工部治葬事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朝之公卿罔不嗟悼已又羙焉謂公禄位名壽終始俱全近古所未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家陝西三原縣公生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鐘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出知楊州府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初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南陽荆襄流民

丁內艱會荊襄盜起特起復公征勦遂勅巡撫河南進左副
都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
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爲人知也會雲南夷獠
爲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
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英懼而
自盡沒其寶石於官笄械送其下數人于京且勸上不
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
鍾蕃所公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

諸司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阯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没騰衝啟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遷都察院右都御史又改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提督巡江進兵部尚書仍參贊同事者忌之改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郤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

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卻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迴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求玩好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脊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乃召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於市中

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仍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敞抹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爲朝廷言者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孝宗在東宮則聞公名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

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知州劉槩御史李輿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辯之得減死
内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禄爲本司參議公言禄出自科
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
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時有建白
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
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
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

有不悅謂其好名者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公疏辨下文泰獄鞫問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給役米既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不輟言者每欲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日卒明年月日葬其原公在揚州屢析疑獄歲飢且疫發倉廩給醫藥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帥欲縱兵搜山因公言而止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之知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户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公曾祖諱彦成祖唯真考仲智皆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魯祖妣某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先娶蓋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承怙都督府經歷承禄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禋義官承裕吏科給事中女二孫男十二紘綏基埜節簡

潛璿璟輅輔輦輿女九曽孫男四安邦安民安世安國
女二公所著有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
卷詩文十卷歷代諫議録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
卷奏議若干卷銘曰

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奮
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邪正
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唯公之誠唯先皇
之明帝曰老臣國之耆耇卿典榮名有加於舊公如汲

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邈

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詔後唯昧之覺

封太安人楊氏墓誌銘

太安人楊氏世爲崑山農家故封翰林院修撰顧公諱某之側室實生今翰林院侍講承直郎昺臣弘治十八年秋天子上兩宮徽號推恩近臣因進封太安人正德四年十月二日以疾卒明年九月七日葬吳縣潭山之新阡年七十有四初修撰春秋高正室吳安人相之性

嚴少可太安人承事唯恭唯慎奉上撫下調護左右蔭庇内外罔有違言者或非意所干一切含忍引分推誠終不見忿厲之色生㠯臣甚愛之意常遠之人不知其爲愛也及㠯臣舉進士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未幾遂受封命遠近稱慶以爲殊遇太安人獨愀然若不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也子男一即㠯臣孫男一履方孫女二説者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夫豈獨以貴又以之賢焉蓋觀其子之立可以知其能教也若

太安人者有子如此可不謂賢乎銘曰邈矣丹山孰云其高有雛生焉其文九苞彼其岡旋孰之敢擬有如不信徵諸魯史

伯兄墓誌銘

伯兄警之墓誌銘

伯兄諱銘字警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伯英寔曾祖初贈資善大夫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諱達寔祖前知光化縣累

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朝用寔考兄生而修長璚碩沈默端厚雖在卒遽言貌紓徐無異平日少嘗隨任光化相道後先人謂先少傅之宜于光人非獨内德茂也抑其子有助焉年未艾歸卧湖山間滅跡城市銓立朝三十年州縣不知其有兄也及銓在内閣人或曰弟當要路不可因是媒進耶兄曰吾嘗勸吾弟唯公唯正苟以吾故撓其節雖貴不願也近時貴家多以勢持州縣短長侵牟齊民

以廣其田園高其第宅或勸可倣之兄曰吾嘗勸吾弟唯廉唯慎苟以吾故傷其潔雖富不願也其於聲色玩好博奕游戲一無所留意王氏自宋家太湖之包山世以忠厚相承而近世亦不能無少變也兄蓋有前人之風焉而今不可見矣悲夫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正德五年五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初娶鄭氏繼孟氏子男四寵宰銓卒延賢延學皆工舉業孫四有周有勻有方有親以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蔣塢先塋

之側銘曰

兄其曷歸從先少傅暨先夫人尚安其故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貢與丞相杜祁公游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實録院修撰大有徙家吳城又三世爲征東儒學提舉德潤有盛名于元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吉皇户科給事中以直言被旌

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召爲中書舍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超穎迥出輩流游郡庠部使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士流服其敏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搜括隱匿多寡爲殿最莅其任者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

平不苛而稽審有法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
籍退無怨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
御史富林副使俊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
計無所出而鎮守死者貨財鉅萬輒既于羣小會福建
鎮守陳道死公乃籍其數以聞奠可佐公帑之乏詔不
從是後鎮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
有額而隱占于奸氓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
自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

公明信率詰官首實公爲政雖若嚴峻而每出于平恕閩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蕃咸坐死公曰甲造舟而未嘗市蕃乙市蕃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寃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者署其考爲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遂上疏乞致仕時國法方峻人爲公危之公不顧卒得旨允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過差權門要路雖舊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知之即還其書不達曰

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以至今不厭者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吳縣陽抱山之先塋恭人王氏祔恭人工部右侍郎贈尚書永和之孫大理評事汝賢之女賢明貞淑鄉邦稱之大理無子館公于家子男六長希周恭人出賜第

一甲第一人及第今爲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次希召希韓希富希呂希馮女四孫男二女三公所著有宋石稿涉覽比事臆見雜録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不涸其明不刊其方持其頡頏不與時當屏居優游不悉以尤嗟允君子胡不少留何以傳之刻在碑幽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卒于家歲辛未其子有孚始以進士言于朝曰唯國

家於大臣之終具有恤典載在令甲近逆瑾柄國實縡大典先臣之歿且三年尚在淺土今朝廷事復舊章臣敢以聞有旨命有司治塋域仍命官諭祭如故事於是有孚乞歸以壬申十二月六日葬公于邑之紫帽山先塋之右過吳乞銘于予予於公同年友也知公特深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福建鄉薦明年賜同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爲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

言官有以言得罪者中外以言爲諱臺諫徒取充位公獨以獻替爲志乃言今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旨時已詔公冊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旨召恭簡至內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母憂獨免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都給事中時儲

貳尚虛公言宜早建以定國本土魯蕃以獅子來獻公言宜郤之以明明主不貴遠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投之尚未遠可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慎選舉恤災患節財用溥恩宥優畿民皆累累為上言之癸丑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斂以備賑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為濟廣且均也魯營德府妃葬大治塋域公不可王令承奉長史諭之又令諸藩臬諭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

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浹月轉陝西左布政使時方飢饉重以師旅公轉餉維時師以克濟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有襄衣白金之賜蜀歲轉餉松潘路出蕃中蕃人劫掠邀利官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畧禁貪緝橫其弊幾絶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巡撫貴州旋又改雲南以積勞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三代且録子有恒爲胄學生公時已病痿在告疏三上始得旨給驛以歸逾二

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冲粹不見畛域而執守堅定不以利摇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緝譜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慎所至人懷之凡汲引人才人未嘗知寮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公爲邵州縗之後奕世有聞祖諱宏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李氏贈淑人考諱良弼封徵仕郎工科給事中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黄氏

贈淑人公娶陳氏督府經歷圭之女贈淑人繼孔氏宣
聖五十八代孫封淑人子男三有恒有章有孚女三孫
男五大魁大選大道大嚴大遂銘曰
端粹溫溫可望而親其仁不爽持議蹇蹇不隨以貶乃
全其方皇恩於赫賁于窀穸維後之慶
光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
墓誌銘
昔在孝宗朝其大司寇曰閔公諱珪字朝瑛其先有仕

宋爲將仕郎自汴來家湖州之烏程晟舍里六世祖德淵歸安教諭魯祖諱牲祖諱緩考諱節皆以公貴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魯祖妣袁氏祖妣謝氏朱氏妣嚴氏皆贈一品夫人嚴夫人爲國初工部尚書諱震直之孫尚書醇德懿行簡在高皇公之生也人以爲有外祖之風焉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庚嶺介南雄南安間

二境爭田不決公方會勘衆忽噪呼爲變人勸公少辟公不動徐爲處決令下兩境胥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公出諭以大義黃其通負遂安堵如故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分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季孜省得倖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復公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脩濬城濠尋進刑部

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禺瀧水柳慶平樂猺獞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公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公又歸功於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詔下公處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夷爭遂息公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人不

爲變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瘐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溢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掊寃幷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

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公遂請老詔允仍加少保乘驛以歸與皂隸米有加焉猶以公德厚久仍加少保乘驛以歸與皂隸米有加焉猶以公德厚故也辛未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以某年月日葬橫山之原壽八十有二夫人王氏累受封誥秩階一品先二歲卒子二閻聞女一孫男七宜勤宜勛宜勵宜勑宜助宜

勛宜効宜勤督府都事勛勵國子生女四魯孫男六女
三公少讀書于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
其楹及出巡徑深山甫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
公少則以韓魏公自期其後歷中外焯著勲烈雍容
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信魏公之流亞歟及
功成身退壽考榮名孫曾滿前福履之盛又近世所鮮
儷也予與公同朝久知公行爲詳其葬也聞以墓銘來
請銘曰

於皇九葉時明之隆閒于兩社有若閔公閔公之庸奮自南服內外省臺出入南北帝曰俞哉汝作予士明于五刑以弼予治唯帝好生唯公慎德滲漉薰蒸以長王國上方者之有孳其閒辭榮來歸烏程之山人亦有言刑官罔後昔也咎陶不與三后公持邦刑有歲有年福履優游名德具完雲曾繩繩考終大耄太史刻銘維後之詔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魯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蕪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

翁遒勁奇傑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絶一時名人皆折節内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屢

滿乎其户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
帛來索不見難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
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
流文翰照映一室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
郡守澥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
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
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
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

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餐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已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録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

公及公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敍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
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爲渾鍠震驚一世彼榮
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戲邈矣我懷其
人

亡妹故葉元在室人墓誌銘

先少傅所生子女六人而先夫人出者四伯銘仲鎏叔
銓與歸南濠葉氏妹也王氏世家太湖之東洞庭先少

傅嘗知襄之光化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夫人始封孺人累贈一品夫人銓承乏内閣預聞政事葉之先以居積富元在之祖諱嘉善考諱文寶皆隱吳之市門而有行義實始起其家葉之先亦家洞庭而元在之幼以頴敏聞故妹歸於葉生子一人曰森孫男二女一子妹嘗侍先少傅于光化及子歸自朝歲時來寧愉愉如也人謂吾妹生長紈綺不見其驕葉氏故富南濠尤以華麗相矜吾妹

居之不見其侈而賑卹單寒不見其嗇居家事父母敬也推之事舅姑著庸雝之美處兄弟和也推之待姻族成嫺睦之行性又開敏解事治內御外罔不稱宜故一時大家多中衰而森獨能持其家不替焉吾妹素無疾意其壽也而一病遽不起寔正德辛未五月十七日於戲衰門多豐哀酷繼纏前年哭元在今吾妹又繼之且年皆五十而止其可哀也夫其亦命也夫森以癸酉三月二十八日奉其柩葬橫山西倉塢祔元在兆銘曰

溫柔端嫕妹之良兮嬪于葉宗佐蒸嘗兮內外歸賢宜
壽康兮倏焉賓謝吁其傷兮

鄉貢進士吳文之母萬氏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丁酉孝子文之奉其母萬氏之柩葬
洞庭西金山之陳嶺萬諱齡祖金考文皆不仕子一即
文之女二壻陸完卜金孫絳其生爲景泰甲戌卒以正
德癸酉七月四日春秋六十比葬某志其墓詞曰
東洞庭之東有峰小而娟秀曰西金吳氏世家焉爲山

之鉅姓有諱侃者萬所歸也能戮力同心以勤家萬姓婉娩而曉達世務力持門户吉凶慶弔賓祭豐儉必式下至米鹽細碎雞豚畤藝亦罔不宜性慈愛而恕爲禮或不酬曰無乃吾有未至者乎市物恒過予之曰無乃有不得其直者乎嘗折券以業貧買棺以瘞死人以是歸其仁能通孝經大義又能推之以孝其姑葛葛每稱之於人毋周孀居五十餘年以壽終哭之過哀酒肉不御子諫之不聽竟以毀卒人以是歸其孝於戲其必將

有後乎文之才性絶人年二十擢應天解試高等聲振遠邇功名可俯拾忽以疾沮疾愈且北上又以服沮天固遲之以充其受大其發乎會將赫焉名於天下有恩自天貢於茲阡嗟山之人毋或壞旃

皇甫成之墓誌銘

鄱陽丘公之知吾蘇也嘗妙選吳下文士得四人與其弟霖游四人者長洲皇甫成之崑山朱天昭吳門徐廷芸洞庭王鏊濟之也丘公好文學知人下士四人者亦樂

其相得日相游從講說相觀相勵明年乙未鏊及第入翰林其後天昭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廷芸亦薦於鄉獨君八試應天皆不第弘治戊申有司貢入太學則病不能行矣明年四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祔葬於邑之尹山鄉其子録訃於鏊發書哭之慟已乃曰吾知君者固宜録則爲誌其墓曰君諱信字成之皇甫姓少負奇氣議論偉然爲文章援筆數千言立就作詩有警語尤工書法工拙肥瘦能隨人意鏊嘗作

詩未得書君代書之他日示鏊鏊不能辨也行師趙文敏楷師張即之以上逼於顏魯公瓌偉峭勁求者日填戶吳中公府學校齋坊多出其手鏊嘗評其書云奇峯矗起枯松倒生嘗患卞急以問於鏊鏊爲二語答之曰靜以勝躁理以勝忿君曰我知之矣扁其室曰韋庵自是含垢以忍其從善如此雖屢困塲屋而氣不衰與朋友交劇飲歌呼不見厓岸赴義如嗜欲治生教子皆有程度父病徹夜侍湯藥不懈居喪哀毀甚言及輒流涕

終喪亦然終其身無不然皇甫氏世家真定自宋南渡來居長洲之孔聖里魯祖諱均祖諱璵考諱通其世系詳見銘所撰其先處士墓誌配彭氏子三金録銓孫三淞淙沖録爲郡庠生未冠已負才名人謂君有後矣君年十三則爲巡按御史眉山歐君所奇令家宰三原王公之巡撫吾蘇也日召與語亟對衆稱其才前廣信太守淮陽金君見其文曰珠璣金玉莫可城量故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韓公亦曰皇甫子卿雲甘雨也卒時年四

十六銘曰

八戰於蓺輒北以躓千里之足嗟不一試躓且復起君寔有子君墓吾銘以是慰耳

震澤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六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

明 王鏊 撰

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進應天府丞中憲大夫張君墓誌銘

昔宋之南遷也南軒張先生敬夫有子留松之上海上海之張其稱蓋久元世有諱楷者仕為總督海運提舉

提舉生達之仍督海運生二子詢國初舉賢良知貴溪縣謂仕至陝西僉事生復古通左氏春秋海寧教諭教諭生述亦通春秋攻古文詞是生南京刑部郎中詒寔惟君之考君諱某字某少承家學歲甲午占應天鄉試丁未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郎中弘治中上疏乞致仕上嘉其恬退進應天府丞致仕居林下值今上上兩宮徽號進階三品予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某年月日卒君始為刑曹訥訥儒者

也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將不勝而君若素習然雖老法家無以過之民有里嫗訟其子不孝者君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由生耶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耶胡爲乃爾反覆開譬以人倫之義皆感悔泣去龍江張謙武斷豪猾持吏短長吏莫何問君實之法龍江人驩讙相慶歲丙辰鳴鳳登進士君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懼焉訊鞫每以恕求之曰庶免乎此其徵矣及鳴鳳官南臺旦暮定省樂也君一日出郊鳴鳳自郊歸值之

遽下馬立道周輩類御史疾馳去君乃歎曰吾老矣安得復與兒子輩爭衡哉自是有去志未幾逆瑾柄國孳孳天下士君獨超然不預人尤高之君性澹泊敦厚不事表襮處兄弟宗族朋友罔不以義下至臧獲亦得其懽心然人有過則面折之人知其非苟然者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

莫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定者耶娶尹氏封恭人繼瞿氏封恭人子男二鳴鳳尹出鳴鶴瞿出鳴鳳於逆瑾時以言獲譴罷歸五年瑾敗始遷湖廣按察僉事又進沅辰兵備副使以丁丑十二月葬某處予考丁未會試得君丙辰又得鳴鳳鳴鳳因是遠涉太湖來請銘銘曰

誰謂刑官而多無後惟允惟明福流斯厚世方競趨獨屏幽居不贏其祉施于孫子

故河南監察御史程君墓誌銘

孝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嗛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因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

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益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即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

乎願留蘁蓋默臣等之緘默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劾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暴橫不法上疏劾之因請上節貢賦以安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論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

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宮闈以及百執事皆禁絶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進宜本兵柄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鍭潘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

目以進身豈利禄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以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叢遝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爲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憂勞成疾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其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

日也年止四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君娶方氏子男二曰默曰然程之先出自周伯休父世望廣平而新安有程自元譚公始公七世祖元三公自槐塘出繼大呈村五世祖誠公由大呈遷岑山今爲岑山人大父示瑞考祚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今急務非掇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訐以求名惜中道忽踣然跡其所

樹立亦足襮白於天下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去視今所得何如哉君之葬十餘年其子然舉應天鄉試高等始以狀來泣請銘曰先君累不第公考應天則在選癸丑復不第公考會試則又在選豈生能知之死不能表之乎冢宰陸公又以書來曰程君屬纊忍死以囑完曰必得公銘此言不可忘也余不能辭銘曰

我思古人伊漢之誼策懷治安志實經濟遇君之明卒

乃不試唯光與禹三事周旋爲國耆耇一辭莫宜校是二者孰夭孰延於乎良用可以無怨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于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日葬堯峰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則好學工文有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參政浙江右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初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絶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絶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傍

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猺獞公督粮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詒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爲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

公凡三蒞塲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塲所取者文即通榜儒士何傷山東斂銀將於鹿鳴宴贍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温粹寛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爲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案

例授蘇州衛指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襲郡庠生女三
孫男三勳烈熊曾孫一余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
經府澄狀公行來請銘銘曰
端粹温文以富厥有施于有政亦既克守毀或求全非
我所取銘于山阿噫奈公何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沈公墓誌銘

宜興沈氏其先蓋出梁隱侯約之後世家吳興曾祖源
澤元季避仇來居宜興之黃漬洪武中舉遺才拜代州

同知祖德榮考養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天順己卯占應天鄉薦庚辰登進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陝西布政司參議福建參議參政廣西江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遂進南京工部右侍郎乞致仕家居十餘年年七十三卒葬大潮山之陽公在陝分守商洛流逋新歸者詔復三年而有司征役如故公劾其罪募工甓其城免屢築之患福建銀鑛所司有額外之賦公案之落職御史欲翻案

出之公執不可御史怏怏無奈卒從之廣西鎮守刻戍糧衆聚欲敗變羣噪扣官署燔民舍撫之不聽公命土兵擒殺十餘人乃定當是時徼公幾爲亂琉球使入貢竊尚方禁工縱淫媟夷人易變所過莫敢問涉江西境公曰若縱之歸得無爲外夷笑乎以計擒之郎陽七府諸司皆創建吏緣爲奸公至則黜贓吏三四輩民無田者聽開墾荒埜仍復其租三年得熟田數千頃訪校官有學行者令諸生相從講學教軍士採材木陶瓴甓

其城十二里闢城南教場悉樹以柳以時演武其間至今萬柳成陰鄉人飲于江以故多癘疾公始命鑿十井於城中且造浮橋以通樊城免風濤之患以均州泰和宮觀香銀糴穀賑饑有司至今遵行之其在湖廣奏定各藩府歲祿又驗丁粮多寡定徭役輕重長沙武岳諸郡逋負至二百餘萬有司征求百方民終不能輸公奏宜命官檢實有所解縱庶民得沾恩而官事亦辦詔即委公蠲民五十餘萬折徵餘萬官民兩利焉湖南宣撫

宣慰諸司交惡或請兵勦之公言蠻夷相攻不可以疲中國其後諸夷亦自解兵平漢鎮遠地邊貴州而懸屬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爲便公言犬牙相制自祖宗深意豈可輕變唯征調詞訟則屬之貴南京歲治宮室城池戰船上供器用動以萬計大氏奸人乾沒其間費鉅而工窳公性善會計躬自物色品節多寡日月省試又謹倉庫出納之數諸小無所容其奸興訛造謗公知事不可爲遂求去矣初公爲員外監倉監稅亦以嚴察

羣小不便侍郎章綸入浮議因考察劾公物議紛然時葉文莊公爲吏侍上命與都給事毛弘同莅之乃白公之直前任怨自小官則然矣公孝弟清修好學予嘗評其詩有魏晉風楷書得魯公筆意往年至宜興公約予游張公善卷二洞又至太湖山則已自塋家壙營域饗祀堂室池沼橋梁碑亭綽楔秩然嚴整余曰跡公治行即不諱朝廷當命官治何預爲公曰生無功於國死敢煩官家即是亦可知其賢矣初娶某氏繼某氏皆封某

人子男二某某銘曰

抑抑沈侯濶澤而棄自爲郎官所至則發四臨大藩御史中丞南少司空名位具登古亦有言清而容物吾豈不容耻是呫囁超然出之道不我欺戔戔太潮公手所治千秋萬年尚安在茲

故中憲大夫知温州府事文公繼室吳安人墓誌銘

弘治某年中憲大夫知浙江温州府事文公卒于官返葬

吳縣梅村之原安人祁氏祔後二十年爲正德己卯九月某日繼室安人吳氏卒其年十二月十有三日祔葬祁安人之右初大夫之葬安人曰其爲我穿穴冢傍吾且從公於茲時未四十也至是竟如其志吳世吳人安人考諱清仕終永康縣學教諭母顧獨以二女居大夫時知永嘉喪其配祁安人聞永康之季則賢也乃委禽焉安人通孝經小學嫻於禮度時大夫諸子皆幼安人煦濡抱負察其燠寒飢飽癢疴有若所生雖諸子亦不

知其非所生也隨官博平丞南太僕總持內政賓客祭祀之奉下至米鹽箠篋巨細罔有遺漏而內外之限尤嚴大夫以是無內顧憂及官温州單舸之任比疾始迎安人以往未幾大夫不禄諸子在吳含斂殯奠皆合儀法已則闔廨舍約臧獲輦無敢濫出入悉籍圖史及官府簿書扃鐍以須其子之至郡人歸賵甚腆子郤之安人曰是無忝乃父矣歸官即謝膏沐屏處一室雖親姻罕覿其面大夫之子三曰徵靜徵明祁出也以文學世

其家儆明雖未第名已徹海內每秋試主司以不得儆明爲憾而儆明未嘗以不第爲慙也庶子室孫男八女三嗚呼近世風化之壞俗有不堪說者予甚傷焉若安人者獨居十年氷蘗之操不磷不緇可不謂賢乎君子以是知大夫之教行於家也銘曰

詩詠栢舟志矢弗他鳴鳩飼子其愛無頗我懷伊人寧復有之洵美安人維其似之梅原之封於今有耀噫嘻末俗尚克是儆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廣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閩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漕河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滯黜汚崇良名聲大

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撫夷勤敏茂著勳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資望不當尚滯卑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贐不受夷人爲作郤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十四年歲乙丑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十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其年十二月廿有

六日葬山之西塢配鄒恭人祔子男六泰以進士歷官御史直言被謫敘遷南京刑部郎晉郡庠生艮漸與孚孫男二安節安世公爲人操持堅定面目嚴冷在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國法不知有他他日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俟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仕者多崇第宅廣田

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迄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廛曰無爲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亦不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小航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爲流俗所變者耶銘曰

去古逾遠侈日滋滔滔末俗止者誰嗟允夫子矜獨持毅然不惑行不隨後有考不在于斯

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贈太傅文僖靳公墓誌銘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公卒未葬武宗南巡還師過鎮江幸其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今上入繼大統訃聞爲輟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僖遣進士朱紈治葬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爲寮友又姻家也知公爲深故爲之銘公諱某字某靳之先世家廬州元季避亂徙鎮江之丹陽曾

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諱瑜温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温皆以公貴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姜祖妣吴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温州年踰五十無子范夫人憂之陰爲置媵於側室温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温州之官舍少長頴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公從之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遂以

博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皇太子將出閤講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侶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日也宮僚環侍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目屬之孝廟幸講所尤加奬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講公每侍講筵敷奏雍容儀觀修偉重瞳屢回武宗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

林院侍講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京官殿最以進公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遷爲光禄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管詰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内閣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滿容與少傳楊公等同心輔政時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

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宮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竢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丁丑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臥病即上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飢饉薦臻四方多儆鑾輿豈可輕動遂乞告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詔以屬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竣復三上疏乞去上

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禄米與皂且蔭子懋仁爲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顏人莫測其所以越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爲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牌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豐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

所避爲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禮自祖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後式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草去近世焚楮之弊其好古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女繼夫人夏氏

金氏子男一即懋仁女六長適故禮部侍郎費公之子太學生街次聘江陰夏載次聘某次聘宜興少師徐文靖公之曾孫坤次聘鎮江衛指揮使陳可貞之子次幼於乎公生平力學不懈學必以濂洛爲宗不可謂不純且正也際遇兩朝致位政府不可謂不遇也用未久而歸歸未久而卒其所藴有未能盡試者乎天下顧不能無惜焉銘曰

翼翼文僖奮自南服翔于詞林秀動睿目遭際泰陵睠

焉顧只不難正朕而況朕子遂加校書隨侍春宮朝經暮史風議雍容儲宮南面從龍以登秘閣巖巖心膂股肱惟是師往海内承式乃匪其榮而憂而惕丹扆之箴祁招之愔甲觀之虚寔縈臣心得告來歸爰弛其憂憂之不釋疾遂不瘳鑾輿東臨茀茢弗祓上録舊臣恩命稠疊用雖不究禮數則崇刻詞幽墟以賁初終

勤上人塔銘

釋迦最上一乘正法眼藏吾不得而知也而知其必由

戒以入戒生定定生慧不由戒而求佛如煮砂作糜無有是義顧今之學佛者從其道而好違其戒故吾於勤上人有取焉而友之其歿也其徒道全方瑞來求銘吾曰吾心許之久矣上人諱智勤本沈氏子而幼養於陸伯良氏既冠陸將室之咈然弃去山之法海鼓林也從師復薙髮焉苦行精修慨然有忘身求道之志遂渡浙江登壇受戒具遊天台過石梁者三至普陀然其一指觀音現像焉禮育王塔求見舍利陟天目禮高峰塔又

然其一指塔爲放光遊武當禮玄武至五臺禮文殊方其篤於所詣杖錫重趼奚風漲海蛟龍變怪不知其爲毒也氷崖雪磴繩橋懸渡不知其爲阨也神遊鬼墟蟲蛇獅象不知其爲害也既而曰即心是佛何遠之求乃歸俞塢初塢有寺曰興福久弗不治里人迎復與上人居焉檀越爭施遂芟榛翦巖巒山門佛殿齋廊庖庾罔不閎新與法海抗矣後乃孫其居與其徒自營退居安坐其間日誦法華積成一藏夫以阿難之趨悟也猶有

登伽之惑上人少空色相戒體無毀杯渡之神怪也不廢無礙之肉上人老味禪悅戒行罔缺年八十餘顏色精瑩步履如飛人曰其真有得耶正德八年五月忽示疾辟穀者五十日儼然而化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有奇命其徒曰留此四大勿用荼毗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俞塢之岡去寺百武銘曰

像教西來被于震旦南宗北宗始合而散末乃益離或縱而誕棄其巨筏祁登彼岸於勤上人獨精戒律備禮

名山誓往兜率斷指忘身歸命文佛苦行精專八十九年隻履西歸悲動人天林屋之東有俞惟塢層構莊嚴師所營者千載皈依尚來歸也

延質壙銘

吾兄安隱四子伯寵秀文不幸短命死仲宰繼死所恃者質與學皆能成立亦且有子矣延質年三十有六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忽死於乎吾兄之賢而夭其嗣吾姪之才而不克永其年天可問耶初質年十七八

頡異拔出葦類落筆動千言翩翩有乃叔之風吾心以爲是子也脫頡三千之場搏扶九萬之海蓋無難者已而屢試南畿不利久之乃稍斂其英華余怪之方欲振起之則未也會安隱不禄葬有日質適病不能與質以父葬不能親塌心殊迫甚期愈近心逾迫病愈加或貽之成藥奠速已服之暴下不止卒於乎其命耶其可哀也已妻葉氏子有周有方女二初寵妻張氏早寡無子煢煢守志不渝葉憐之有無共之相守如姊妹十年十

月廿四日張死今年六月廿六日葉亦死三喪並以丁丑閏十二月十一日葬蔣塢祖塋之東偏其重可哀也已銘曰

汝之不幸耶吾宗之不競耶汝之才耶而止斯耶

震澤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七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一

明 王鏊 撰

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沈公墓誌銘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諡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

學成化甲午占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惰而窳公教之樹藝教之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庭參鎮守鎮守驕蹇不爲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

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甚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黌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爲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伻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參政後守成之及蜀寇藍廖葦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擾公曰吾在此無恐吾

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逆瑾
盜政内外官守罔不叅謁公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
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
公行過之途抗手而過至揆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
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
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懇禍
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
驟官禄與蔡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

沿途傭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左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鎔範錢竿之屬爲公府宴饗用時撫巡交章劾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揃刈且滋蔓蔓難圖也率厲將士爲

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厓囤恃險攻之簡石毒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火鎗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廣葦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籃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剪之公慮奔逸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平盪有犄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訃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

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勤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塋公娶計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孫男四大謨大諄大雅大中大謨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靖在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奐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筮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

楊公每言昔在太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喧鬨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宮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復至則已甃然輪奐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敢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

別居公亟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分異耶待族屬鄉
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聖貴訥言曰焉用佞嗇夫捷給君子攸病萬石一家醇
謹篤行恂恂沈公實惟似之于晉于蜀所至則治政聲
發聞既去而思苗夷獷頑分比荒服自昔相沿簡節踈
目公不謂然孰非王土躬率偏師深入其阻林蠻洞蜒
無敢違者昔所未有公行不疑仁者之勇乃見於斯公
功既成公力斯憊齊魯翹懸不尚有愒勒石山崖爰告

來禩

南雄府推官魏府君墓誌銘

魏故吳著姓宋季家蘇之胥臺鄉後徙閶門之南濠府君諱志寧字以道大父諱勤考諱文盛君生有異質成化間進賢樊公瑾尹吳賢而好文因推擇為吳郡弟子員余時在郡膠見君於衆中粹如也君篤志於學其學邃於經而尤邃於毛詩御史督學者考屢占首選試科場凡十上皆不利久之以歲貢上可以得仕矣不屑卒

業南雝入試科塲復不利時遠近從遊者多去取科第歲庚午仲子應召亦占南畿鄉試人或曰可以已矣子已登第學復何爲君曰吾不自取科第非夫也仍日夜淬礪誦讀不輟掇萃程文之善者幾萬篇皆手自抄錄熟復之然入試終不利戊寅不得已就試名在優等授廣東南雄府推官君立心仁恕又以儒術緣吏事訟者多自輸其情有偷兒入民家獲自誣與其主婦奸鄰嫗證之婦不能自明但涕泣求死君察其色得其寃狀使

人詞之果誣也婦得不冤死民有與富家訟者瘐死獄中其子訟之又以誣坐死君閱其案曰父以是死子又死焉其忍乎命富室以葬埋費給其子他多類是雄治嶺南蕃貨輻湊視蔇者以是得厚利藩臬屢檄君攝府事輒推去之嘗攝始興縣出淹禁罷冗費又攝保昌有某鄉者頑獷不受令聞君至即往曰侯信人也其不枉我訟於蕃臬者必曰願下魏侯及病篤民奔走羣望檮之家居孝友持父喪已五十餘哭泣幾喪明娶袁氏子

男二應龍次即應召以文學名女二皆有歸孫男三學忠學孝學詩以正德某年月日卒以嘉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鴈宕村之先塋銘曰

良維善御曽不一獲沫也勇聞戰乃三北噫嘻魏子屢上而踣晚得一官千嶺之下政方發聞忽已物故命也則那以告來者

亡弟杭州府經歷中隱君墓誌銘

於乎吾弟令竟安之儀容謦欬彷彿猶在而遂不可見

後余而來先余而往能不深邵子之悲敦今世之好結來生之因能無蘇子之望乎於乎已矣吾尚忍言之而平生所存非余又孰能言之故抆淚而書之吾弟諱銓字秉之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彦祥曾祖也初贈資善大夫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繼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諱達祖也前知光化縣累贈光禄大夫諱朝用考也吾弟少多病資亦不甚敏而

志甚篤從先少傅於光化猶未甚知學乙未春予入翰林自光化馳省予於京邸自以學後時發憤淬勵日夜不輟每余起朝猶於牕間聞吾伊聲余每戒勿使過苦而不能從也及歸矣居先太夫人喪哀毀之餘學亦不廢兄弟自相師友余時年壯亦銳於學余每覺有進弟輒已追及之若與余爭先焉者時人因有二蘇之目及余還朝余弟入郡膠學行爲一時冠部使者皆推重至科塲輒不利最後以年例貢入京值逆瑾盜政歎曰

此豈求仕時耶遂告入太學久之乃授迪功郎杭州府經歷空名告身亦不之官時余亦自內閣歸日從余相羊山水間偏其堂曰遂高更號曰中隱每佳山勝地花朝月夕有會必從有倡必和然余性嬾而弟好吟故弟倡余和者十九若夢草集所載是矣今則吟無倡也會無從也獨行而無徒也余其何以爲心也余性寡諧而與弟獨氣合以天倫之親而加以契我弟以余爲師余以弟爲友非但世之兄弟而已也今其

恐獨舍余而去耶吾弟雖無官守恒以國家生民爲念每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善政欣欣見於色或形於詩不然則戚然以憂若切於身者吾嘗論天理人事相符世固未有不耕而穫亦未有耕而不穫者隨所積之厚薄而輒有報焉若吾弟者勤一生于學曾不獲一日之用礪一生之行曾不獲一命之沾而又不得其壽以歿天可問耶吾弟生天順巳卯正月十二日以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卒以嘉靖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葬洞庭

東山曹塢之原春秋六十有三娶鄭氏賢淑知禮子男二延望延覲女二望學已有聞覲亦志於學天之報之其在是乎銘曰

是爲杭州府經歷中隱君之墓生不逢時死或有知之者百千萬年尚勿毀也

封翰林院編修徐君室太孺人沈氏墓誌銘

徐與沈同望洞庭其先同自金華來徙世締姻好天順成化間徐宗孔殷羣從競秀而封君尤傑出封君諱潮

字以同璮顏秀幹詩章字畫逈出流輩姻以復睽太孺人生淑慎柔嘉來歸于徐孝敬嫻睦遠近稱賢而再育皆女顧惟宗祧之重數言於封君請納貳室得江陰王氏王與太孺人同心力勤起家而明敏達事體太孺人自以爲弗及也遂以家政讓焉辭不果及王生二子皆有立又以家政授焉內外出納巨細不復關白專心一意撫恤二子王事之彌謹及縉入翰林得貤封及親父贈翰林編修王不敢受封而太孺人珠冠霞帔饗其榮

觀十餘年君子曰昔有衛宗二順者劉向謂二女相讓亦誠君子乃今復見於斯乎嘉靖元年七月十有六日孺人以疾卒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祔葬金鐸山合封君之兆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縉紳縉擢進士入翰林侍今上於講幄日承顧問誦說指陳從容詳雅啓沃之功懋焉徐宗將日起而大謂緊太孺人之功女三長適行人司行人蔣詔次鄉貢進士朱伸次馬叔雍孫男四玄度玄慶玄成玄齡曾孫女一予長女昔歸縉侍太孺人

久知其詳也法宜銘銘曰

推賢讓能惟士之艱況也閨門能無有愆徐門日高伊誰使者我銘其幽以詔來許

陸冢宰母太夫人華氏墓誌銘

初贈監察御史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宗傅之夫人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諱子敬之子婦前天官冢宰完之母也曰華氏華之先裔出南齊孝子寶自無錫來徙長洲之下雉瀆稱累

世名家太夫人歸于陸生子三長冢宰次宜次宇女三孫男七伷价仕侔修係倬宇例授蘓州衛指揮使伷价仕國子生侔庠生修中書舍人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三弘治某年封孺人進淑人又進一品太夫人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卒嘉靖元年二月十九日葬邑仰天山之阡啟柱國君之柩焉春秋八十有七陸故吳下世家最名有家法太夫人性賢明事姑相夫教子罔不宜撫接内外卑尊疎戚皆有法冢宰初以進士爲才御史按

察副按察使以廉明稱入爲都御史兵部侍郎屬羣盜起北方攻城破邑中原雲擾王師久無功即毅然請帥師討之賊屢敗北奔潰追賊酋於海隅而戮之中外又安功亦偉矣正位冢宰進退百官縉紳士夫多出門下升堂拜太夫人爲壽州縣守土官歲時候問起居於時天下莫不榮焉一忤權奸中以奇禍所坐曖昧功過相准猶宜從八議之當爭進者從而媒蘗之聽者不察又從而下石焉乃至官校藉其家家人或驚竄太夫人怡然

就道至京出詔獄卒於長安之官舍於時天下莫不傷焉初太夫人與子書曰物忌太盛盍歸乎家宰亦屢疏乞歸不允旋陷大譴大呵之域賴今上明聖竟從輕比而太夫人之見遠矣君子謂履盛而懼蹈難而安太夫人有焉可不謂賢乎太夫人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俞沈太夫人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智矣銘曰

榮觀屯艱其事好旋天曷爲然壽且歸全亦復奚怨

南京禮部尚書邵公母太淑人過氏墓誌銘

太淑人過氏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十世孫時明翁之女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邵公諦溥之配今南京禮部尚書寶之母也尚書於正德間以都御史鎮淮上忤逆瑾勒致仕旋進户部侍郎不赴以母老固乞終養於家八年詔以南京禮部尚書起之又以母老辭今上即祚復起之又以母老辭惟上知其孝不强也命有司以禮存問太淑人時已屬疾命至不能

與命服拖諸身稽首以謝明年冬十二月二日終于適寢癸未十月丁酉葬慧山繡嶺之原去大夫墓數百步而近大夫之葬五十九年矣不敢議遷乃製衣冠而合葬焉春秋八十有二子男一尚書也孫男二殤其後者曰玄孫女三婿爲華珉吳汝憲館于家者曰秦汶初大夫之卒太淑人年未三十保育遺孤堅守一節族人欲攷其志不改不二其節偉矣予嘗書於貞節之碑至是尚書復屬予銘其墓辭不獲則爲按狀書其勤家勸學

官居守法之事以見尚書德學之成勳名之著其來有自初家人析産太淑人獨取其先世遺書秘藏之以竢其子之長及尚書就外傅每夜績以相其勤而又恐其過於勤也每於警惰之中致節勞之戒所以撫摩保護周悉備至遂見其子登甲辰進士出知許州歷户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總漕運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禄及户部侍郎之召則病不復能之官終養

于家其在官所每因省定之餘輒以公勤為戒官府之事若無所聞在許州時毀淫祠寺觀人莫能沮人或曰是公孝惟母命或可已之因間以請太淑人曰此詔旨也吾兒安敢廢格吾亦安可有言其知大體類是州官每閔雨齋居太淑人亦蔬食以齋曰在官者憂民吾獨得不憂前官有喪不能舉尚書輟俸資以償而患不足太淑人曰此義事也第行之吾嘗省穡家用以裨汝州官母生辰輒納女實為壽太淑人曰此謁階也不許在

江西長堉來逆婦俗皆用樂或言察院密邇盍省之太
淑人曰省之曷若撤之命樂皆出每尚書行縣閽户終
日自鮭菜外無敢濫出入者及病命啟篋笥分諸女孫
衆意在官久當有珍奇綺繡及啟舊衣數襲見者憮然
而心服其廉其卒也鄉之人皆曰非是母莫能育是子
非是子莫能報是母是宜銘銘曰

慈恒遺教教斯宦學孰拊貌孤迄成名德仕多違養養
斯利禄孰辭金紫而侍朝夕於太淑人秉心不二撫成

尚書爲國重器令伯陳詞誠徹于帝八十年來定者不廢教既遂矣養亦至矣弟禄榮名維其備矣刻石幽墟垂無艾矣

亡女翰林院侍讀徐子容妻墓誌銘

於乎天降割於我躬何其酷耶暮年之間二女接夭長女儀又繼之耶長女之生吾始筮仕而吳夫人不禄吪在襁褓余時尚未有子戚之甚愛之甚閔閔焉日望其長也余在翰林日多暇長女之幼也日侍予學繙閱

濡染不離一室因是漸識經史大義且通知時事得失人才高下及歸徐氏委子容於學從史之淬礪之以底於成余自內閣告歸相子容居京有警戒相成之道子亡度稍長日與坐一室講習亡度學有成緒而吾女之學亦益進間習爲五字詩輒自書之有楷法意義集曰芸閣然未嘗聞於人人亦無由知也歸子容二十餘年及見其占鄉薦登甲第入翰林由庶吉士兼侍讀今子容名位且日顯而余女亡矣子容官考三年例得封典以姑未及不敢先焉

竟不及封而卒年僅四十有二子男二玄度玄成化丙申十月十二其生之日正德丁丑三月二十四卒之日已卯三月廿八葬之日墓在陽山華鹿之原以地卑濕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改葬光福鳳皇山之陽銘曰

子之嫕兮又賢且慧兮歸值其良兮而年不長兮於乎孰知余之傷兮去華鹿而之鳳山福爾後其安且昌兮

哀詞

臨海陳公哀詞并序

成化丙午五月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卒南昌公卿相與唁於朝士庶相與唁於野吳中士子則相率作主祀之先賢祠時年五十八云初公之爲御史也屢抗疏言事天下想望其丰采董學政於南畿鑒時爲弟子員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貴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而公之至也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至是徐行諦視周旋罄

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士子競勵兩廡鐙燭如晝吾伊之聲相應時以二鐙前道巡行學舍事當上聞屏居齋沐引使於庭再拜乃遣升降東西偕舉足後先造次不爽教人爲學必本於小學灑掃應對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蓋在吳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服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而思之有加於戲非賢而能若是乎及官河南率是道不變在廣東亦然廣東有中官厲

民者公摧抑不少假數以事撼公不爲動竟以是被逮民之遮道號呼者以萬數吏張聚者嘗以事得譴亦上疏訟公寃云公臨海人也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所至行李蕭然晚聞母喪質明就道官屬有不及知者其之官廣東也中途無馬遂賃一驢騎去夫自周道衰士之宦學大抵多逐時好雖世所謂賢者固不免焉與時俯仰而公毅然必以聖賢爲法所謂古之人乎固猶難之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

彭公及公是也二人俱及今上之初繼登三事而公不幸死矣鎏自得侍公而後知學之大者非獨以其言也觀望之間固爲多矣及承乏翰林公又以韓范司馬諸公及道學傳見授予何以副公之知乎其卒也作詞以抒余哀

我思古人兮我生孔遲世降日卑兮孰其返而洵美夫子兮尚及見之冠仁服義兮忠信履綦衆方狺狺兮獨與道謀特立不阿兮讒邪所仇行顛以殞兮不惑不憂

猗嗟斯人兮不預其施夫時則然兮吾以何尤越山岑
岑兮越水瀰瀰懷公不見兮孰知我悲

楊文懿公哀詞 并序

故吏部侍郎文懿楊公以高文博識名海内夫人能知
之公嘗著諸經私鈔多先儒所未發者人或未及知也
予間得其一二公曰固不待後世而有楊子雲矣其卒
也爲詞以明公志詞曰
聖亡經在異説紛兮阨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矍易授

受親兮黨同矜異轉失真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
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剏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
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師授
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
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
或全兮瑰辭微義日星陳兮蹈常蹻故駭厥新兮章甫
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
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勿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

不或過志亦奇今後千萬年來者誰今

陸詹事哀詞 并序

弘治八年春正月宮詹晉陵陸先生卒昔成化初先生發解南京第一廷試第三於時才名傾動中外某時游學京師間得見之魁岸開爽映發左右後十年承乏翰林始習焉議論之高奇識見之偉特座之人往往屈焉衆方歸以公輔雖先生自負亦固有然者於戲孰謂一旦奄然而逝乎予與先生學同門官同署居同巷悼先

生之抱器而不試也又嘗艷其盛而憫其衰也作詞哀之

芒乎窈冥昌之憑兮胡然煽赩欻摧崩兮誰者爲之昌勸懲兮有美夫子奮毗陵兮巉巖秀骨頭角稜兮匡詩張論有師承兮天才俊發迅雲鵬兮橫江鱣鯨脫韝鷹兮祥開劒井光怪騰兮木天學海浩淵澄兮嚀嚅沉浸日烝烝兮威儀禔禔富才能兮辯若懸河衆目瞪兮太阿在匣矢在氷兮史館秉筆直若兢兮經筵講說三昧

稱兮汝予舊學得若矜兮如金就範木就繩兮宮端翰
學望峻嵽兮衆謂夫子自此升兮秉鈞宥密輔弼丞兮
調元熙載罔不勝兮方當雲騫折右肱兮千里就駕中
道輟兮纍纍喪車丹旐乘兮妻宮並殯女喪仍兮榮名
過目若風鐙兮盛衰糾纏豈其恒兮嗟藐承學若齊滕
兮官曹私署近得朋兮齋廬朝轡憶並曾兮於戲邈矣
涕在膺兮

祭文

祭太常鄭少卿　環

於戲世道交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自許隨時噫嘻先生守維清慎白璧貞松弗渝弗緇少入詞林文望孔蔚國史是非董孤之筆繼遷容臺位次俱升罄室獨懸黔婁之清年方四十伉儷則逝鰥居以終曾參之義士方宦學不殞其操及其得志惟時之儆嶷嶷先生世孰及之未秉國均天乃奪之某等少蒙鞠薦有位于茲出入門下遽失其依吾道之慟豈獨其私

祭陳太常音

聖賢大道經則備之如懸日星有目共睹知其間奧旨微詞有深如淵有梦如絲先生蒞止一語輒領微析秋毫動中肯綮高卑淺深各滿其腹匡衡解頤朱雲折角作爲文章醇粹精良無味之味其味則長瑣屑不理人曰憒憒人知其晦莫知其睿商畧陽秋著龜涇渭崖岸不修人曰芻芻人知其怯莫知其勇利害死生不震不竦世方逐熱我獨求閒一官于南九載斯遷其暗者人

位也宜後其偶者天云胡弗壽某等少侍門牆忝有禄位聞訃莫奔南望殞涕心喪之誠一庖遥酹

同年祭張希載侍御

昔在成化乙未之春同登甲科三百其人二十餘年聚散生死其仕於京九人而已維九人者契義實惇謂當白首終無間然豈謂君也又棄而先君爲御史士有先覺風紀不隳輔以文學吏事孔閑德器維宏任重遠到將無不勝中道而跛天不可測有呱者兒有煢者室萬

里滇南見者興惻況于八人感舊則多酹此一尊傷如之何

祭彭文思公

於戲天之生才其不無意胡與之才又畀之地又畀之時而不一試噫嘻思公相門之裔學專春秋志存匡濟弱冠春闈名先多士翰林廿年恣觀中秘日侍經帷周旋風議晚登黃閣台揆之寄方期有爲以展厥志俄被之疾遂謝時事林下磐桓竟以訃至驊騄方騰中道而

躓梁棟方隆風雨忽萃於戲思公天實難既設奠緘詞尚其來墜

祭吳文定公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官階交手授受公爲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間簉玉署相隨金匱更紬已亥還南斬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

出必偕並鑣聯襄陵道驅馳郊壇宿留最後同直文華
邃宥經幄敷陳公左予右迹以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
陂公瑾之酎莫知高深實忘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
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
別且復我言北來會合斯又稍聞徽疴引年屢奏手札
頻承墨色如黝宜壽而藏事乃大謬鄉亡典刑國喪耆碩
公德器天胡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不我
云覿不與我言有瞻斯匱平生此別情曷云究公其聞

乎薄薦觴豆

祭錢世恩文

疇昔之夕惠而過我信宿惓惓欲去不果去不三日忽以訃聞俯仰之間遂成古今乃知前來蓋以永訣始終之義子也罔缺念昔詞垣從游諸彥一朝來此雨消雲散歲時寒暄子獨不變哭之寢門吾感寔多遠致薄奠傷如之何

祭白都憲文

嗟予鮮合而交於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伊昔康敏視我忘年我於中丞義且復然四十年間中外周旋豈知盛衰事有不期康敏徂謝公復繼之俯仰今昔有涕漣洏衰病偶存靡由執紼薄奠一觴以告永訣

祭靳文僖公文

昔我與公同游翰林鄉邦氣合道義寔惇旦夕相從討論典墳有倡斯和和如瑟琴我躋內閣公謂猶已王陽在位貢公斯喜豈知拙直不能乃止及公繼登我心遥

賀司馬在朝景仁安卧謂方簡在遽已得謝不能婿阿與時高下直道難行先后一轍秦晉之好由期而結蘇及南徐遄往斯復歐趙命駕非朝伊夕公不少留吾道滋獨非天不遺民之無禄遠日有斯甫旬是宜綸音下問輶軒逮而緘詞代往非我之思終天之恨寓此一扈

祭靳夫人文

輔佐相國調元秘閣入朝兩宮冠帔若若公倦釣衡乞告歸鄉方共優游遽爾云亡我有弱息聘歸令子教養

鞠育終身之倚訃音忽聞使我驚呼子失慈母婦失賢
姑誰撫誰育教者誰敷宅宻有期義當匍匐道遠莫致
莫預執紼薄奠生芻以告罔極

震澤集卷三十一

震澤集卷三十二

明 王鏊 撰

頌贊

御賜禁方頌 弘治間賜

今上皇帝讀永樂大典命錄其禁方賜御藥房諸臣工臣寵得其二焉臣鏊間獲見之因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天惠民維辟奉天極天所覆孰非我身昔在文皇永

清海内爰定大典以熙帝載廣蓄兼收如山如海於皇我皇萬幾既勤重瞳攸矚乃惻于仁粤若神農逮于軒岐先皇之志我維行之帝曰来寵錫爾禁方寵拜稽首邦家之光皇仁如天豈需一勺尚効涓涓以裨海嶽皇仁宏敷郵及海宇唯皇萬年永作民主

恩覃三世頌

唯戴氏自晉始来家建業其後遷於剡望於歙發於浮梁今大司寇公昆弟四人相繼歷中外今茲遂大發

於公位躋八座恩覃三葉於乎其盛矣予忝公門下士
敢再拜為之頌
猗宋戴公儲祥單厚自晉来家金陵彌劭于剡于歙于
江之右作之述之其艱其劬延延百載發於尚書噫嘻
尚書勲績多有董學東南多士丕起臬藩閩越枯蘇棼
理来旬于鄖大懟攸馘佐秋官卿明刑教弼帝曰予治
唯乃之休乃祖乃父厥訓克昭帝有恩言進少司寇冠
裳朱翟竝有封號於赫皇命三葉是承作廟浮梁禮秩

具登非先曷陰非後曷繼太史作頌敷于世世

孝廟御書贊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日新藝乃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淳嶽峙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金縢藏之十襲

御書祕方贊

今上皇帝萬幾之暇留心翰墨間閱永樂大典得金匱

秘方外人所未睹者乃親御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院使臣王蓋欲推之以福海内也昔唐文皇飛白賜羣臣宋太宗書賜蘇易簡當時以為盛事然豈若臣王之被是賜也奎章照耀又以寓濟物之仁焉臣鏊預觀稽首而作贊曰

聖仁御極萬幾日殷乙夜孜孜古今縱觀大典洋洋有方中秘有觸聖心欣然如契曰唯四海豈無一人夫閑札瘥舉切予身乃紬秘方乃御宸翰玉版霞舒天機雲

爛噫嘻爾玉職內藥房尚推予仁嘉惠萬方玉拜稽首受言藏之唯皇之仁儼其將之昔有神農始嘗醫藥亦有羲皇肇開卦畫藥以起死畫以昭矇二者合一孰知其功唐宋兩宗賜侈飛白豈如我皇懷民之瘼蹕馬新樓御書在焉何以知之虹光燭天

王著作寄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叅其舊著作閩產而家於吳淵源

一脈鄉邦所模遺像儼然挹彼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丹陛糾儀圖贊 為御史劉廷瓚作

宮城巖巖九重啓曈曨曙色天顔咫東文西武袍笏次對立者誰惟御史曰予耳目予聽視有愆爾繩姧爾指屈軼嶢嶢豸㝠㝠權姧惴慄耎媚恥外雖嚴稜中豈弟古稱良臣無乃是

少傅馬公像贊

望之巖巖乎如山之峻即之謁謁乎如春之溫襟宇瀞深茫茫乎千頃之浸政體諳熟耿耿乎百鍊之金卓卓乎挫而不回者匡時之策蹇蹇乎老而彌篤者憂世之心衮衣玉帶弼亮四朝位應三台禮絶百僚於乎若公者志必將使皋夔稷高事功復見於今奚止若唐之姚宋漢之蕭曹者耶

楊侍郎維立像贊

退兮其似怯乎臨事則甚勇也鈍兮其似拙乎思致則

甚工也苶兮其似癯乎所養則甚充也淵乎其若虛乎所出乃不窮也昔喪鏡川有懷其人今見碧川如睹其真翰林天曹儷美偕榮文章之贍議論之精古所謂難為弟難為兄者歟

東坡笠屐圖賛

長公天僊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着屐亦維東

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悖百亡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吳文定公畫像贊

噫嘻文定其可復作淵然之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無斁非意相干不見其慍喜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但見文章之昭回於天下燦然五星之正色澹然清廟之遺音所以責飾渙汗啓沃容勿雖儉人小夫皆知重其為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為不可及衆方仰之為當代之斗山上且用之為久旱之霖

雨而公不待翛然遐舉嗟斯民之不祿悵吾徒之無侶

載瞻遺像有淚如潸

東峯吳鳴翰像贊

於乎東峯天之生才將必有為有才如君卒以不試君之為詩高視寰中天與之豪神助之工瘦逾賈島險擬盧仝狂書細札或整或斜細入蚊睫勇拔鯨牙流落人間吁其怪耶誰云屢試不聞一遭一目之網寘鴻飛高衡鑑之責吾徒所叨於戲東峯今其亡矣吾疑猶在鬱

碑之氣埋而不壞廬山竹林自許生前於戲東峯然孚不然忽覽遺像淚若迸泉

先少傳昆弟行樂像贊

先少傳昆弟三人伯諱璋仲諱璨先少傳為季伯頎而長仲豐而碩季潤而秀德各稱其貌焉鏊童時見海虞朱孟誠實傳茲象時天順己卯至今正德庚午蓋五十餘年鏊亦且老矣覩茲像如諸父之復生未嘗不肅然恭躍然喜欿然繼以泣也因為之贊曰

前人邈矣厥像在茲或言或笑或行或隨念昔為兒膝前環繞孟誠筆之曰維其肖日月徂遷年更五十風木之哀思養何及忽睹茲像儼然猶生生而不作有淚縱橫我懷前人亦懷其德其德伊何忠厚一脈嗟嗟後人尚繼無射

自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矻矻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

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瑞狂猘不能婣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王惟顯像贊

瑩若冰壺矯如玉樹跡寓軒岐志敦儒素淵源有自尚
沿伊洛之餘文獻足徵不霣宋唐之故身棲委巷名在
薦紳望之者謂其簡伉而難近即之者悅其和粹之可
親若夫功奏十全信無媿醫中之王道命辭屢辟殆將
為吳下之逸民也乎

巡檢李禎像贊

正德五年吳下大水饑孳載途有司奉命檢災賑饑而
往往匄緣以為利予伏林下竊傷之竊恨之角頭巡司

李禎領檄散財于鰥寡甚均而公且有憂民之言予甚多之乃因其像贊之曰

勿謂位卑其才乃充勿謂惠小其心乃公屏盜之迹時乃之職拯民之恫時乃之功蓋一命之士存心于愛物則九重之仁不隔于囷窮噫彼貪濁位都顯融受若直怠若事瘠其民肥其躬雖曰侈然蓋其上得不赧爾媿于其中耶

伯兄安隱像贊

先少傅子四人安隱其長也髯而長身沉靜簡默其弟鏊位至内閣而兄安處一丘以終身焉無外望也可謂安分者乎故號曰安隱鏊為之贊曰

彼夸者子得勢而驕輿馬宮室華侈相高兄獸澹然安厥故守倭倭佗佗不動不有包山之麓太湖之濱散廬脫粟樂之終身我思古人誰與儔者有漢新息馬少游也

林知府利瞻像贊

玉為之潤冰為之潔春為之溫政也罔缺剖皇之符来牧于吳厥膏不屯厥守不涔不振不譁吳民其孚忽遷于滇分省之左吳民懷之欲留其可歟傳畫像慰此去思朝夕在堂以瞻以儀以瞻以儀貌在南荒誰其繼之俾也可忘

施鳴陽畫像贊

退然而怯者外之癯盎然而足者内之腴氣質孕洞庭之秀文學承殿撰之餘幅巾深衣緩帶履絇志謝塵坌

樂存舞雩古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斯人之徒歟

謝安石像贊

有晉太傅或傳其眞去之千載如睹其人噫斯像也其當東山寄傲之時乎新城出鎮之時乎將盜溫問鼎秦兵壓境之時乎是何襟宇之冲夷風神之超邁隘視區寰翛然物外世方多故紛紜誰能起公坐清邊塵

謝靈運像贊

襟懷曠逸才氣桀驁鞭策曹劉凌轢顏鮑坦腹垂胡露頂脫帽欲知其詩盍視其貌

謝疊山先生像贊

噫古帝王自立中國元為長虵吞噬罔極四海奔潰左衽魋結時維信國洎我疊山奮不顧身障彼狂瀾公身可殺公義莫敚至今耿耿光耀日月視彼奸佞靦顏穹廬與公所得孰少孰多袍笏履舄神物呵守公應不亡公其有後

豐山夫人李氏像贊

公信大義昭揭天地有婉淑姬節與之齊茹辛履險左挈右提噫公實宋忠臣夫人也無媿於為忠臣妻者乎

汪玉川像贊

貌雖癯而氣則偉眼雖暗而鑒則精決事之休咎斷人之死生如由基之射矢無虛發如秦皇之鏡照無遯形誠生明耶明生誠耶請以問蜀之嚴君平

孫真人像贊

噫嘻先生跨隋歷唐超然玄覽如商老彭咆哮虎猛伏如牛羊問胡以然惟誠是蹈乃知至人神明內葆金石無硋鳥獸咸擾海山蒼蒼先生在焉何當從之以終吾年

王光菴像贊

其博洽似陸魯望其孤亢似元魯山其逃名似韓伯休其遁世似申屠蟠敬瞻遺像翛然羽神曳杖逍遥不襆不巾是為光菴先生其人

尹侍御倫像賛 崑山尹嗣忠父

漢有范滂風裁獨持扼於姧璫誓死不回皇有尹君獨持風紀扼於姧璫憤激至死死雖不同同歸於義及今凜凜猶有生氣遺像堂堂如山如河誰謂君夭其壽孔多曹蜍李志其生謂何

錢孟溥像賛

我懷伊人嶔崟岝㟧誰云林居直氣噴薄觀其挫權璫之猘折妖胬之角使其立乎人之朝儋乎人之爵必能

舉其職業蹇蹇諤諤尚肯脂韋依阿首鼠前却我懷伊人忽焉緬邈遺像在堂過者必作

王真愚教諭像贊

京國蚤游從建安七子之列鄉邦晚佚入睢陽五老之圖貌若吶而心則辨韻若散而才不踈人皆愛其蘊藉已獨抱乎冲虛之人也其果真愚也耶其非真愚也耶

箴銘

主一齋箴　為徐都憲公肅作

神明之舍空不容物湛然之中孰為之一心兮本虛撓之則亂維二則叅維三則散百千擾擾與物徂遷主則為客何日来旋允毅徐公主一無怠無曰不顯惺惺斯在吾一既定彼萬莫干昭哉瑩徹神明內完維貴維貧維是維非維利與害吾維不知有至斯應應已斯寂往者如亡来者如失湛然中虛永保吾一

遜敏齋箴

聖徂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人亦有言才

馬用學譬如殖馬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為準說告高宗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維空空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勿忘

二箴

頃予讀近思錄得二言焉治懼為難治怒為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已可以治怒作二箴

治怒箴

有若撞搪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自燔既愆於事亦菑於身方其怒時爾盡自思彼其是耶我怒宜為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弗留於已譬彼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明鏡在懸其中湛若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治懶箴

有赫在上或臨在旁中乃憒亂有沸如湯沸莫自知倉

皇眩瞀心既靡定身且奚措方其懼時爾盍自定在吾唯理在天唯命理之正矣守且勿他命之定矣雖死而何譬彼寒泉黙于沸湯黙之黙之沸乃不揚刀鋸在前不震不竦是謂不動孟軻之勇

慎疾齋箴

巳丑之秋予得疾殆甚辛丑歲則病癸丑則病而皆起於微因作慎疾箴以警於後或曰歲行在丑則病或者非人乎雖然吾知慎吾事而已

爾生多病維爾之羸羸也則那維其慎而其慎斯何曰維未病病而慎之瘉惟其幸凡病諸苦爾則備嘗氷寒火熱歐吐膜脹凡人在病亦克自創及其瘉矣忽焉若忘病不在小亦不在大無曰不害其禍斯在無曰何益其病斯釋昔者弗慎今悔莫追悔而不慎後悔何為

壯節祠銘

猗城之陌石麟頷頷清廟斯勅廟食誰歟劍履兜鍪譚公崇侯昔在文皇奮於北方多士高驤譚公克壯萬夫

之望執戈来將九門既克懷来雄莫潘揚就縛大戰白溝濟南滄州東昌是遒夾河之難甲冑躬擐被創獸殿義重輕身殲我良臣有嘉者駟還骸于岡公身則亡其神堂堂雲旗風馬于天上下翊我皇旅大業遂成惻愴聖情帶礪是盟庋庋孝孫襲祉揆原哀扣帝閽惟皇有詔賁于新廟尊嚴有耀萬祀千秋椒糈時羞邦人之休

大雅堂銘　布政胡詡之祖

振卿之死偉矣其妻趙氏閭關兵戈卒能全其節以保

其孤殆亦未易也或曰蒙古入中夏正我冠裳中夏之人亦何必為之死乎曰守其土服其官食其祿安得不死其事詩云舍命不渝振卿以之之死矢靡他趙氏有焉堂堂忠義乃萃一門題曰大雅宜矣銘曰

有元政頽内訌外軋盜起蘄黄鯨奔豨突来寇洪都連城風靡烈烈振卿挺戈崛起塊焉孤城復還于理事有不虞歲躔丙申大游之原殲我良臣身之殲矣其義則伸有妻嫜嫜纍纍稚子涉履棘荆豈無一死死亦何裨

立孤難耳青鐙辟纊孰緯之恤藐矣胡宗繩繩秩秩惟臣之忠惟婦之義一死一生孰難孰易大節琅琅二人同蹈我銘于堂惟後之詔

古硯銘

或耕洞庭之野得巨硯焉正黑而光如大圓鏡友人蔣伯宣以貽予予寶用之銘其陰

古月完完淪於九地犂鉏出之有食之既王夫子見乃驚石膚鐵色玉質金聲胡為来哉胡為来哉吾與汝相

携而同歸儒林詞苑逝終老而無違

敦叙堂銘 有序

少保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京口靳公作先廟于第之東春秋饗祠如禮已又作敦叙堂于祠之前以為利成享餕合族之地而屬予銘於戲民之散久矣士於族屬一從二從尚知近而親焉三從則遠矣五從則漠焉如塗人況又其遠乎非獨莫之親亦莫之知也故士有端委廟堂而其族混於馬醫夏畦之間蓋

非獸士之臬也世愈久則生愈蕃生愈蕃則族愈散散則遠遠則疎疎則憂不弔喜不慶亦其勢然也先王知勢之必至於是也於是乎有道焉聯之使不散則宗法是矣古者自天子達於官師莫不有廟而宗法於是立焉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所以統其同五世則遷者所以別其異故世雖彌遠而系出昭穆秩焉其不亂也士之有志者非不欲復古而其勢未能蓋後世士無世祿廟且不能立而宗法惡乎行

此俗之所以益壞而莫之拯也公於流俗頹弛之餘獨能奮然自信惇行古禮上及祖禰下及子孫旁及昆弟而毋族亦罕及焉所謂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公其有焉雖未能盡如古宗法而宗法亦何大相遠乎靳之先自漢信武侯歙始大唐有孝謨宋有裁之守申其世次莫可考而來居丹徒則自諱某始至溫州府君有遺愛於民紫德儲祥是生少保毗輔天子顯有令聞而燮理之暇又能以禮率其宗人可銘也已銘曰

維昔天子因生賜姓命之以氏厥宗攸定唯生有宗唯死有廟享祀蒸嘗各致其孝世雖云遠宗乃不移秩秩緜緜百世可知其後世衰宗法隨圮遷徙東西仕多崛起數祖而忘族焉能理於乎邈矣孰克治之有美靳宗德將在斯噫靳之顯始漢肅侯来居江左發自溫州及于少保德義之優相今天子治進數增作廟於家合族再登逡奔執籩灌瓚是承燕毛旅酬享獻蒸蒸凡此靳宗有疎有戚緬懷本源其出維一異體同心唯孝唯義

唯德之歸引之勿替

瑞芝園銘

水部正郎上虞朱君朝章作園于五癸峰下正德丙子冬鄉人来告曰園有異植若草非草若石非石有赭如丹有黑如漆吾不知為何物園丁不識鋤而去之明年春復有一本生於故處其丹其黑宛然如故人始異之君時受水部之命以歸視之曰芝也胡為来哉吾不知古意者其祥乎遂援筆而識之好事者詠歌焉余為之

銘銘曰

維卉維木殖之弗長煜煜紫芝不種而生維木維卉藩之或悴煜煜紫芝無根而遂有蓋如丹有莖如漆不殖不勤豈伊人力麟出非時獲之而斃芝出維時斬之而隸人不易物茲維休祥寔寔其標煜煜其光君家其昌

端硯銘

温潤而澤直方以大垣其中以有容峰其外以不敗以貽尔昭守之勿怠日磨日礪日漸日漬而時被之而時

出之

井井亭銘為吳南夫太常作

有冽者井天平之陾一脈遐通白雲之泉不涸不盈奫淪甘寒始誰鑿之以資汲者藝者耘者東西行者其汲纍纍其来溶溶不費不窮封君之功

鈐山堂銘

我闕於家世蕃以昌爰始爰詢學宮之傍有鈐者山奔躪来赴靚麗端嚴屹若相顧唯堂何有有圖有書亦有

豆籩親賓之於有斐嚴子陟降惟斯坐對鈐山乃自得師其師伊何默以成德不震不驚惟是之則

歙硯銘

歙以圜色紺而黝瞳其腹像巨公之容嫵其眉若佳人之秀歙溪千年乳此璚玖胡不從予於玉堂黃閣之間而獨相隨于荒巖窮谷之圍之人也其殆所謂金相玉質磨不磷涅不緇而為吾歲寒三益之友者歟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　臣朱　恂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三

明 王鏊 撰

雜著

慱母傳

慱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慱慱然也號曰慱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

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筦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毋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箕箒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顧願捐吾軀剖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陰冬為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

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毋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毋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毋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毋

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豕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剖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

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毋者也可謂偉矣然毋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哉

短解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竫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沒也竫人者閒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

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巔攘擘仍之不及其脛於是龍伯埜然顧曰汝何為者竫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搤措之眉睫不為有無吞之胸臆曾不蒂芥而何以為大竫人蹶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辟易吒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為強埜乎邊陲敵膽為驚竫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紊

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之處乎兩間譬如蠛蠓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今夫大化鴻濛芻流幬載沕穆而凝蜿蟺而代倏然而生孰歉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乎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

而足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其骭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爾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歟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且爾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獸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放之宇

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為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為齊相國為韓司徒為晉主簿為魏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驚以為魑魅魍魎羣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自我視子則子為長自長視子則子為短自子視我則我為短自我視我則我為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

冰倏融而解何有於冰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歘墮而晦何有於水是故壽如眴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嫫孰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儻儻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蜂蟻蚊蚋瞥然過目而予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實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雞鳴夜解

王子夜讀有雞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之是不祥王子曰雞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為驚彼止自止吾何為喜雞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為忠告不以告我是為容黙又可殺乎且彼為不祥者誰乎雞乎抑別有物乎雞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為別有物乎則雞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雞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

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竝名

人心道心論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為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為人心二者禀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于一而應于萬者也譬之懸鏡於此惟物所

照照之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為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豈有二乎哉曷不反觀之吾心嗔時則無喜喜時則無嗔將謂嗔喜為二可乎哀時則無樂樂時則無哀又謂哀樂為四可乎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之久守而勿失是

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相論

近世有為宋人之言者曰南人不可為相有諸曰有之然竊以為過矣昔者舜生於東夷禹生於西羌如以其羌且夷也將舜禹亦不可為相耶湯之立賢曰無方周官之命三公曰唯其人三孤曰唯其人不聞曰唯其地也春秋時楚與吳粵未能通於上國然是時楚之相有若令尹子文孫叔敖皆能以其國霸其餘若子胥往吳

衆蚰種往越而仕晉者尤多故曰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於時吳亦有若季札公孫聖粤有若計然亦能以其君顯彼數君者豈嘗借才於上國耶自漢以来其名相有若蕭何曹叅沛人唐有若張九齡曲江人陸贄嘉興人宋有若范仲淹范純仁范成大蘇州人歐陽脩周必大廬陵人杜衍杭州人若此者為賢耶為不賢耶相得若人焉其亦可矣文章事業亦有可觀者矣以其南也將盡廢之耶當晉宋之季偏安江左亦安得北人而相之然晉有謝安謝玄

吳有陸遜陸抗宋有宗澤李綱文天祥之數人者可以將可以相假而生今之世將用之乎將以其南而不用乎夫物之產於南者多矣錦綺羅紈南金珠璣象犀孔翠楩楠豫章餘若橘苞竹箭山之珍海之錯相載而北人皆悅之賞之至於人才何獨不然為北者當為南者去可乎不可也議者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故南人不可用也予又非之南北對立於天下南主生北主殺故人君向明而治孔子曰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幽陰之地南何以為亂乎邵子之言可信然則孔子非歟議者又曰宋用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卒以亡宋是三人者皆南產也予又非之亡宋者果三人乎果三人也舉止三人可也今夫一家之中有賢有不肖又安得以三人而概一方自漢以來竊國之盜無若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朱溫誤國之姦無若孔光盧杞李林甫韓侂胄之數人者出於南乎北乎北也亦將以其人而廢其地乎大抵天地之開也有漸氣之盛也無

常三代以上南東未盡闢也故周之人才盛於西漢以来盛於北晉唐以後漸轉而南至宋南渡則中原文獻皆在南矣故國朝之興奮自南服一時元勲皆出濠定之間其後名臣碩輔如三楊蹇夏近世名臣出於南者不可僂數由是觀之南人亦何負於天下乎而必欲廢之耶昔六朝分裂南以北為索虜北以南為島夷今天下一家同為王臣矣不相悦如是哉亦見其不廣也然則宋祖曷為而有是言曰宋祖之言果可為萬世法乎

然嘗聞宋祖之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聞其曰須用北人也是時南北相詆則斯言也安知非北人者偽為之而謬傳之耶議者曰如子之言則南人皆可用乎曰非然也惟賢與佞何地無之南賢用賢北賢用北亦在人君者審擇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擇之曰在至公

擬皋言

王子曰言路開治之象也言路塞亂之萌也世所知也於戲孰知其開也所以為塞乎昔者孝宗在御恭仁禮

下言者過為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不過貶斥旋召還之養成直言之氣至今上之初言者遂紛紛爭肆詆觸其所是非雖曰公義所在而時以私好惡襍乎其間或暗承權奸風旨而有所舉劾朝廷從之以為公義之所在也默之以為公義之所貶也亦孰知其出于權臣之私哉且或一人舉之一人劾之一人譽之一人詆之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莫知適從上亦以初即大位過為涵受言者不察以為得志大臣進退皆在其口當時識

者已憂處士橫議非治世之事矣至逆瑾一出首治言官禍及縉紳毒流天下當時中人相指謂曰今日言官曷為其不言乎而以為笑則夫今日之塞也非前日之開為之乎曰然則言路不可開乎曰非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其後也雖設諫院然必求天下之望天下之所共賢者斯任之如范仲淹司馬光之流其識公而明其言切而不泛今也循次而授之授之初不知其賢也姑

以試之焉耳不次而擢之擢之未必以為賢也姑以崇之焉耳一除目至一二十人何仲淹光之多也曰百世一賢猶以為數又安得仲淹光而用之曰間世之賢固難逢也一時之賢何世無之惟在用人者之公且明耳按唐六典尚書左右丞執奏御史糾劾之不當者夫以天下之是非付之言官以言官之功過付之銓曹三年之間其言果忠歟直歟則進之崇之私歟佞歟則黜之抑之其庸庸者以常調處之蓋言官主糾劾而又有糾

之者所以防其私而制其肆也曰銓曹不職則奈何吾故曰以天下之公議付之天下之人斯其盛也王子曰孔子沒天下不復有經矣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如齊南史晉董狐至漢班馬猶父子相繼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故後世讀之若親覩其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儼然如在其時他如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獸紀事而已

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一時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監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曲直是非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相謀議勲業皆泊

沒不傳而奸憸情態亦無有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襍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夫士之不得志於時猶恃有後世之公論也今一時之陞黜既未必公而後世之褒貶又未必實則為善者亦何所恃哉於戲為史如此其亦小人之幸也已其亦君子之不幸也已

王子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

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求哉其可謂良法矣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其得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媿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

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

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既通則策論可無煩乎習矣近年頗重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復能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可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

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次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且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耳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廢矣

易也

國朝馬政散牧于民不以煩官三年兩駒駒駒又生駒駒生無窮馬孳無算此法之善者也豈知民心不一視馬肥瘠漠然不關于已食之不以其時乘之不以其法牧之不以其地而馬日以斃矣況望于駒乎及官歲課隨之以刑往往買駒以償於是乎民有粥產者矣有粥子者矣粥之不足流亡轉徙南北之民皆困矣及太僕印駒亦不以煩官則散牧之於近甸一旦有事取之為近

恐一家不能獨任使數家朋牧之此亦法之善者也然今日牧於甲明日牧於乙又明日牧於丙牧無恒主姦弊百出馬死甲曰非我也乙也乙曰非我也丙也馬病則官相而免其罪於是有故病其馬以規免而官刑日滋則近甸之民又困矣民有養馬之苦官無得馬之利於戲其法亦可少變已乎夫馬人畜也牧之得人則蕃非人則耗蕃於專而耗於散者也自昔考牧者皆擇其人而專任之如秦非子唐王毛仲張景順故有雲錦成

羣之効不然十羊九牧亦安所責成哉今陝西秦隴地高寒而善水草馬之所生也國初牧地往往故在如分其地而牧之擇其人而理之委之以專任之以重假之以歲月吾見民無養馬之勞而雲錦成羣之効可坐而致矣某嘗廷議及此而議者輒沮之卒以無成詩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非淺中狹見之可與共議也

職官考

裒者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温公集其歷代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著其說使後之人有所考證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揔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

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名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内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

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專掌武事謂之二府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資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

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為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為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雜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

邑徒為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来常無虛日

秦不師古太尉主五兵丞相摠百官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

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

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為僕射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於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

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讀宋史

於乎小人之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歷人主以恭恕為心而宰輔以寬厚稱上意海内和平國家無事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宋制多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韓琦范仲淹為相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二公遂請行邊不果建立神宗慨然

狹小宋家制度將大有為而王安石素有矯世變俗之志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凡祖宗之制一切掃去中外攻之愈急安石持之益固海内騷然棼極遂基一代之亂然其志亦欲為國建制非私也元祐初召用司馬光因民之不便於凡新法一切埽去然亦順天下之心除天下之害非私也而其黨遂分夫法無新舊唯其便人無疎戚唯其賢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宋人不然主元祐者以熙寧為小人主熙寧者以元祐為

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紹聖間章惇蔡卞得志志存報復取元祐之政又一切壞去以還熙寧之舊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凡元祐諸臣或貶或竄徧滿嶺海甚者欲斲棺以僇其屍錮其子孫終身焉蔡京繼之謂當改紀而覆出為惡復追奪司馬光等官元祐元符諸人貶竄死徙略盡倡豐亨豫大之說務以侈靡蠱惑君心遂致中原淪陷左衽二帝蒙塵五國城自昔小人之禍未有若是其烈也高宗間關九死竊保一隅前日之禍可以

鑒矣于時諸將競奮金人奪氣中國之勢日振如岳飛者專任之中原可復而乃溺於秦檜之奸忘君父之大仇甘心事仇殺戮忠良放黜勲舊跡其所為又一章蔡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寧宗因間得立佗胄何功顧德其立己而倚任之汝愚忠賢竄死遠州立偽學之名以次斥逐諸賢而其門客厮養如蘇師旦陳自強之流布列要位晚開邊釁卒之函首求成喪師辱國其所為又一秦檜也為之後者可以鑒矣史彌遠誅佗胄遂據其

位權勢赫奕廢君立君比跡伊霍知公論不與專任憸
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其所為又一侂胄也
為之後者可以鑒矣而理宗方以賈后之弟奸惡似道
為相懷奸罔上稱臣敵國始解鄂圍而妄奏大捷以為
再造之功蒙古遣使幽之真州以啟兵端襄藩告急勢
若倒懸安坐不救日以去位邀君其君至涕泣以留之
稱之曰師臣而不名卒之蒙古入寇如蹈無人之境播
越海島而宋社屋矣似道罪惡又浮於諸人於乎宋自

紹聖而後中間惟孝宗隆熙之政差强人意而史浩湯思退猶且厠居其間自餘一奸殉一奸升率皆馮高肆毒濁亂國家為之君者曾不一聽其紛紛醞禍宿亂以至此極猶為國有君乎柳子厚所謂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其上者乎且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彦之賢也不用而用章蔡其意以章蔡為忠且賢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張浚諸賢也不用而用奸檜其意以檜為忠且賢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諸

賢也不用而用佗冑彌遠似道其意以佗冑彌遠似道為忠且賢也由今觀之何如哉宋世權奸誤國覆轍相尋以至於亡我朝不立宰相豈非以宋為鑒乎雖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語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而顛倒錯亂未有如宋之甚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為世戒

教太子

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慎選左右今夫庶民之家有子
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以教道之而況神
器所屬係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
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
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
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
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

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既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凡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而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盡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

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及為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李文本馬周遽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

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亢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

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游戲翰墨惟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聳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
荅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
拜
宋天僖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叅見
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叅
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賔客必先拜迎送常
降階及門
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幷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

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叅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叅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叅見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

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荅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荅拜近代荅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令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荅拜褥位于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荅後二拜乃退

尊號議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

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親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

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恕也孟子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
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為天子父享宗
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
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
心而可為萬世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創為尊
親之議當時譁然攻之以為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子
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為是乎按儀禮疏衰為

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脩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言未可非也而光以為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疏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為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帝後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

頓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未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為王矣又何以為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為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為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為定陶恭皇母為恭皇太后皆引藩國

之名以冠大號漢廷未有以為非而師丹以為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為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為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漠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

子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叅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謚曰興獻皇興獻后而以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全矣

昭穆對

有問於王子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次而遷禮也其或兄弟相代世數參差禮之變也有不得如其常者如之何曰亦順其常而已矣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次當昭乎同為昭可也次當穆乎同為穆可也而何參差之有曰是則猶為兄弟也曰然然則春秋躋僖公何以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譏其先禰而後祖則是以兄弟為父子矣穀梁傳曰逆祀是無昭穆則是兄弟異昭穆矣胡文定公因之謂僖公父視閔公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不同其世一也曰不然父子兄弟天屬也人惡得而亂之而君臣所在乃或從而變焉兄為君弟為臣弟可以臣兄

未聞父乎兄也弟為君兄為臣兄可以臣弟未聞子乎弟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僖嘗臣于閔則君臣之分定而兄弟之倫易矣大事於太廟而躋僖於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為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以兄父弟遂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春秋為之乎且文定於此既以為真

父子矣及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抑又何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後則不得復言兄弟也曰禮兄弟不相為後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禮之正也然而或為之則亦不得已焉亦循其次兄終弟及而已倫不易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天秩之次也商人多兄弟相代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為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

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各為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決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叙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曾非禮文若一帝自為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晉唐以来兄終弟及其禮皆然宋太祖太宗擬文武世室猶同為一世其後徽哲為一世高

欽為一世太廟九世十二室其倫皆不易也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為室乎各自為室則武丁之世當為五穆懿宗之世當為四昭其地將無以容煩擾偏枯誠有如馬端臨所譏者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何必創造為此紛紛乎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

室以西為上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震澤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四

明 王鏊 撰

雜著

春王正月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胡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正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

改月不改時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

秋之所書何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又將何以通之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賈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

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人事有不便乎曰惟其不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

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午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或因民間之舊乎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

受之曰受之孔子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

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為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

鴞来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河源辯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為

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朵甘思西部有曰鄂端淖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千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

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于大杆淮南子云崑崙之墟

河水出其東北隅赤水出其東南隅洋水出其西北隅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

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証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

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

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性善對

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

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實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

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汚穢則穢碌於澄淵上智是也碌於濁水凡庶是也碌於汚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

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睨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

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讀墨

始吾讀孟子而知楊墨之害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拒之甚嚴已而讀韓昌黎集有曰儒與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則曰韓子排佛老者也胡進墨如是而以為疑及今得墨子讀之有所謂上賢明鬼兼愛非樂節用其詞循循然若與吾儒不異且動以大禹

為准然後知韓之取之不為無據而頗疑孟子為過既而思之古之所謂異端者非皆抗然與吾道為敵而自外於吾儒也其始蓋亦竊吾道之似以文其說特其用意過當有毫釐之差韓子蓋闊略其毫釐之失而取之取之于以見韓之大孟子辯析毫釐之際而闢之闢之于以見孟之正二者皆不為無見而孟氏嚴矣然墨子又有所謂非儒者則抗然與儒為敵而自外于正則疑非墨之本文也蓋墨之徒相里勤五侯之屬為之莊子

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乎不然韓子安得取之然其始不絶其流必至于汎濫墨之後有所謂佛氏者出焉熾然駕其說謂與孔子並且將舉天下而從之所謂涓涓不絶必為江河於乎吾于是而後知孟氏之慮之遠也

書皮日休集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怪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藝有撿身

勑己之志反招逐臞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盖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歷間名士也方吳越

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謂龔美隳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辯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龔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龔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恥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今日休作讖語有裹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

如曰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春秋之法也

答問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貐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犴鬼金

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土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為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為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甲子亦然甲子

娶乙丑而生壬申又娶癸丑而生庚辰庚辰又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為日坎為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沒為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為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為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為

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歸兌十五變兌為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為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為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為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之謂也

謫解

王子解内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来者儼然造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

見而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齊嚅乎道義之原探隱賾則入于杪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具矣遭時承平奸瑞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殲豕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勤相我國家一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遯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

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三江暮五湖石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羲綠駬之得康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電繫之於庭跛鱉先之干將莫邪之遇俠飛也決浮雲絶地紀藏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夫強弱勢也難易時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不可為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鈎版築之賢

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也民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俗漸敝而不知法漸廢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懣抒胷臆圖安危於堂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乎而動則關格狐憑城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

君之求治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於上一齊之傳不勝衆楚之咻一日之暴不勝十日之寒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強子

產之相鄭也焚載書賂伯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騰乃以秦霸小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監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小人重則

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内外輕重孰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撥而守忠黜貶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之重阨於侂胄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重者安在哉在内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

所不在而責其有為猶縶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縲鷹於韝而責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潤潛而避萬乘灌園而郤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踪於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裴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為

也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肅容於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恭賢執誼腊韋於倥文段穎事阿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默默甘守乎丘園

擬溢平羣盜露布

天啓昌期簿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獸奮乾剛

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羣盜敢爾逆
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
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
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
六奇置赤心于腹中推洪恩于望外故狂猘所指反側
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勑徒勞六月之師干
羽載陳冀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
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

人羣策畢收愚罔遺于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于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劉目覩膚公殄螗螂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重修善權寺募緣疏

靈山福地有邦之偉觀斷刻殘碑前人之遺蹟如其就毀自合興修切見善卷一寺矧自南齊國山有封禪之碑離墨顯象獅之相柱存天篆礎紀唐年三李丞相之

所經營橋橫玉帶諸佛如来之所示現山接銅官雖靈光巋爾而獸存顧遺像黯然而日黓鐘樓將壓佛閣半欹俾往蹟之漸湮乃行道之所隱伏冀仁人義士扶其顛而持其危庶幾剩水殘山圖其新而復其舊為一時之盛事種將来之福田其諸檀越具列如左来者續焉

賀平孝豐賊文

湖之孝豐丘壑巖巒草樹蓁蓊爰有劇寇二姓曰湯許者擾之謂天討之莫及敢王稅之靡供多納亡命潛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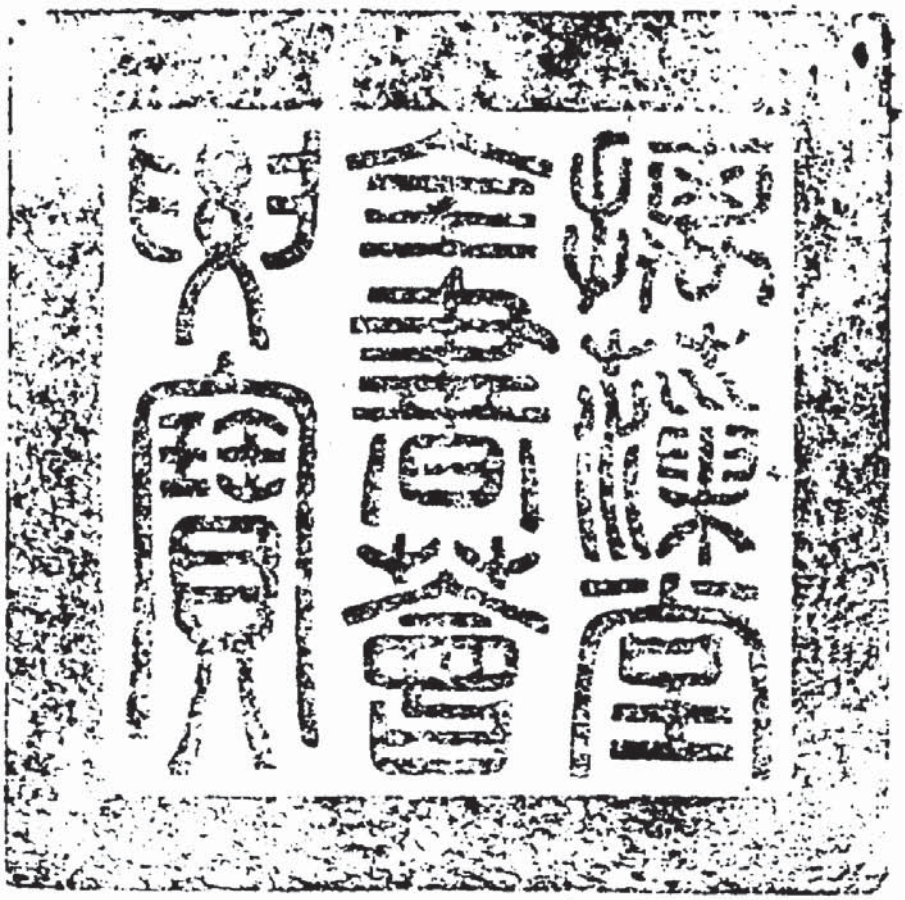
異圖殺掠齊民燔燒官舍妖狐負城以跳踉脩蛇當道而吞噬守土莫敢誰何當宁赫斯震怒勑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張公督師討之公乃檄浙江三司長貳各簡精銳分路進討又命廣德窒其後門太湖遏其前路東西部署遠近邀遮飛鳥翕翼而莫過奔鯨觸網而先覺已乃躬率大軍直壓賊境甫陳燕樂遂奪崑崙之關大建鼓旗徑出井陘之口賊始惶駭欲戰不敵欲竄不能旋伏道傍延頸受縛崛强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

計窮一片之降幡斯樹公乃入其境撫其人赭其垣豬其室不遺寸鏃掃盡百年之氛不戮一人大開三面之網錢塘江上市肆不移天目山前謳歌如故朝馳露布夕降天書某等叨聯官次幸覩膚公昔者同其憂今也共其慶敢無詞以賀乎

震澤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四第五頁前四行鄂端淖爾舊作火
敦腦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一　集部

震澤集卷三十五

明　王鏊　撰

題跋

恭題仁廟監國令旨

仁宗皇帝監國時長至燕勞東朝之臣之令旨此其賜贊善臣汝玉者其孫某以示臣鏊拜手稽首以觀或傳近例皇太子于宮僚無問訊燕勞之禮蓋天子在上不

敢外交今觀仁宗在潛邸與其臣下起居燕勞煦濡諄切如家人父子之唯諾所謂朝嬰夕側禮固然耶於戲是獸非近例乎

又

嘗讀東里集謂汝玉於東宮專講詩法似非輔導之義今觀仁宗德音曰政治之方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于聖心必大有開發者邪當時帷幄啓沃之言可以縣想獸詩法乎哉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勑

右刑部侍郎臣鑑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勑也
間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
財賦仰給東南故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
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為有餘無法
則以有餘為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存其人乎若文襄
周公恢真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為巡撫之法昔
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

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捄荒十二策得免軍留州禄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充牣時朝議濬吳松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以費無所出也鑑乃請以免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賧糧官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民賴工之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為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

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恢之功尚可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臣鑑有焉

邢麗文家藏洪武三年定户口勘合帖

嘗竊伏讀皇祖實錄見其芟刈羣雄經畫海宇莫非出自神謨臣下仰成焉耳今觀户口勘合亦其一事百姓蓋日用而不知也橋山之弓曲阜之履邢氏獸能存之謹再拜而題其後

讀曾子

曾子十章今見大戴禮其言醇粹脫切不離脩身力學言行而於孝尤諄諄焉嗚乎孔氏之家法也然則是皆出於曾氏之手乎未可知也夫曾子之言見於魯論見於大學見於孝經禮記今以是擬之殆亦有若之侶孔子自孝經禮記已不能無疑況下此者乎然自前世荀卿董仲舒劉向至近世朱子小學多引用其說未有異焉雖未必盡出於曾蓋亦孔門之餘裔先秦之古文也

可不重乎昔人謂論語為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為之予於是亦云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為偽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為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

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僞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僞之有

讀晏子春秋

予讀左傳所載晏子事與詞稱甚偉之信所謂以其君顯而焉遷願為執鞭者乎及今讀其所著春秋則傳所載咸在蓋丘明掇取其詞為之而不及載者尤多又以歎景公之信其臣晏子之得其君亦云盛矣而不免卒

於亂何哉至其使楚問答雖甚敏給頗類於俳乃若東方朔之流二桃裹棗抑又甚焉其稱孔子至齊不見晏子謂其事三君得順為有三心此豈孔子之言哉頗疑或者偽為之非晏子本文也然則尼谿之阻謂儒者滑稽倨傲疑亦非晏子之語晏號稱知禮彼豈自外於儒乎最後讀孔鮒詰墨有孔晏交相譽之語乃為釋然蓋墨子實為之或者不察而竄其語于其間墨非孔崇晏故至此不知崇之乃所以卑之也然則後之論晏子者

要以左傳為正

跋葉文莊公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游學京師時文莊公為禮侍陸叅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為太學生亟稱鏊於文莊所間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獎勵備至有將来忠肅之許蓋以鏊與王忠肅同嫌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叅政時為兵部郎往来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予校文南畿叅政子伸名在選

中未幾叅政亦故今年為弘治十二年伸来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為之泫然敬書其後歸之

書直道編後

初鏊讀鄉先正陳公直道編至諸學士伸救公語心獨偉之而不知其主名頃入史館得窺覽本朝實錄至大學士陳循傳備載救公語與此脗合乃知學士者循也循於時尚未入閣當時君臣之間如此

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彊者矣唯書亦然

跋真西山墨蹟

西山先生書似草草作諦觀之乃非草草者雖不全用晉人筆法而亦不出於法之外豈胷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邪然南渡諸公如魏鶴山李心傳兄弟書亦往往

相似豈亦習尚然邪蓋蘇黃筆法至是又一變云

跋蘇子美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叙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為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聊欵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予終以為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予所不知也

題文丞相墨蹟後

自昔士之死節者多矣唯顏平原兄弟張睢陽文丞相事至今耿然昭灼天地間而信國尤從容夫死一耳處之不同則或輕或重或難或易而人異觀焉故曰非死之難也處死為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間關流離出入萬死不死而卒從容就義於柴市故曰能處死也嘗讀文山集每為欷歔而不可禁吾友錢君世恒間出其與弟妹妾女相訣并六歌手蹟宛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夫信國之死自處者義焉耳而其詞一歸之天命何哉未

知人倫焉知天道此固睢陽語也識者當自知之

跋李西臺書

西臺書今存者少勉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橫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跋王霧書

昔人論荊公多澹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

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跋羲之墨蹟

自晉迄今蓋千有餘年其間世故凡幾變滅而片紙宛然獨完信神物有呵護者邪

跋獻之墨蹟

平生愛臨子敬書然皆石刻耳良度少卿出示此帖恍

然若值相識而風神骨骼迥異舊觀乃知子敬妙處不可學也二帖皆趙光祿卿良度家藏

題宋進士王伯虎授建州參軍勑

唐宋制中書主宣署制勑中書行門下門下行尚書省其文移體式於此亦見其概仁宗嘉祐四年三月賜進士劉輝等二百三十人及第則伯虎其輝榜進士乎時韓富二公為相范蜀公罷知諫院同修起居注胡文公自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並知制誥嘉其盛矣此勑

蜀公所行即其手製無疑獨韓富署名闕焉豈偶不當直邪抑以尊故闕之邪其餘所署猶可考見贊為韓贊齊州人仕至吏部侍郎繪為楊繪綿竹人仕至天章閣待制疇為王疇仕至樞密副使見錢公輔傳

書孫可之集後

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為作者之聖欲學者法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書有之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題古本列子

翰林庶吉士陳子雨家藏列子三冊其陰有公案存焉曰乾道三年蓋宋公府故紙之為也上有題勘不知為何人書予於是得三善焉行移之舊也刻畫之精也題勘之審也視近刻之訛謬昏闕為之一慨雖然今人作事不如古寧獨是哉

跋吳文定公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謹於容貌顏色詞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蓋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来簡牘尤多而此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絶矣

跋充道所藏朱文公書

觀晦翁書筆勢迅疾曾無意於求工也而尋其點畫波磔無一不合書家矩矱豈亦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邪

又

公書自言初學魏武其信然邪觀此帖豈老瞞所嘗夢見也

題夏仲昭墨竹

畫家以竹為難凡山水樓臺禽魚花木皆可以像求而

竹以意得所謂意者為其超然有出塵之思挺然有昂霄之氣蒼然有傲歲寒之節故君子貴之貴之故高人逸士多喜作之而名家者為難難者非他得其意為難也自昔畫竹者文洋州為聖其論須有成竹於胷中熟視而後下筆如兎起鶻落少緩則失之蓋其難如此國朝以畫竹名者唯王舍人孟端夏太常仲昭蓋得洋州筆法此幅乃太常為故少保于忠肅作今中丞屠公元勲得之保愛有加間以示予予惟中丞之保愛豈徒為

耳目翫好蓋重其有超然之韻挺然之節蕭然之姿與翫物喪志者異矣

題東湖屠氏宗譜

屠於姓最寡而今為特盛八座之中凡二人焉其一為大冢宰掌都察院事字朝宗其一為大司寇字元勳其餘登甲科官郎署者累累有焉而皆渭人也其亦盛矣司寇患後人莫知其受姓之源流乃自譜其所出為一大帙予受而讀之乃知渭之為屠者其所出自不能一

雖平湖之屠亦或不能一蓋其辨之嚴如此於乎先王宗法廢民散久矣唐衰譜學復廢雖士大夫多不能自知其所出今司寇乃獻能加意於此水木之思深且長矣考受姓之源則推其所以同自解元府君而下則辨其所以異原其同則不迷於所出辨其異則不混於所施可謂善為譜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屠氏之譜有焉

跋蔡九逵石蛇山記

予嘗與蔡子泛舟出消夏灣登小洞庭見石蛅浮水面指異之且欲即之而舟忽已過不知其勝若是也及今乞告東歸將徧歷湖中諸山搜奇抉怪庶慰吾渴況若石蛅者邪固所願游也今與蔡子約秋高暑微當重叩林屋登石蛅徧覽湖西諸山幸指迷焉雖然讀是記則石蛅之勝已在吾目中矣

題東坡竹卷

坡翁墨竹其法得之文與可與可云吾墨竹一派近在

彭城然坡每自謂不如可特作老幹磊砢數葉蕭踈而其意已足蓋其胸次不凡故落筆便有超妙處此幅新篁卷石婀娜蒼潤豈其法之變乎

跋五賢像

歐陽文忠公修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五賢皆廬陵人也其文章節義載在史冊此像不知作者主名舊為胡忠簡諸孫如川所藏今歸王唯顒氏唯顒出以示予予為之端拜以觀道

德之容莊毅之色穆然棄然如挹五公于一堂之上信繪事之妙也昔文丞相信國公少過五賢祠曰致不組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節義顯天下遂與五賢作配則圖之作豈徒然哉茲獨曷為遺之曰此圖作于景定五年是年十月信國始召赴行在除禮部郎官其節蓋未顯也顧今之世有善畫者特貌信國端委赤舄以繼五賢而六之豈不偉哉

跋宋文丞相過小青口詩

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巴延軍前被留得間亡真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于詩詩必歸于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予予謂公之精忠大節炯炯天地間固無庸贊歎念公時在縲紲動止當

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帝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耶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于中耶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于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又況徵明之賢不貴其世者乎雖然忠義所在自當有神物護持之

跋宋著作王薦褒勑

宋高宗建炎四年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哲兩朝實錄王先生蘋寔預焉方章蔡得志追貶宰臣司馬光以下上誣及宣仁自謂傳信萬世矣高宗當戎馬間感隆祐之言汲汲為此舉又得人如沖與先生者焉此朱墨史所為作也而萬世之公論始定雖然後世史家不公是非混淆不獻宣仁也又安得先生輩正之

書王德文公擴後

古者遣將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觀此則宋制

猶爾耶史稱善湘為宰相史彌遠姻家奏請無阻故能成功然當時幕下戰伐有如范蒧經理有如德文則其克有成功亦豈偶然哉唯顯為德文裔孫出其公據見示故題其上

題魏鶴山杜範李心傳手札

了翁在理宗朝與真德秀齊名皆深於理學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杜李二公亦皆一時名臣則其手札為世所重非但以其字畫之工以其賢也按理宗嘉熙二年

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心傳有史才通故實弟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性傳位至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五年以杜範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範抗言時政無有所隱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奏鄭清之李鳴復其後不肖與鳴復共政卒辟位去其為人如此

跋宋理宗賜鄭清之御筆詩　王惟顒家藏

右宋理宗誕節賜鄭丞相詩吳文定公鑒定為清之詳且審矣按宋史理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每正月五日

為天基聖節紫宸殿上壽集英殿大宴又青陽閣動其左驗之明者其為清之無疑清之預史彌遠廢立之謀駸駸遂秉鈞軸理宗恩數無亦德其立己之功而豈為社稷計耶然清之為相亦有可觀者端平初召用正人時謂小元祐清之有力焉至其汲引徐清叟排根程公許其功過亦足相當予獨病其初進之不以正耳史謂清之墮名於再相恐不獸再相而已使理宗移待清之之恩以待天下之賢如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輩相業

寧止是乎

跋王唯顒家藏宋世登仕郎牒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禪此牒九月行則孝宗朝也蓋紹興已受禪之後隆興未改元之前是年詔中外直言時政得失再相張浚收召胡銓王十朋周葵皆孝宗初政之尤善者因附書之惜前後殘缺不可考見牒者主名然亦足為王氏故物矣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暐字日昇為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雖稗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霏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紀凡若干卷上自國家勲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燕閒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徵也況崇正

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

題趙子昂蘭亭十三帖

近世以書名家者唯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者法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翁得定武蘭亭喜不自制如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遂逼真耶蘭亭本真贋前人之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智永千文號得羲獻家傳心法學草書者必由是入始不失古人矩矱獲困學此卷其為初學發者耶亦得永禪師筆法者耶蔡中郎不可見矣得見虞氏亦可矣

跋古本九經

九經古註宋淳熙眉州李監刊林屋山人俞石澗家藏舊物也今歸子容子容亦家林屋豈其有數耶試以今本校之則宋儒之去取因革繁簡精麤亦皆可考而知

毋徒玩其古而已

跋黃山谷草書墨跡

山谷書太白秋浦詩筆法頗不類故常或疑非真跡此不知書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又云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則晚年之筆與少時固異矣安得以故我求之其間筆陣所至猛氣軼出常度然不害其為神駿也觀其自叙困錢穆父之言而改度湔祓舊

習且云摩圍閣中固知為晚年筆矣

題顧閎中六逸圖 舊題為淵明孝先畢卓馬融阮咸閎子為辨之如左

閎中寫六人像皆取其曠逸而淵明非其倫也露卧者其劉伯倫乎所謂枕麴藉糟吹篴者其桓伊乎所謂卧吹三弄題以為孝先馬融非其時矣缺題者其嵇叔夜乎所謂目送歸鴻妄意如此惜不及與石田評之

題石勒問道圖

彼邊人者亦嘗侈然自帝天下矣乃於一老沙彌前屢

夔鞠躬執弟子禮彼佛之說固能動人而佛圖澄又捷出神恠故耶吾不知當時勒所問者何道澄所告者何說使勒能執此理於吾孔孟之前必將告之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用夏以變夷豈彼所謂最上一乘者乎孟子云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若勒可謂好臣其所受教矣而施之澄此吾儒之所歎也

題張長史郎官廳壁記

張長史人知其草聖之神逸也孰知楷法之嚴如是東

坡云自古未有不善正書而工於草者山谷云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跡可尋

跋張長史草書

東坡論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為長史真跡無疑況又

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法識者當自知之

書王安道登華山圖

始余讀滄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誌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觀此圖文詞繪事皆絶人遠甚而名不甚著何哉於乎華山之勝奇矣惜吾不獲從斯人遊然得此圖時閲一過亦可神遊於其間矣

恭題巡撫南畿李司空四世誥命圖

孟子云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臣伏覩李之先在宣宗朝則臣觀自單縣教諭解官就封給事中臣蕃自給事中進秩徵仕郎在武宗朝又進通議大夫副都御史臣吉安自華陽府教授亦進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而皆及其室人三世文行為時聞人而皆位不滿德委祉儲祥歸成于今尚書臣充嗣懋膺簡命入持邦憲出分主憂德惠敷施政平盜息伏念兩

朝奎章宸翰祇承敷賁夙夜不敢怠將刻之琬琰以煇
煌于後人屬臣鏊識其後臣鏊何敢贅一詞以贊日月
之末光書有之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
爾勞余不掩爾善敢以為先朝頌詩有之於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又以為臣充嗣
頌云某月某日臣鏊拜題

震澤集卷三十五

震澤集卷三十六

明　王鏊　撰

書

與人論攝生書

有自城來者言足下遇異人得長生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為足下不取也方士之術愚不能知而所知者古今之常道夫人有生必有死猶日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

也今學者所共尊而推為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為異術順受其正則安期羨門鍾呂之屬見神於前者今安在耶意其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數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始於誰乎自老子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

崇虛尚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抵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為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死者往往而是也則又變為今說今之說以為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又有所謂房中補益則其術益下夫人之死出於衽席者八九而術者乃欲以此斬不死乃得速死於戲吾見多矣往予居京師見薦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

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唯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真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為其所不可為以覘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為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必以此籍口而為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夫自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以責夫秦皇漢武之為耶自昔事服食而敗者多矣前者敗後

者進或告以往事則曰彼不得其術也我則得之從其學者曰彼不得其師也我則得之及其後也亦無異焉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謂鉛汞者而何暇奔走權勢糊其口於四方耶仙之有無不可知即使有也亦不肯遇人而言言者決非有有者決不言也或曰彼亦未敢自謂能仙但

以延年損疾耳若是則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法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氣則伏氣之法也何待於彼耶況為此者類非端士愚者且不信況明者乎庶民且不為況有位者乎今足下出宰百里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衺恐有害於德寅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

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有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于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待於予言矣

復王巡撫三原

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是四者古人所難也今乃得之頊者奸

人竊弄威福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無一人敢當其前獻諛曰時不可言也閣下奮然起排其奸章疏累數千言不詭不激聞之者生氣讀之者醉心數月之間舉人果得回九重之聽快四海之心乃知天下無不可言之時無不可為之事顧所以自處者有未至耳自非力量之弘忠憤之激而真誠之積德望之隆所以感於未言之前固未易及此也某承乏史館嘗慨古人卓絶之行不可復見豈意乃今見之近者又聞命

所司決長洲諸防六十餘處白茆諸港相繼而開所以經國賦立民命者他日信史不止一書而已也某素辱知愛且東南之福某與有焉故敢書以為賀

復尹太宰

鏊方幼學則幸聞名於將命者顧未嘗得望履絇於門其後見錄有司入試大廷愚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說當道者欲擯斥之獨公奮然不顧謂其辭雖狂其心何擧是以卒寘之一甲雖公之為此非有私於鏊而鏊之

懷德有不能忘者區區之私欲一布之左右為日久矣方公秉樞要進退百官天下之士爭欲望拜光塵使銓於是時而言則亦無以自別於衆及公被箋菲孫碩膚而東天下爭惜之而銓之惜尤深又以官非言路耿耿之懷欲吐復納夫有所嫌則不言有所畏則不言是區區懷德之私終無以自達於左右雖盛德雅度不自為功而不腆之言亦不能裨萬分之一而終欲一言之者亦欲公之知銓默默二十年非若木石之無知而已也

今公優游林泉如裴晉公之在綠野堂司馬公之在獨樂園雖無心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終不能釋且台候康嘉百福攸集既為天下喜又私以自賀也故敢進其說如此唯諒察之

與韓尚書

僕受性愚戇與世寡諧立朝三十餘年不妄交人人亦無肯與交其號相知者纔三四人焉耳及官銓曹獲與執事為寮引分推誠罔有疑貳磨礲浸灌懃懃勤勤義

契相孚有逾同氣端居自念誠不意晚年何幸之深得友於君子也而以為慶斷金之交恃以終老豈謂一朝變作遂至乖睽嗟乎事變倉卒衆皆愕眙世之君子各務自全莫肯相援甚者推咎于人以自解某誠不佞憤不自制忘身直前而力寡謀淺不能少裨萬分之一心竊媿之蓋起事之初志同許國則禍患之至義無獻殊而當事之人莫究本末榮辱頓殊此某所以惓惓而不能舍雖公之心未嘗有望於僕僕之心終不能無媿于

公是心也公知之僕知之不敢以告人今幸權奸摧伏公道昭宣而海内老成零落殆盡唯公長庚曉月獸殿諸公豈弟君子實神明之所扶持謂天無意不可也公之完名高節既已昭晰天下而且有光于無窮視彼所得孰多耶則公端居獸處亦或不能無念于予也是心也某知之公知之特以告公而已今公養高林下某亦抱拙山中思欲千里命駕而出門有礙其為悒悒胡有窮已令子官嘉興間得相接獲承動止深以為慰衰病

不能一詞起居而兩獲手書垂問推奬過當非所克堪南北邈絶晤語無階唯勞引領伏冀為道自愛以副惓惓之私不宣

復謝閻老書

春初得王手教副以土宜而因循至今莫克裁謝媿辱媿辱吳越相望甚邇而聚首無緣歐趙高風信有未易企及者耶近聞颶風陡作海濱之人多被其災高居近海雖盛德君子神明擁護其亦不能無少警動于僕御

者乎未由犇視有懷無已人便輒奉承動靜萬萬自愛不宣

與林都憲待用書

往在京師畧見顏色旋聞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天怒不測中外危之而怡然就獄不沮不撓若此奇節非獨人所難繼謂公亦不可再試矣遂墐伏誅又得疏文危言正色不替於前讀之洞心駭目不覺降歎所謂男子要為天下奇非為奇也自人望之見其奇耳自媿孱弱不

敢求知於公且謂公亦無自而知我也豈意古靈薦藁
玷名其中且恐且媿莫知所由伏念僕於執事曾無一
日之雅而心恒嚮之在銓曹在內閣何嘗一日忘焉而
輒沮於讒邪之口玆亦未敢聞于公知公曾不以此望
于我也祁奚救向謂兩得之公之心其亦然耶僕今待
盡丘園公亦且倦游矣此心恫恫恐終無以自達近讀
西征錄既偉其節又偉其辭此尹師魯之所願同皇甫
規恥于不預者也故敢輒薦其所以舊和高韻二首因

附往讀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不宣

與陸冢宰書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于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廉恥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斡旋之術乎抑奔競

默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南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来遂成南北之黨願公勿似之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況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亦不得默默而已也

復邵尚書書

伏承不遺猥示高製意若欲使某為之評者愚於諸經讀之未熟歷代史尤多遺忘恒自病其記識之弗強也則於高議又安能窺其涯涘之淺深三復之餘但知畏之而已敬之而已頃焉山居無所用心偶書所見亦欲録一通就正未敢出而亦不能終隱惟訂其訛耘其穢是所望於知已也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

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畫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尺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粮之

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等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

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顧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顧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

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鮭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

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
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
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
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通
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
免死於搒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
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
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

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糞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

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蓋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盡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一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勑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

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撫巡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稱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於

吳縣尹鄭輔輔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略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諳略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輔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召人戶至縣人面審家家着役役少人多則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輔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輔多因之為

利人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敢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疎而民悅均其利於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於上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為一項推上戶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人面審騷動一縣

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糧塘則賄糧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賦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別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

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於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悉舉而徭役實其大者願公不惑羣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贓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

之為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銀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於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倣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復巡撫李司空

九重遣使存問丘園今昔人臣之所罕遇而執事餘光之所及也媿荷媿荷治水功完又聞有均田之舉此吳

下無窮之利也百餘年來誰敢議及此者仰羨不已然流俗易搖大家勢族尤多不便故多紛紛之議亦願俯順羣情上下安之此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之意也如僕之愚亦望少為增損官民不相涉入既已得之尤願民田仍為二則官田為三則四則輕者增之不至太多則不怨重者得少減分數亦喜出望外矣如是定為五六則削去奇零細碎之數易於查考吏胥無緣為奸若山蕩歲入望仍其舊為宜稍增則民難堪矣古者弛山

澤之利施以與民況增其稅乎如數不足請查積荒板荒坍湖之數補之蓋三者類多欺隱攤其稅於衆其損衆利已亦已久矣此最不可容者也狂瞽之見不敢不盡亦忠於執事之職分也旌旆何時入城與衆議之

又

僕久伏林下衰病砭隤功名之念灰冷閣下不以其愚不肖乃以其名上塵九重聞之惴恐累日自媿虛薄中亦何有而屢玷古靈之疏詩有之老去師丹多忘事少

年之武不如人僕誠似之終不堪當世用矣不敢謝亦不敢忘也近不自揆輒陳吳中利害顧未知閣下察否也及賜教督不以其言為迂且將行之為善後經久之計尤見不自滿假察納適言且復下詢永世遠謀僕居山林備見民間疾苦欲陳之而無路幸值閣下有可行之位有能行之才何惜不少竭涓埃以裨海嶽惟公其為民建無窮之基亦且有無窮之問文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邵二泉書

伏覩清朝更化特起老成此正君子彙進之時也素守雖不可奪而詔旨不可屢違銓竊為公思之南畿去家不遠而太夫人聞已勿藥茲奉以之官則高義不失而官事亦不廢似兩得之方欲以此意奉問示疏稿讀之詞情懇至乃不知所以為心雖然此奏未上望更思而處之已上恐亦未得俞旨亦當勉副九重側席之意是孝之大者也病暑忽忽作報言不盡意

與王都憲懋中書

某久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才亦無復當世之志往年得邸報乃若以不肖之名玷古靈之稿非鑒之所宜蒙也而執事之意則厚矣讀之茫然不知何以得察於左右久之頗憶於同年故諭德景元座上若有半面之識而亦不甚了了滋自愧也抑又喜焉喜其不涉於朋比之私耳雖祁大夫之舉不期叔向之知而區區之私每深鄉往顧修敬無階焉耳通逖藩造亂又聞仗帥義旋以

濟王師克成膚公還任臺端亦無咫尺之牘達於左右是果忘之邪其亦叔向不見祁大夫之意乎使過吳中復承存問乃知高義終不遐遺於是缺馬不一報則幾於忘之矣故自疏所以如此冀執事之察之也方今聖明更化羣賢戮力共致太平執事際可為之時其益殫忠赤佐成一代之盛是亦僕之所以為報也若僕之踈拙自甘老於林下矣

復邵二泉書

虛薄謬承誤恩特遣使臣存問于家切深懇懼若無以容又辱不遠腆儀惠及是重其懇也重其過也得與見素唱和高篇讀之但覺興寄高妙殆難措手少間當勉課以呈但恐郢人白雪難為和耳

與某書

某卧病丘園甘與草木同朽腐忽逢聖世特遣行人下賁且感且媿具疏謝恩復蒙蔭一子為近侍此實曠蕩之恩人臣之所罕遇也自非窮勿之臣推恩何以至此

感德無量但自念立朝三十餘年曾無絲髮之補叨忝恩數過多恐於公議不允故敢具疏辭免伏惟照察下悃至幸

復邵二泉書

僕今春歸自京口即還故山久不及問訊而承孝履如宜甚慰甚慰華生来辱手誨且以墓文見屬此意甚厚而不敢承何也先夫人之德與節前既為之碑復綴以蕪陋之辭不能增益盛德之光而徒起人之厭雖来諭

諄切有王仲舒故事然昌黎海也變化百出讀者不覺其複如機線之才止此矣雖勉竭駑鈍無以復進敢固辭之而華生不諒則又語之曰僕非介然為高者山澤之人猝然有求亦嘗為之況世之名公欲昭前人之德不以屬之燕許之筆而以屬不腆豈可固辭但如前所陳是以聞命而不敢也華生終不見諒則亦無如之何矣匪傲從之而猶望於察若厚幣則終不敢聞命也亦望重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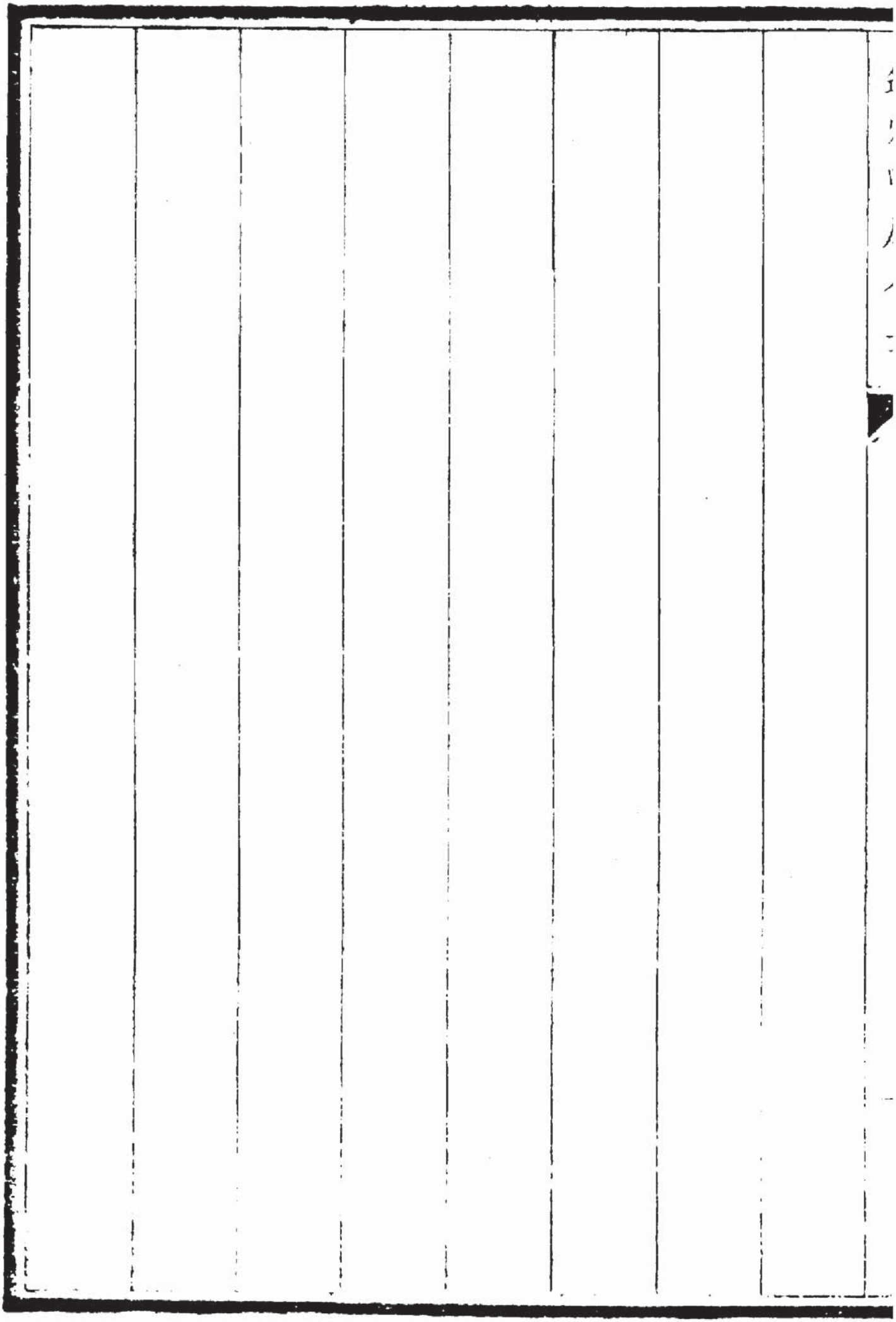
與林見素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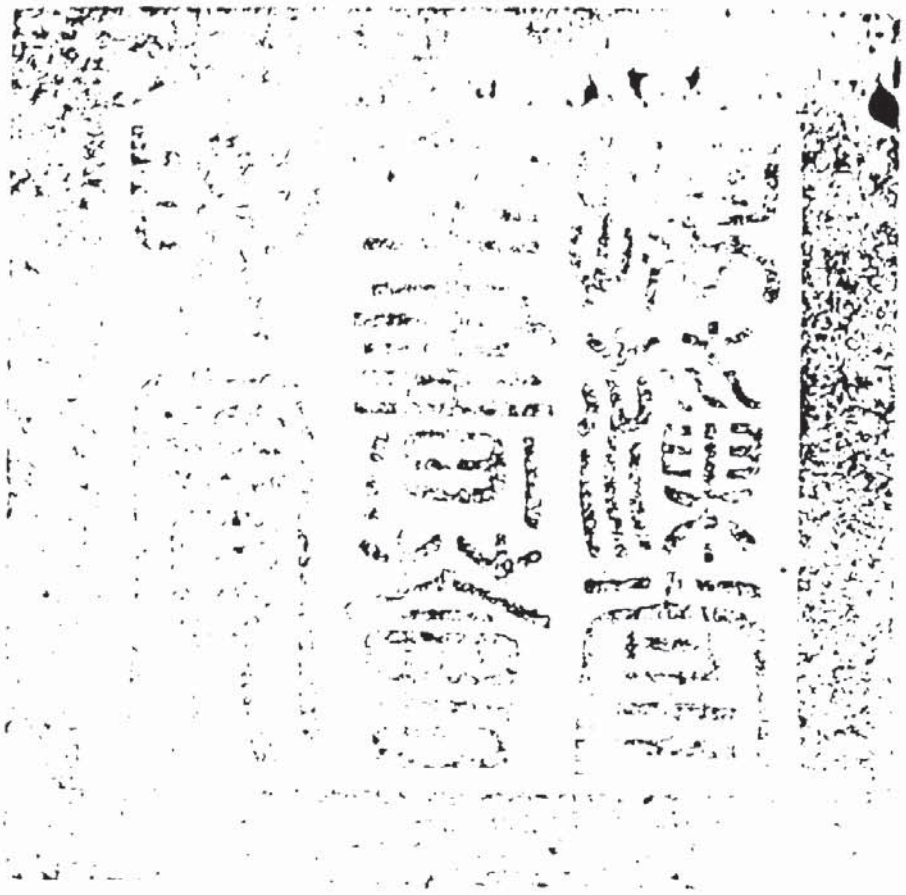
比趨召過吳事嚴程峻駐節近郊必倏一見服此高情何能已已往在京師略見顏色自後乖隔三十餘年南北相望欽想風節稜稜巖嶷詣茲披接容貌詞氣充然粹然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者那非特風節之高而已神交千里之外心醉一日之間所得多矣自古欲治之主不世出老臣許國固無俟區區之贊也惟倍萬為國自愛以副海內之心不宣

震澤集卷三十六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四頁後二行巴延舊作伯顏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